武俠世界

劫　火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東方易・著

作者以清麗簡潔之筆調，曲折動人之情節，爲本刊撰著是篇故事，內容離奇新穎，文筆栩栩如生，纏綿處，哀感頑艷，豪放處，血脈俱漲，令人馳往。



第29年

8

$6. 00

編者話 江湖傳聞有一個組織，專管人間不平之事，只要能按照它的規矩申訴，就可以替人伸張正義消災解難，但申訴人申訴過後就得當場自絕，這可眞是怪事……東方易先生撰著「劫火」，以淸麗簡潔文筆寫出一個情節離奇，內容曲折的俠情倫理故事，文筆栩栩如生，纏綿處，哀感頑艷，豪放處，血脈賁張，讀之令人神馳不已，故事開始就扣人心弦，一對年輕男女來到石橋，雙膝着地向石橋叩拜，各自抽出利刄向自己胸口刺下，難道他們也是來申訴的嗎?!……

☆ ☆ ☆ ☆

龍的傳說久已有之，龍，世上究竟有沒有？有人說沒有，有人却硬說有，而且言之鑿鑿，甚至被奉爲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靈物。

下期刋出傅紅雪先生撰著「龍的悲歌」，正是以龍及龍的傳人爲線索，揭露出一些自詡是龍的傳人，爲了同時兼得「龍吟劍」和「鳳嘯劍」而展開一場你虞我詐的殊死鬥爭，故事迂迴曲折，情節引人入勝，讀者可以從連場鬥智鬥法的紛爭中，得到一種警世哲理的啓示……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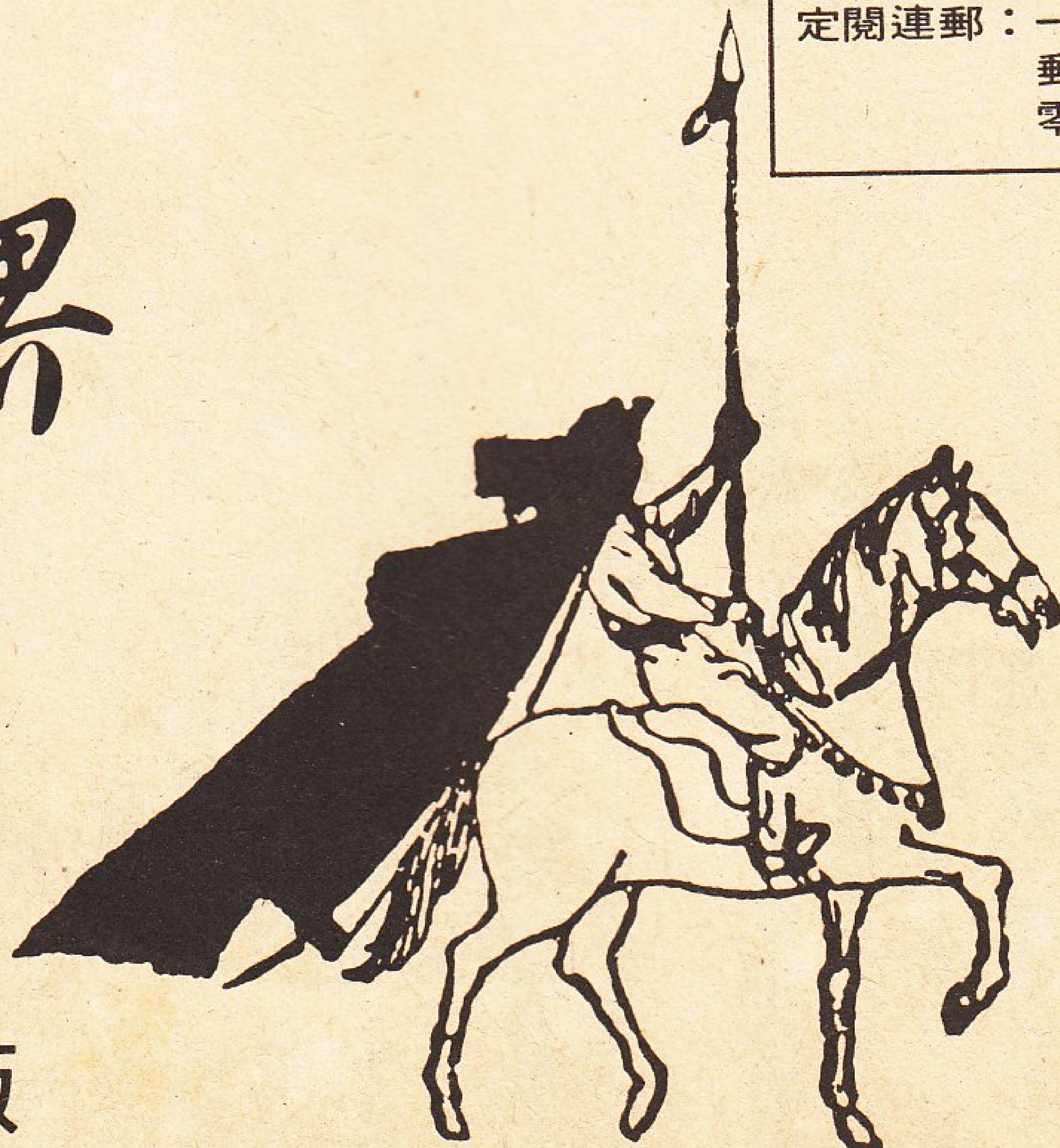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侠世界

第29年
第8期
（總號145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管不平事的無名橋

石溪只不過是一座小得僅有二三十戶人家的村落。

村外有一條水面不大寬，但水流湍急的山溪，溪上橫着一座非常普通的石橋。

這座石橋的外形既粗拙又醜惡，沒有絲毫美感。

倒是山溪兩旁，垂柳夾岸，一片清鮮，美化了這人口不多的石溪。

石溪的生活，是寧靜而優美的。

石溪的人們，是善良而誠樸的。

但，石溪的那座醜惡的石橋，卻……

＊ ＊ ＊

時間，是午夜子時正，清涼的月色，已經有點偏西，石溪橋頭的一株樹影，正罩住了半個橋面。

突然有二條人影，輕飄飄的上了石橋。

那是一男一女兩位年輕人，兩人只有十八九歲，他們默默的對視了片刻，忽然一點頭，同時雙膝着地，向着石橋拜了下去。

拜三拜之後，兩人口中唸唸有詞的禱告了一陣，接着，兩人同時一翻腕，各人手中多了一把精光閃閃、鋒利無比的匕首，鋒刃一順，便向自己胸口插了下去……

就在他們鋒刃及體，立將橫屍就地之際，忽然，有人驚叫一聲，道：「好小子，你們發什麼神經病，可是成心來害人的。」

那一男一女顯然身手奇佳，力道雖然用得猛，卻有收發由心之能，當下聞聲一怔，勁力一收，止住了下刺之勢。

那男的苦笑一聲，道：「鳳妹，我們這片苦心白費了，另想辦法吧。」

那女的秀眉一揚，怒容滿面的哼了一聲，道：「該死的東西！」嬌軀一擰，便向着另一邊橋頭撲去。

那男的叫了一聲，道：「鳳妹，不可……」

那女的好快的身形，男的話聲未了，那女的已從橋頭抓小雞似的抓了一個小老頭子。



她玉手一揮，便向那小老頭子臉上摑去。那男的隨身而上，伸手架住那女的手掌，喝道：「鳳妹，我們自己受的還不夠，為什麼也用這種態度對人？還不快放了這位老先生！」

那女子怔了一怔，放下那小老頭，忽然掩面哭了起來，道：「你……你……我……我……還是死了的好！」話聲一落，便撲身向橋下跳去。

那男的一把拉住那女的，喝道：「鳳妹，你瘋了麼？」接着，一指點了那女的穴道。

那女的尋死不得，穴道被制，人便倒在那男的身上。

那男的輕輕把女的放落橋旁，回身向那驚悸得面無人色的小老頭子抱拳行禮道：「老丈，舍妹一時心急失常，冒犯之處，請多多見諒，在下向老丈賠禮認罪。」

那小老頭子原本嚇得魂不附體，好容易才收回驚魂，見那男的平易近人，態度一硬，得勢不饒人地大聲嚷道：「來人啦……」

那男的心情一急，只好又出手點了那小老頭子穴道，道：「老先生，您請別嚷，在下總會使您過得去就是。」

他左手一撈，扶起那小老頭子，右手一掌，解了那女的穴道，道：「鳳妹，不要胡鬧了，我們離開這裏再說。」

那女的經此一來，心氣已是平靜下來，點了一點頭，隨着那男的飛身離去。

他們帶着那小老頭子遠離那石橋之後，解了那小老頭子穴道，男女兩人，一同向那小老頭子行禮，道：「老先生，請您多多原諒我們兄妹得罪之處……」

那小老頭子已看出他們男女兩人不是好惹的人物，不敢再發橫，眉頭一皺，道：「好，我老頭子怕了你們，行吧！」氣憤憤的轉過身形就去。

那男子身形一閃，擋住那小老頭子去路，道：「老先生，請慢走一步，在下還有下情奉請。」

那小老頭子既害怕但又不服氣的翻着眼睛，道：「你們敢把我老頭子怎樣？」

那男的行了一禮，道：「在下等不敢對老先生無禮，只是有一事，想請老先生見允。」

那小老頭子畏畏縮縮的道：「什麼事？」

那男的道：「有請老先生忘記剛才所見到的一切。」

那小老頭子搖頭道：「辦不到，我老頭一向記性最好不過，那能忘得掉眼見之事。」

那男的一笑道：「老先生誤會在下的意思了，在下的意思是請你老先生守口如瓶，不要把見到我們兄妹的事說出去。」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方易・文
可飛・圖

劫



那小老頭子「哦！」了一聲，道：「我老頭子明白了，只是我老頭子平生不說謊話，如果有人問起來，我老頭子怎能不說。」

那男的一笑道：「只要你老先生不自動說，不會有人問起的……喏！這是我們兄妹一點小意思，有請老先生笑納。」

一錠金光閃閃的小元寶，塞到了那小老頭子手中。

那小老頭子見了金元寶，笑得眼睛瞇成了一條縫，嘻嘻笑道：「小哥說得是，只要我老頭子自己不說，別人怎會知道問我老頭子。」

那男的笑着一拍那小老頭子肩頭，道：「老先生明白了，那就請吧，恕我們兄妹不再相送了。」

那小老頭子懷中多了一隻金元寶，心情也被金元寶充實得高興無比，謝着向那男女兩人道謝而別。

當那小老頭子的身形搖搖晃晃的去得不見了之後，那女的忽然輕輕的跺了一下蓮足道：「大哥，這件事你做得大有問題。」

那男的嘆息一聲，道：「照你的意思說，可是要殺了他滅口？」

那女的道：「爲什麼不，我們向『無名橋』求助的消息要被他傳了出去，我們的痲煩豈不更多更大。」

那男的笑了一笑道：「鳳妹，我眞躭心你的想法，你以爲殺了那老頭就能滅口麼？」

那女的道：「總比一錠黃金的可靠性大。」

那男的搖一搖頭，道：「鳳妹，你太偏激了，那不是做人的道理。」

那女的道：「他也破壞了我們的大事。」

那男的道：「那不能怪他，怪只怪我們自己，爲什麼事先不注意搜查……」

他說話之際，腦念如飛的一動，忽然嘆了一口氣，話鋒一轉，道：「也許他還是我們的救命恩人也不一定。」

這句話來得太過突然，聽得那女的一怔，道：「大哥，您……您……這是什麼意思？」

那男的道：「『無名橋』捨命求命，那只是江湖傳言，事實是否一如傳言，我們並沒有眞憑實據……」

那女的暗自打了個冷噤道：「大哥，你一直就懷疑這種傳言？」

那男的道：「不，過去我一直未懷疑過，那是剛剛興起的念頭，就算那傳言並無不盡不實之處，那座石橋是不是『無名橋』也大有問題，如果找錯了地方，我們豈不死得太慘了，現在想來，還深覺過去的愚昧行爲孟浪不已。」

那女的臉色瞬變，發了半天的驚愕最後，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大哥，你的話我再也不敢相信了。」

那男的接着又道：「再則，愚兄又有了另一個想法。」

那女的接口問道：「什麼想法？」

那男的道：「求人不如求己，我們既然有『捨命求命』的勇氣，爲什麼就沒有勇氣面對我們的深仇大敵呢？」

那女的道：「人家太强了，我們根本就沒有希望。」

那男的冷笑一聲，道：「什麼太强了，是我們自己下的功夫不夠，怕難，怕苦又怕失敗，所以喪失了自己的志氣，落得成了可憐蟲，去哀求別人替我們去做我們自己應做的事……你想這是應該麼……」

那女的似懂非懂的道：「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那男的道：「一切從頭做起，只要功夫深，我們總有達成心願的一天，走，我們今天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回老家去。」

那男的挺起胸膛，帶着妹妹回到投宿的客棧，分別推窗進入自己房內，正待寬衣入睡時，只聽妹妹在隔室驚叫一聲，道：「大哥，快來，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那男的搶步衝到妹妹房中，只見妹妹手中托着一座泥土塑造的土橋，看那土橋的形狀正是他們剛才去過的石橋。

那男的道：「這就是『無名橋』！」

那女的歡呼一聲，道：「我們的訴請獲准了！」

那男的剛才雖然說了一番大道理，但這時亦禁不住激動的道：「可不是，看來傳言非假，果有『無名橋』這回事。」

那女的道：「那我們現在怎樣辦呢？」

那男的定了一定神，道：「照說這土橋之內藏有指示，我們打破土橋就知道了。」說着，掌力一合，把土橋震得粉碎，裏面現出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其志可嘉，其情可憫，歸去，靜待佳音可也！」

那女的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大哥，我們居然如願以償了。」

那男的臉色忽然飛快的掠過一道奇妙的笑容，暗自得意地忖道：「常言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連『無名橋』亦不例外，哈！哈！哈！……我……」

他心中高興念頭一轉，說道：「鳳妹，我們也不用休息了，就此立刻上路，把這好消息告訴三妹去吧。」

那女的精神一振道：「人逢喜事精神爽，要睡也睡不着，大哥之言正中下懷。」

於是，他們留下房飯錢，也不驚動店小二，依然翻窗而出，如飛而去。

這件事情的發生，令人看來似乎迷惑，當下便有一個兒童聲音輕輕的問道：「他們發什麼神經病，剛回來又去了。」

常言道：「隔牆有耳」這話一點不錯，那兄妹的行動，可不正驚動了隔室的兩個人。

那兩個人一大一小，大的約二十多歲，是一個外表文質彬彬的讀書之人；小的最多不過十三四歲，是一個精靈古怪的小搗亂。

他們兩個人，大的叫彭年壽，小的叫趙佼，他們既不是兄弟，也不是什麼親戚和世交，只是萍水相逢，彼此都覺得對方還談得來，走在一起，比一個人冷冷清清獨自趕路，要好得多。

他們相遇以來，已經三天了，彼此雖然保留了自己的身世秘密，但也知道對方不是普通人物。

他們相處得非常好，小的叫大的作彭大哥，大的就叫小的趙小弟。

趙小弟看得自覺不對頭，忍不住問起彭年壽來。

彭年壽的臉色有點古怪，居然沒有聽到趙小弟的問話。

趙小弟身形一跳而起，在彭年壽身邊大叫一聲，道：「彭大哥……」

彭年壽身軀一震，回過神來，輕輕一「吁！」道：「別搗亂，讓我想一想。」

趙小弟笑道：「你的思潮已被打斷了，還是和我談談吧。」

彭年壽當然已摸清了趙小弟的脾氣，他年紀雖小，却也是一個不達目的誓不休的人，只好搖了一搖頭，「你有什麼話要說？」

趙小弟道：「那泥土橋好像有點名堂，你知不知道那是怎樣一回事？」

彭年壽搖了一搖頭，話還沒有說出口，趙小弟就指着鼻子笑道：「你可不能說謊啊！」

彭年壽一聳肩頭，笑道：「厲害！厲害！再過幾年，你大了之後，江湖只怕有人要頭痛了。」

趙小弟笑道：「至少我不會叫你彭大哥頭痛。」

彭年壽道：「我現在就頭痛了。」

趙小弟道：「廢話少說，我是誠心向你請教哩。」

彭年壽道：「我也知道得不太清楚……」

趙小弟接口道：「總比我一點也不知道的好。」

彭年壽道：「大約是最近五十年興起

的事，江湖上有了『無名橋』的傳說，傳說『無名橋』專管人間不平之事，只要能找到它，按照他的規矩申訴，他定必仗義出頭，為你吐氣揚眉。」

趙小弟道：「他們有沒有做不到的事？」

彭年壽道：「這就不知道了。」

趙小弟道：「『無名橋』怎樣能管事呢？」

彭年壽道：「『無名橋』當然不能管事，幕後自然有主持的人。」

趙小弟道：「那幕後主持人是什麼樣的人？」

彭年壽搖了一搖頭道：「這是一個人人欲求解答的問題，但也從來沒人找到正確的答案，因此至今還是一個謎。」

趙小弟道：「那『無名橋』在什麼地方呢？」

彭年壽道：「不知道。」

趙小弟道：「我想定然在附近。」

彭年壽道：「你怎樣知道？」

趙小弟道：「理由簡單得很，那一男一女兩人出去了半夜，回來就收到『無名橋』的信物，自是去找『無名橋』去了，因此，不難知道『無名橋』就在附近。」

彭年壽不得不佩服趙小弟的聰明，大為讚賞道：「小弟，你眞聰明，說得非常有理。」

趙小弟道：「找無名橋的規矩是什麼？」

彭年壽道：「你問這做什麼？」

趙小弟道：「我也想去找一找『無名橋』。」

彭年壽沒有追問，爽快的告訴趙小弟道：「我也不知道確不確實，據說是這樣的：一，每月受理一人，時刻是子時正；二，申訴時方圓十丈之內，不得有第三者同在；三，申訴人申訴過後，要自絕當場。」

趙小弟聽後，一笑道：「它那規矩太沒道理，如果找錯了地方，豈不白死了。」

彭年壽道：「我也這樣想，所以並不把『無名橋』放在心上。」

趙小弟忽然「啊！」了一聲，道：「也許事實並不盡然，你我是親眼看到的，那一對兄妹並沒有死去呀！」

彭年壽一聽他說到那兄妹，眉頭不由得又凝結起來，趙小弟見他神色凝重，知道不是開玩笑的時候，靜靜的仰臉望着彭年壽，沒有多嘴多舌的干擾他。

彭年壽臉上神色數易，接着一跺脚，道：「我要追出去看一看。」說着，拔身而起，人已射出窗外。

趙小弟叫了一聲，道：「我也要看一看。」他人雖小，功力可不小，只見他身子一晃，就不見了影子。

他追出窗外，居然沒有追失彭年壽，而且落後並不太遠。

他們兩人展開身形，就像是兩道流星，一閃眼就是四五十丈。

驀地，暗影中忽然射出一條人影，擋在彭年壽前面，喝道：「站住！」

喝聲震耳，威猛無比，在情在勢彭年壽都不得不使出千斤墜力，把前進的身子剎了下來。

定神一瞧，前面原來是一個乾薑似的小老頭，黑夜之中，只見他一對眼睛開闔之間，就像是天上的明星，光芒耀眼逼人，顯露着他有着一身高絕的身手和功力。

彭年壽暗中心神一凜，不敢有絲毫大意，禮義當先的雙拳一抱道：「老丈相阻在下於途，不知有何賜教？有請見示尊號，以免失禮不恭。」

那小老頭倒是和氣得很，嘻嘻地笑道：「說事嗎，倒沒有什麼重要的事，只是有勞你小老弟在這裏陪陪老頭，至於通名報姓的麻煩，就彼此免了吧。」

彭年壽斜眉一皺，暗暗忖道：「這不是無事找事，存心欺負人……」

他心念一動，方待思量為何發話的時候，後面跟來的趙小弟一頭冒了出來，道：「彭大哥，他是存心找麻煩，我們理他做什麼？走！」

他人小身子靈活，「走」字出口，雙手一划，就從那小老頭脅下鑽出。

那小老頭哈哈一笑道：「小子，你眞是不知天高地……」

「地」什麼？他再也說不出來了，因為，他雖然有了準備，可是沒等到他出手，趙小弟忽然使了一招奇怪絕倫的身法，一扭一晃，居然從他脅下衝過去了。

別看那小老頭瘦小乾枯，但他却是江湖上非常有名的人物，現在居然阻擋不住一個不成氣候的小小子，臉皮一臊，人就楞住了。

趙小弟回過身來，向那小老頭做了一個鬼臉，笑道：「老頭，不是我小爺爺說你，就憑你這點微末之技，就想阻擋我們去路，還差得很遠哩！」他眞是得理不饒人，討了巧還賣乖。

那小老頭的臉色頓時臊得通紅，半天說不出話來。

彭年壽微微一笑道：「小孩子言出無意，尚望老丈付之一笑，在下也就此告辭了。」

「慢着！」那小老頭子似乎有點不知進退。

彭年壽斜眉微一皺，道：「老丈，你……」

那小老頭子乾笑一聲，截口道：「照江湖上一般規矩說來，今天我老頭子就不能阻止你們前往，可是，目前情形不同，我老頭子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仍然不能放你們過去。」

彭年壽怒火已然衝上了腦門，但經他這樣一說，冷靜的想了一想，道：「老丈既有難言之隱，我們繞道而行好了。」

那小老頭子搖一搖頭道：「不是繞不繞道的問題，而是在一個時辰之內，兩位不能離開此地。如果兩位能給我老頭子這份薄臉，我老頭子將來總有一份人心。」

趙小弟叫道：「彭大哥，你看出來了沒有，他分明是不讓我們去追那二個人，他們準是同一伙子的，不要理他了。」

彭年壽目光一射，凝在那小老頭臉上，正聲道：「老丈可是此意？」

那小老頭子一揚頭道：「不錯，老夫正是此意。」對方不留餘地，他也不顧自己的身份了。

彭年壽隨之臉色也是一冷道：「請恕在下有違尊命。」說完，暗中一提眞氣內

力，舉步向前走去。

那小老頭大喝一聲，道：「站住！」

彭年壽充耳不聞，繼續前行。

那小老頭子冷笑一聲，道：「不識抬舉的東西，老夫可不客氣了。」突然縱身而上，右手一探，便向彭年壽肩頭上抓來。

彭年壽身軀一側，避開他抓來五指，反手一翻而起，向來勢手肘上托去。

這原是一招平凡普通的「天王托塔」，但由彭年壽使出來時，卻有着出奇的威力，逼得那小老頭子非換招變式不可。

那小老頭子心中一震，暗忖道：「張氏兄妹說得不錯，對方養了一批隱世高手，看這小子年紀輕輕的，居然有此功力火候，怪不得他們兄妹要走投無路了。」

念動之間，他已招式連變，和彭年壽互攻了五招。

五招一過，那小老頭子心中更是驚駭不已，知道單憑手上功夫，只怕很難留得住這年輕人。

可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們追上張氏兄妹。

因爲，張氏兄妹的申訴既然已經被「無名橋」接受了，同時，他們的安危也就成了「無名橋」的責任。

那小老頭子正是「無名橋」的屬下之一，不幸的是他把彭年壽當成張氏兄妹的強仇大敵，而自認非阻止彭年壽追趕張氏兄妹不可。

這是那小老頭的隱衷，他無法表明自己的身份，更無法說出自己的心意。

更不幸的是二十招下來，那小老頭子已顯然不是彭年壽的敵手，被逼得落了下風。

彭年壽也不知道那小老頭子的身份，但他卻有着不爲已甚的想法，當他控制大局之後，身形一飄而退，叫道：「老丈，適可而止好了。」

彭年壽轉過身形，招了趙小弟一聲，便不再理睬那小老頭，繼續向前路追去。

照說，那小老頭已明顯的不是彭年壽敵手，這場糾紛就應該這樣完了，可是，那小老頭子因職責所在，同時也丟不起這個臉，他卻不能就此任由彭年壽離去。

當下急得大喝一聲，道：「照打！」右手一甩而出，兩點寒星便向彭年壽背心之上奔去。

那兩點寒星快疾無倫，而且破空無聲，彭年壽雖然聽得那小老頭子喝打之聲，由於自己已經練成了護身罡氣，藝高人膽大，倒眞沒把後面打來的暗器放在心上，因之，我行我素，連頭也不回一下。

詎料，那暗器碰到護身罡氣時，彭年壽但覺護身罡一震，那暗器已突破護身罡氣而入。

彭年壽暗叫了一聲：「不好！」一面移宮過穴，錯開背後穴道，一面晃身急讓，意圖避開背心。

他全身施爲之下，結果全身還是一麻，人事不知了。

趙小弟一見彭年壽身子向地上倒去，驚叫一聲：「彭大哥，你怎樣呢？」身形一晃，扶住了彭年壽的身體。

那小老頭子晃身而到，道：「放下他，讓他躺在地上，過一個時辰，老夫讓你們離去……」

「去你的！」「卡察！」一聲，趙小弟火光了，連罵帶暗器都出了手。

那小老頭子正在得意頭上，想不到小小年紀的趙小弟卻是人小膽大，一點不含糊，照樣還了他一筒寒鐵金針。

他當然也是欲避無能，唉喲一聲，帶着滿身金針，飛奔而逃。

趙小弟打發那小老頭子之後，口裏還悻悻的罵了好一陣子，伸手懷中取出一粒臘丸，捏破外殼，把一顆清香撲鼻的小紅丸子送入彭年壽口中。然後，把彭年壽輕輕的放落地上，從彭年壽左肩頭上起出二枚形同小蛇似的怪針。

接着，又咬碎一粒白色藥丸，敷在彭年壽傷口上。

眞看不出趙小弟小小年紀，居然連治傷的事，都做得和大人一樣，這小子只怕也是大有來頭的人。

趙小弟替彭年壽用的藥，眞還是非常有用，不久之後，彭年壽唉喲一聲，醒轉回來。

趙小弟迎着彭年壽的目光笑道：「彭大哥，你放心，只要你和我趙小弟在一起，包你逢凶化吉，遇難呈祥。你現在覺得怎樣了？」滿口都不是像十三四歲的小孩子所說的話

彭年壽最初感覺滿口芳香，其次覺得背上的傷處，有如火燒似的劇痛，而且部份是重要的地方。

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趙小弟，今天要不是你，只怕你彭大哥可要受有罪了，你給我服用是什麼妙藥！好香啊！」

趙小弟一笑道：「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藥，是我娘備用的，我看你臉色變得發了黑，所以就把那藥給你服了。」

彭年壽一震道：「我臉色發過黑，我中的暗器一定有毒了！好一個老賊！」

趙小弟伸手把起彭年壽背上的暗器遞給彭年壽道：「這就是你背上起出來的暗器，樣子怪新奇的。」

彭年壽見了那暗器，臉色一沉道：「天王鑽！」

趙小弟看他臉色凝重，接口問道：「這天王鑽很厲害麼？」

彭年壽吐出一口長氣道：「厲害極了，是武林七絕暗器之一。」

趙小弟笑道：「管他什麼了不起的暗器，反正未能奈何你，他也沒討到好，我也打了他一筒飛針，打得他滿臉開花而逃。」

彭年壽忽然問道：「我們留在這裏有多久了？」

趙小弟道：「大約有頓飯時間了。」

彭年壽道：「走，我們快離開這裏……」

「可惜你們已經遲了一步了。」話聲中人影閃動，在他們面前出現了一女二男三個人。

三人年紀都不大，二男約在三四十歲之間，那女的年紀較輕，只有二十七八歲左右，但她卻居中而立，剛才說話的是她，顯然她乃是三人之首。

彭年壽精光暴射而出，掃射了三人一眼，冷笑一聲，道：「三位趕來了，又能

把我們怎樣？」

彭年壽被那小老頭子打了二枚「天王鑽」，心中有火，因此一改往常的謙和態度，出口便針鋒相對。

那女的果然是爲首之人，冷哼一聲，道：「拏下他！帶回去問話！」

玉手微微一揮，只見她左右兩個漢子應了一聲：「遵命！」同時跨步而出，「鏘！」的一聲，取出兵器在手。

他們不敢小看彭年壽，因爲那小老頭子的功力，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對方能把那小老頭子打得受傷而逃，當然不是等閒之輩。

他們兩個使的都是判官筆，唯一有別的是一個用左手一個用右手。

彭年壽見他們兵器出手，斜眉微微一皺，輕「咦！」了一聲，顯然他從他們的判官筆上，看出了他們的身份，可是，他並沒有多問他們，反而不屑的冷笑了一聲。

那使判官筆的二人走到彭年壽面前五尺左右，同時一抱拳，由右手使筆的那人發話道：「愚兄弟向來是共同進退的，朋友請亮兵器。」

彭年壽點了一點頭，道：「在下知道你們山左雙判的威名，哼！好叫在下失望得很。」

山左雙判江湖名頭不小，老大黃禮常，老二黃禮用的聯手合馬之術，堪稱江湖一絕，威力無倫。

老大黃禮常聽出彭年壽話中有話，微微一怔道：「朋友既然聽說過愚兄弟的規矩，聯合出手，並非以多爲勝，你朋友就亮兵器吧！」

他雖然聽出彭年壽話中有話，可是完全會錯了彭年壽的意思，他們那知彭年壽的意思乃是諷刺他們空有一身本事，只不過是人家的走狗而已。

彭年壽笑了一笑，一拍雙掌道：「在下就憑掌指上功夫，領教兩位高招。」

老大黃禮常哈哈一笑，收起手中判官筆，道：「愚兄弟除了擅用判官筆外，也練過二天掌上功力，那我們就都不用兵器吧，請！」

「且慢！彭大哥，人家最厲害的還在後面，你也不能自貶身份，這兩個就讓兄弟上過過癮吧。」趙小弟話出人到，身形一閃，已搶着擋在彭年壽面前。

他不但話到人到，而且說打就打，一探腰際，手中多了一條金銀絲紋織的鶴嘴軟鞭，抖腕一鞭，直向老大黃禮常掃去。

彭年壽看穿了趙小弟的用心，他是怕自己不讓他出手，所以先發制人，只好身形微幌，退出丈遠之外。

黃氏兄弟看他說打就打，不覺微微一怔，黃禮常判官筆一橫，一招「蜻蜓點水」隔開來鞭，說道：「你不是我們兄弟對手，退回去吧！」

趙小弟一笑道：「是麼？」鞭式一變，颯！颯！颯！朝着黃禮常就掃。

這三招鞭招招相連，迅快，辛狠與奇奧兼而有之，登時把黃禮常逼得手忙脚亂，連連後退。

老二黃禮用與乃兄雖然向以聯手合擊爲規矩，但趙小弟畢竟只是一個小孩子，那好意思同時出手。

當然，他心理上也並沒有看重趙小弟的能耐，暗自忖道：「小孩子能有多大的本事，不過仗着身形靈巧，暫時稍佔上風而已，時間一久，他就沒有氣力了……」

詎料，他一念未了，趙小弟鞭式一變，詭異絕倫的使出一招怪招，老大黃禮常匆忙之間，横筆一架，那知道趙小弟攻出的鞭式，忽然一挺，鞭梢挺得畢直，變成了一招劍招。

金芒一閃，血光暴起，老大黃禮常握筆右臂已被一劍對空而過。

「叮噹！」一聲，老大黃禮常判官筆落地，人却抱着手臂退出一丈開外。

幸好，趙小弟並沒有乘勝追殺，軟鞭一收，望着老二黃禮用一嗤鼻子道：「甚麼山左雙判，簡直笑掉小爺的大牙了。」

老大黃禮常右臂已然受傷，失去了再戰之能，老臉一紅，眞恨不得能有一個地洞鑽了進去，遮住心頭上的羞愧。

老二黃禮用見此情景，殺機頓起，大叫一聲，道：「小鬼，你太可惡了！」左手判官筆一揮，飛身撲了上去。

正當他撲前之際，那女忽然輕喝一聲，道：「黃二哥，且慢動手。」

老二黃禮用前去的身子一折而回，嘆了一口氣。

那女的衣袂飄飄，蓮步輕搖，走到趙小弟面前，臉色帶笑的道：「好高妙的一招『移星轉斗』小兄弟，你貴姓？」

趙小弟天不怕地不怕，忽然臉色一轉，吞吞吐吐的道：「我姓趙。」

那女的「啊！」了一聲，道：「小兄弟姓趙，大姐有一位同輩長者，人前尊稱一聲『神鞭』的趙老前輩，不知小兄弟可認識他老人家？」

趙小弟聰明的人，這時忽然沒有了主意，搖頭道：「不認識，彭大哥，我先走一步了。」二話不說，扭頭就跑。

道是「此地無銀三百两」，他一跑，等於承認他是神鞭趙家的人了。

那女的搖了一搖頭，轉向彭年壽，臉色一寒道：「朋友，你這就更不應該了，把趙老前輩的家人誘騙出來，胡作非爲，你就不考慮後果的麼？」彭年壽並沒想到趙小弟是神鞭大俠趙家的人，這時被那女的責問過來，心中確也爲那女的見多識廣而感到驚訝佩服，但，同時更爲那女的語氣而感到自尊心被損傷。

暗中惱怒的冷笑一聲，忖道：「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哼！倒是你們夥同那姓張的來搗鬼，才眞不是東西麼！」

彭年壽心中惱怒，劍眉高軒的冷笑一聲，道：「你憑什麼說在下誘騙了趙小弟？」

那女的道：「神鞭大俠在武林中是什麼聲譽，他的家人豈會與你這武林敗類走在一起，你自己想想，這不是明如觀火的事實麼。」

彭年壽氣得哈哈大笑道：「姑娘憑什麼一口認定在下是武林敗類？」

那女的道：「身帶『蠍尾閻羅針』的人，還會是什麼好人？」

那女的道：「我們的人，已經傷在你『蠍尾閻羅針』下，你還否認得了麼？」

彭年壽腦念飛轉，恍然明白過來，想必是趙小弟打那小老頭的針，就是拏「蠍尾閻羅針」，但是他怎會有「蠍尾閻羅針

呢？

這是一個問題，但不是現在要弄清楚的問題。

彭年壽在對方指定之下，卻不能向趙小弟身上推，憑武林義氣，彭年壽只有不否認也不承認的冷笑一聲，道：「我們傷不了你們什麼人？」

那女的道：「范長泰，矮金剛范長泰。」

彭年壽道：「就是那小老頭子？」

那女的道：「正是他！」

彭年壽道：「他一定是老得是非不分了。」

其實也真難怪矮金剛范長泰是非不分，因為時在夜晚，視綫本就不十分清楚，當時趙小弟的身子與彭年壽乃是貼在一起，趙小弟手法又快，矮金剛范長泰根本就沒看見是誰下的手？那裡打來的金針？否則，他也不會打得滿臉開花了？憑他的功力，至少也該避開正面才是。

何況，矮金剛范長泰逃回去之後，話都沒交代清楚，就昏迷不醒了。

憑想像，任何人的想法，都不會想到趙小弟的身上去。

那女的冷笑一聲，道：「你那『蠍尾閭羅針』雖然厲害，但還難不倒我們，矮金剛范長泰並沒有死，你想賴也賴不了。」

彭年壽見那女的咄咄逼人，氣上加氣，怒笑一聲，道：「你憑什麼這樣只知責人，不知問己，你看這……」

說到用惡毒暗器傷人，矮金剛范長泰傷他的「天王鑽」和「蠍尾閭羅針」一樣，都是江湖上犯忌之物，他心念一動，伸手懷中，就想把「天王鑽」取出來，反問對方一個公道。

詎料，他手向懷中一伸之際，對方那女的誤以為他又要狠心施毒手，施用「蠍尾閭羅針」，當時，嬌叱一聲，道：「惡賊……」

翠袖一抬，一股無色無臭的氣體，已湧向彭年壽。

彭年壽見他翠袖揮來，晃身一讓，未見有何厲害暗器打來，笑嘴一開，哈！哈！哈哈！正要說她兩句話時，他已吸足了她打來的無形鎖喉散。

那「無形鎖喉散」，藥力奇快無比，彭年壽笑聲方出，喉嚨便是一緊，像是有一隻無形大手，扣住了他的咽喉，彭年壽大驚之下，任何應變措施都來不及使出時，那女的已是冷笑一聲，道：「哼！你站在本姑娘面前，也想使用惡毒暗器，那簡直是班門弄斧。」

話聲中，嬌軀一飄而去，玉手如花，點出一指，她動作奇快無比，時間又正在彭年壽吃驚之際，彭年壽別說抗拒，只怕念頭都沒有轉過來，就被那女的一指點在「章門」穴上。

指力一吐，彭年壽功力再高，也再無還擊的機會了。但覺內力一洩，雙腿一軟，向地下倒去。

那女的一揮手，黃老二跨步向前，攔腰扶起彭年壽，三人飛身而起，立時消失不見。

趙小弟皺着眉頭，搖了一搖，從暗影中鑽了出來，疑訝的自言自語，道：「真想不到彭大哥那樣差勁，一招都接不上，就給人家拏去了，我該怎麼辦呢？」

他再聰明，這時也沒了主意，最怕的就是對方已經認出了自己的身份，如果他們真是爺爺的朋友，那可真有點頭痛，可是彭大哥的被擒又不能不理，真是叫人為難極了。

他心中為難，這才感覺到，事情不是都能隨心所欲的。

忽然，一聲和藹的聲音出現在他耳邊，道：「小弟弟，為朋友兩脅插刀，在所不辭，你可不能拋開你的彭大哥而去啊！」

「你是什麼人？」猛然一抬頭，身前多了一位和彭大哥年紀差不多的英俊少年，來人無聲無息，使他大吃一驚，本能的一搖雙肩，退出一丈開外。

那英俊少年笑着道：「我姓李，你叫我李大哥好了。」

趙小弟道：「我不認識你。」

那自稱李大哥的人道：「一面生，二面熟，現在你不就認我了麼！你和彭大哥還不是由生而熟的麼。」

那人長得很討人好感，說出來的話，在情在理，趙小弟人雖精明，在交友方面，顯然缺乏經驗，微一思慮之下，臉色和平了下來，道：「你是不是想幫我的忙？」

那李大哥道：「路不平，人人踩，事不平，人人管，李大哥就看不過他們那種暗裏傷人的下流手段。」

趙小弟道：「剛才的事你都看到了？」

「全看到了。他們要不是暗中搗了鬼，他們再多十個八個人，也奈何不了你彭大哥。」

趙小弟內心裏很是佩服彭大哥，聽到那李大哥的說明心裡感到無比的自慰，吁了一口氣，道：「原來如此，我也說，彭大哥的本事大得很，怎會那樣差勁。」

那李大哥笑了一笑，道：「你李大哥也不差哩！」

趙小弟也是一笑，道：「李大哥，你真願幫我的忙麼？」年輕人兩句好話一說，就改變了觀感。

那李大哥一拍胸膛道：「當然，算你李大哥一份。」

趙小弟一皺眉道：「我們到那裡去找他們呢？」

李大哥一指自己的鼻子道：「李大哥我知道他們的去處！」

趙小弟歡呼一聲，道：「好極了，我們就來他一個大鬧水晶宮！」

……

＊　＊　＊

李大哥李東陽他有他的長處，趙小弟心裡懷念着彭大哥，本來不太重視李大哥的結交，但自與李大哥相處不久之後，他覺得李大哥和彭大哥一樣的令人可親可佩。

尤其李大哥對自己的呵護關愛，比彭大哥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彭大哥有時候常說自己這不該，那不該，和李大哥在一起，情形完全不同，自己想的，說的，李大哥無不道好。

因此，和李大哥在一起，最能表現自己的才華，最能滿足自己的願望。

所以，和李大哥在一起比和彭大哥在一起更為快樂！更為愜意！

李大哥在趙小弟心中口中，都是份量十足的李大哥了。

李大哥也已帶着趙小弟來到一片農莊附近。

那是一座眞眞實實的農莊，看不出任何可疑的形跡，起初，趙小弟非常懷疑的問道：「李大哥，你沒有找錯地方吧。」

李大哥一笑道：「錯不了，我們賭三斤滷牛肉好不好？」

趙小弟高興地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誰輸了誰出三斤滷牛肉……」

李大哥接口道：「不僅是出錢，而是要跑去把牛肉買回來。」

趙小弟一怔道：「把滷牛肉買回來？……」

李大哥道：「輸的跑腿，贏的坐享其成，在這裡找地方睡大覺……」

一語未出，那農莊裡面走出了一位村婦，手裡提着一隻藍子，像是去給在外耕作的人送飯的樣子。

李大哥一指那遠處的婦人，道：「趙小弟，你看，那不是証人來了麼？」

趙小弟順着目光去，笑道：「一個農婦能証明什麼？」

李大哥道：「你仔細看看，她像不像昨天晚上那擒去你彭大哥的女人？」

趙小弟「啊！」了一聲，注目望去，心中一震，道：「不錯，眞像她。」

李大哥笑道：「什麼眞像她，本來就是她，你跑腿買牛肉去吧，我守在這裡監視他們的動靜，天色一黑，我們就下手救人。」

趙小弟不能不認輸，只好一溜煙跑去買滷牛肉去了。

三斤滷牛肉外，趙小弟又買了二隻燒鷄，十個饅頭和二斤米酒。

飽餐一頓之後，兩人就守在暗處等待天黑。

天色暗下來了。

該是行動的時候了。

李大哥從腰間解下一隻早已準備好了的小革囊，交給趙小弟，道：「那些人都不是好東西，我們人手單薄，下手的時候，要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把你彭大哥搶救出來，所以，我們不必和他們手下留情，這小革囊裝的都是特製的火器，你負責放火，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和擾亂他們的陣脚，我就乘機救人，你以爲如何？」

趙小弟接過小革囊，繫在腰際道：「好，就這樣辦！不過你認不認識彭大哥……」

李大哥一拍趙小弟肩頭道：「我們原就是老朋友，那有不認識之理，我們去吧。」

趙小弟道：「那就最好不過了。」

他們兩人從隱身的暗處，閃身而出，身形一竄，撲向那農莊。

農家睡得早，莊裏莊外一片寂靜。

趙小弟掏出一粒火器，道：「待我試試這東西靈不靈。」內力一吐，把那粒火器投向堆得半天高的稻草堆裏。

轟！一片火光從稻草堆中一冒而起，立時整個稻草堆都燒了起來。

想不到，那粒小小的火器，這般管用。

火光一起，屋內閃出一條人影，望了一眼，冷笑一聲，道：「屋裏的小心着，外面的火不要緊。」

看他的身形，聽他的說話，那裏是什麼莊傢漢，完完全全是一個江湖人物。

趙小弟心地落實，輕笑一聲道：「錯不了的。」

他出身正大門派，雖然聽信李大哥的話，總不免還怕傷害到善良人家，這時聽出那人一口江湖話，可就再無顧忌了。

話聲一落，他和李大哥打了一個招呼，小身子一射而出，繞過那一邊了。

李大哥望着趙小弟背影，笑了一笑，向農莊撲了過去。

無情的火苗，東一堆，西一堆，燒得那座農莊人仰馬翻，情勢大亂。

李大哥飛入農莊之內，見人就是一下陰手，或許一把狠毒暗器，他功力又高，那農莊內的人，幾乎被他殺死了一大半，他心裏顯然沒有眞想打救彭大哥的意念。

趙小弟眼看着熊熊烈火燒紅了半片天，不料運氣眞不好，被人發現了行踪。

只聽有人大叫一聲，道：「那就是放火的小鬼……」

趙小弟心中一動，忖道：「這樣也好，我就來他個調虎離山之計，調走他們一部份人，好叫李大哥得手之後，方便逃去。」

心念一決，立時一挺胸，站在火光之中，哈哈一笑，道：「燒了你們的莊子又怎麼樣？」

那最先發現趙小弟的人，當然也最先撲向趙小弟，他雖發動得最快，心裏可沒把趙小弟放在眼裏。

因爲趙小弟只是一個小孩子，那能不手到拿來……

他心裏打着一肚子的如意算盤，右手一揮，便向趙小弟肩頭抓去，同時口裏還駡道：「小鬼，你沒教養的，這次闖的禍可大了……」

趙小弟小眉一軒，道：「你出口傷人，看我小爺如何教訓你，」一擦衣襟，撤去了他極少動用的兵刃。

銀光一閃，便迎着來人繞去……

來人冷笑了一聲，道：「小鬼，你還想動傢伙，那你是自……」

他根本沒把趙小弟看在眼裏，可惜眼高手低，話聲未了，趙小弟的軟鞭已迎面捲到，心方一驚，才看出趙小弟捲來的軟鞭招式奇妙無方，自己不知如何化解避讓。

但覺雙腿一緊，已被趙小弟的軟鞭捲個正着，接着趙小弟冷笑一聲道：「去你的吧！」

手腕一抖，一震，鞭梢靈巧無比的一甩一吐，便把那撲過來的漢子向大火之中拋去。

趙小弟哈哈一笑，回身便向外邊逃去。

「小鬼，那裏走！」追趕他的人，足有四人之多，分落三個方向，疾撲而到。

趙小弟身子小巧，幾個起落，已逃出農莊二三十丈開外，他心中早有定數，身形一駐，不再逃跑了。

四個人影颯！颯！颯！紛紛落在趙小弟四週，把趙小弟團圍在當中。

趙小弟小眼睛一翻，打暈了那四人一

眼道：「你們要臉不要臉，想以四個人對付我一個小孩子。」

夜暗天黑，看不出那四個人是不是被趙小弟說紅了臉，但有點非常明顯的反應，是他們凶虎虎的氣勢頓然收斂了不少。

其中一人，乾咳了一聲，道：「我們不會以多爲勝，也不會傷害你，只要你跟我們四去見一個人，問幾句就行了。」

趙小弟一翻眼睛，道：「你說的話能不能算數？」

那人道：「當然能算數。」

趙小弟一拉架式道：「好，你們一個一個的依次上吧。」

那人一笑道：「你要打？」

趙小弟道：「只要你說話算數，不以多爲勝，一個一個來，誰還怕了你們不成。」

其實他們四人一齊上，趙小弟心理也不一定會怕他們，就算打不過他們，憑他趙小弟靈活的身法和機靈百變的頭腦，也不一定落在他們手裏。

目前，趙小弟的用心，不在逃，也不在勝，旨在拖延時刻，好讓李大哥順利得手。

四個人一個一個來，那是多麼如意的算盤。

那說話的漢子被趙小弟拏話扣住，只好一點頭道：「憑你一個臭小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接招！」話聲甫落，倏地身形似箭一射而上，雙手空指爲鈎，帶起漫天的指影，朝趙小弟全身罩下。

看不出這人竟有一身眞實功夫，絕非庸俗之輩。

趙小弟雙足一旋，使了一個「飄風落葉」，身子輕飄飄的一閃而開，同時，回手攔腰一掌截去。

那漢子「鷂子翻身」讓開趙小弟來掌，猛攻一掄，化指爲掌，猛的向趙小弟肩頭上拍去。

驀地，傳來一聲喝聲，道：「朱老六，不得下重手！」

趙小弟冷笑一聲，道：「何怕之有？」身子一扭，便從那人脅下穿了過去。

眼前人影，突然一閃而到，阻住了趙小弟的去路，趙小弟一眨眼，不由倒抽了一口氣，身子倏的退了一丈。

來人不是別人，正是把彭大哥擒去的那女人，也就是自稱認識他祖父的人。

趙小弟心有顧忌，又想開溜了。

那女的飄身逼近他面前，臉上現出一片笑容，道：「趙小弟，不要怕，再有什麼事情，我們都不會怪罪你，你只是無心之過……」

趙小弟冷笑一聲，道：「廢話少說，你把我彭大哥怎樣了？」

那女的一笑道：「你想救你彭大哥？」

趙小弟道：「廢話，我不救我彭大哥，來做什麼？」

那女的道：「你彭大哥不在這裡。」

趙小弟一怔道：「不在這裡！你們把他弄到那裡去了？」

那女的道：「你眞要去見他，大姐可以帶你去。」

趙小弟嗤鼻道：「好不要臉，你是誰的大姊？誰認你爲大姊？」

那女的秀眉挑了一挑，但依然把火氣壓下去了，笑笑地道：「我姓黃，大白黃，不知你聽說過沒有？」

趙小弟心裡一楞，暗忖道：「大白黃，當然聽說過，但是誰相信妳的胡扯。」想歸想，做歸做，趙小弟簡單了然的一搖頭道：「不知道。」

驀地，一聲喝聲傳來道：「小弟，我們上當了，快走！」話聲中，一條人影疾如雷奔電射，勢若大鵬展翅，向着那黃姑娘當頭罩去。

趙小弟聽出來人聲音，正是李大哥，當機立斷，小身一躬，彈出二三丈遠開外。

李大哥臨空下撲，雙掌一壓而下，直取那黃姑娘。

這一掌來勢力道驚人，凌厲之極，那黃姑娘不敢硬接，嬌軀一擰，晃身而退。

李大哥氣勢凶猛，其實心中早有定算，半空雙臂一抖，止住前撲之勢，接着一式「迴風舞柳」，身子倒飛而回，落在趙小弟面前，輕聲道：「他們有大批援手趕來，我們快退。」

兩條人影，並肩而起，飛掠而逝。

當那黃姑娘回過氣來時，趙小弟和那來人，已經投入暗影中，失去了踪跡，無法追趕了。

黃姑娘搖了一搖頭，揮手道：「回去吧。」

整個的農莊都被烈焰吞沒了，趙小弟這把火放得好不厲害。

黃姑娘領着那四個人繞着火場而過，轉過了一條小路，穿過一片樹林，來到一座小木屋前面。

這時，小木屋前面，已經用白布蓋住了七條屍體，一個五十多歲的青袍老者在屍體前，背着雙手，走來走去。

黃姑娘走到那老者前面，那老者停住不安的步伐，問道：「怎樣了？」

黃姑娘道：「趙小弟又被帶走了。」

那老者緊皺着雙眉說：「看樣子，他們就只有二個人，已鬧得我們人仰馬翻，死傷大半，這話從何說起。」

黃姑娘道：「這裡立莊以來，二三十年都風平浪靜，難免疏於防衛，一時之失，算不了什麼。」

那老者道：「事情的離奇嚴重，不在一時之失，最重要的是，他們怎會找到這裡來的？他們能找到這裡來，也就意味着，我們的秘密，可能已經不是秘密了。」

黃姑娘心情沉重的沉思了一陣道：「卜大叔，你看我們該怎樣辦？」

那老者姓卜，名超凡，人稱鐵衣秀才，在江湖上名聲很大，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沒有馬上回答黃姑娘的問題，指着地上用白布蓋着的屍體，話題一轉，道：「你道他們是傷在什麼功力之下？」

黃姑娘當然不知道，所以沒有接話，舉着一雙秀目，凝視着鐵衣秀才卜超凡，等着聆聽他的下文。

鐵衣秀才卜超凡微帶激動的道：「『穿心指』！一指穿心，他們都是死在穿心指之下。」

黃姑娘一震道：「你是說胡老怪的『穿心指』再現江湖了。來人是胡老怪？」

鐵衣秀才卜超凡道：「『穿心指』是一點不錯，但來人不是胡老怪，是一個年輕

人，老夫要不是這幾年努力不懈，只怕也傷在那年輕人手裏了。」

黃姑娘面露驚愕之色道：「那人這樣厲害麼？」她口中說着，心裡暗道：「好險！好險！」

鐵衣秀才卜超凡道：「那年輕人稱得上是一流高手，奇怪的是江湖上從來沒有聽說過他。」

黃姑娘道：「據張氏兄妹說，他們的強化死敵，收羅了不少這類名頭不大，身手奇絕的高手，看來他們兄弟的話說的一點不假。」

鐵衣秀才卜超凡點一點頭道：「張氏兄妹的話沒說錯，那彭年壽不也是一位身手了不起的年輕高手麼！奇怪的是，這些年輕高手怎會是非不分，任人驅使呢？」

黃姑娘道：「那也沒有什麼奇怪，上樑不正，下樑歪，也許他們師長就不是什麼正道人物。」

鐵衣秀才卜超凡忽然嘆了一口氣……

黃姑娘等了片刻，不見鐵衣秀才卜超凡接話，黛眉揚了一揚，道：「那姓彭的小子可惡極了，他簡直把我們當作邪魔外道，不屑一理，叫人見了就生氣。」

鐵衣秀才卜超凡忽然一抬頭，道：「我想放了那彭年壽！」

黃姑娘一怔，道：「放了他？那不是等於放虎歸山！」心裡既驚且訝，眞不明白鐵衣秀才卜超凡的意思。

鐵衣秀才卜超凡笑了一笑，道：「今天他們方來，老大發現他們之間大有問題。」

黃姑娘愕然道：「有什麼問題？」

鐵衣秀才卜超凡道：「表面上看來，那年輕人是想救彭年壽出險，事實似乎並不是那樣。」

黃姑娘接口道：「那是爲什麼？」

鐵衣秀才卜超凡道：「想殺他！」

黃姑娘道：「何以見得，來人是想殺彭年壽！」

鐵衣秀才卜超凡道：「那年輕人有足夠的機會可以將彭年壽救走，但是他却反而給了他一枚『三絕釘』。」

黃姑娘大驚，道：「『三絕釘』，他還能活得了麼？」

鐵衣秀才卜超凡道：「我已經命人給他服了一粒『天王丹』，諒也不會有事，我看那姓彭的定不會爲那年輕人善罷甘休，放他出去，就待他們自行拚鬥，我們儘可利用這機會暗中多觀察他們，多瞭解他們。」

黃姑娘一笑道：「卜大叔，你可是也要我在彭年壽身上下一點『千里留香』？」

鐵衣秀才卜超凡笑了笑道：「正有此意，我不與他朝面了，你去放了他吧。」

黃姑娘點頭領命而去。

彭年壽就在後面村子裡調息打坐，一種奇怪的制穴法，使他冲不開穴道，也無法施展身手。

黃姑娘走到彭年壽面前，彭年壽兀自一無所覺，這是因爲他功力被制，連帶他的聽視之能，也大爲減弱之故。

黃姑娘重重的乾咳了一聲，道：「姓彭的，你可以走了。」玉手一揚，輕輕的在彭年壽肩頭上拍了一掌。

彭年壽擧目望了黃姑娘一眼，心裡有着說不出的奇怪，因爲自被擒來之後，他們除了問過自己的姓名之外，就再沒有過詳細的話，現在忽然一句話「你可以走了」，事情實在太奇怪了？

彭年壽冷笑了一聲，道：「姑娘是不是也該留下幾句話，好讓我這深受你大恩的的客人，將來也好再圖後會之期。」

黃姑娘不是不懂他的意思，但却表現得一片茫然無知的一笑道：「區區一顆『天王丹』算不了什麼，你去吧！」

嬌軀一轉，向着一旁看守彭年壽的人，微一示意，兩條身形，一閃而去。

彭年壽望着黃姑娘消失的方向，搖了一搖頭，暗中一吸眞元內力，立時氣機活潑，如同從前一樣。

有幸得見値年尊者

他爲人聰明絕頂，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無從揣度黃姑娘他們的眞正身份和用心何在？

他站在原地發了一陣呆，轉出樹林，遙見囚禁過自己的那片農莊，已經完全倒塌了。

他信步走上官道，順着官道走了下去，不知不覺已是夜盡天明，又一個白天來臨了。

他游目四望，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座市集，他走進一家飯店，要了一些飲食之物，正在吃用的時候……

忽然，一聲輕咳，走進了一位年約五十多歲的青袍老者，他目光一掠而過，掃視了全店一眼，擧步向着彭年壽坐前走來。

那人目光神采充足，無疑的是一位武林健者，他也並不掩實自己的身份，向着彭年壽笑了一笑，道：「少俠可是姓彭？」

彭年壽對那青袍老人，可是沒有一點印象，但是他並不計較這些，微微一點頭道：「在下彭年壽。」

那青袍老人順勢在彭年壽桌旁坐了下去，道：「老夫卜超凡，江湖朋友都稱老夫鐵衣秀才。」

彭年壽臉上笑容一開，連忙拱手道：「原來是卜老前輩，久仰！久仰！失敬！失敬！」

鐵衣秀才卜超凡微微一笑，道：「慚愧！慚愧！跑了半輩子江湖，只不過是一個武林末流而已。」

彭年壽笑道：「老前輩太客氣了。」

開場白過後，鐵衣秀才卜超凡話鋒一轉，道：「彭少俠，請恕老夫失禮，老夫請問少俠一事……」

彭年壽含笑道：「老前輩有何見敎？」

鐵衣秀才卜超凡道：「老夫聽說還有一位年輕人和少俠走在一路，不知那年輕人可是姓趙？」

彭年壽坦然點頭道：「老前輩與趙小弟……」

鐵衣秀才接口道：「老夫與趙小弟令祖神鞭趙大俠，乃是故交，這次趙小弟離開出走，趙大俠已然傳令江湖故舊代爲訪查，故老夫不得不爲老友稍盡心力。」

彭年壽道：「老前輩來遲一步了。」

鐵衣秀才卜超凡微微一震，道：「此話怎講？」

彭年壽苦笑一聲，道：「不瞞老前輩說，最近我們出了一點小事情，不幸彼此失散了。」

鐵衣秀才卜超凡失望的一嘆，道：「可惜！可惜！……不知少俠與趙小弟約會可有連絡記號？」

彭年壽搖了一搖頭，道：「沒有，我們也只是萍水相逢，彼此同路，聊解旅途寂寥，所以，沒有想得太多。」

鐵衣秀才卜超凡又是一聲嘆息，道：「可惜！可惜！又不知在什麼時候，才能追上他，要是他交上壞人，那就糟了。」

趙小弟年紀輕，心性靈活而未定，是一塊可赤可黑的白布，彭年壽頗有同感的嘆息了一聲，可是他有什麼話好說呢？

鐵衣秀才卜超凡緩緩站起來道：「打擾了，不知小老頭兒有什麼地方可爲少俠稍盡棉力？」表面上是告辭的樣子，却又沒有立時走開。

鐵衣秀才卜超凡在江湖上名聲不壞，彭年壽心裡確有很多話想問。只是甚於江湖習俗，不便擅自開口，現在鐵衣秀才自已說了，他正好打蛇隨棍上，立即發話道：「老前輩如不以爲在下冒失，在下倒想敎老前輩一二事，不知老前輩可便賜敎？」

鐵衣秀才卜超凡站起的身子，隨即又坐了下去，道：「老夫知無不言，少俠有話請說。」

彭年壽道：「老前輩久走江湖，想必知道『無名橋』之事，望能指示一二。」

鐵衣秀才卜超凡沉吟了一陣道：「少俠，你想找『無名橋』？」

彭年壽搖了一搖頭，道：「不，在下不是要找『無名橋』，只是有一件事想設法傳給『無名橋』知悉。不知老前輩可有辦法？」他察言觀色，已看出鐵衣秀才卜超凡定然知道『無名橋』，所以，大膽相問。

鐵衣秀才卜超凡暗暗一笑，道：「什麼事？」

彭年壽一陣猶豫地道：「這……道……」

鐵衣秀才卜超凡哈哈一笑道：「啊！是的，老夫忘記規矩了，老夫不該多問的……」

彭年壽微微一笑，靜靜的等着鐵衣秀才卜超凡的下文。

鐵衣秀才卜超凡接着話鋒一轉道：「老夫曾聽說有一個辦法和他們連絡，是否有效就不知道了。」

彭年壽道：「無名橋高深莫測，眞眞假假，老前輩有什麼辦法，請說說何妨！」

鐵衣秀才卜超凡道：「據說辦法是這樣的，先將要旨書寫成文，裝在小瓶子之內，投入石溪上游，靜待消息就可以了。」

彭年壽一笑道：「這倒是一種非常別緻的辦法……」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剛才晚輩也想到一個辦法，有請老前輩賜敎。」

鐵衣秀才卜超凡一笑道：「少俠請說。」

彭年壽道：「剛才一經前輩暗示，不難推測『無名橋』就在方圓一帶地區之內，在下想在大庭廣衆之中，放言請求『無名橋』派人前來一會。」

鐵衣秀才卜超凡道：「這與他們的規矩不合，只怕他們不會理睬。」

彭年壽一笑道：「無名橋如果不理會，那是『無名橋』自毀清譽，自絕於天下，不足爲人所敬重了。」

鐵衣秀才卜超凡面色微微一變道：「少俠，你不覺太言重了麼？」

彭年壽面色一正，道：「在下說得一點也不言重，因爲在下已發現無名橋正在無心鑄錯，自毀清譽，在下身爲武林一脈，實在不能坐視，袖手旁觀。」

這幾句話說得音節鏘然，一臉義勇之色。

鐵衣秀才卜超凡心頭猛然一震，雙目一睜，寒芒陡射，凝注着彭年壽，話聲微顫的道：「少俠，你……」話到口邊，忽然警覺立出，暗自忖道：「我並未表明身份，爲何如此沉不住氣。」

一念未了，彭年壽已目現異采，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可以明示來意了。」

鐵衣秀才卜超凡一楞道：「少俠，你……」

彭年壽道：「在下已經候駕多時！」

鐵衣秀才卜超凡目瞪口呆地望着彭年壽，半天說不出來，他能說什麼呢？對面這個少年，顯然已經明白自己的另一種身份了。

彭年壽微微一笑，道：「老前輩，可否借一室說話？」

鐵衣秀才卜超凡從驚愕中淸醒過來，「啊！」了一聲，訕訕的一笑，道：「老弟，原來是眞人不露相！」

彭年壽道：「彼此！彼此！」

鐵衣秀才卜超凡目光一轉，投向店中店小二，那店小二跨步搶身過來，欠身道：「老爺子有何吩咐？」

鐵衣秀才卜超凡正着面色道：「貴號有雅座沒有？」

店小二連聲，道：「有！有！有！……」身形一側，肅客先行。

鐵衣秀才卜超凡移動身形，道：「老夫不客氣，爲少俠領路了……」

他先問店小二有沒有雅座，接着又有引路之明，不用說，這家店就是他的。

彭年壽微微一笑，方待隨後入內之際……

只聽「噹！噹！噹……」三聲報君知的聲音，從身後傳來，接着又聽得一聲朗聲道：「這位公子爺請慢行一步，在下有言奉告。」

話聲暗含眞元勁力，直透彭年壽耳內，彭年壽身形一駐，轉身一打量那人，原來是一個看相算命的先生，而且向他身前走來。

彭年壽道：「先生可是招呼在下？」

那相命先生點頭道：「在下鐵嘴君平，善觀陰陽色，因見公子印堂發靑，眉梢藏煞，眼前就有殺身之禍，在下不忍坐視，有擾之處，尚請恕罪。」

彭年壽暗笑了一聲，暗忖道：「一派胡言，不知他來意如何？且看他有些什麼話說。」

彭年壽心中打定主意，雙拳一抱，道：「多謝指教，先請坐。」

鐵衣秀才卜超凡也回轉身形，接口道

：「裏面有雅座，何不一同入內，以便請教。」

算命先生欠身道：「有擾了！」

鐵衣秀才卜超凡側過身形，道：「請！」

店小二搶過來道：「小的爲先生引路。」

算命先生越過彭年壽時，忽然施展傳音神功相告道：「公子多加小心，這位鐵衣秀才有詐。」

彭年壽心中一陣納悶，暗自忖道：「你又是什麼人？安的又是什麼心？」

彭年壽思潮起伏，心中一時徬徨無主起來了。

內廳只有一張桌子，地方確實淸靜無比。

三人各據一方，分別就坐，店小二忙着出去準備酒菜去了。

鐵衣秀才卜超凡目光向那算命先生轉來轉去的望了一陣，冷笑一聲，道：「朋友，眞人眼睛裏不夾沙子，請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鐵衣秀才卜超凡夠機警，一眼就看出那算命先生來得蹊蹺，可惜他太沉不住氣了。

彭年壽劍眉輕輕一皺，冷靜的沒有任何表示。

那算命先生哈哈一笑，道：「高明！高明！在下吳長風，不知尊駕聽說過沒有？」

翻鷹手吳長風也是江湖上有名望的人，據彭年壽的瞭解，好像翻鷹手吳長風與鐵衣秀才卜超凡還有着相當不平凡的交情。

這是怎樣一回事？彭年壽忍不住心裏暗笑了起來。

鐵衣秀才卜超凡當然不會不知道，鐵衣秀才與翻鷹手的交情，翻鷹手吳長風這一道出姓名，不由得他不目瞪口呆的楞住了。

翻鷹手吳長風正正經經的一抱拳，道：「請教朋友高姓大名？」

鐵衣秀才卜超凡冷笑一聲，道：「朋友，你不是翻鷹手吳長風！」

他不答翻鷹手吳長風的問題，却直接認爲翻鷹手吳長風身份有問題，看來也不是一位簡單人物。

翻鷹手吳長風微微一笑，道：「何以見得在下不是吳某人？」

鐵衣秀才卜超凡冷然道：「因爲在下就是鐵衣秀才卜超凡，朋友，你能道出翻鷹手吳長風的字號來，想必不會不知道老夫月吳長風的交情吧。」

翻鷹手吳長風自自然然一笑，道：「奇怪！奇怪！本人就是不認識你這個鐵衣秀才。」

鐵衣秀才卜超凡道：「所以你就是假的吳長風。」

翻鷹手吳長風笑嘻嘻的道：「能不能說你根本不是鐵衣秀才，所以不認識在下吳長風呢？」

鐵衣秀才卜超凡冷「哼！」一聲，道：「朋友，你這樣夾七夾八的胡纏，究竟有何目的？」

翻鷹手吳長風道：「在下也正想請問朋友你冒充敝友的目的何在？」

鐵衣秀才卜超凡道：「老夫何需冒充鐵衣秀才，這裏誰不認識老夫就是鐵衣秀才。」

翻鷹手吳長風道：「尤其是這裏的店小二對你最是熟習，你可是想叫他來證明一下你的身份？」

翻鷹手吳長風續道：「你如果敢去石溪請湯婆婆作證，在下就佩服你了。」

鐵衣秀才卜超凡揚首一笑，道：「眞金不怕火，有何不可？」

翻鷹手吳長風道：「好，我們就去找湯婆婆一分眞假。」

翻鷹手吳長風說去就去，轉身就向外面走去，轉身之際，他忽然向彭年壽使了一個眼色，傳音道：「少俠，快趁此機會，速速離去，東行十里外，滾石坡前相候，老夫有話請教。」

鐵衣秀才卜超凡也向彭年壽無可奈何的苦笑一聲，道：「少俠請稍候片刻，老夫很快就可以回來。」

鐵衣秀才與翻鷹手都理直氣壯的去了。

彭年壽皺着眉頭也走了，離開市集之後，便直奔滾石坡。

滾石坡前有一座茶棚，翻鷹手沒有約定明確的地方，彭年壽就要了一杯香茶，在茶棚裏等待翻鷹手。

翻鷹手吳長風來得眞快，彭年壽剛坐下不久，香茶還沒有喝上兩口，來路上就「噹！」的一聲報君知傳來，翻鷹手吳長風就出現在茶棚門前了。

不待彭年壽起身相迎，翻鷹手吳長風就笑着道：「那傢伙眞經不起攷驗，結果，半路上就脚底抹油逃了。」

彭年壽一笑道：「原來他是假的。」

翻鷹手吳長風聲音一低，道：「其實老夫又何嘗是貨眞價實的翻鷹手吳老哥。」

彭年壽微微一怔，道：「老前輩你……」

那人一笑道：「老夫眞是替人看相算命的，江湖朋友都叫老夫馬鐵嘴。」

馬鐵嘴馬樂天算得上是江湖一怪，彭年壽早有耳聞，當下離座而起，抱拳道：「原來是馬老前輩，失敬！失敬！」

馬鐵嘴一擺手道：「老弟，不要客氣，快請坐下，老夫還有話請問你哩。」

彭年壽招呼茶童，替馬鐵嘴泡了一杯香茶，道：「老前輩有何垂詢？」

馬鐵嘴道：「老弟，請恕老夫無禮查問，不知老弟令師上下如何稱呼？」

彭年壽微微一笑，道：「如果在下不便奉告呢？」

馬鐵嘴道：「那麼老夫就不敢攀交了，一個連師門都不敢告人的人，其行必詐。」

彭年壽哈哈一笑，道：「前輩，人有不可告人之隱，老前輩的話未免有點偏執了。」

馬鐵嘴道：「老夫就是有這點偏執，所以不大容易 人的當。」

彭年壽一笑，道：「這次可是老前輩自己找上晚輩的。」

馬鐵嘴道：「所以最好老弟自己說，免得老夫日夜不安。」

彭年壽道：「家師久隱塵世，而且過

去在江湖上亦無赫赫之功，說來只怕前輩也不會知道。」

馬鐵嘴道：「知不知道是另外一回事，老夫交的是一個『誠』字。」

彭年壽面色一整，道：「老前輩以誠相交，在下當然以誠相待，師門尊榮，原無不可告人之處……」

話聲微微一頓，肅然道：「家師姓名不詳，只知他老人家自稱『半月老人』。」

馬鐵嘴聽得一楞，自言自語，道：「半月老人！」

彭年壽點了點頭，道：「老前輩沒聽說過？」

馬鐵嘴訕訕一笑，道：「老夫眞沒有聽說過令師大名。」

彭年壽道：「那麼老前輩還是無法知道在下的來歷。」

馬鐵嘴道：「誰說老夫不知道，令師不是半月老人麼，一個能坦然道出師門的人，必知愛惜師門令譽，有這一點，便已很足夠了。」

彭年壽見馬鐵嘴說得血性過人，心中頓生好感，疑懷盡去，哈哈一笑，道：「即是說在下尙堪與老前輩一交了。」

馬鐵嘴說得起勁，道：「是老夫高攀了，走！我們到另外一處地方詳談去……。」話聲未了，人已轉身走出了茶棚。

彭年壽來不及付茶資，只好取出一小塊銀子放在桌上，追上馬鐵嘴而去。

繞過滾石坡，走了四五里路，來到一家農舍之前。

馬鐵嘴老遠就大嚷大叫道：「小潘在家麼？」

「什麼人？敢來……」屋裏人影一閃，衝出一個大辮子姑娘，原是滿臉的怒容，見了馬鐵嘴，怒容換了笑容，「啊！」了一聲，語氣一換，道：「馬大叔，這回又是什麼風把你老吹來的呀？」

馬鐵嘴道：「東南西北風！丫頭，你老子在不在？」

那少女搖頭道：「不在，馬大叔，您這次給姪女帶來了什麼東西？」

馬鐵嘴一笑道：「好不知羞的大丫頭，見面就要禮物……什麼東西，你不會看麼？」

那少女明澈過人的靈眸，向彭年壽臉上一照，一張秀臉立時漲得通紅，啐了一口道：「壞大叔！」嬌軀一擰，飛也似的跑回房裏去了。

那少女的樸素、純潔、活潑、明媚，好一朵山茶花。

彭年壽不是容易心動的人，但現在却目不由己的緊盯着那少女的影子。

馬鐵嘴跨步進了農舍，彭年壽一失神，落後了一大段。

屋內的傢俱簡單樸素，打掃得纖塵不染。

馬鐵嘴招呼彭年壽就坐，接着大叫一聲道：「丫頭拿酒來！」

那少女笑哈哈的端着一大盤酒菜，走了出來，道：「大叔，一來了，這次你可不能喝醉啊！」

馬鐵嘴道：「你大叔幾時醉過呢，去！去！快把你爹找回來。」

少女一聲脆笑，飛走了。

馬鐵嘴道：「好了，現在這裏就只有我們兩個人，老弟，我問你，你知不知道，你已經惹下了殺身之禍？」

彭年壽點了一點頭，接着又搖了一搖頭，道：「我不大十分明白。」

馬鐵嘴道：「老夫問你，你最近是不是撞見了不該見的事？」

彭年壽「啊！」了一聲，道：「在下見到一個兒時的總角交。」

「他怎樣？」

彭年壽道：「他原本姓許，忽然姓起張來，而且又多了一個妹妹。」

馬鐵嘴道：「就是這件事，剛才那假鐵衣秀才便想暗中向你下毒，殺你滅口。」

彭年壽笑了一笑道：「其實你老前輩救的是他。」

馬鐵嘴哈哈一笑，道：「原來老夫是白躭心事，狗拏耗子了。」

彭壽年道：「那也不盡然，老前輩還是可以幫在下的忙。」

馬鐵嘴欣然道：「眞的麼？」

＊　＊　＊

彭年壽道：「問題是老前輩願不願意幫在下的忙？」

馬鐵嘴微微一笑道：「你爲什麼不攷慮老夫能不能？」

彭年壽道：「在下認爲老前輩不會不能。」

馬鐵嘴道：「你倒蠻有自信……」語聲頓了一頓，接着一笑道：「你說說看，你要老夫幫什麼忙？」

彭年壽道：「老前輩交遊廣闊，見聞過人，在下想請老前輩查探一下，那假張氏兄妹所說的對頭是什麼人？」

馬鐵嘴雙眉一皺道：「這是一個難題。」

彭年壽道：「有道是會者不難。」

馬鐵嘴哈哈一笑道：「好一個會者不難……」

「什麼會者不難？……」話到人到，一個莊傢人打扮的壯碩老人，大步走了進來。

如果來人就是此間主人的話，那他就是不該叫小潘，而是稱之爲大潘了，因爲「小」字與他的外形實在不相稱。

馬鐵嘴笑着道：「小潘，兄弟可不客氣，先自吃喝起來了。」

來人呵呵一笑道：「普天之下，誰不知你馬鐵嘴是惡客中的惡客，老夫交了你這種朋友，能不倒霉！哈！哈！哈哈……」

馬鐵嘴笑道：「惡客那能鬥得過你這惡主人，我吃你一頓，可不知要替你跑破多少雙鞋子呢？」

那老者目光一轉，射向早已離坐而起的彭年壽，道：「這位是……」

彭年壽抱拳一揖道：「在下彭年壽見過老前輩……」

那老者隨口道：「久仰！久仰……」

馬鐵嘴笑道：「久仰什麼？你知道彭少俠多少？」

那老者臉色一沉，道：「你這朋友眞差勁，連客氣話都挑眼。」

馬鐵嘴望了彭年壽一眼，笑道：「我們老哥們見了面，總愛笑笑說說，少俠請

莫見怪。」

彭年壽道：「豈敢！豈敢！」

馬鐵嘴一指那大塊頭老人道：「咱們的酒食主人，不知少俠聽過沒有，江湖上人見人怕的一手陰陽潘奎元，就是他。」

彭年壽拱手道：「『一手陰陽，三星趕月』名動天下，有幸得親芒範，不勝欣幸之至。」

馬鐵嘴笑道：「你看彭少俠一口就能道出你混世本錢，這才眞是久仰嘿。」

潘奎元哈哈大笑道：「少俠過獎，說來老朽那幾手見不得人的功夫，不過是浪得虛名，汗顏之至，倒是少俠精光內蘊，一身上乘修養，不着皮相，好叫老朽佩服之至。」

彭年壽暗暗一驚，忖道：「此老果然名不虛傳，好銳厲的眼力。」

客氣過後，大家歸坐，馬鐵嘴開門見山的道：「彭老弟也已看出那張氏兄妹大有問題，而且，還知道那張錦堂的根底，你看該不該請他去談一談？」

潘奎元沉思了一下，道：「馬兄，你和彭少俠說好了沒有？」

馬鐵嘴道：「沒有，剛才我們還在打啞謎哩！」

潘奎元道：「兄弟看彭少俠一臉正氣，不是普通武林人物，還是實話實說好了。」

馬鐵嘴道：「兄弟正有此意，所以把彭少俠請來，由潘老你決定。」

潘奎元目光轉向彭年壽道：「少俠，請恕老朽等不敬之罪，要請教少俠幾句話。」

彭年壽生性和善，微微一笑，道：「老前輩有話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潘奎元告罪道：「得罪了，請少俠見示師門身世。」

彭年壽微現不悅之色，道：「有這必要麼？」

潘奎元道：「少俠有所不知，這是我們『無名橋』的規矩。」

彭年壽雙目一閃，奮然道：「什麼？兩位老前輩是『無名橋』的人？」

馬鐵嘴道：「不瞞少俠說，老朽就是『無名橋』轄下的『神風使者』，潘兄便是本地的管事，如果少俠得蒙值年尊者接見，少俠心中的問題，不難迎刃而解了。」

彭年壽欣然道：「原來如此，無不遵命。」於是，說出了自己的師門家世。

原來，彭年壽世居彭澤，祖父曾經一度在朝為官，到他父親手中，便耕讀為志，不再在宦官中浮沉了。

至於彭年壽自己，十歲時便隨侍師父半月老人，隱世學藝，藝成下山，至今不過二年左右，所以，在江湖上還是無名小卒。

潘奎元問完彭年壽的話後，出去了一會，回座道：「少俠請喝酒，大約一個時辰左右，少俠有無機會與值年尊者相見，便見分曉。」

一個時辰，很快的過去了，外面天色也漸漸暗了下來，屋內掌上了燈火。

忽然，屋外半空之中傳來一聲鳥鳴聲，接着便是那美麗的大姑娘進來交給潘奎元一個紙捲。

潘奎元展視之後，向馬鐵嘴微微一點頭道：「值年尊者有示，請彭少俠立時前往相會，而且，指令馬兄你護送，兄弟倒可落得清閑了。」

馬鐵嘴一笑道：「還不是你搗的鬼，算我倒霉了，少俠，我們去吧！」

馬鐵嘴與潘奎元說說笑笑，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他們之間，自然流露着一種親如手足之情，彼此之間，一片和諧。

彭年壽暗暗點頭忖道：「就憑他們這份和諧的氣氛，足見『無名橋』之盛名能歷久不衰，不是偶然的了。」

離開潘家的時候，彭年壽發現暗影之中，有着一雙又亮又大的眼睛，偷偷的送他上路。

想起那雙又大又亮的眼睛的主人，彭年壽忍不住心跳加速，臉龐發起燒來。

彭年壽神不守舍，隨在馬鐵嘴身後，根本不辨東西南北的走了一陣。

忽然，路旁出一人，迎着馬鐵嘴道：「迎客之轎已有候多時，請貴賓上轎。」

馬鐵嘴轉向彭年壽道：「少俠，不要客氣，這是規矩。」

說到「規矩」兩字，彭年壽只好什麼話都不說，哈哈一笑道：「遵命！」

轎子是經過特殊設計的，坐在裡面，看不見外面的任何東西，而且，不知不覺之間，倦意自來，接着就入了夢。

一夢醒來，彭年壽已處身在一座危峯之上的竹樓之中了。

黑夜已過，眼前是一片光明，窗外鳥語花香，白雲悠悠，令人心神皆暢。

抬眼處，便有一個青衣童子走了過來，欠身一禮，道：「值年尊者有候少俠多時了！有請少俠淨面後前往相見。」

匆匆梳洗過後，彭年壽隨着那青衣童子走出竹樓，行不多遠，進入另一座更大的竹屋，屋內靜悄悄的，座上坐着兩個人。

馬鐵嘴和另外一位六十多歲的紫袍老人。

那紫袍老人不但身穿紫袍，而且臉龐也是紫色的，長得方面大耳，不怒而威，令人一見之下，肅然起敬。

彭年壽敬意自生，神態一肅，抱拳一揖，道：「晚輩彭年壽，給老前輩見禮。」

那紫臉老人一揮手道：「少俠不用客氣，請坐。」

彭年壽在馬鐵嘴身旁的椅子上坐了下去，馬鐵嘴輕聲指教彭年壽道：「我們值年尊者例不稱名道姓，你可以和我們一樣，稱他老人家一聲『值年尊者』。」

彭年壽欠身而起，又稱了一聲：「尊者！」

值年尊者微微一笑，道：「少俠太多禮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輕咳一聲，又道：「少俠家世清白，生性俠肝義膽，眞是我輩中人，老夫欣見後繼有人，武林幸甚，吾道幸甚！」

彭年壽被稱讚得面紅耳赤，不好意思地道：「老前輩過奬了，晚輩自知，資質庸劣……」

值年尊者一笑截口道：「少年人驕狂之氣過盛，固然不好，但過於自卑，亦非所宜，老夫老眼不花，少俠定非池中之物。」

馬鐵嘴接口道：「值年尊者向來不輕易讚許別人，少俠要非秀出羣倫，值年尊者定不會爲此讚譽於你，你也不要客氣了。」

彭年壽只好一笑，道：「多謝兩位老前輩嘉勉，晚輩定當力求上進，以期無負兩位老前輩的雅望。」

值年尊者哈哈一笑道：「這就是了。」話鋒忽然一轉，接着問道：「少俠行俠江湖，耳聞目見，對我『無名橋』之觀感爲何？」

值年尊者問得坦直，彭年壽惶恐地道：「這……這……」他對「無名橋」所知有限，大家雖都說「無名橋」好，但那是一般人的看法，他如果也人云亦云的說，那就太膚淺了，他眞不知怎樣說才好。

馬鐵嘴微微一笑，道：「少俠不用爲難，也不要顧忌，有什麼說什麼就是，值年尊者乃是一片誠意。」

彭年壽心中一動，道：「值年尊者既然不恥下問，晚輩放肆了。」

值年尊者點了一點頭道：「本會轄下，人數衆多，其中不能說沒有害羣之馬，少俠能有所見，那是最好不過了。」

彭年壽道：「晚輩請問尊者一事，貴會受理張氏兄妹的投訴，是否就此成了定案？」

值年尊者搖了一搖頭道：「沒有，本橋還要經過詳細調查之後，才正式執行的。」

彭年壽暗暗吁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晚輩就放心了，由此看來，晚輩對貴橋，只有敬佩景仰，而沒有其他話說了。」

馬鐵嘴道：「不瞞你彭少俠說，關於張氏兄妹一案，事先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蹊蹺之處，還是因爲彭少俠你的啟示，我們才發現那張氏兄妹大有問題，刻下已派人追踪他們兄妹去，當然，一切沒有調查清楚之前，我們決不會輕易被人利用。」

值年尊者接口又道：「聽說少俠與那張氏兄妹乃老總角之交，對他知之甚深，請少俠見告一二。」

彭年壽道：「晚輩並不認識那女的，那男的原名許少春，幼年時彼此甚爲投契，後來晚輩離家投師學藝，十年不見，迄年前晚輩別師下山省親，才又見到那許少春一面，這時，他已心性全變，不再是兒時的他了。」

馬鐵嘴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必他是交了不良之友。」

彭年壽道：「老前輩說得一點不錯，他確是交了一些淫朋惡友，爲害鄉里，晚輩實在忍無可忍，曾暗中警告於他，他一看風頭不對，竟然離鄉出走了，想不到他居然搖身一變，成了另一個人，不知他又在使什麼壞心眼，害什麼人？因爲晚輩不能坐視不理，所以驚動老前輩了。」

值年尊者輕嘆一聲，道：「若是可以欺之以方，說不定我們就成了他的劊子手，可恨！可怕！」

彭年壽道：「不會的，貴橋處事方正，事必詳察，雖然被欺一時，時日稍久，也必能發現他的不盡不實。」

值年尊者道：「我們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所以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老夫因感而發，想起一事，不知少俠可願相助。」

大家談得相當投機，彭年壽深覺這位值年尊者確是一位大公無私、正義凜然的人，心中好感油然而生，而原來深藏在心中的疑念，更是一掃而光，當下很自然的接口道：「值年尊者有何吩咐？」

值年尊者道：「本橋秉公行道以來，雖然沒有發生過大的錯失，小小的困擾，却是時有所見，因此老夫想在各項職司之中，增設一位巡察使者，巡查各地，觀察是非，以維本橋聲譽，而少俠正是最重要的人選，不知少俠可願爲正義武林，貢獻這份寶貴的力量？」

彭年壽對「無名橋」原就有着某種程度的敬意，和久藏心中的神秘感，而值年尊者又是這樣的明白事理，虛心求是，有這種人領導這股力量，那還會錯得了。

彭年壽簡直毫無猶豫的便欣然道：「晚輩年輕識淺，只怕難當大任……」

一言未了，值年尊者已是一笑截口道：「維護武林正義，人人有責，少俠才堪大任，只怕『巡察使者』一職委屈了你……」

再說下去，彭年壽如果再不答應，眞成了貪得無厭之人，彭年壽當然不是那種人，所以，不能讓他再說下去，一笑接口道：「尊者如此說來，晚輩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馬鐵嘴輕喝一聲，道：「彭少俠，還不參拜使者受職。」

彭年壽神態一肅，恭身直立，道了一聲，道：「屬下參見值年尊者。」接着人便拜了下去。

值年尊者受了彭年壽一拜，然後袍袖輕輕一揚，發出一股其強無比的暗勁，把彭年壽托了起來，同時，開口說話道：「起來，捲起你的右袖。」

彭年壽本應再拜一拜，但被那股力道托住，再也拜不下去，只好直身站立一旁，捲起了右手衣袖。

值年尊者右手一招，發出一道金光，在彭年壽右臂上轉了一圈，金光歛後，彭年壽右臂之上已多了一道形似短劍的標記。

值年尊者微微一笑，道：「本座代表全體同仁，向使者表示歡迎之意。」

彭年壽欠身道：「多謝尊者美意。」

馬鐵嘴接着站起身來，向彭年壽躬身一禮，道：「鐵嘴參見使者！」

彭年壽一怔，道：「老前輩，你……。」馬鐵嘴身爲神風使者，爲何他向自己行起參見之禮來，難怪彭年壽大感不解。

值年尊者微微一揚手，示意彭年壽理應接受馬鐵嘴的參見之禮，接着解釋道：「巡察使者有所不知，本橋使者共分一二三等，巡察使者位居各級使者之首，理應受馬鐵嘴一禮。」

彭年壽還了馬鐵嘴一禮道：「晚輩有僭了。」

馬鐵嘴行過一禮之後，又恢復了自然的態度，笑道：「以後使者可不要再叫老夫老前輩了，否則，便沒有規矩了。」

彭年壽道：「在下先此告罪。」

值年尊者微微一笑，道：「彭少……

啊，巡察使者你還有什麼意見？」

彭年壽微一沉吟之下，只見馬鐵嘴向他使了一個眼色，他雖然不甚瞭解那一眼色有什麼深意，但是，他知道一點，那是要自己不要亂說話，當下立時心意一變，欠身道：「沒有了。」

值年尊者道：「巡察使者職行尊崇，你以後有什麼意見，可以隨時來見本座，今天既然沒有什麼話，你先回去吧，聽候指令。」

彭年壽欠身道：「屬下尊命告退。」

尊年値者一揖手道：「馬鐵嘴你送巡察使者回去，也好把此間行事規矩，向巡察使者一一說明。」

馬鐵嘴欠身領命，道：「屬下領命。」

他們兩人告辭出來，回到彭年壽所住的竹樓，馬鐵嘴吩咐侍童送上酒菜，與彭年壽對飲而談。

馬鐵嘴道：「彭老弟，在私底裡，老哥哥還是稱你一聲老弟吧。」

彭年壽道：「這樣最好，不然，小弟眞受不慣這種約束。」

馬鐵嘴道：「職司的尊嚴，是不能不維護的，否則，言出無威，就容易養成陽奉陰違的弊端，結果，紀律蕩然無存，各是其是了。」

彭年壽點頭道：「老哥哥說得是，小弟明白了。」

馬鐵嘴話鋒一轉道：「你剛才想問值年尊者什麼事？」

彭年壽道：「那假張氏兄妹利用我們去對付的是什麼人？」

馬鐵嘴道：「三湘大俠何其重。」

彭年壽一震道：「對付他！」

馬鐵嘴道：「三湘大俠何其重名重江湖，江湖上無不知道他是俠義之輩，照說，這種案子，根本無需考慮，可是我們『無名橋』就這地方與別人不同，不管對象是名重天下的俠義道也好，惡名蓋世也好，就事論事，只問公義是非，不講身份名望，因爲，惡人所做的不一定都是惡事，好人做的也不一定都是好事，所以，就事論事，才最公平、最合理、最合情。」

彭年壽點了一點頭道：「對了，這種態度至公至當，那麼事先一定要經過很詳細的調查才行。」

馬鐵嘴道：「這個當然，說來你老弟對許少春的事是空着急了，其實，我們早已發現他背後有着極大的陰謀，等着他們進一步的發展哩。」

彭年壽心裡頓時興起一種庸人自擾的感覺，不由得訕訕的一笑道：「這都是小弟少不更事的關係。」

當他們正談論間，外面侍童忽然朗呼一聲，道：「啓稟兩位使者，傳信使者到。」

馬鐵嘴推桌而起道：「想必是值年尊者有指示來到，我們一同出去看一看。」

樓下站立着一位身穿黃袍的白髮老人，老人手中托着一隻托盤，托盤裡面放着一隻錦盒。

馬鐵嘴一眼見是那白髮老人「啊！」了一聲，搶出向前，道：「洪老哥，你怎麼親自移駕而來，快，請進，請進。」

那白髮老人呵呵大笑道：「老夫聽說，我們無名橋又新進了一位武林不可多得青年俊彥，適才因事外出，未能一睹風采，所以，借着傳信之便，請命而來。」

彭年壽跨步而上，欠身一禮，接口道：「晚輩年輕識淺，文武兩途都無成就，那能當得起老前輩爲此謬獎，晚輩是汗顏慚愧之至！」

那白髮老人目光炯炯的打量了彭年壽一陣，哈哈笑道：「不錯！不錯！當得上『少年俊彥』四字之稱，馬老弟，你引進之功不可沒。」

馬鐵嘴笑道：「有老哥這句話，小弟比得到什麼獎賞都高興。」

接着，又打了一個哈哈，話鋒一轉，叫了一聲，道：「彭老弟，快從新見過洪老哥，洪老哥是我們『無名橋』裡的三朝元老，凡經他老哥品提過的人，將來定然鵬程遠大，前途無量。」

彭年壽應聲又作了一個揖，道：「以後還望老前輩多多指教。」

洪老頭一搖頭，道：「老夫在『無名橋』只有一個稱呼『老哥』兩字，你也叫我老哥吧。」

彭年壽方待不依之際，彭年壽一旁道：「洪老哥就是洪老哥，大家都是這樣稱呼他，這是他的習慣，聽者受用，你就不必客氣了。」

彭年壽改口叫了一聲：「老哥哥！」

洪老頭哈哈一笑，將手中托盤交給彭年壽道：「小老弟，這是值年尊者交付你老弟的，老夫回去復命了。」東西一出手，笑聲尚在空中飄蕩，他已是一轉身，像輕煙的在眼前消失了。

好神妙超絕的輕身功夫！

彭年壽雙目一愣，楞住了。

馬鐵嘴哈哈一笑：「老弟，他的輕身功夫，高妙極了是不是，將來你總有學到的一天，我們還是先看值年尊者頒賜的錦盒吧。」

打開錦盒，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金牌，正面騰龍雲采之中，刻着「巡察使者」四字，反面便是「延察使者」的印信。

這塊金牌設計得很好，不但製作得精巧絕倫，而且兼具一物二用之妙。

馬鐵嘴笑道：「一般使者級職司，照說都是領用銀牌，兄弟，你今天居然領到的是金牌，可喜可賀，眼見就是三星六絕中人物了。」

彭年壽心中激起一種驚喜莫明的欣悅之色，道：「何謂『三星六絕』？」

馬鐵嘴道：「你先收好金牌，看完値年尊者頒賜的東西內，我們慢慢再談。」

第二件東西，是一隻形式古樸的碧玉瓶子，瓶子內裝着三棵紫色的丹丸。

馬鐵嘴見了那紫色丹丸又是一陣讚嘆，道：「兄弟，值年尊者對你可是特降殊恩，把療傷聖藥保命神丹一口氣就給了你三粒，眞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

彭年壽沒有再追問，因爲他知道馬鐵嘴不會馬上回答他的，只是笑了一笑，接着再看第三件東西。

第三件東西是一份指令，指令他專責調查三湘大俠何其重的一切眞實情形，並且着令馬鐵嘴從旁襄助。

彭年壽想不到值年尊者如此通達世情，完全看穿了他的心意，遽然賦給了他最高興的工作，使他對值年尊者由衷的產生

了好感與知遇之情。

他眞情流露的哈哈一笑，道：「値年尊者這番知遇之恩，小弟眞不知如何報答才好。」

馬鐵嘴道：「値年尊者賞識老弟你，乃是一念在公，老弟在私人方面無需感激他，只要把公事做好，便是値年尊者識人之明的光采，而我老哥哥也就沾上一份引進之榮了。」

彭年壽點頭道：「老哥哥說得好，『無名橋』有値年尊者這等大公無私的長者領導，馬老哥哥等一衆明達之士襄助，怪不得百千年來盛名不衰，有口皆碑。」

馬鐵嘴道：「以後就看老弟你們這批新秀的表現了。」

彭年壽劍眉微微一揚，道：「小弟不敢自棄，老哥哥拭目以待可也。」

馬鐵嘴哈哈一笑道：「老哥哥聽了你這話，高興極了。」

彭年壽道：「我們什麼時候下山去？」

馬鐵嘴道：「隨時都可以。」

彭年壽道：「我們向値年尊者告辭之後，就下山如何？」

馬鐵嘴道：「沒有這個必要，値年尊者事務繁忙，沒有事先約定，是不方便的。」

彭年壽道：「那我們現在就下山如何？」

侍童飄身而到，欠身一禮，道：「啓稟使者，小輿已經有候多時了。」

彭年壽笑道：「還要坐轎麼？」

馬鐵嘴道：「這是規矩，第一次誰都不例外，下次你就是想坐轎也沒有你坐了。」

坐在轎內，彭年壽和來時一樣，又睡着了，一覺醒來，人已處身在一手陰陽潘奎元家中。

一手陰陽潘奎元顯然已經從馬鐵嘴口中知道了彭年壽的身份，迎着彭年壽的目光，便欠身一禮道：「奎元參見金牌使者！」

彭年壽跳身起來，搖手道：「潘兄，千萬不可如此，小弟寸功未立，在老朋友面前，實是慚愧死了。」

一手陰陽潘奎元猶豫了一下，道：「這……」

馬鐵嘴道：「尊命就是恭敬，別婆婆媽媽了，你要過意不去，把好吃的東西，統統搬出來就行了。」

一手陰陽潘奎元翻眼一瞪馬鐵嘴道：「你就只知道敲竹槓。」

馬鐵嘴笑道：「小弟祇是說出來了，你愛招待不招待。」

一手陰陽潘奎元搖頭一嘆，道：「算你小子走運，跟上了月亮。」

馬鐵嘴道：「小弟就有這本事，吃了你的還不領你的情。」

一手陰陽潘奎元狠狠的瞪了馬鐵嘴兩眼，揚聲叫道：「蓮兒，把酒菜端上來。」

彭年壽眼睛一亮，蓮姑娘把酒菜送出來了。

擺好酒菜，一手陰陽潘奎元吩咐蓮姑娘道：「蓮兒，見過彭大叔，彭大叔盛爲値年尊者賞識，現在已經榮任金牌使者了。」

蓮姑娘秀目生輝的打量着彭年壽，嘴角堆起了一片笑意，可是，就不見她開口行禮。

一手陰陽潘奎元眉根一皺，輕喝一聲道：「蓮兒，你……」

蓮姑娘嫣然一笑，道：「爸，蓮兒那一天才能長大，見了什麼人不是大伯就是大叔，我好像永遠是小孩子似的。」

馬鐵嘴臉色微一變，一陣大笑之聲，已經從馬鐵嘴口中道了出來：「蓮兒說得有理，看你老子有什麼話說？」

一手陰陽潘奎元臉上肌肉微微一動，眞被馬鐵嘴說得一時不知如何開口。

彭年壽一笑，道：「姑娘言之有理，但不知在下比姑娘痴長七八年，但不知姑娘可否稱呼在下一聲彭大哥……」

話聲未了，蓮姑娘已是雀躍而起，歡呼一聲，道：「彭大哥，小妹有禮了。」

一手陰陽潘奎元方待喝止時，卻被馬鐵嘴的目光止住了。

蓮姑娘天眞爽朗，解語如花，酒不醉人人自醉，彭年壽不覺多喝了兩杯，更是玉樹生輝，光采照人，看得蓮姑娘小心坎裡蕩漾不已。

美好的時光，留不住，馬鐵嘴抹抹嘴兒，站起身道：「酒醉飯飽之後，我們也該上路了。」

彭年壽離開潘家時，心頭上深深的留下了蓮姑娘明眸中的淚光和含蓄不露的惆悵之情。

離開潘家的這段路程眞是又苦澀又艱困，彭年壽腳下的速度，就是快速不起來。

馬鐵嘴看在眼裡，苦在心裡，忽然，一頓腳道：「不好，我忘了一件大事了。」

彭年壽身形一駐，道：「老哥哥，忘了什麼大事？」

馬鐵嘴道：「事情倒不大，只是有一句話要交待潘奎元，老弟，你在前面路上等一等，我要回去一趟。」說着，回轉身形，舉步飛奔而去。

彭年壽隨身緊跟着說：「小弟陪你一同回去吧。」

馬鐵嘴暗暗一笑，身形快速的移動了。

驀地，馬鐵嘴的身形停了下來，道：「老弟，你聽那是什麼聲音？」

彭年壽一揚劍眉道：「那是兵鐵交鳴之聲，不好了！正是從潘姑娘家中傳來……」話聲中，人已振臂而起，一閃身，便出去了四五十丈。

馬鐵嘴暗暗忖道：「好高明的輕身功力，只怕比洪老哥差不多少……」緊跟着一晃肩頭，疾射而出。

聲音越來越清晰，那不正是有人襲擊潘家父女。

一聲震天長嘯，帶着彭年壽的身形掠身而到。

潘家門前，可不是，正有八個幪面人團團圍住潘氏父女在廝殺。

那八個幪面人都不是等閒之輩，只殺得潘氏父女手忙腳亂，岌岌可危。

彭年壽眼見之下，怒氣勃生，朗喝一聲，道：「住手！」

他這一聲，含怒而發，眞元勁氣一吐而出，只震得大家一楞，不由自主的停住了手。

彭年壽冷笑一聲，飄然落在潘氏父女身前，星目寒芒電閃，向着那八個人身上一掃而過，忽然右手一揮而出，發出一道狂飈，迎面便有三個幪面漢子，被那股勁力推得立身不住，紛紛後退，讓出了一條通路。

彭年壽輕喝一聲，道：「潘老哥，且與令嫒退在一邊，待小弟來對付他們。」

一股無形的威勢，叫一手陰陽潘奎元說不出半個「不」字，一拉潘姑娘，閃身脫出重圍之外。

這時，馬鐵嘴也隨身趕到，接住潘氏父女，爲他們治傷衞護。

因爲，他們都不是嗜狡的人，所以，沒有一擁而上，以洩心頭之忿，表現出君子應有的風度。

那八個人懾於彭年壽來時的威勢，失神了片刻，當他們穩定心神時，場中情勢，已經全不同了。

彭年壽閃動睛芒，冷冷的道：「你們還不給我滾！」

其中一位幪面人哈哈一笑，道：「好大的口氣，你也不自己照照鏡子，乳臭未乾的黃口孺子。」

彭年壽的目光轉到那發話幪面人身上，冷然道：「你是爲首的人？」

那幪面人仗着人多勢衆，一挺胸膛道：「不錯，大爺我是衆人之首。」

彭年壽道：「報上名來。」

那爲首幪面人：「哼！」了一聲，道：「呸！憑你也配？」

彭年壽目光一肅道：「在下警告你，我雖然不願爲己過甚，你如果不知自愛，那就莫怪在下出手無情了。」

那爲首的幪面人心機一動，道：「就你一人動手？」

彭年壽一笑道：「你想以多爲勝？」

那爲首之人道：「你們一起上，我們就是這八個人，你一個人上，我們也是這八個人。」

彭年壽俊目一閃，掠過那八個幪面人臉上，笑了一笑道：「你們八個人一起上吧！」

那爲首大漢，道：「這話可是你說的，我們可不是以多爲勝啊！」

彭年壽一笑道：「你怎樣說都可以。你們出手吧！」

那爲首之人輕喝一聲道：「不是猛龍不過江，這小子只怕有兩下子，大家用坎離八法取他的命。」

那八個幪面人與潘氏父女對敵時，用的原是一色砍山大刀，這時只見他們紛紛將砍山大刀插在地上，接着各自探手腰中，取出一種赤紅色的雙尾軟鞭。

可是正在幫助潘氏父女裹傷的馬鐵嘴卻是看得臉色一變，大叫一聲，道：「彭老弟，小心，他們手中的『血鍊子』，其毒無比……」

一聲未了，只見那爲首大漢，暴喝一聲，道：「大家上！」一道紅光脫手而出，當先向彭年壽頭上捲來。

紅光中挾着一股腥風，搶入彭年壽鼻中。

彭年壽暗中一凜，立時閉住呼吸，晃身錯出一步，右手一摘，便向那來鞭抓去。

出手那幪面漢子，也是一位見多識廣的人物，見彭年壽能夠知道閉住呼吸，定然已經測知這奇形怪鞭的厲害，而又空手向鞭梢抓來，那麼他這一手也必定不凡。

因此，他也不讓彭年壽抓到他的鞭梢，手腕一振一收，鞭梢一回，甩頭一絞，靈活得和通靈蛟蟒一樣，避過彭年壽一抓，接着，反向彭年壽脖子上繞來。

同時，另外七個人，也都出了手，只見一片紅霞，從四方八面一齊向彭年壽湧到。

彭年壽朗朗一笑，道：「在下久聞陰山蛇母練就一種『靈蛇舞萬妙』陣，今天有幸在各位身上領蛇母絕藝，倒要好好的和各位印證一番了。」

話聲中，身形陡然一變，使出一種怪異身法，在紅光繚繞中穿來穿去。

這時，彭年壽也不再回手還擊，只用奇妙的身法，在那八個幪面人組成的「靈蛇萬妙」陣中試驗自己的身形步法。

那八個幪面人見彭年壽除了身形靈活，能夠巧妙無比的避過奇險之外，似乎已經失去了反手之力，只要時間一久，他還不是精疲力竭，殘死陣中。

因此，他們八個人精神陡漲，手中的「血鍊子」使得更急更緊了。

從旁看去，只見一片紅光，紅光之外，再看不見他們的人影了。

蓮姑娘開始心裡有點着急了，忍不住問道：「我們要不要出手助他一臂之力？」

馬鐵嘴一笑道：「你放心，他是在探試『靈蛇舞萬妙』陣的虛實奧秘，時辰一到，那八個小子可就有得瞧了，我……我剛才眞是白替他躭心了。」

蓮姑娘又問一聲，道：「他眞不要緊麼？」

馬鐵嘴一笑道：「他自己都不急，你替他急什麼？」

蓮姑娘玉面一紅，啐了他一口，道：「馬大叔，你下次可別再想……」

「別說話！看！」一手陰陽潘奎元忘記了自己身上的傷痛，一雙眼睛睜得銅鈴般大，看着場中的惡賊。

蓮姑娘心神一歛，舉目向場中望去……

只聽一聲朗朗大笑，破空而起，接着，紅雲頓消，那八個幪面漢子手中的「血鍊子」，已經不知去向，大家空着雙手目瞪口呆的一副茫然之色。

八條「血鍊子」整整齊齊的一字排開，橫躺在地上。

彭年壽冷喝一聲，道：「帶着你們的勞什子滾，小心，下次別再撞在我手中，那時你們就不會再活着離開了。」

那八個幪面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居然沒有一個人敢先行逃走。

爲首那幪面人硬着頭皮，雙手抱拳，道：「少俠功力通神，我們敗得心服口服，尚請見示尊號，在下等回去，也好交待覆命。」

彭年壽道：「在下彭年壽。」

那幪面漢子一抱拳道：「多謝手下留情，後會有期。」俯身撿起地上「血鍊子」，一頓脚道：「我們去！」身形一躍，奔了出去。

其他幪面人，紛紛撿起自己「血鍊子」

，尾隨那為首幪面人而去。

可是，他們雖然帶走了「血鍊子」，卻留下那八把砍山刀，仍然插在地上，閃爍着耀眼的寒光。

蓮姑娘秀眉一皺道：「就這樣放走他們，太便宜他們了。」

馬鐵嘴道：「小姪女，你這就不懂了，為人不可趕盡殺絕，總要給人一條反省悔過的後路，這才不傷了和氣，彭老弟的處置，眞是一派大俠風範。」

彭年壽一笑，走到他們身前道：「馬老哥過獎，其實小弟另外還有別的原因。」

蓮姑娘秀目連眨道：「什麼原因？」

彭年壽道：「我和蛇母還有別的過節。」

蓮姑娘不假思索的道：「什麼過節？」

彭年壽道：「那是師門之事……」

馬鐵嘴道：「不必詳說了。」

頓了一頓，接着道：「我們回到屋裡去吧。」他話聲一落，當先向屋內走去。

彭年壽隨在馬鐵嘴身後走了二步，不見蓮姑娘父女跟來，下意識的回頭望去，只見一手陰陽潘奎元的臉色罩上一片黑雲，蓮姑娘顯然也是剛才發現乃父情形不對，正錯愕間，所以沒有發出聲音來。

彭年壽一震，晃身而回，道：「潘老哥，你……」伸手一拉一手陰陽潘奎元，一手陰陽潘奎元頭一垂，向地上栽去。

彭年壽右手一帶，左手一托，扶住一手陰陽潘奎元的身子……

蓮姑娘却同時「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道：「爸！你本來好好的……。」

馬鐵嘴飄身而回，道：「怎樣了？」

彭年壽嘆息一聲，道：「只怕不行了，他已中了劇毒！」

馬鐵嘴一愕道：「他剛才不是好好的麼？」

彭年壽道：「這是蛇母的手法，小弟一時疏忽沒有想到。」

蓮姑娘大放悲聲，道：「我爹……」

彭年壽搖了一搖頭……

就這時候，一手陰陽潘奎元忽然張口吐出一口黑血，道了一聲：「我好恨……」恨什麼？不待說出下文，就一命歸陰了。

蓮姑娘撫屍大慟。

馬鐵嘴不住的搖頭嘆息。

彭年壽却一言不發的仰頭望着一片橫過頭頂的白雲，不知他心中在想些什麼？

＊　＊　＊

馬鐵嘴望了一望悲慟逾恆的蓮姑娘，又望了一望看似靜如止水，其實內心之中思潮洶湧的彭年壽，長聲一嘆道：「誰也想不到會有此結果，更想不到蛇母手下用毒的高明到達這種程度，使中毒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中了毒……唉！事已如此，玉蓮，你也不要過於悲傷了，將來找他們算帳的日子還長，你要化悲憤為力量，節哀順變，才是好孩子……至於，彭老弟你，更不要過份難過自責了，你並沒有放錯人，錯在潘老哥中了毒自已都不知道，只要隨便表示一下，他們身上的解藥，還不手到拏來。」

彭年壽從長空之中把目光收回來，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地道：「他們身上也不會有解藥的。」

馬鐵嘴微微怔了一怔，便完全明白了彭年壽這句話的意思，點了一點頭，同意地道：「蛇母不但號稱天下第一用毒高手，而且寡情寡義更是她的標誌，那些人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工具而已，那會把解藥交給他們帶在身上，徒然予人便利。」

彭年壽轉身到蓮姑娘身前，抱了一抱拳，道：「蓮姑娘，請聽在下一言如何？」

蓮姑娘抬起淒然淚眼，望了彭年壽一眼，點了一點頭。

彭年壽道：「在下深為令尊之死表示萬分歉疚，……」

蓮姑娘悲慟之中，理智依然清晰無比，搖了一搖頭，截口道：「彭大哥，這不能怪你，怪只怪我們自己，你不要把此事放在心上。」

彭年壽想說什麼，口齒微微顫動了一下，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無言的一嘆。

蓮姑娘忽然雙手托起一手陰陽潘奎元的屍體，舉步向屋外走去。

馬鐵嘴大叫一聲，道：「玉蓮，你要到那裡去？」

蓮姑娘淡淡的道：「把他老人家埋了。」

馬鐵嘴道：「這樣太草率了吧，至少我們也該為他備副棺木才是。」

蓮姑娘道：「不用了，他老人家事先都安排好了。」身形一隱，轉到屋後走了。

馬鐵嘴一怔道：「他事先已有安排！」話剛說完，再抬頭時，已經不見了蓮姑娘。

他方待跟到屋後去，彭年壽又走過來，道：「蓮姑娘既然這樣說，那就任她去吧，我們不必再去干擾她了。」

馬鐵嘴的神態顯得有點勉强，但還是打消了原先的念頭，點了點頭，道：「好，我們到屋裡去等她吧。」

桌上殘肴尚未收起，顯見他們剛一離開，强敵就到了，馬鐵嘴懊喪無比的一搖頭，道：「我們多坐片刻就好了。」

彭年壽道：「也許他們早就守在附近了。」

馬鐵嘴道：「老弟說得對極了，我們不走，也許他們就不會出來。」

皺了一皺眉頭，話鋒一轉，道：「現在留下玉蓮一個人，我們得和她想想辦法才是。」

彭年壽道：「我們何不帶她一同去。」

馬鐵嘴沒有馬上答話，心裡暗自忖道：「你不嫌累墜……」

一念未了，門外蓮姑娘接口道：「兩位公事要緊，玉蓮自有去處，不敢拖累兩位。」她說話的神態很是冷靜，似乎突然之間成熟了很多。

馬鐵嘴關切的道：「你到那裡去，先告訴我們，事完之後，我們就去看你。」

蓮姑娘道：「現在姪女還沒有定見。不過姪女去後，一定會留下去處在這墻壁上。」

馬鐵嘴道：「這樣也好。」

蓮姑娘一欠身道：「姪女不送兩位了。」話聲一落，轉過嬌軀，又走到屋後去了。

馬鐵嘴心中暗叫一聲，忖道：「這丫



馬鉄嘴正向三湘大俠辭行，突被暗襲。

頭在搗什麼鬼，片刻之間，整個的人都變了。」

彭年壽似乎沒有想得馬鐵嘴那樣多，站起身子嘆了一口氣道：「蓮姑娘沒有問題了，我們不必在這裡睹物傷情了。」首先向外走去。

馬鐵嘴顯然心裡不願馬上離開，但又不得不跟在彭年壽身後走去。

一手陰陽潘奎元之死，對馬鐵嘴與彭年壽心理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使他們很久時間沒有敞開胸懷高談闊論了。

身居要職履行任務

這天，他們兩人已經踏入三湘境內的華客，再有二三天路程，就是三湘大俠所住的地方石門了。

投店之後，馬鐵嘴的心情忽然高興了起來，帶着彭年壽上了當地一家最大的館子「萬春樓」，大宴其客。

客人當然只有彭年壽一個，所謂大宴，並不是菜多，而是酒多，因為今天落店得早，正好多喝兩杯蒙頭大睡。

華容這家萬春樓眞還不小，雖然名字叫樓，其實沒有樓，只是平房的格式，但是，裡裡外外分了三進，每進一座大廳，每一座大廳，擺了四五十張桌子，合起來就是一百四五十張桌子。

這種場面，就今天的大都市也不多見，何況，那是當年的華容，這就顯得特別又特別了。

其實，說明了一點也不很特別，因為最近十年來這裏新近崛起了一位武林大豪洞庭之蛟石英傑。

從洞庭之蛟的稱呼看去，不難知道這位石英傑乃是水上英雄，照說水上英雄，就說住在洞庭湖邊才名符其實，而這位洞庭之蛟石英傑就這樣怪，偏要住在這離洞庭湖不近的華容縣。

華容縣有了洞庭之蛟石英傑，於是，接着就有了「萬春樓」。

洞庭之蛟石英傑的朋友多，萬春樓的生意自然越做越大了。

萬春樓的酒菜都好，只是所有的客人不大整齊，縱然不便說良莠不齊，但是眼睛裡只有自己的人最多。

所以，萬春樓可以說是一處縮小的江湖。

客人隨着燈光的照耀越來越多，尤其今天特別的多，不久，裡裡外外三進大廳的桌子都坐滿了客人。

喝着酒，冷眼看着來來往往的客人，倒是別有一番情趣。

忽然，一聲：「對不起！」招呼客人的小二哥堆着笑臉，哈着腰出現在他們桌前。

看他那樣子，顯然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了，馬鐵嘴放下酒杯，道：「什麼事？」

小二哥嘻嘻哈哈的道：「對不起兩位大哥，照說小的是一千萬個不該打擾兩位爺們的雅興的，只是……。」

彭年壽一笑，道：「開門見山直說吧，別拐彎抹角了。」

小二哥這才低着嗓子，央求地道：「小號今天客人來得多，有四位客人沒有座位了，請二位讓一讓，小的另外再替兩

位換一個座頭好不好？」

他們兩個人坐的桌子確實大了一點，但，小二哥這種要求，在當時社會上是不大合情理的，彭年壽劍眉微微一皺，話還沒有說出口，馬鐵嘴已是一笑道：「沒關係，沒關係。」

桌子改小了，地點可就糟了，是一個角落裡，背後一個窗子，窗子外面就是厨房，進進出出的酒菜，就從那窗口遞來遞去。

叫人坐在那裡不免提心吊膽，生怕遞菜肴的小二哥一個不小心，給他們來一個「佛頭着菜」，那就慘了。

事情說巧就有那麼巧，彭年壽心裡剛想到可能的遭遇，結果，居然成了事實，窗口遞出來的一大碗紅燒獅子頭，忽然，從侍者手中飛了起來，迎着彭年壽腦袋砸來……

事情發生於突然之間，兩者之間的距離又在咫尺之間，任你是誰，只怕也難免給紅燒獅子頭的親熱。

「唉喲！」之聲，自好幾人口中發出，為彭年壽擔心的人還算不少哩！

彭年壽劍眉一軒，暗自冷笑一聲，右手一抬，一迎一送，一股無形勁力，應手而出，那原先翻轉過來的紅燒獅子頭，居然點油不漏的打了一個翻滾，飛回那嚇得手足無措的侍者手中。

「好！好！好呀！」座中不少武林高手和行家，不由他們不讚佩的叫了起來。

彭年壽顯得有點不好意思，臉色紅了一紅。

馬鐵嘴却是眉頭一皺，冷笑一聲，道：「明人眼裡不夾沙子，是朋友，就不用藏頭縮尾了。」

當然，這是有人找麻煩，誰都看得出，那侍者的失手，乃是受了外力的壓迫而身不由已，否則，以他當時送菜的位置，就是失手滑落了，也絕不會向着彭年壽頭上砸去。

「你在罵什麼？誰叫你不帶眼睛來。」就在他們不遠處的左倒方，站立着一個彪形大漢，兩邊太陽穴鼓得老高，顯見不是普通人物。

馬鐵嘴面色一正，道：「朋友，你這是什麼意思？」

那大漢道：「常言道，不是猛龍不過江，想見識見識兩位的眞才實學。」

馬鐵嘴冷笑一聲，道：「現在，朋友可滿意了？」

那大漢咧嘴一笑，道：「勉强夠資格。」

馬鐵嘴哈哈一笑，道：「朋友，你好大的口氣。」

那大漢道：「騎驢看本領，兩位可敢前往東門外十里坡見見眞章。」

馬鐵嘴一點頭，道：「好！」

那大漢道了一聲：「候駕！」話聲一落，轉身大步走了出去。

回想換座位到那大漢的出現，完全是有計劃的行動。彭年壽伸手懷中取出一塊碎銀子拋在桌上，在衆目注射之下，出了「萬春樓」。

在他們快速的脚程之下，十里坡眨眼已到，而且，人影也早在等着他們了。

除了那大漢之外，又多了一個五十開外的半白老人和三個四十左右的中年大漢。

約他們而來的大漢，粗言粗語的道：「過來，見過我們總管。」

這種態度，眞叫人氣破肚皮，馬鐵嘴微微一笑，道：「那位是貴總管？」

當然有點明知故問的味道，一個跑江湖的武林人物，豈有看不出那年紀最大的人就是他們的總管之理，馬鐵嘴這樣說，顯然叫對方知道，他已經不滿意他們的態度。

那老人冷笑一聲，接口道：「馬鐵嘴，你少在老夫面前耍嘴皮了，在老夫眼裏，還沒有你這一號人物。」

馬鐵嘴一楞道：「你認識老夫？」

那老人道：「不認識。」

馬鐵嘴道：「那你怎樣知道老夫的姓名？」

那老人道：「老夫不但知道你叫馬鐵嘴，他叫彭年壽，而且也知道你們不懷好意而來。」

馬鐵嘴望了彭年壽一眼，笑道：「老弟，看來我們是棋差一着了。」

那老人接口道：「所以，老夫叫你們來，奉勸你們一句話。」

馬鐵嘴道：「什麼話？」

那老人道：「敝東的事，你們最好不要插手，否則，可別怪我們不給你們情面。」

馬鐵嘴怔了一怔，道：「且慢，老夫想知道一件事？」

那老人道：「什麼事？」

馬鐵嘴道：「你到底是那路人馬，貴東又是那位高人？」

那老人一指自己鼻子道：「老夫向陽春，現任滾石山莊總管之職，滾石山莊是什麼地方，敝東主是那一位，你總該知道了吧。」

馬鐵嘴叫出恍然大悟的樣子，「啊！」了一聲，道：「原來尊駕是滾石山莊的大總管，小老兒失敬了。」

向陽春冷冷的道：「剛才老夫相勸之言如何？」

馬鐵嘴一皺眉頭道：「這……」

向陽春一揮手，打斷馬鐵嘴的話聲道：「老夫現在是把好話說在前面……」

話聲忽然一頓，向旁邊一個漢子，呶了一呶嘴，那漢子微微一欠身，伸手腰間取出兩隻錦盒，大步走到馬鐵嘴與彭年壽面前，然後，雙手一按卡簧，兩隻錦盒的盒蓋一彈而開，盒蓋開後，只見兩道霞光冲宵而起，照得馬鐵嘴與彭年壽眼睛都花了。

定睛望去，原來，每隻錦盒之內，多放了四顆大指姆大小的寶珠，那耀眼的霞光，就是那珠子發出來的。

馬鐵嘴嘖嘖連聲的道：「好寶珠，好寶珠！每一顆珠子的價錢只怕要在十萬紋銀以上。」

向陽春微微一笑道：「馬鐵嘴，看你不出，你眞還有點眼力，現在，是朋友，是寃家，就看你們的了。」

話說得夠明白了，威逼與利誘，雙管齊下。

彭年壽心頭火起，劍眉一軒，一聲冷笑，便脫口而出。

馬鐵嘴呵呵一笑，道：「向兄厚賜，小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雙手一伸，把兩隻錦盒，一齊接到手中，自己留下一隻，把另一隻留給彭年壽。

彭年壽方待板起面孔，只聽一絲細語射入耳中，道：「老弟，任務要緊，不是個人使氣的時候。」

彭年壽不便再說什麼，只好收了那隻錦盒。

向陽春見他們收了寶珠，態度立時一變，笑哈哈的走到他們面前，拍着他們兩人肩頭道：「兄弟，請原諒老夫剛才的失禮，歡迎兩位隨時到『滾石山莊』來，老夫再向兩位賠禮謝罪。」

彭年壽到底年紀較輕，臉上的表情，尚不能控制自然，僵硬地笑了一笑。

馬鐵嘴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笑得非常自然，自然之中而且隱隱有一種貪婪和諂諛的意味。他欠着身道：「不敢！不敢！我們在公在私，都一定要到貴堡去向貴堡主和老哥請安。」

向陽春一抱拳道：「有候兩位大駕，小弟，先走一步了。」

向陽春笑嘻嘻的去了，彭年壽將自己手中錦盒向馬鐵嘴手中一塞道：「這是你的。」

馬鐵嘴呵呵笑道：「這也不是我的，我們暫時敷衍他們一下，少不得我們還要原璧歸趙。」

彭年壽道：「我不同意這種辦法。」

馬鐵嘴道：「我們不這樣做，只怕連石門都到不了，就被他們暗算了，那就更不用說調查實情了。」

彭年壽想了一想，覺得馬鐵嘴的話不無道理，因爲自己的身份已經洩露了，就算自己能夠逃過他們的重重暗算，將來的行事反會困難得多了。

只是，這種方式，對他一向的爲人來說，足使他覺得不安的，不過，事貴從權，有的時候，也不能過份講求，不然，江湖道上是根本走不通。

彭年壽眉峯一展，點了一點頭，道：「老哥哥說得是，仔細想來，小弟眞是過於迂腐了。」

馬鐵嘴一笑，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兄弟你很少與人勾心鬥角，時日一久，你就會心安理得，運用自如了。」

彭年壽也是一笑，道：「但願如此。」話聲微微一頓，道：「下一步行動如何？是不是眞到滾石山莊去拜訪何其重？」

馬鐵嘴道：「兄弟，照說你是此行首腦，老哥哥只是協助你，一切該由你作主才是，怎麼問起我來。」

彭年壽笑了一笑，道：「那麼我們就到滾石山莊去看一看。」

馬鐵嘴道：「好極了。」

此後，一路上，再未發生過任何麻煩。而一路上，明查暗訪的結果，大家對三湘大俠何其重似乎是有口皆碑，沒有一個說他壞話的人。

馬鐵嘴笑着問道：「你看，三湘大俠何其重的爲人，眞還不錯哩！」

彭年壽哈哈一笑，道：「這叫弄巧反拙，要是沒有那强迫送禮的事，小弟可能就眞會這樣看了。」

馬鐵嘴微微一笑道：「也可能他在自家門口附近是眞的好人，常言道：『兔子不喫窩邊草』，這才是眞正的高明人物。」

彭年壽點頭笑了一笑，心裏打定了主意。

滾石山莊是一座普通莊院，從外表看去，既不雄偉壯觀，也沒有高大的護莊圍牆，只是散散落落的一片房子，圍在一圈矮樹之中。

這座「不設防的莊院」，明鬆暗緊，不是好惹的地方。

一條五尺寬的石板路面，把彭年壽與馬鐵嘴二位接到了莊院前面。

院前走出一位四十多歲的精壯漢子，攔住了他們兩人，但態度頗爲和善的一抱拳，道：「兩位有何貴幹？」

馬鐵嘴一指彭年壽道：「這位是彭大俠，老夫馬鐵嘴，特來拜望貴莊總管向老爺子。有煩通報一聲。」

那精壯漢子上下打量了他們兩人一眼，道：「兩位請！」

把他們先請到一座特廳之內，呼喚一聲，侍童奉上了香茗，那精壯漢子一欠身道：「兩位請稍坐片刻，在下便去請向總管前來與兩位相見。」說完，轉身走了出去。

馬鐵嘴輕輕的道：「他們對人的禮貌蠻不錯呢。」

彭年壽笑了一笑，點了一點頭。

片刻之後，那精壯漢子去而復返，身後隨來一位半百老人，那老人，正是他們見過一面的向陽春。

向陽春的目光，在他們身上一掠而過，彭年壽但覺他的目光後面，似乎隱隱約約的有着某種程度的陌生感覺，暗中方自一皺眉頭，耳邊已响起了馬鐵嘴的蟻語傳聲，道：「明暗兩回事，不要理會他現在的態度。」

彭年壽暗暗忖道：「想必這就叫『心照不宣』了。」

馬鐵嘴與彭年壽迎着他的目光站了起來。

向陽春臉上堆起禮貌性的微笑，一拱手，道：「在下向陽春，有勞兩位久候了，請坐！請坐！」

賓主分別落坐之後，向陽春又一欠身，問道：「請問兩位姓高大名？」

彭年壽欠身回道：「在下彭年壽。」

馬鐵嘴跟着道：「老夫馬樂天，人家都叫我馬鐵嘴……」

向陽春呵呵大笑，道：「久仰！久仰！原來是馬大俠與彭大俠，在下失迎失敬了。」

馬鐵嘴的江湖名氣不少，向陽春的話，不盡是應酬，確有幾分眞摯的感覺。

馬鐵嘴謙和地道：「豈敢！豈敢！今日能得向兄親身接見，老夫已是大感榮幸了。」

向陽春笑道：「老哥太客氣了……兩位不遠千里而來，不知有何見教？」

馬鐵嘴道：「說來也沒有什麼大事……是老夫這位彭老弟，因久仰滾石山莊何大俠的威名與老哥你的重望，特來專誠拜訪，尚請不要見笑。」

江湖上聞名過訪，乃是普通常事，像馬鐵嘴這種有名氣的人，被訪的人，沒有

不高興接納的。

向陽春笑道：「歡迎！歡迎！難得馬老哥看得起敝莊，敝莊主與兄弟同感榮幸。」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道：「兩位來得正好，敝東主正在莊中，兄弟就為兩位引路，去與敝莊主一談。」

馬鐵嘴客氣地道：「這……方便麼？」

向陽春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敝莊主向來好客，方便！方便！」他說完之後，向那隨身進來的精壯漢子一揮手，道：「你先去稟報莊主一聲，說老夫與馬大俠隨後就到。」

那漢子欠身而退。

向陽春轉身笑道：「兄弟替兩位帶路，有僭了。」當先走了出去。

穿過正廳，走過一條迴廊，另有一座別廳，老遠就聽到那邊別廳之中，傳來陣陣朗笑之聲。

向陽春急步走到別廳之前，揚聲道：「莊主，馬大俠來看您了。」

廳中發出一聲朗笑道：「歡迎！歡迎……」

人影閃動，走出一位年約六十開外，禿首的紅面老人，向着馬鐵嘴與彭年壽高舉雙手，抱拳相請。

馬鐵嘴搶前一步，拱手道：「在下馬鐵嘴，想必尊駕就是何大俠了，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遠勝聞名，何大俠雄風照人，在下不勝敬佩之至。」

三湘大俠何其重呵呵笑道：「馬兄好說，老朽老了啊！這位就是彭老弟了，一齊請！」

進入別廳之內，廳內另有四位客人，他們都站起身來相迎。

三湘大俠何其重替他們與那四位客人，一一介紹相見，原來那四位客人，也都是江湖上知名之士。

那四位客人的姓名是：鐵膽迎面趙不鳴，三絕劍胡天南，武林豹子花蓬春和洞庭之蛟石英傑。

那四人之中，洞庭之蛟石英傑年紀最輕，看來只有四十多歲了，另外那三人，都是六十過外的人了。

一陣客氣寒喧之後，賓主落座，向陽春也留在廳中坐了下來。

三湘大俠何其重朗目閃動，落在馬鐵嘴面上，朗朗笑道：「馬大俠名重西南，今日能得一見，何某人甚感榮幸，但不知馬大俠有何賜教。」

馬鐵嘴微微一欠身道：「常言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在下實有一事，向老莊主請教。」

三湘大俠何其重笑道：「太客氣了，請說。」

馬鐵嘴道：「請問老莊主可知道一位名叫張錦堂的年輕人？」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皺雙眉，自言自語地唸道：「張錦堂……張錦堂……陽春，你聽說過這位年輕人沒有？」

看他一臉漠然之色，好像根本不知道張錦堂的名字，彭年壽立時生起了一種不以為然的反應，暗自忖道：「不錯，那現在的張錦堂是假的，就事論事，但至少有一個眞的張錦堂，看他這副神態，好像從來沒有聽過張錦堂的名字似的，這裏面就大有文章了。要不是眞的不知道，就是裝聾做啞了，哼！他能送珠子給我們，又怎會眞的不知道，分明在……」

耳中只聽向陽春也是一搖頭道：「陽春也從未聽說過張錦堂其人，不知馬大俠因何問起此人？」

馬鐵嘴一搖頭，道：「沒有什麼……」

話聲停了一停，接着又補充道：「兄弟道聽途說，好像那年輕人，在江湖上揚言，要來找何大俠算什麼帳，何大俠既然不認識那年輕人，一定是那年輕人想成名想瘋了，所以找上何大俠，藉以揚名。」

三湘大俠何其重哈哈一笑，道：「這樣太看重兄弟我了。」

忽然，那坐在一旁的洞庭之蛟石英傑面色一沉，道：「老前輩，常言道『無風不起浪』，這件事情，可能不是表面上看去那樣簡單。」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怔，道：「老弟，有何看法？」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不瞞老前輩說，晚輩到府上來，本來是有一件事欲向老前輩報告。」

三湘大俠道：「什麼事？」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晚輩得到一個消息，有某一批人對老前輩甚是不滿，派了兩位刺客，欲對老前輩有所不利，老前輩尚須小心點才是。」

話中有話，而且，還特別打量了馬鐵嘴與彭年壽一眼。

馬鐵嘴到底年紀較大，只冷靜的笑了一笑，而彭年壽就有點不同了，只覺耳根發熱，侷促不安起來。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兄弟，你太過慮了，有誰會行刺我這糟老頭子。」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晚輩絕非無的放矢。」目光一閃，又射在彭年壽與馬鐵嘴臉上。

馬鐵嘴呵呵大笑，道：「看來在下與彭小弟來得甚不是時候，就此告辭了。」，站起身來，三湘大俠何其重抱拳一禮。

當他雙拳一抱之際，只聽一聲暴喝道：「惡賊！敢來！」一枚鐵膽，夾着一股厲嘯勁力，便向馬鐵嘴抱拳之手射到。

馬鐵嘴雙手一縮，退了一步，愕然道：「趙大俠，你這是什麼意思？」

鐵膽迎面趙不鳴冷笑一聲道：「為什麼？你該比誰都明白……」

馬鐵嘴臉色一變道：「什麼？你把老夫當成刺客？」

三絕劍胡天南冷笑一聲，接口道：「你難道不是，剛才要不是趙大俠手快，只怕你已經得手了。」說着走到三湘大俠身前，伸手從三湘大俠何其重衣袖上拔出一枚藍光閃閃的牛毛細針，向大家眼前一照。

彭年壽看得心中一陣納悶，叫了一聲，道：「馬老哥……」

馬鐵嘴一笑道：「障眼手法，不值識者一笑。」

三絕劍胡天南道：「你怎樣說都可以，最簡明的驗証就是事實，你舉起雙手，讓我們搜一搜。」

馬鐵嘴臉色變得又紅又紫，脖子突然狀大了起來，氣得跳了起來，打了一個哈

哈道：「這就是滾石山莊待客之道麼？搜身！這是江湖上什麼時候興起來的規矩，馬某人孤陋寡聞，倒有請各位指教一二。」

搜身，這是最令人不能忍受的侮辱行爲，非到萬不得已之時，一般人絕不採取這種行動，馬鐵嘴聞言之下，自然要大怒特怒了。

他怒氣沖霄，大叫大嚷的時候，却不住的向向陽春使眼色，因爲，現在該是向陽春出來打圓場的時候了。

詎料，向陽春不但不理會馬鐵嘴的眼色，而且還冷着一張臉，望着他們只管冷笑。

彭年壽立時感覺到時勢不對頭，暗中傳聲問馬鐵嘴道：「馬老頭，你經不經得起考驗？」

馬鐵嘴暗暗傳音回答：「我們爲什麼來的，你怎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你難道還看不出來，這明明是他們有意設好的陷阱。」

彭年壽冷笑了一聲，喝道：「住手！」

他這一聲喝聲，是注足眞元內力發出來的，聲音不十分大，却威猛絕倫，震人心弦。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彭年壽這微一顯露神功，大家一怔之下，所有的注意力一齊集向彭年壽，心裏無不悚然一驚。

彭年壽立起身形，劍眉一軒，道：「各位可眞的要搜？」

三絕劍胡天南昂然道：「當然要搜。」

彭年壽一點頭道：「好，讓你們搜，不過你們先得有句話……」

驀地，馬鐵嘴傳音打岔道：「兄弟，不能讓他們搜呀！別忘了我們身上帶有那些珠子呀！」

彭年壽神情一怔，話聲也頓住了。

三絕劍胡天南道：「你要什麼話？」

彭年壽道：「强賓不壓主，看你們的。」

三絕劍胡天南道：「好，話是我胡某人說出來的，一切後果由我胡某人承擔，要是在你們身上搜不出什麼，我胡某人任憑你們處置，要眼挖眼，要命給命，悉聽尊便。」

彭年壽星目閃動，笑了一笑，道：「胡大俠，你倒說得很大方，也很夠朋友，一人做事一人當，是與不是都與別人無關，可是你却忘了攷慮一件大事。」

三絕劍胡天南一怔，道：「什麼大事？」

彭年壽道：「胡大俠想過沒有，就憑你胡大俠這個人，能叫我們甘願受辱麼？」

三絕劍胡天南明白了，對方說了半天話，把大家都扣住了，同時，更有看不起自己的意味。

三絕劍胡天南久走江湖，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就束手無策的人，對方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法，把責任扣到大家頭上，自己又何嘗不可以「避重就輕」一肩承擔下來，此念一出，當下面色一沉，喝道：「無禮的小後生，你道老夫的三絕劍拏不下你們二人？」

彭年壽笑了一笑，道：「嚇嚇三歲兒童倒還可以。」

三絕劍胡天南道：「老夫就先教訓你，然後，再搜查馬鐵嘴。」

彭年壽道：「但願你能說得到做得到。」

三絕劍胡天南道：「走，我們到外面去。」

就在花廳外面有一片青草地，三絕劍胡天南向青地中央一站，他那虎虎的氣勢，立時沉靜了下來，雙手微合，目光稍稍下視，形同潛龍伏虎。

彭年壽暗暗一點頭，忖道：「三絕劍果然名不虛傳，已經深得劍道中三昧了，我倒不可過份輕視於他。」隨身落於青草場中，站在三絕劍對面。

三絕劍胡天南緩緩睜開目光，朗聲道：「少俠用什麼兵器？」

彭年壽微微沉思，道：「劍。」他空着雙手，並無寶劍在手，話聲出口之下，只聽有人接口道：「劍來了，接住。」一道劍光斜裏飛來，投向彭年壽。

彭年壽挽手接住來劍，順了一順，劍式一收，道：「請！」三絕劍胡天南道：「讓你先下手。」

彭年壽微微一笑，道：「好，在下却之不恭，有僭了。」舉手一劍，緩緩向三絕劍胡天南心口刺去。

三絕劍胡天南看他出手劍勢緩慢無力，全不放在心上，不料，念方一動之際，只覺一股無形劍氣，已逼身襲到。

三絕劍胡天南悚然一驚，左手疾拂，身了飄出了五六步。

彭年壽大喝一聲，如形隨形，劍勢運作之間幻化三朵劍花，分取三絕劍胡天南三處大穴。

三絕劍胡天南身形一退之下，手中長劍一順，同樣抖出三朵劍花，迎着彭年壽來劍一絞。

這是硬碰硬的打法，三絕劍胡天南成名多年，上來就上當，被逼得退了五六步，羞惱之下，立時還以顏色，想恃仗自己深厚的修爲，挽回一點顏面。

彭年壽微微一笑，洞察其用心的挫腕收劍，勢去輕靈，身形一閃，劍鋒又指向三絕劍胡天南右胯之處。

三絕劍胡天南哈哈一笑，道：「少年人，怪不得你敢如此目中無人，原來，你對劍道也頗有心得，好！好！好！待老夫好好領教你幾招絕學。」身形一轉，讓開三絕劍胡天南一劍，「火樹銀花」點點劍光，一洒而去。

彭年壽舞起手中長劍，直迎而上，但見一片劍光，交織在一處飛舞起來。

三十招過後，彭年壽口中忽然發出一聲長嘯，劍式一長，招式漸漸凌厲起來。

三絕劍胡天南大叫一聲，道：「來得好，你也看看老夫的眞功夫。」

他話聲方出口，忽然使出一種緩悠悠的劍法，去對抗彭年壽的凌厲勁氣。

彭年壽的凌厲劍勢立時有如置身凌空飄渺之中，大有無須使力之感。

彭年壽年紀雖輕，但武學方面的知識極爲淵博，一眼就看出三絕劍胡天南這套劍法才是他仗以成名的眞功夫，別看他劍勢緩慢，飄忽無力，其實其中變化千萬，奇奧莫測，攻中有守，守中有攻，乃劍術

中的上乘功夫。

可是，彭年壽乃是半月老人唯一愛徒，十年苦學，不但盡得半月老人眞傳，加以他又天資聰慧過人，對半月老人的傳授，都有甚深造詣。

半月老人隱名遁世，其實他乃是近百年來武林中的一位天縱奇才，修養之深廣，在當代武林之中，鮮有出其右者，尤其對於劍術上的成就更非當代一般名家所能望其項背。試想，有這樣的名師，彭年壽那能不成爲名家之中的名家，高手中之高手。

彭年壽暗中甚是讚許三絕劍胡天南的劍上成就，因此也就有了相惜之念，當下也使出一種比三絕劍胡天南更緩慢飄忽的劍法和三絕劍胡天南又交了二十多招。

他們兩個人繞着圈子比劃，誰的劍也碰不到對方的劍，就像是兩個人在一地方各練各的劍，誰也沒有傷害對方的意圖。

其實，那驚險的程度比又喊又叫的揮劍廝殺，不知要危險多少萬倍，在這種情形之下，失手的成果，只有一個「死」字！

而且死得屍骨無存，實爲劍氣所絞碎。

站在四周掠陣的人體會得最眞切，因爲，有一股奇强無比的劍氣向他們逼過來，逼得他們非運功相抗不可，否則，他們只有向後退得遠遠的。

時間慢慢的過去，三絕劍胡天南的額上已經露出了黃豆般大的汗珠，然而彭年壽呢？却是依然神態自若，一點也不費力。

這種情形，看在當場的大行家眼睛裡，除了馬鐵嘴外，無不都替三絕劍胡天南抹了一把冷汗。

驀地，彭年壽的身形忽地直拔而起，一式「天馬行空」，人已倒飄了出去，落在石階之上。

可是，當他身形高拔之際，只聽「嘩啦！」一聲，彭年壽方向後面的一棵大樹，被三絕劍胡天南的劍氣一絞而斷，倒在一些花樹之上。

三絕劍胡天南身形不由自主的晃動了一陣，才喘息着定住自己的身形。

彭年壽隨手把長劍向地上一插，冷笑一聲，道：「對不起，我們要告辭了。」

憑他顯露的這手劍上功夫，莫說要去，他足有本錢提出其他條件。

三湘大俠何其重愕住了，除了一臉錯愕之外，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了。

彭年壽伸手懷中，取出那內盛明珠的盒子，向地上一摔道：「狗眼看人低，你們把彭某人看成了什麼人！哼！我們走。」身形一轉，便向外面走去。

那錦盒落地之後，卡簧被震得一彈而開，兩顆光芒四射的珠子，立時跌在地上，滾動不已。

三湘大俠何其重臉色一變，口中暴喝了一聲：「給老夫站住！」臉上紅得發紫，晃身擋住了彭年壽的去路。

彭年壽身形一收，望着三湘大俠何其重冷哼一聲，道：「大俠還要留住在下麼？」

三湘大俠何其重問非所答的道：「少俠，老夫要問你一句話。」

彭年壽冷冷地道：「什麼話？」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你這兩顆四極珠是那裡來的？還有兩顆是不是也在你身上？」

馬鐵嘴住口道：「另外兩顆在這裡！」噗的一聲，另一隻錦盒摔落地上，裡面滾出另外兩顆精光四射的珠子。

彭年壽不屑的一笑，道：「你自己心裡有數，總不成過眼不認帳了吧。」

三湘大俠何其重怔了一怔道：「此珠原是本莊重寶之一，三月之前不翼而飛，在座的各位好友，都知道此事，如今在少俠身上發現，老朽問一問有何不當。少俠話中藏話，是何意思？老夫實在不懂。」

彭年壽哈哈一笑道：「你是眞的不懂呢？還是假的不懂？」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老夫眞的不懂！」神情肅然，强調了他說話的語氣。

彭年壽自收到那珠子起，心裡對三湘大俠何其重的爲人就打了折扣，加上剛才的事發生之後，可就對三湘大俠何其重更不滿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在他眼裡眞成了一個「欺世盜名」的僞君子，實實在在的卑鄙小人。

彭年壽對三湘大俠何其重的觀感壞極了，他爲人雖然一向謙和，但最是厭惡虛假之人，一見虛假之人，他便忍不住生氣，這時聽了三湘大俠何其重的話，只道他又在要變着花樣搗鬼，當下冷笑一聲，指着總管向陽春，道：「你不懂，他懂！」

三湘大俠何其重目光一轉，話還沒問出口，總管向陽春已先自說道：「陽春也不懂。」

彭年壽哈哈大笑，道：「好一批虛僞小人，眞會做作，你這珠子給我們的時候，說了些什麼話，現在你就忘記了麼？」

＊　＊　＊

向陽春一怔道：「什麼？你說珠子是在下給你們的？」

彭年壽嗤笑了一聲，道：「你不認帳！」

向陽春眉頭一皺道：「請問何時？何地？」

彭年壽道：「你忘了？」

向陽春道：「我要事實。」

彭年壽道：「三天前，華容縣城外十里坡，你把這珠子親手給我們兩人，每人一盒，是也不是？」

向陽春神情一愕，接着神情悲忿的長嘯一聲，哈哈大笑道：「好！好！高明！高明！眞是設計得天衣無縫，我向陽春認栽了……」話聲說到後面，已啞然失聲。他雖然沒有哭了出來，但比哭了出來，還叫人聽了難過。

這是一個人悲憤到了極點，但又無可奈何的情形下發出來的哀嘶！

彭年壽心神一震，暗暗皺了一下眉頭。

就在這時，三湘大俠何其重輕喝了一聲，道：「陽春，什麼話都不要說了，我們送客！」雙拳一抱，向着彭年壽他們兩人，肅然一拱手。

三湘大俠何其重名重三湘，盛名之下，果然沒有虛士，這雙拳一抱，一聲送客，不但顯出了他的身份，同時也表露了他處事的冷靜和才華，江湖上不管你背後如

何陰狠毒辣，表面上總是禮義當先。

他這一聲「送客」，憑他的身份，可就把馬鐵嘴和彭年壽的嘴巴都堵住了，他們眞想動心機，也說不出口了。

馬鐵嘴怔了一怔，哈哈笑道：「何大俠，我們還是心照不宣吧，就此告辭了。」拉彭年壽，揚長而去。

向陽春望着彭年壽他們身形消失之後，長嘆一聲，道：「東主，陽春慚愧，無詞以對……」

三湘大俠何其重招一招手，道：「陽春，坐下來，冷靜一下。」

向陽春道：「陽春有什麼話可說哩？三天前，陽春確是離堡了一天……」

三湘大俠何其重接口道：「但你沒有到華容十里坡去。」

向陽春一楞道：「東主，您……」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有人無意中在乾溪塘看到你，所以，你不可能到十里坡去，你既然不可能到十里坡去，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不言可知了。」

向陽春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東主明察，陽春感激不盡，唉！不管怎樣說，陽春這次是栽到家了。」目光轉動，掃視了在座的各人一眼，搖了一搖頭，接着道：「在下因爲那天不在家中，又不便虛言搪塞，所以有口難言，倒使大家顏面無光，這都是在下之過，尙請六位多多包涵。」說着，抱起雙拳，作了一個四方揖。

洞庭之蛟石英傑搖手笑道：「向兄，你這就見外了，你的爲人，我們誰不知道，你當時不說話，我們就知道其中必有蹊蹺……」

話聲頓了一頓，微一吟哦，接着又道：「向兄，你之所以前往乾溪塘，可是中了人家什麼詭計？」洞庭之蛟石英傑年輕得志，獨霸洞庭，不但水中功夫超人一等，那心思的細密，從這句話裏，就不得不叫人從心底佩服。」

三湘大俠何其重點了一點頭，道：「石老弟說得是，陽春，你是否是上了人家的當？」

向陽春面色一紅，苦笑了一聲，道：「陽春慚愧，可不是上了人家的當，陽春得到一個密報，說盜取四極珠的人，藏身在乾溪塘，陽春因心中存疑，不敢驚動東主，獨自跑了一趟乾溪塘，結果一無所得，正要進一步查訪時，却想不到出了這檔的事，敢情，他們是計算好了的。」

三湘大俠何其重雙眉一皺，沉思了一陣，道：「想不通，想不通，他們到底所爲何事？……」

三絕劍胡天南道：「他們打了老哥你一枝消魂針，當然是行刺來的。」

三湘大俠何其重搖了一搖頭，道：「恐怕不是行刺……」

洞庭之蛟石英傑接了道：「晚輩也認爲他們的眞正目的不在行刺。」

鐵膽迎面趙不鳴道：「不錯，這不是行刺的場合，憑他馬鐵嘴也拉不下這個瞻來，行刺之說，値得推敲。」

三絕劍胡天南道：「那他爲什麼又打老哥你一枝消魂針呢？」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問題就在這裏，他如果眞要行刺的話，他應該得手了，因爲，老夫事先一點防備都沒有。」

三絕劍胡天南又道：「石老弟剛才不是說，他們是來行刺的麼？你老哥就這樣．點不放在心上？」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我不大相信。」接着又歉然的向洞庭之蛟石英傑笑了一笑。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說歸說，其實晚輩自己也不相信。」

三絕劍胡天南一笑道：「你們前言不對後語，眞把我弄糊塗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搖頭一嘆道：「老夫還不是一樣的糊塗，他們把那四極珠取去了，又這樣送了回來，這又爲了什麼呢？」

目光轉動，射在洞庭之蛟石英傑臉上，叫了一聲，道：「老弟，你說有人與老夫爲難，這消息是那裏得來的？」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晚輩有一位屬下，無意之間遇到一位垂危的老人，這消息是從那老人說出來的。那老人把話說完之後，當時就嚥了氣，因此，無法追查那老人的身份來歷。他心思週密，一口氣把三湘大俠何其重想知道的經過情形，都說出來了。

向陽春道：「就『四極珠』失竊一事看來，分明是有人來挑釁惹事，過去找不到一點線索，現在倒好，至少知道馬鐵嘴與彭年壽兩人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聽他們的口氣，還有一個張錦堂要來找老夫，不瞞各位說，老夫從來不識張錦堂其人。」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話是他們說的、是眞是假，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三絕劍胡天南道：「照你老弟這樣說來，那張錦堂是無中生有的人物了。」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這種可能不是沒有……」話聲頓了一頓，接着，轉向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前輩，英傑向您討一句話？」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笑，道：「老弟，你太客氣了，有什麼話請直說。」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請前輩把馬鐵嘴與那彭年壽兩人交給英傑應付，不知前輩意下如何？」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有你老弟伸手，老夫更是放心了。」

洞庭之蛟石英傑得到三湘大俠何其重的應允，當下起座一抱拳，道：「英傑告辭了！」

忽忽一禮，舉步便向外面走去，當他正要步出廳門時．眼前一花，只見一條身法其快的人影，直向他懷裏撞來……

洞庭之蛟石英傑肩頭一斜，欲待避讓時，已是不及，「唉喲！」一聲，來人好大的勁道，撞得洞庭之蛟身子一斜，劍眉雙挑，心頭已激起了一片怒意。

來人身形一歛，原來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大孩子，只見那大孩子向廳中一站，揚目叫道：「何爺爺，我那彭大哥呢？」

那孩子來得奇怪，說話的口氣，更是奇怪，洞庭之蛟石英傑不由得步子一收，回到廳中。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笑道：「小搗亂，原來是你，有話慢慢說，不要這樣猴急狗

跳的像個野小子。」

洞庭之蛟石英傑一聽三湘大俠何其重的語氣，便看出這孩子大有來頭，不由得接口道：「這位小兄弟是……」

三湘大俠何其重笑道：「這就是前回托你老弟注意的那趙佼。」

洞庭之蛟石英傑「啊！」了一聲，笑道：「原來是趙小弟，名門之後，怪不得功力這樣精傳。」

趙小弟露齒一笑：「你大哥也不差呀！」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在下石英傑……」

趙小弟道：「我知道，你就是洞庭之蛟……」話聲一轉，又轉向三湘大俠何其重問道：「何爺爺，我那位彭大哥呢？他在那裏？」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他走了。」

趙小弟身形一轉，道：「我要追他去！」拔腿就向外面跑。

三湘大俠何其重霜眉一皺，喝道：「站住！老夫有話問你。」

趙小弟身子是停下來了，但並沒有轉過身來，焦急地道：「何爺爺，有話等等再說，好不好，我要找彭大哥哩！」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不可以！」

趙小弟愁眉苦臉的轉過身子，道：「何爺爺，我有急事找他哩！您就讓我去吧！」

「小弟！請聽何老前輩的話吧！」忽然，一道清脆的話聲插了進來，大家一震，舉目望去，原來廳前，在他們不注意的時候，多出了一位俊秀書生。

向陽春晃身而起，迎住那俊秀書生，道：「朋友，你是……」

趙小弟接口道：「他是我潘……潘……潘大哥！」一連說了三個「潘」字，才把大哥二字接上來。

向陽春身形一退，道：「請！」

那俊秀書生笑一笑，輕步向前，抱掌一禮，道：「小生潘秀，見過各位老前輩。」

三湘大俠何其重肅容就坐，又給他介紹了廳中羣雄，接着問道：「潘少俠，你和小佼來得正好，老夫正想知道一些彭少俠的事情，有請指教一二。」

趙小弟搶着道：「何爺爺，我比潘大……哥，知道得更多，讓我來說吧！」

三湘大俠何其重搖了搖頭，笑道：「沒規矩。」

趙小弟毫不在乎地嘻嘻笑道：「不是沒規矩，這叫當仁不讓，何爺爺，你要不信，你就別問我好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笑道：「好！好！好！聽你的。」

趙小弟道：「你們人多勢衆，剛才彭大哥沒有吃虧吧？」

三湘大俠何其重笑道：「佼兒，你好像只躭心你的彭大哥，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趙小弟道：「何爺爺你不知道，他是上了人家的當，才來找你們，其實，他是一個最了不起的好人。」

大家聽得一怔，三絕劍胡天南首先發話道：「他是好人？剛才可凶極了哩！」

趙小弟接着道：「胡爺爺，你說話不公道……」

三湘大俠何其重喝道：「又沒規矩了。」

趙小弟一笑道：「彭大哥實在是個好人，誰……」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不錯，我看彭大俠也是一個好人，趙小弟，我們長話短說，你就直接了當的說吧。」

趙小弟望了洞庭之蛟石英傑一眼，點了一點頭，道：「我就簡簡單單的說吧，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批壞人，想欺騙『無名橋』去對付他們的仇家，事情被彭大哥識破了，那批壞人也不知打的什麼主意？用的什麼手段？把彭大哥騙得伏伏貼貼，所以他才找到這裏來。」

洞庭之蛟石英傑點頭一笑道：「這就是了……」

趙小弟道：「是什麼？」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彭少俠武功高强，如果能收爲己用，那是最好不過的幫手，他們現在一定是在想法子讓彭少俠成爲一個壞人，然後，就可以利用他了。」

趙小弟目光一亮，道：「石大叔，你說得一點不錯，潘大姐……啊……」忽然發現說溜了嘴，話聲一收，望向潘秀做了一個鬼臉。

潘秀不是別人，其實她就是一手陰陽潘奎元的女兒潘玉蓮，這時，她張起一張秀臉，羞澀澀的低下了頭。

三湘大俠何其重呵呵一笑，道：「原來是潘姑娘，請恕老朽等走眼失禮了。」

潘玉蓮輕輕的道：「失禮的是晚輩。」

趙小弟接着道：「潘大姐的看法和石太叔一樣，所以我們要趕快找到彭大哥，把實情告訴他。」

三湘大俠何其重目光轉向潘玉蓮，叫了一聲：「潘姑娘……」

潘玉蓮低頭，道：「事情確是趙小弟所說，彭少俠被人利用了而一無所覺。」

三湘大俠何其重心中一動，道：「他們莫非眞要對付老夫。」

潘玉蓮道：「據晚輩所知，他們眞正的目標，並不是老前輩。」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他們眞正的目標是誰？」

潘玉蓮道：「晚輩也不完全清楚，說不上來了。」

洞庭之蛟石英傑忽然接口道：「在下冒昧，請問姑娘一句話。」

潘玉蓮欠身道：「石大俠請勿客氣，有話請說。」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請問姑娘，姑娘這些消息是那裏得來的？」

潘玉蓮臉色微微一變，凄凄的道：「家父預留了一份遺書，是他老人告訴我的。」

洞庭之蛟石英傑怔了一下，吶吶地道：「令尊……莫非也是被害人之一？」

潘玉蓮苦笑一聲，道：「這個……」低頭思忖了一下，點了一點頭，道：「可以這樣說。」

洞庭之蛟石英傑欲言又止的嘆息了一聲，他很能體會別人的感受，心裏雖然有很多話想問，終於忍住不再多問。

趙小弟不耐煩的嚷道：「別的話留待將來再說，好不好，我們要去找彭大哥

了。」

洞庭之蛟石英傑一笑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彭少俠？」

趙小弟怔了一怔，道：「到後找就是。」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我有很多手下，叫他們分頭去找豈不更好，小弟，你就暫時在這裏等，一有消息，我就來通知你，那時由你們出面去和他們說話，你看，這樣好不好？」

趙小弟道：「這……」

潘玉蓮道：「小弟，石大俠說得是，他手下人多，容易找人，我們就在這裏等好了。」

趙小弟很聽潘大姐的話，勉强的一點頭，道：「那你就快去她。」

洞庭之蛟石英傑道：「是，我這就走了。」一抱拳，飛也似的閃身而去。

洞庭之蛟石英傑一走，趙小弟望了一眼座上正經而坐的老輩人物一眼，皺起眉頭，道：「何爺爺，你們大家談談，我們到內宅去看看老奶奶去。」

說着，身子一溜，拉着潘玉蓮就向內宅跑去。

三湘大俠何其重輕喝一聲，道：「且慢，我們還有很多話要問你們呢？」

趙小弟道：「有話待會再說好不好，我們還餓着肚子哩！」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笑，道：「陽春，吩咐下去，換上酒席來。」

趙小弟苦着眉頭道：「何爺爺，你就餓了我們吧！」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楞道：「餓了你們？」

趙小弟道：「和你們老年人在一起，我們吃不飽啦！」

三湘大俠何其重「哦！」了一聲，呵呵大笑道：「你老奶奶不算老年人麼？」

趙小弟也是一笑，道：「她和你們不一樣，而且裏面哥哥弟弟，姊姊妹妹多着啦！」

三湘大俠何其重笑着一揮手道：「去吧！」

趙小弟一轉身正要舉步，忽然，另有一聲音喝道：「不准進去！」

這聲喝聲還眞有效，趙小弟就像釘子釘在地上一樣僵住了。

潘玉蓮粉首一回，只見廳前出現了一位身穿紫色大袍的白髮老人，那老人一現身，廳中所有一人，霍的站了起來，尤其是三湘大俠何其重更是又驚又喜的咧着嘴大笑道：「老哥哥，您來了，也不叫人告訴一聲，小弟也該遠迎才是。」

那老人一笑道：「還不爲了這小東西，老夫要先知會你老弟，這小東西怕不又溜了。」

敢情，這位紫袍老人就是趙小弟的爺爺，當今神鞭趙大俠趙振綱，難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搗亂趙小弟不敢動一動了。

「過來！」神鞭趙振綱人還沒有落座，喝聲又出口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笑道：「老哥哥，這次小佼可辦了一件成名露臉的大事，你老哥哥要好好的獎獎他。」

趙小弟身子轉得可快，馬上接口道：「爺爺，小佼這次出來，可沒給你老何家丟臉。」

當然，這裏不是教孩子的地方，而且，神鞭趙振綱本來就特別喜歡趙小弟，能找到他，已經高興極了，那能眞的把他怎樣，當下面色一霽，道：「眞的麼？」

趙小弟道：「當然是眞的，要不信，你老人家可以問潘姊姊。」雙手一推，把潘玉蓮推到神鞭趙振綱面前。

潘玉蓮訕訕的萬福一禮，道：「晚輩潘玉蓮見過老前輩。」

神鞭趙振綱笑着道：「姑娘不要多禮，劣孫多承姑娘照顧，老朽還沒謝你哩。」

潘玉蓮雙眼一紅，道：「你老人家錯了，要是沒有小弟，晚輩早就屍骨無存了。」

神鞭趙振綱當然不便追問下去，只好「啊！啊！」二聲，道：「小孩子懂得什麼……」

趙小弟道：「爺爺，你就是看不起我。」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請坐！請坐！大家請坐。」

大家落坐之後，沉寂了片刻，趙小弟拉了一拉潘玉蓮道：「潘大姊，我們到裏面去吧。」他口裏叫着潘大姊，其實也是有意說給爺爺聽，想離開大家。

神鞭趙振綱比誰都知道趙小弟的毛病，接口道：「你近來做了些什麼事，說給爺爺聽聽。」

趙小弟在爺爺面前簡直無計可施，只有打起精神道：「先說那一件事，是彭大哥的事呢？還是潘姊姊的事？」

神鞭趙振綱道：「那一位彭大哥？」

三絕劍胡天南接口道：「彭年壽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功力之高，爲小弟平生所僅見，剛才在這裏鬧了一陣，才離去不久。」

話聲未了，神鞭趙振綱完全會錯了意思，冷笑一聲，喝道：「你……你……又亂交匪人。」

趙小弟急得大聲叫道：「爺爺，我沒有亂交匪人。」

三絕劍胡天南道：「趙老哥，你會錯了意，讓小弟把話說完，你就不會責怪令孫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便把剛才發生的事情敘述了一遍，然後道：「據令孫說，那彭年壽並不是什麼壞人，完全是受了人家的愚弄，找到這裏來的，令孫與他私交甚好，令孫也就是追他而來，目前，石老弟已經去找他們去了，一待找到那彭年壽之後，再由令孫出面，自然可以化干戈爲玉帛。」

神鞭趙振綱心裏可就笑開了，不過面上還是保持着適當的嚴肅道：「你怎麼知道他是受了別人的愚弄？」

趙小弟道：「這事，潘姊姊最清楚。」大家的目光轉到潘姊姊身上，神鞭趙振綱叫了一聲：「潘姑娘。」

潘玉蓮不待神鞭趙振綱相問，珠淚滾滾而下的悲聲道：「不瞞各位前輩說，家父原來和他們是一夥的，誰知道他們把家父也陷害了。只是爲了要愚弄彭少俠。」

在座的都是江湖上首屈一指的人物，所以沒有人接口問，因爲，誰都知道，大

家不必問，潘玉蓮一定會有更詳細的交待。

潘玉蓮嘆息一聲，把她所知道的說了出來，接着又道：「家父替他們做了不少的事，出了不少力，結果，半點好處也沒得到，却反而被他們害死了，晚輩原不知道的，但家父心裏有數，預先給晚輩留下一份遺囑，晚輩看了家父遺囑之後，才知道前因後果，於是，晚輩決心來找何老前輩，不料，路上又出了一些事情，要不是趙小弟相助，晚輩便再也不能見到各位前輩了。」

趙小弟接口道：「我和另外一位李大哥在路上遇見了潘姊姊，誰知那李大哥不是好人，暗中加害潘姊姊，於是我就把那李大哥打跑了。」

神鞭趙振綱「哼！」的一聲，道：「你還說你沒有亂交壞朋友，現在不打自招了吧。」

趙小弟嘻嘻的一笑道：「他起初，對我很好的，誰知道他不是好人啦。」

神鞭趙振綱道：「你那彭大哥是什麼出身來歷？」

趙小弟一搖頭，道：「這個……我沒問他。」

潘玉蓮接口道：「據說他是半月老人的傳人。」

神鞭趙振綱環顧左右，道：「半月老人？」意思當然是徵詢別人的意思，因為他跑了一輩子江湖，就從來沒聽說過半月老人其人。

這個問題，自然誰也答不出來，因為，誰也不知道半月老人究竟是何人。

三湘大俠何其重輕咳了一聲，話鋒一轉，叫了一聲，道：「潘姑娘，老夫還沒請教令尊在江湖上如何稱呼？」

潘玉蓮玉面羞紅地道：「他老人家……唉，不提也吧。」

神鞭趙振綱道：「姑娘，你錯了，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令尊雖然一時不慎誤入匪黨，最後終能明察是非，把他們的陰謀洩露出來，對整個武林來說，乃是救世恩人，姑娘應引以為榮才是。」薑是老的辣，他一眼就看出了潘玉蓮的心意，三兩句話就消除了她的自卑感。

潘玉蓮淚水盈盈的秀目之中閃爍着新生的光輝，興奮的羞澀併存地輕聲道：「他老人家在江湖上人稱一手陰陽的便是。」

一手陰陽的名聲不惡，大家聞言之下，不由都是一怔，鐵膽迎面趙不鳴更是大聲地道：「怎會是他？在下與他曾有過數面之緣，他為人豪邁過人，而且，一生淡泊名利，這倒令人想不到。」

潘玉蓮幽幽的道：「家父與晚輩相依為命，平日倒看不出他老人家有什麼異常之處，直到晚輩拜讀他老人家的遺書之後，才知道他老人家的生活不正常。

鐵膽迎面趙不鳴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潘玉蓮道：「他老人家遺書裡沒有交待，只說了『難言之隱』一個字。」

鐵膽迎面趙不鳴一嘆道：「他原本不是那種人，若有難言之隱，那就難怪了。」

神鞭趙振綱道：「這樣說來，你也不大知道他們的實情了。」

潘玉蓮道：「我們過的生活完全是安份守己的生活，平日只有數的幾個朋友來往，如果不發生這次事情，晚輩做夢也想不到他老人家心裡是多麼的苦，所以，其他的事，晚輩實在說不上來。」

三湘大俠嘆息一聲，道：「姑娘，眞難為你了，小佼，送你潘姊姊到內院去，要大家好好照顧她。」

小弟高興得合不上嘴，連聲道：「何爺爺，這個您就不用煩心了，小佼都知道……潘姊姊，我們去吧。」拉着潘玉蓮就走，連潘玉蓮表示謝意的機會都沒有。

驀地，神鞭趙振綱大喝一聲道：「站住。」

趙小弟身子一刹，苦着臉叫了一聲：「爺爺……」

神鞭趙振綱面色一正，道：「到裡面後不要淘氣，要像人樣子。」

趙小弟原捏一把冷汗，只道有什麼大的難題，當下一笑，道：「知道啦！爺爺！」話聲未了，人已逃之夭夭了。

離開了長輩們，趙小弟身形慢了下來，吁了一口氣，道：「和他們年紀大的人在一起，渾身都不舒服，現在總算可以吁一口氣了。」

潘玉蓮微微一笑，道：「後堂的老奶奶不是老年人麼？」

趙小弟笑道：「老奶奶和外面的大人不一樣，她最好說話，愛怎樣就可怎樣，而且，裡面玩伴可多嘿……春梅……」

眼前人影一閃，趙小弟快嘴叫住了那人影，那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丫頭，小丫頭震了一下，飄身回到趙小弟面前，高興得叫了起來，道：「小公子，來得好，老夫人正想念着你啦！」

趙小弟眼珠一轉，心思又變了，「啊！」的一聲，道：「春梅，你先帶潘姊姊去見老奶奶，我忘了一件事，還要到前面去一下。」

春梅領着潘玉蓮剛一轉身，趙小弟可就身子一晃，溜出了滾石山莊。他有他自己的主意，要他待在莊中等消息，簡直比要他和夫人在一起還難過。

＊　＊　＊

話說彭年壽一氣離開了滾石山莊，馬鐵嘴暗中不住的嘆息着那四顆「四極珠」，心裡捨不得，口裡却啞子吃黃蓮，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彭年壽一口氣跑了十餘里路，突然停了下來，長長的嘆息一聲道：「三湘大俠何其重其人，太令人失望了。」

馬鐵嘴道：「江湖上盡多盜名欺世之人，我們知道就好了，老弟也用不着為此生氣。」

彭年壽道：「我倒不是生氣，只是有點難過。」

馬鐵嘴縱聲長笑道：「他是自作自受，怨不得天，尤不得人……」

忽然話鋒一轉，道：「兄弟，你準備怎樣回報值年尊者？」

彭年壽道：「當然實情實報。」

馬鐵嘴道：「那也就是說，確定三湘大俠何其重不是好東西。」

彭年壽道：「可以這樣說，不過，那假張氏兄妹……」

馬鐵嘴不待彭年壽把話說完，便截口道：「兄弟，我們辦事的原則是對事不對人，論事不論人，張氏兄妹另有別人調查，兄弟不用耿耿於懷，現在，只要兄弟對三湘大俠何其重作一個定論，就了結我們的責任。」

彭年壽沉思了一陣，道：「觀一葉而知秋，三湘大俠何其重其人有問題。」

馬鐵嘴一點頭道：「好！這是值年尊者的第二道指令。」伸手懷中，取出一封密柬，交給彭年壽。

彭年壽一怔道：「尊者早就知道了結果？」

馬鐵嘴道：「不，尊者事先並不知道，他只是預先擬定了兩個方案，兩個完全不同的方案，一正一反……這就是另一個方案，照規定不能拆閱，我們應該撕毀它。」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封密柬來，雙手一合，內力猛吐，那封密柬頓時被震得粉碎，散落一地。

彭年壽撕開密柬，只有一句話「帶回三湘大俠何其重面詢」。

彭年壽雙眉一皺道：「這……」

馬鐵嘴道：「什麼指示？」

彭年壽道：「尊者要面詢何其重。」

馬鐵嘴道：「值年尊者慎重其事，有何不妥。」

彭年壽道：「尊者的處置慎重週詳，令人敬服不已，只是要帶何其重去，只怕非常困難。」

馬鐵嘴道：「兄弟是指那一方面的困難，你做不到嗎？」

彭年壽沉思了一陣道：「很難做到神不知鬼不覺，否則，就不理想了。」

馬鐵嘴笑了一笑道：「兄弟，你放心，值年尊者早有安排，你只要如此……如此……就沒有你的事了。」

彭年壽劍眉一緊，道：「這種手段不太光明吧。」

馬鐵嘴道：「兄弟，你這就不開通了，這樣做對大家都有好處，兄弟最後証實三湘大俠何其重無罪，他可以偷偷回來，神不知鬼不覺，對他也毫無損傷。」

仔細想來，馬鐵嘴的話相當有道理，本來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種手段，都有正反兩面的看法，利害得失的參差，只要目的純正，倒眞不可過於拘泥……」

彭年壽輕輕一嘆道：「好，那就這樣辦吧。」

馬鐵嘴呵呵一笑，道：「兄弟，咱們到一處地方休息去，你隨我來。」

彭年壽暗暗忖道：「『無名橋』果然名不虛傳，看來什麼事都有準備，什麼事都有計劃，怪不得從來不失手。」

彭年壽與馬鐵嘴居然在滾石山莊附近失去了踪跡。任你洞庭之蛟石英傑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可是，就再也找不到他們的影子。

洞庭之蛟石英傑沒辦法，趙小弟就更不用說了。

可是，趙小弟有趙小弟的辦法，他在四週轉了一圈，找了一顆大樹，靠着樹身，呼！呼！呼！的大睡起來。

「小弟……」趙小弟在睡夢裡一躍而起，不待睜開眼睛，就裂着嘴巴笑道：「彭大哥，我就知道你……」「你」什麼，他睜開眼睛之後，再也說不下去了。

因為站在他眼前的並不是他的彭大哥，而是李大哥。

趙小弟腦子靈活，可是不夠世故，好惡之間的對比，分明得像黑與白一樣。

不錯，這個李大哥曾經是他的好朋友，可是現在已經不是了，不是朋友就不是朋友，趙小弟可不會敷衍，當下臉色一變，沒好氣的道：「原來是你，去你的。」不屑與談的閉起眼睛，右手借着身子一動之際，暗中向懷一插。

李大哥李東陽輕輕一笑道：「小弟，別想暗中使詐，把你的右手抽出來，上一次當已經夠了，李大哥不會再上當了。」

上次，李大哥欺負潘玉蓮時，趙小弟就來過這一手，一筒「蠍尾閻羅針」打得他落荒而逃。

趙小弟雙眼一翻：「你不上當也來不及了。」右手一甩而去。

李東陽嘻嘻一笑，道：「你剛才睡得好香甜啊！」

「卡察！」趙小弟的暗器從手臂甩出來了，「蠍尾閻羅針」，正對着李東陽面孔，可是，虛响一聲，並沒有「蠍尾閻羅針」射出來。

趙小弟一怔，道：「你早做了手脚。」

李東陽一笑，道：「你明白了就好……」話聲中右手閃電般一揮而去，搶去了趙小弟手中的空針筒。

「這空針筒你就送給大哥吧。」

趙小弟彈腿而起，身子一弓，一式「黑虎偷心」直向李東陽胸口撞去，同時吐氣揚聲喝道：「這個也送給你。」

李東陽不避不讓，迎着趙小弟的拳頭，哈哈一笑，道：「小弟，你這拳頭勁道不夠了哩！」

拳頭落在李東陽胸頭，卜嚇！一聲，李東陽身子晃也不晃一下。

趙小弟一愕道：「你在我身上做了手脚！」

李東陽笑容一收，道：「乖乖的跟我去吧！」

趙小弟英雄氣慨的一揚頭，道：「去就去！看你又能吃了我不成。」

兩人走了一程，李東陽忽然輕輕的一笑道：「小弟，你還生氣不？大哥是和你開玩笑的。」說着，一掌拍在他背上，解了他被禁制的穴道。接着，又把「蠍尾閻羅針」還給了趙小弟。趙小弟納悶地道：「你……」

李東陽哈哈一笑，道：「我不是說過和你開玩笑的麼，就和上次的事情一樣，我只不過想試一試那潘玉蓮的用心，結果你却壞了我的大事，現在，你可知道我的為人了吧。」

趙小弟點頭「嗯！」了一聲，有點將信將疑。

李東陽輕輕地道：「你知不知道，那潘玉蓮不是好東西，她包藏禍心，在利用你。」

趙小弟眉頭一皺道：「不會吧！她的父親都被人家害死了。」

李東陽一笑道：「 就不盡不實了，她現在那來什麼父親，她的雙親早在十年以前就死了，她早就是孤兒了啦！」

趙小弟一楞道：「難道一手陰陽潘奎

元不是她父親？」

李東陽道：「那人不但不是她父親，而且也不是什麼一手陰陽潘奎元，一切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另有目的別有用心的。」

趙小弟猶豫着，低着頭不說話了。

李東陽道：「你不相信我的話？」

趙小弟猛然一抬頭道：「你這話可是眞話？」

李東陽道：「當然都是眞話。」

趙小弟道：「你敢和我回到滾石山莊去拆穿潘玉蓮的陰謀？」

李東陽一點頭，道：「當然可以。」

趙小弟身子一轉，道：「我們現在就走。」

李東陽道：「好。」

「該死的東西！」

「唉喲，」李東陽的身子，忽然向一旁倒了下去。

趙小弟身子已經轉了過去，耳有所聞，却是目無所見，身子一回，正好接住李東陽倒向地上的身子，急切問道：「李大哥，你怎樣了？」

李東陽道：「有人暗算我……我的腰……」話聲沒有說完，人已昏死過去。

趙小弟掀起李東陽衣衫，只見他腰部並排插三根藍光閃閃的毒針，他腰部的肌肉已是紫黑了一大片。

趙小弟身上可再沒有救彭年壽那種藥丸了，當下「啊！」了一聲，背起李東陽就跑。

回到滾石山莊已是二更時份了，李東陽已是出氣多進氣少了。

趙小弟一面跑，一面嚷道：「不好了，不好了，李大哥被人暗算了」

跑到後面諸老坐談的別廳，正好，他們都還沒有睡覺，趙小弟把李東陽向椅子上一放道：「爺爺，快救救李大哥。」

「什麼李大哥？」大家都站起來了。

趙小弟道：「救人要緊呀，來看看他的傷勢……在腰部……」

三湘大俠何其重掀起李東陽衣襟，驚叫一聲，道：「他中了三枚『天王鑽』……陽春，快去把『六一散』取一瓶來。」

三湘大俠何其重身爲主人，當然不能讓神鞭趙振剛動手，當下掌力一吐一收，將三枚『天王鑽』吸出來，接着指甲一劃，圈着傷部畫了一個圓圈，挖出一大塊皮肉。

向陽春遞過「六一散」，倒了半瓶「六一散」在傷部，給他灌服了半瓶，三湘大俠何其重才伸腰站了起來，道：「陽春，把他送到客房去，讓他好好的休息一下。」

向陽春帶走了李東陽。

三湘大俠何其重這才問趙小弟道：「小佼，這是怎麼一回事？」

趙小弟道：「他就是我的朋友李大哥。」

神鞭趙振綱冷「哼！」一聲，道：「是不是那個壞蛋李大哥。」

趙小弟道：「爺爺，他不是壞蛋，是佼兒錯怪他了。」

神鞭趙振綱一怔，道：「你錯怪了他？」

趙小弟道：「他認爲潘姊姊有問題，還要來拆穿姊姊的陰謀，就中了別人的暗算。」

三湘大俠何其重點了一點頭，道：「殺人滅口。」

趙小弟接口道：「不錯，這是殺人滅口，有人怕李大哥拆穿潘姊姊的陰謀，暗中阻止他來。」

神鞭趙振綱語氣一緩，道：「這樣說來，那潘姑娘就大有問題了。」

趙小弟道：「李大哥說，潘姊姊根本不是一手陰陽潘奎元的女兒，而那一手陰陽潘奎元也不是眞的一手陰陽潘奎元，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

鐵胆迎面趙不鳴點頭道：「兄弟最瞭解一手陰陽潘奎元的爲人，兄弟眞有點懷疑那潘姑娘的話？這樣說來倒不謀而合，那潘姑娘只怕眞有問題。」

神鞭趙振綱心意一轉道：「小佼，說說你從前誤會他的經過。」

趙小弟回憶了一下，道：「我們本來是一路同行的，有一晚上，孫兒一覺醒來，忽然不見了他，於是孫兒出去找他，看見他和潘姊姊扭在一團，於是，孫兒就幫潘姊姊把他打跑了。」

神鞭趙振綱道：「你不是他的朋友麼？爲什麼不幫他？反而幫助潘姑娘？」

趙小弟道：「當時孫兒把他當作採花淫賊，這種朋友孫兒才不要哩！」

神鞭趙振綱微微一笑，點頭道：「這件事，你當時並沒有做錯。」

趙小弟道：「誰知道他並不是調戲潘姊姊，他只是要查驗潘姊姊身上的標記，他說別的話都是口說無憑，只有她身上的標記，才是鐵的証據……」

話鋒一轉，接着道：「要不要孫兒去把潘姊姊叫出來，一驗她有沒有標記，就可以証明李大哥的話了。」

神鞭趙振綱目光轉向三湘大俠何其重道：「老弟，你看……。」

三湘大俠何其重沉思了一下，道：「暫時不必驚動她，我們倒要看看她能弄出什麼鬼來。」

當然，這是最高明的辦法，拆穿她的身份，至多快意一時，要進一步瞭解實情，那就困難了，現在不動聲色的把她監視起來，說不定將來還有更大的收獲。

神鞭趙振綱點頭一笑，道：「老弟看得遠，說得是！小佼，在你潘姊姊面前，只當沒有這回事，也不要告訴他，你李大哥來了，你懂不懂？」

趙小弟一笑，道：「爺爺，您放心，佼兒什麼都懂……」

向陽春走了前來，直趨三湘大俠何其重身前，欠身道：「東主，李大俠已經清醒過來了，他想請您去一下。」

趙小弟道：「好，我們一道去看看他去。」

神鞭趙振綱道：「你又不懂事了。」

趙小弟一楞，道：「爲什麼？……。」

三湘大俠何其重笑了一笑，道：「兄弟先去和他談一談，回頭再請各位指教。」

向陽春陪同三湘大俠何其重進了李東陽客房，退出房外，守在附近。

李東陽半坐半躺的靠在床頭，看見三湘大俠何其重走進來，便支撐着身子想起

來，三湘大俠何其重緊走一步，按住李東陽的肩頭，道：「老弟，不要客氣……」

話聲未落，他已是楞住了，再也不能向下說了，因爲他的腰眼穴，正碰在李東陽的一隻手指上，一股冷氣透肌而入，封住了他的眞元內力。

李東陽輕笑一聲，道：「何大俠，你做夢也想不到吧！」

三湘大俠何其重闖蕩江湖四五十年，什麼大風大浪沒有見過，這次被暗算，雖然大出意外，吃了一驚，外表却是冷靜得像山岳一樣，冷冷的一笑道：「你很有胆氣。」

李東陽笑了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請坐！請坐！我們好好的談一談如何？」

李東陽年紀不大，那身功力却出奇的深厚，剛才那出手一指，暗藏鎖脈手法，不但立時制住了三湘大俠何其重的身手，而且，還點傷了他一處經脈，使他無法運轉眞元內力，暗自沖解穴道。

三湘大俠何其重略一吸氣，便查出李東陽的陰毒手法，當下暗中皺了一下眉頭，在床頭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冷冷的道：「有何見教？」

李東陽的態度正和三湘大俠何其重完全相反，笑嘻嘻的道：「指教不敢，晚輩是和你老前輩商量。」忽然客氣了起來。

不，那不是客氣，那是自以爲勝利者的嘲笑。

三湘大俠何其重「哼！」了一聲，道：「你說吧！」

李東陽「咳！咳！咳！」輕咳了一陣，道：「老前輩，這……這……晚輩實在不好意思啓口。」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笑道：「你也知道不好意思，那就什麼話都不要說好了，咱們就忘了這件事，你老弟還是我滾石山莊的貴客。」

李東陽歎息一聲，道：「可是，晚輩身不由己，又不得不說……」

話聲微微一頓，生怕三湘大俠何其重說出難以回答的話似的，忙又接着，道：「所以，晚輩只好直說了……請老前輩收晚輩做乾兒子吧。」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笑，道：「這不委屈了你老弟麼？」

李東陽接着道：「晚輩名義上是你老前輩的乾兒子，實則，請你將滾石山莊交給晚輩管理，以後，你老前輩就可坐享清福，不再過問江湖上的事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點了點頭，道：「老夫年近古稀，小兒早逝，目前只有三個不成年的孫子，能有大俠你這樣一個乾兒子，那是求之不得，最好不過的事了……」

李東陽歡呼一聲，道：「你老前輩答應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沒有。我還有條件。」

李東陽道：「什麼條件？」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坦白的說出你的一切，從此洗心革面，做一個光明正大的人。」

李東陽一笑道：「老前輩，你倒反客爲主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老夫本來就是這裡的主人。」

李東陽開始體會到薑是老的辣，憑他，顯然玩不出什麼花樣來，當下語氣一變，道：「老前輩，別忘了，你現在已落在晚輩手中，晚輩只要輕輕一舉手，你就命喪黃泉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笑道：「你要是有殺人的胆量盡可下手。老夫絕不皺一下眉頭。」

李東陽面色一獰道：「你眞不怕死。」右手一抬，已經舉了起來。

三湘大俠何其重冷靜的道：「人沒有不怕死的，但還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情。」

李東陽雙眉一皺道：「什麼事？」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名譽和人格的喪失。」

李東陽掌勢一落，貼在三湘大俠何其重胸前，道：「在下掌力一吐，你就萬事皆休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雙目一閉，不言不語了。

李東陽心中憤怒，咬着牙齒格格作響，可是，那掌力就是吐不出來。

三湘大俠何其重睜開雙目，微微一笑，道：「你爲什麼不下手？」

李東陽道：「在下很爲你可惜。」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你該爲你自已可惜才是。」

李東陽忽然「啊！」了一聲，道：「在下忘記告訴老前輩一件大事了……老前輩你雖有視死如歸的豪氣，但，我想你絕不願連累你全莊大小的生死吧。」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此話怎講？」

李東陽陰森森的一笑道：「老實告訴你，你全莊大小的生死已掌握在潘姑娘的手中。」

三湘大俠何其重微微一怔，道：「潘姑娘？」

李東陽道：「虛虛實實，潘姑娘與在下原是一家人，她這時只怕在內宅已經得手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笑了一笑，並未顯得過份焦急。

李東陽暗暗一皺眉頭，忖道：「這人眞怪，好像是木頭一樣，個人的生死不放在心上，連家人的生死也不放在心上？」

李東陽心念轉動，頗有技窮的感覺，暗中一狠心，道：「在下只要發出一聲清嘯，你就後悔莫及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面色一正，道：「老弟，你這些鬼域伎倆，完全用錯了地方，需知老夫的爲人，平生只認定一個『心』字，只要心安理得，任你諸般手段，老夫也是一成不變。」

李東陽道：「你這樣連自己家人的生死都不顧，還能算是一個人？」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生辱不如死榮，長痛不如短痛，被你們控制的結果，再笨的人也想像得到，與其將來身敗名裂之後而死，倒不如現在死了既清白又光榮，同時，還可以給武林之中傳出一聲驚天動地的警號，你說是不是？」

李東陽冷笑了一聲道：「說的倒是很好聽。」

三湘大俠何其重哼聲道：「老夫的話說完了，你要發信號或向老夫下手，悉聽

尊便。」

李東陽道：「好，我先把信號發出去，殺死你的家人再說。」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請！」

李東陽一陣猶豫之後，忽然又道：「我還是先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眞的不怕死。」

三湘大俠何其重微微一笑，道：「請！」

寒光一閃，李東陽手裡多了一把匕首，匕首一送，便向三湘大俠何其重心口插去。

三湘大俠何其重雙目一閃，雙手用力把持在椅子上，準備保持死後正直的坐姿。

匕首直刺而入，穿過了他的胸前衣襟，鮮血一迸，裂肌而入。

可是，最後將達心臟之際，那把匕首又突然一帶，李東陽回手一掌，又收回了匕首。這時，他臉上佈滿了迷惘的錯愕之神色，不由自主的道：「你眞不怕死！」

三湘大俠何其重睜開雙目道：「老夫不是不怕死，只是看清了生死的輕重而已。」

李東陽道：「那你是不是接受在下的意見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多此一問。」

李東陽道：「我本可一加力殺了你，可是，我自己也定然逃不出滾石山莊。」

三湘大俠何其重接口道：「你這樣一死，太不值得了。」

李東陽道：「我看錯了你，沒想到你是這樣一個死板的人。」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老夫也看不出，你年紀既輕，人又聰明絕頂，為什麼不走正路，而做這種鋌而走險的事？」

李東陽道：「在下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奉了何人之命？」

李東陽道：「家師。」他這時心裡很亂，「家師」兩字出口之後，忽然發現自己不但說錯了話，而且也失去了立場，立時不再往下說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看出了李東陽心意，微微一嘆，忽然話鋒一轉，道：「少俠，你的任務只怕無法達成了，老夫謝你手下留情之德，不與你為仇，你要走，隨時都可以自由行動，恕老夫不奉陪了。」

說着，站起身來，便向房外走去。

李東陽原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但，此時此地他的腦子忽然失去了功效，大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覺。

他雙目發直，呆若木雞，直到三湘大俠何其重人已走到門口，才叫了一聲，道：「老前輩。」

三湘大俠何其重緩緩轉回身形，目光炯炯望着李東陽道：「少俠，還不死心？」

李東陽輕嘆一聲，道：「老前輩不是有話要問晚輩麼？」

三湘大俠何其重搖了一搖頭道：「老夫不願叫你為難，也不願鼓勵你背叛師門，不必多說了。」

李東陽在三湘大俠何其重面前，忽然發現三湘大俠何其重不再是三湘大俠何其重，而是一面人生的鏡子，面對着這面人生的鏡子，他好像看清了不少道理，一時之間，他臉上泛起了從未有過的羞愧，輕輕的道：「晚輩羞愧……潘姑娘是無辜的。」頭一低，不敢再正視三湘大俠何其重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暗暗一點頭，道：「人生的道路，是自己走出來的，少俠好自為之。」說着，大步出了客房。

向陽春迎上來，道：「東主可有吩咐？」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好好的照顧李少俠。」

話聲未了，李東陽也撞着走了出來，道：「多謝前輩明教！晚輩告辭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向向陽春一揮手道：「好好的相送李少俠出莊。」

三湘大俠何其重回到別廳，絕口不提李東陽的事，但他自己雖不提，却沒能逃過神鞭趙振綱的利眼，神鞭趙振綱驚咦一聲，道：「老弟，你的神色有點不對，怎樣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支支吾吾的道：「沒有什麼，各位請放心，小弟到內宅去看一看，就出來奉陪各位。」說着，雙拳一抱，別了大家。

到了內宅，先到自己房中，命丫環把老夫人請來，道：「老伴，我『太乙』『天椎』受了暗傷，快用『回春三陽手』幫我運氣行功。」

老夫人也不多問，坐在三湘大俠何其重對面，伸出雙手抵住三湘大俠何其重雙掌，內力一吐，『回春三陽手』展開妙用，眞元之力，緩緩透入三湘大俠何其重體內。

半個時辰過後，二老收功而起，老夫人這才發話問道：「老頭子，你中的可是『透骨穿心指』？這樣說來，胡老怪又找上門來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不是胡老怪本人，我想大約是他的傳人，可是，那孩子人性未失，我已經放他走了。」在老伴面前，當然是無話不談，接着把剛才的經過情形一一告訴了老夫人。

老夫人苦笑一聲，道：「你就是這樣又臭又硬，如果他眞豁開了，你就糟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如果眞糟了，也就只有認命了，我們大半輩子都活下去了，總不能最後保不住清譽。」

老夫人點了一點頭道：「說得也是，孫子們將來還要做人，我們不能叫他們蒙上一輩子的羞辱。」

三湘大俠何其重嘆息一聲，道：「山雨欲來風滿樓，種種跡象顯示，我們滾石山莊已經橫禍加身了。」

老夫人忽然『啊！』了一聲，道：「老頭，那潘姑娘可能不是你想像中那種人……」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是的，我忘記告訴你了，一切都是那李東陽胡說的，後來他自己替她洗清了。」

老夫人道：「我看她是個很純潔的孩子，所以，我很懷疑你傳進來的話，聽她說，那彭年壽也不是什麼壞人，你們找到他的行踪沒有？」

三湘大俠何其重搖頭道：「還沒有消

息。」

「不敢有勞兩位老前輩掛懷，晚輩一廂有禮了。」門窗未開，房中忽然多出了一位年輕人，而且向他們欠身行了一禮。

三湘大俠何其重原是經過不少大風大浪的人，但這時仍不免嚇得出了一身冷汗，神情一震，道：「彭少俠，是你。」

彭年壽微微一笑，道：「老前輩請放心，晚輩並無惡意，尤其剛才聽到兩位老前輩的談話，高風亮節，晚輩是衷心景仰，欽佩無比。」

三湘大俠何其重不好意思的道：「那裏！那裏！見笑大俠了。」

老夫人一笑接口道：「大俠請坐，有何賜教？」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笑道：「是，請坐！請坐！老夫驚愕之下，不知待客之道了。」

彭年壽謝了坐，接着又一欠身道：「晚輩此來，一來向老前輩致歉，並告驚擾之罪，再則，有事恭請老前輩相助一臂之力。」

三湘大俠何其重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道：「原來大俠並不糊塗，老夫這就放心了。」

彭年壽笑了一笑，道：「難得糊塗，但不知老前輩信不信得過晚輩？」

三湘大俠何其重微一沉吟道：「不滿大俠說，老夫胸中尙不能盡滌疑念。」

彭年壽伸手懷中，取出一件信物，托在掌中，道：「老前輩可識得此物？」

那只是一隻普普通通的玉石斑指，但看在三湘大俠何其重眼裏，臉上立時堆起高高的一層笑紋，道：「啊！敝師兄冷梅叟的斑玉指，他還好麼？」

彭年壽搖了一搖頭道：「他的近況不大好。」

三湘大俠何其重眉峯一皺，道：「他怎樣了？」

彭年壽道：「他失踪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笑道：「家師兄閑雲野鶴，遊戲風塵，他的失踪，乃是常事。」

彭年壽道：「他這次的失踪却不尋常，據晚輩暗中調查，他可能已經被人囚禁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震道：「他被何人所囚禁？囚禁在那裏？」

彭年壽道：「這就是晚輩來找老前輩商量的目的了。晚輩苦心孤詣，找到了那囚禁令師兄的地方，也見到了他們的首腦，而且，現在就是奉了他們首腦的命，來計算老前輩，老前輩能否將計就計，與晚輩冒險犯難一行？」

三湘大俠何其重毫不猶豫的道：「有何不可，是不是就是現在？」

彭年壽道：「不是現在，晚輩只是先來知會老前輩一聲，到時候老前輩心裏有數就是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笑道：「多謝大俠。」

彭年壽道：「晚輩告辭。」

三湘大俠何其重忽然想起一事，輕吁一聲，道：「大俠要不要見一見那潘姑娘？」

彭年壽搖了一搖頭，道：「除了兩位之外，最好不要讓任何人知道我的本意。」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據潘姑娘說，他們的眞正目標並不是我們滾石山莊，而是別有所圖。」

彭年壽道：「這一點，晚輩也有所警覺了，可是事難兼顧，那邊的事只有緩一步了，今晚三更時份，晚輩來接老前輩。」話聲一落，微風輕起，只見原本關閉的窗戶，一開一落，彭年壽已輕若彩雲，飄出窗外不見了。

彭年壽飛出窗外，躍出滾石山莊，一旁迎出的馬鐵嘴笑問道：「怎樣了？」

彭年壽點頭笑道：「高明！高明！何老頭深信不疑，三更時份，我們就可以帶人了。」

三更時份，三湘大俠何其重果然高高興興的任由彭年壽點了穴道帶出滾石山莊。

因爲事情是三湘大俠何其重自願的，除了何老夫人外，沒有人知道三湘大俠何其重是如何失踪的。

三湘大俠何其重被帶出滾石山莊之後，便被安置在洞庭之蛟石英傑手下的一艘快艇之上，快艇如飛，連夜駛出了石門境內，端的是人不知鬼不覺。

車車船船，一路上換了四五種交通工具，最後遠離三湘境地，這天，到了一手陰陽潘奎元的故居附近，也就是上次彭年壽改乘山轎去見值年尊者的地方。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路上，不但被點了穴道，而且還在他天靈蓋上使用了「迷魂藥餅」，簡直是一路上什麼都不知道。

還是老樣子的山轎，安置好三湘大俠何其重後，馬鐵嘴一拉彭年壽道：「好了，這趟差事是完滿達成了，我帶你去個地方，好好喝兩盅去吧。」

彭年壽一怔，道：「我們難道不去見值年尊者回報經過情形麼？」

馬鐵嘴一笑道：「不用了，我們的一舉一動，值年尊者都知道了，不必多此一舉。」

彭年壽心念轉動，沉思了半天，搖了一搖頭，道：「不，這件事我一定要有始有終，弄個水落石出，所以，非去面見值年尊者不可。」

馬鐵嘴雙手一攤道：「可是沒有值年尊者的命令，誰也不能自動去晋見他。」

彭年壽一笑，道：「我們不會請求麼？」

馬鐵嘴無可奈何地道：「那麼你就試一試吧。」

彭年壽寫了一封請求晋見書，用了印信，交給馬鐵嘴，馬鐵嘴交付運送三湘大俠何其重的負責人轉呈值年尊者。

送走三湘大俠何其重，馬鐵嘴領着彭年壽走進了一座大莊院，等候值年尊者的命諭。

莊主莫天宏是一個笑口常開的小胖子，年紀在五十開外，他對彭年壽非常恭敬，恭敬得令彭年壽渾身不舒服，只有想着法子把他支使出去，關起房門來和馬鐵嘴喝老酒。

彭年壽不知心裏有什麼事，喝酒談話都打不起精神，馬鐵嘴轉着眼珠，想着法子，道：「兄弟，這裏還有很多新奇的地

方哩！你要不要去走走？」

彭年壽神情落寞的搖了一搖頭，道：「不用了，我想到外面去散散步。」

馬鐵嘴站起身子道：「我陪你去。」

彭年壽忽然一笑道：「馬大哥，你倒成了我的影子了，你難道……」

馬鐵嘴連忙笑道：「兄弟，你想到那裏去了，你既然高興一個人走，老哥哥更懶得做你的影子啦！」

彭年壽沒有再說什麼，晃身獨自一個人走了。

信步之間，彭年壽不知不覺走到了一手陰陽潘奎元的故居，只見殘垣斷壁，整個的房子已經完全倒塌了，他繞着蔓草過膝的荒徑走了一週……

忽然，一道寒芒，從暗影中飛射而出，直襲彭年壽背心穴。

彭年壽聞風知警，身形微微一側，讓過那道來襲寒芒，冷喝一聲，道：「什麼人？」目光烱烱，精光如電，掃視一過之後，落在一叢雜草之後。

一挺身，那堆雜草後面，站起了一條人影。

目光所及，彭年壽驚咦一聲，道：「又是你！」

來人不是別人，正是像彭年壽一樣年輕的武林高手李東陽。

李東陽暗算過彭年壽一次，所以彭年壽詫異之下又有着不少迷惑。

李東陽冷眉冷目帶着一臉不屑之色，道：「是我又怎樣？」

彭年壽雖然避過了李東陽的暗襲，但在他的行家眼裏已經看出李東陽那出手一擊的勁道和功力火候，只怕很少人能毫髮無傷。

李東陽長像不錯，很能給人好感，彭年壽因此對他不免起了相惜之感，那種相惜之感一生，說來也奇怪，居然發不出火氣來，反而笑了一笑，道：「朋友，你我素不相識，遠日無仇，近日無寃，你爲什麼三番四次的暗算我？」

李東陽道：「因爲你該死。」

彭年壽道：「總有該死的理由吧。」

李東陽道：「當然有。」

彭年壽道：「請道其詳。」

李東陽道：「反正今天我們是不死不休，你就豎起耳朵仔細聽吧：第一次要你的命，那是奉命行事，這次要你的命是因爲你比我更卑鄙，更可惡，所以容你不得。」

彭年壽一笑，道：「朋友，一個人能承認自己是卑鄙可惡的人，這倒是在下平生所僅見僅聞之事，因此，也可見足下是一位非常的奇人，只是足下指稱在下比你更卑鄙更可惡一事，在下不願接受，希望你朋友能指出事實來。」

李東陽嗤笑一聲，道：「你道我是空口說白話麼，我問你，你是怎樣把三湘大俠何前輩弄到手的？」

彭年壽暗暗一皺眉，有口難言的道了一聲：「這……」

李東陽冷笑一聲，道：「不要這個那個了，這裏只有你我兩個人，你如能殺得死我，你說了等於沒說，你如果被我殺死了，你已萬事皆休，還有什麼可怕的。」

彭年壽打量了李東陽半天，一點頭道：「好，咱們兩個人都坦白一下，我要先聽你的。」

李東陽顯然心裏早已打定了主意，當下一點頭，道：「有何不可，老實告訴你，本人在會中名列十三太保，和你一樣領用的是金牌。」

彭年壽道：「你既然知道在下也是金牌使者，彼此都是同氣相連之人，照說再不應該成仇火併，足下此舉，大越常情了，請明白見教。」

李東陽道：「千言萬語一句話，你不該用卑鄙的手段加害三湘大俠何老前輩。」

彭年壽目生疑訝之色，望着李東陽，道：「奇怪，你爲什麼向着外人說話，你難道不知道這是上命？」

李東陽道：「因爲我敬佩他，所以我要找你算帳。」

彭年壽哈哈一笑道：「你原來是一個吃裏扒外的叛徒，那就難怪了，不錯，我是用卑鄙的手段把他弄到的，你要算帳就來吧。」

李東陽咬牙切齒地道：「你該死！」手中刀光暴起，和着身形，便直撲而上。

李東陽功力奇高，這一捨命相拚，威勢之猛，無與倫比，彭年壽暗中一皺眉，晃身急旋，連讓三招，這才撥出手來，伸手折了一根樹枝，抖手震落樹葉，進招反擊。

他們兩個人出手都快，攻拒之間，無一不是驚險絕倫凶猛異常的手法，李東陽奮不顧身，眞是下定了決心，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可是，彭年壽的手法雖然不若李東陽凶狠凌厲，但卻能把李東陽的攻勢化解得恰到好處。

交手二十多招下來，彼此都知遇上了平生有數勁敵。

李東陽恨極了彭年壽，一聲長嘯之後，刀勢一變，左手扣指連彈，配合着刀法，不斷的發出耗費眞元內力的「透骨穿心指」，刀風指勁，交織成一片死網，緊緊的包圍着彭年壽。

彭年壽力戰之下，更是欣賞李東陽的武功成就，當下心念一動，暗自忖道：「此人武功不弱，看他情切拚命搏鬥的情形，顯然對三湘大俠何其重有着極爲深厚的感情，他在這種環境之下，居然能保有這份純眞的感情，足見此人乃是血性之中，是一個值得相交引爲助力的人。

心念飛馳之下，手中代劍樹枝一緩，故意讓李東陽的緬鐵軟刀一揮落在樹枝之上。

彭年壽代劍樹枝之上，早經彭年壽注足了眞元內勁，李東陽的緬鐵快刀，雖然一刀落在樹枝之上，卻未能將那樹枝砍斷，只因那樹枝注足彭年壽眞元內力之後，已是化虛爲有，變木爲鋼，何異一根精鋼鐵棒。

彭年壽陡然內力猛吐，一股暗勁，由樹枝之上直向李東陽緬刀傳送。

這是借物傳力，以急尅敵的傷敵手法，非有極精深的內功，決難辦到。

李東陽心頭一震，暗笑一聲，毫不示弱的發動反擊。

兩股借力攻敵的暗勁一觸，彭年壽突感心頭一震之下，換了一口氣，但李東陽

却被彭年壽一震之力震得馬步不穩，全身搖顫，蹬！蹬！蹬！向後退了三步。

李東陽顯然已經豁出去了，人雖被震後退，心中那口拚命的凶性却絲毫未減，口中冷哼一聲，刀光一閃，又撲身而回。

彭年壽暗中一皺眉頭，手中代劍樹枝，使出一招「火樹銀花」，千枝萬影，盡落在李東陽刀身之上。

李東陽內力不敵，逞凶反擊，其實本身已經受了內傷，再經彭年壽吐勁相逼，李東陽便覺心氣一震而散，立時心驚手軟，嗆！的一聲，手中緬鐵軟刀脫手飛了出去。

彭年壽代劍樹枝一砍，其快無比的落在李東陽「心坎穴」上。

李東陽雙目一閉，只有認命了。可是耳中只聽彭年壽音節鏘然地道：「在下還可以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在下不是喪心病狂之人，此舉目的乃是藉機進身，伺機除惡……現在你什麼都知道了，你可以安心的就死了。」樹枝微微一頓，向前進去。

突然，李東陽雙目一睁，叫道：「彭大俠，請手下留情，在下有下情奉陳。」

彭年壽冷笑一聲，道：「你怕死了。」

李東陽道：「我不是怕死，而是現在不願死了。」

彭年壽怒聲道：「利口轉舌，反覆無常之徒。」

李東陽急口道：「大俠，請容我說一句話好不好。」

彭年壽猶豫了一下，劍勢一收，道：「你要妄動心機，那就莫怪我出手毒辣了。」

李東陽吁了一口氣，道：「在下長話短說，但憑大俠審斷。」

彭年壽冷冷的點了一點頭。

李東陽長嘆一聲，道：「不錯，在下是一個壞得不能再壞的壞人，滿手血腥，不知道種下了多少殺孽，同時，我也暗算過三湘大俠何老前輩，並且已經得了手，最後，三湘大俠何老前輩感動了我，也啓示了我，於是，我決心要改過自新，重新做人，你就是我過去心目中第一個要除去的惡人。」

彭年壽道：「現在呢？」

李東陽道：「願效犬馬之勞，捨身相助。」

彭年壽道：「你爲惡害人無數，難道三湘大俠三言兩語就能把你的良知喚回來？這倒是奇蹟了。」

李東陽道：「點破不在言多，言多未必中的，在下無以解說，總之，我最是敬服三湘大俠就是，信也在你，不信也在你，你看着辦吧。」

話聲說罷，雙目一閉，臉上泛起一股凜然之色，視死如歸的令人不敢仰視，肅然起敬。

他就像脫胎換骨似的完全變了另一個人，使人對他產生了無比的信心，彭年壽暗點一點頭，同時心頭也是一舒，因爲，李東陽實在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好幫手。

彭年壽正待向李東陽說幾句慰勉的話時，耳際忽然聽到一陣衣袂飄風之聲，疾掠而來。

當下，心意一變，輕輕的道了一聲：「有人來了。」

接着哈哈一聲大笑，道：「姓李的，你就只有這點玩意兒了麼？」身形一晃而退，眉軒眼動，使了一個眼色。

李東陽當下心神領會的大聲道：「不見得……」

話聲未了，只聽來人老遠地叫道：「打不得！打不得！大家都是自己人，千萬打不得……」人到聲到，原來是馬鐵嘴。

李東陽「哼！」了一聲，道：「馬鐵嘴，你不覺得來慢了一步麼？」

馬鐵嘴目光閃動，在他們身上來回掃視了一陣，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兩位誰也沒有傷害誰，這就好了，兩位大概還不認識吧！待兄弟爲兩位……」

「介紹」兩位還沒說出口，李東陽冷笑一聲，道：「不必。」身形倏起，兩三個起落，便氣冲冲的走了。

馬鐵嘴眉頭一皺，道：「兄弟，你爲什麼惹他？這小子他記恨之心最重？你以後可要小心了。」

彭年壽無可奈何的搖了一搖頭，苦笑道：「他要記仇，就讓他記罷。」

馬鐵嘴道：「你們是怎樣打起來的？」

彭年壽搖頭一嘆道：「不提也吧。」

馬鐵嘴凝思了一陣，道：「慢慢來，改天我找個機會，請你們二人喝一杯酒，把這誤會化解了吧。」

彭年壽劍眉一軒，凝視着馬鐵嘴道：「有這個必要麼？」

馬鐵嘴道：「你不知道，此人來頭不小，對您將來的前途大有影响。」

彭年壽笑了一笑，道：「小弟不在乎這個。」

馬鐵嘴道：「可是我有責任，同時這也不是値年尊者所願聞的。」

彭年壽一笑道：「這件事暫且不談，你找來是不是有什麼事？」

馬鐵嘴道：「可不是，値年尊者有回示來了。」

彭年壽道：「准了沒有？」

馬鐵嘴道：「想不到値年尊者居然准了，兄弟，値年尊者對你可是特別寵愛，希望你能珍視値尊者對你這份知遇之情……」

彭年壽暗自笑了一聲，截口道：「小弟知道……」話鋒一轉道：「我們在什麼時候起程？」

馬鐵嘴道：「現在就去。」

彭年壽以爲這次可以自由自在步行上山了。誰知還是坐那四面不通氣的轎子，不過這次他已經有了準備，沒有被轎內暗器的迷藥迷倒。

不過他雖然沒有被迷倒，但是外面的路徒還是一無所知，因爲，那轎子是特製的，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情形，除非在轎上做手脚，可是，彭年壽顧慮很多，不敢在轎上做手脚，怕引起他們懷疑，結果反而因小失大。

彭年壽苦笑了一聲，率性在轎內運功調息起來。

到了目的地，彭年壽還是被安排在他住過的那座房子。

値年尊者沒有馬上召見他，這正中了他的心意，他就要有自己的時間，結果，天從人願了。

馬鐵嘴陪他渡過了半天，後來也藉口走了。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彭年壽巡視了一下，就待趁機出去的時候，李東陽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彭兄，有人監視你，千萬不要妄動。」

彭年壽只覺李東陽的話聲，飄飄蕩蕩像是無根的白雲，怔了一怔，道：「李兄麼？你在那裡？」

李東陽道：「小弟在你床底下。」

彭年壽一笑道：「請出來吧。」

李東陽道：「小弟雖然在你床下，但是沒有門出來，我們就這樣談吧，你要小弟做什麼事，但請吩咐。」

彭年壽道：「我想出去看一看，現在不行麼？」

李東陽道：「不行，這三天對你非常重要，隨時都有人監視你，稍一不愼，你就前功盡廢了。」

彭年壽道：「過了三天呢？」

李東陽道：「你就可以自由行動了。」

彭年壽道：「三天的時光不算短，可以發生很多事情，夜長夢多，對他們和我們都一樣，我們最好不要浪費時光。」

李東陽道：「彭兄，你說得是，快就是奇，出奇才能制勝，你等一等，小弟去找一件利器來，開一個洞讓你出去。」

彭年壽道：「如果床下可以開洞，那你就不用去了，我有辦法。」

李東陽道：「你移開床舖，你就可以看到兩個指頭大小的洞，那就是開洞的位置。」

彭年壽依言找到了那二個小洞，捲起袖口，原來他左臂上纏了一條黑色的帶子，只見他右手一帶，那帶子一彈而去，居然有三尺多長，內力一注之下，那帶子頓時挺得畢直。

那條帶子一經挺直之後，便有股冷氣來從那條帶子上激射而去。

敢情，那條帶子並不是普通帶子，而是一位前古異人採用海底萬載寒鐵金母，百煉精製而成的『柔腸劍』。

彭年壽用劍之先，招呼李東陽道：「李兄，你請讓開一步，我就要動手了。」

地下李東陽道：「地下三尺左右，有一塊三寸多厚的鋼板，那塊鋼板……」

彭年壽微微一笑道：「知道了，你請讓開就是。」話落劍起，繞着地上劃了一個見尺大小的圓圈，然後，用力輕輕向下一壓，地上就現出了一個圓洞。

只聽李東陽驚「咦！」一聲，道：「小弟上來了。」人影一冒，李東陽不但人上來了，而且手中還托着落下去的那塊鋼板，鋼板上的泥土一點未散落，就好像一塊糕餅似的。

李東陽放下那塊鋼板，輕輕的笑道：「這倒好，事後我們把它堵回去，眞是天衣無縫，神鬼不知了，彭兄，你是怎樣弄的？」這本來不該問的，但他忍不住心中好奇之念，忍不住還是問了出來。

彭年壽坦然道：「不瞞李兄你說，我身上有件武林奇劍……」

李東陽搖手道：「且慢，讓小弟來猜一猜好不好。」

彭年壽微微一笑道：「請！」

李東陽在彭年壽身上打量了一陣，道：「能有資格爲武林奇劍的軟劍只有三柄：第一是『柔腸劍』、第二是『金風劍』、第三劍『柳絲劍』。目前已經出現在江湖上的有『金風劍』及『柳絲劍』，彭兄你用的莫非是『柔腸劍』？

彭年壽喜佩的道：「高明！高明！正給你說對了。」

李東陽面色一正道：「彭兄，小弟有一個忠告，在這裡你最好不要使用『柔腸劍』，以免惹火燒身。」

彭年壽望了李東陽一眼，暗暗忖道：「看不出，他一念向善，就知道關懷別人了。」當下一點頭，道：「多謝關照。」

李東陽道：「彭兄，我們到那裡去？」

彭年壽道：「我們也去看看三湘大俠。」

李東陽道：「小弟正要告訴彭兄你，三湘大俠何老前輩在路上不知又中了誰的暗算，至今仍然昏迷不醒啦！」

彭年壽微微一笑，道：「這就是我要去看他的理由。」

李東陽「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彭兄你。」

彭年壽道：「只有讓他昏迷不醒，才最安全。我們這去見他有困難沒有？」

李東陽沉思了片刻道：「小弟有辦法了，我們去吧！」說着，當先回入暗道之內，彭年壽隨身而入。

李東陽暗中把彭年壽帶回自已獨住的寓所，替他換了一套衣服，戴上一張人皮面具，笑道：「彭兄，得委屈你當一次小弟的侍者了。」

彭年壽點頭道：「這樣好極了。」

李東陽道：「彭兄，你現在的姓名叫江濤，我們去吧。」

彭年壽心中一動，想起一事，道：「那眞的江濤呢？」

李東陽一震道：「小的在！」應聲進來一人，那人的樣子，可不就是彭年壽現在的樣子。

彭年壽閃身避過他的視綫，李東陽出手一指，只在江濤穴上，伸手一帶，把他們放在椅上中，笑道：「這樣就不會有第三個江濤出現在人前了。」

二人身形轉動，直向囚禁三湘大俠何其重的地方奔去。

他們這裡是一個隱密的地方，平時可以說是從來沒有外人來過，所以看守人的心理上，多半是外緊內鬆，何況，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直昏迷不醒，而李東陽又是炙手可熱的人物之一，李東陽一句話，就見到了三湘大俠何其重。

三湘大俠何其重半躺在一張木板床上，除了氣息微弱之外，看不出一點異狀。

彭年壽出手一指，點在三湘大俠何其重一處要穴上，三湘大俠何其重身上一陣顫動，慢慢的睜開了雙目，但當他目光一轉，看到李東陽與掩去本來的面目的彭年壽時，忽然輕輕嘆息了一聲，重又閉上雙目。

李東陽臉色微微一變，呈現失望之色。

彭年壽輕輕的叫了一聲，道：「老前輩，晚輩彭年壽經東陽兄之助……」

老英雄，經驗閱歷何等豐富，不待彭年壽把話說完，便已知道李東陽已經改頭

換面重新做人了，立時發現了剛才李東陽的態度，有失分寸，當下一笑，道：「李老弟，老夫闖蕩江湖半生，從來沒有見過你老弟這樣有善根的人，老夫眞是高興極了。」

李東陽心裡感到說不出的慰藉，訕訕的笑道：「那裡！那裡！還不都是老前輩彭大俠的開導提攜。」

三湘大俠何其重微微一笑，目光回到彭年壽身上，道：「彭老弟，現在我們已經身在虎穴了，請問你老弟有何計謀？」

彭年壽道：「這裡的情形，晚輩還不十分清楚，一時尚無定見，老前輩不會說晚輩孟浪吧。」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笑，道：「江湖閒事，波譎雲詭，原無一定的準則，老夫那有不知之理。」

同門相殘引起禍端

彭年壽道：「晚輩日來想到一事，心中未盡明白，有請老前輩指教。」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什麼事？」

彭年壽道：「關於令師兄冷梅老前輩的事。」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老弟有何新意？」

彭年壽道：「老前輩固然是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偉大犧牲精神，將計就計而來，但，晚輩總覺得老前輩其中別有原因，不知老前輩能否見示一二。」

三湘大俠何其重望着彭年壽微微一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老弟眞是了不起，老夫也不瞞你老弟了。」

彭年壽道：「晚輩洗耳恭聽。」

李東陽道：「兩位慢慢談，晚輩到外面去爲兩位把風。」說着，便要走了出去。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老弟不必去避，請留下來，大家參商。」

李東陽一生與奸詐之徒爲伍，平日相處，都是你欺我詐，那有這樣坦誠相待，毫不見外的，心裡又是一陣感慨，默默的回到三湘大俠何其重身旁。

三湘大俠何其重輕咳一聲，道：「說來慚愧，同時也很難令人相信，別看老夫在江湖上爲人排難解紛，其實，我們師兄弟之間，就沒有眞的相好過一天，向來只是面和心不和。」

眞是怪事，李東陽忍不住問道：「爲什麼？」

三湘大俠何其重一嘆道：「還不都是一念之私……」微微的頓了一頓，搖了一搖頭，接着道：「先師仙去之後，留下一種威力奇大的武功，他老人家沒有完全傳授給敝師兄，也沒有完全傳授給老夫，我們都只得一半，因此，誰都想到另外的一半，但又誰都不願先交出自己的一半，所以，弄得彼此面和心不和了。」

李東陽道：「你們爲什麼不相助交換呢？」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問題就出在先師的遺命上，只准一人習成那種神功，不准兩人都習。」

李東陽雙眉一皺道：「這又爲了什麼呢？」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這個老夫就不知道了。」

彭年壽道：「老前輩此來，可是準備玉成冷梅老前輩的心願？」

三湘大俠何其重點了一點頭，道：「老夫現在已想通了，不願再練那種神功了……」

彭年壽輕喝一聲，道：「有人來了。」話聲未了，一陣腳步聲傳來，來人居然又是馬鐵嘴。

不過，和馬鐵嘴一同來的還有那位彭年壽見過一面的黃袍白髮老人——人人尊之爲洪老哥的老人。

李東陽見了那黃袍白髮老人，暗中眉頭一皺，向彭年壽抖了抖手，退向一旁。

洪老哥目光一凝，落在李東陽身上，道：「李使者，你來這裡做什麼？」

李東陽陪着笑臉道：「小弟這次任務失敗，有點心不甘，情不願，特來向何大俠情商，如何再到滾石山莊去。」

洪老哥鼻子哼了一聲，目光轉到三湘大俠何其重身上，望了一眼道：「他的人不是好好的麼……」

李東陽接口道：「何大俠傷了一處奇經外穴，小弟剛才碰巧給他解開了。」

洪老奇目光一閃，掠過一道疑訝之色，道：「他傷了什麼穴？」

李東陽道：「三維奇穴。」李東陽當然不知道，那是彭年壽暗暗傳音告訴他的。」

洪老哥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只向馬鐵嘴一點頭道：「你可以把人帶去了。」

馬鐵嘴向前一步，抱了一抱拳，道：「何大俠，敝上有請大俠移駕一談。」

三湘大俠何其重隨着馬鐵嘴走了。

李東陽與彭年壽隨後走了出來，走不多遠，只覺微風起處，一條人影倏的出現在他們眼前，擋住了他們去路。

彭年壽與李東陽兩人定神望去，不由得心中都打上了一個問題，暗自心驚肉跳。

原來，來人又是那個號稱爲洪老哥的黃袍白髮老人。

洪老哥冷冷的說了一聲：「隨我來！」也不管他們的反應如何，轉身就去。

李東陽暗中傳音向彭年壽道：「彭兄，此人一身功力高深莫測，性情更是怪得出奇，咱們能忍則忍……」

彭年壽傳音回答道：「我也見過他一面，反正是禍躲不過，跟他去吧。」

二人隨在洪老哥身後，轉了三個彎，最後來到一座小茅屋前面，洪老哥身形一轉，把他們攔在茅屋外面，雙目精光暴射的落在彭年壽臉上，冷冷的道：「把你臉上的人皮面具取下來。」

此老確然厲害，根本不讓人家心裡上有任何準備，出手就是要置人於死地似的。

李東陽臉色一變，額上青筋直冒，手中捏了一把冷汗，右手暗暗一搖，摸在腰中緬鐵軟刀刀把之上。

在這等厲害脚色之前，任何規避遁詞都成了多餘的幼稚行爲，彭年壽一咬鋼牙，把震蕩的心湖冷靜了下來，慢慢伸手揭開臉上人皮面具，緩緩地道：「老前輩神目如電，晚輩佩服之至。」

洪老哥眼中發起一道奇光，道：「年輕人，你的膽子也太大了。」

彭年壽哈哈一笑道：「老前輩，你的膽子也不的少呀！居然敢獨自一人，面對我們二人。」

洪老哥也是呵呵一笑，道：「你們還想和老夫動手！」一臉輕蔑之色。

彭年壽道：「晚輩爲人行事，有所爲，有所不爲，但從來不知道『怕』字。」

洪老哥嗤笑一聲，轉向李東陽道：「李東陽，你也膽敢和老夫動手？」

李東陽全身微微一顫，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目光畏縮的一垂，口中吶吶的道：「晚輩……晚輩……」

洪老哥哈哈大笑了起來，道：「李東陽，你給老夫站過一邊去！」

忽然，李東陽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滿臉漲得通紅，雙目之中燃起了股無畏的火光，一搖頭道：「不，晚輩不願放棄向老前輩討敎的機會！」

洪老哥怔了一怔，笑道：「好小子，老夫倒把你看走眼了。你原來也有兩根硬骨頭，說！這姓彭的小子可是你那乾老子找來的？」

李東陽拋開了生死之念，忽然覺得對面那人人畏忌的洪老哥還不也是一個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當下一搖頭道：「他不知道我們的事。」

洪老哥大喝一聲，道：「你又是一個怕事的孽種了。」

李東陽插聲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誰怕事來着。」

洪老哥道：「你乾老子眞的不知道？」

李東陽道：「信不信由你。」

彭年壽接口道：「最清楚的是晚輩你老前輩問錯對象了。」

洪老哥道：「媽，你說吧！你混到這裡來，意欲何爲？」

彭年壽道：「淸除你們這批武林敗類。」

洪老哥怒叱一聲，道：「你說誰是武林敗類？」

彭年壽道：「當然是你們。」

洪老哥大喝一聲道：「胡說，你敢說『無名橋』是武林敗類。」

彭年壽冷笑一聲，道：「你們眞是『無名橋』麼？」

洪老哥目光一厲，望着李東陽道：「好小子，你向他胡說了些什麼？」

彭年壽一抖手阻住李東陽道：「不要亂怪人，是我自己看出來的。」

洪老哥道：「這樣說來，老夫縱有愛才之心，也容不得你小子了。」

彭年壽：「晚輩看你老前輩也是血性中人，不知你老前輩可願聽晚輩一言。」

洪老哥道：「憑你這句話，老夫給你一個痛快就是，你們兩個人出手吧。」

彭年壽退了一步，搖手道：「老前輩請候片刻動手如何？」

洪老哥「哼！」的一聲，道：「廢話不必多說了。」

彭年壽微微一笑，道：「這不是廢話，難道你老前輩不想和晚輩談一談嗎？」

洪老哥一怔，道：「你……胡說！」看他的態度，彭年壽一點沒有猜錯，因爲他的表現，也有着「此地無銀三百両」的意味。

彭年壽一笑道：「晚輩不是胡說，我有理由的。」

洪老哥道：「你有什麼理由？只要你說不出理由來，老夫可要把你銼骨揚灰。」越說越露骨了，只是一時改不過臉來。

彭年壽道：「第一，晚輩雖然只見過老前輩一面，但晚輩已覺察到老前輩與他們這一批人的氣質完全不同，根未不可能同氣相殘，而老前輩居然隱身此地，其中必有道理；第二，老前輩心中要沒有所圖，在發現晚輩身份之後，似乎沒有理由把晚輩帶來此地安置，而且，老前輩根本就不該帶來此地，老前輩，你說是麼？」

洪老哥臉上一點表情沒有地道：「說完了沒有？」

彭年壽眼睛一轉道：「說完了。」

洪老哥向李東陽一揮手道：「小子，你站開些，老夫要好好的收拾這心懷詭詐的是非人。」

李東陽臉無畏色的一搖頭，道：「晚輩已經不是從前的晚輩了，請你不要再對晚輩呼來喝去了。」

彭年壽微微一笑，道：「李兄，你請走過一旁去，洪老前輩只不過是要試一試小弟的修爲功力，看看小弟夠不夠份量向他攀交。」

洪老哥冷冷的道：「你這小子現在是非死不可了。」

彭年壽含笑，道：「那也不見得。」

洪老哥大步跨前一步，道：「用什麼兵刃？出手吧！」

彭年壽道：「晚輩自出道以來，從來未用兵刃與空手的人對敵過，老前輩空着手，晚輩不願破例。」

洪老哥冷「哼！」一聲，道：「好狂的小子。」

彭年壽拉開架式，道了一聲：「晚輩出手了。」話出手起，一式普普道道的「三羊開泰」晃肩而上。

洪老哥經驗豐富，眼力過人，可看出了彭年壽那招普普通通的「三羊開泰」並不普通，暗中一驚，道：「這小子能化腐朽爲神奇，果然有點門道。」單掌一立，也用一招普普通通的「力劈華山」相對。

兩人一搭上手，就換了十幾個式子，每一個式子，都是平凡普通的式子，但，他們兩人心裡都有數，生死一髮，其驚險的程度，不下於任何奇招險着。

這是武功的另一個境界，一種「反璞歸眞」的境界。

李東陽站在一旁，看得一臉茫然，眼中流露着說不盡的訝異和迷惑。

片刻時間，洪老哥與彭年壽已經交手了三十多招，彭年壽居然有攻有守，打得毫不遜色。

其實「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三十招實在是多餘，早就不該再打了。

只因，洪老哥成名數十年，向有武林十大高手之稱，如今居然勝不了彭年壽，難免有點不服氣，總想憑自己精傳了數十年的眞氣內力壓倒彭年壽，一念好勝，就停不下手來了。

彭年壽既是年輕人，當然也有一份好勝之心，不願給洪老哥這份面子，可是時

間一久，他忽然明白過來，他一經明白，當下暗中就笑了，找了一個機會，出手部位稍欠準頭，顯出久戰乏力的樣子，脚只蹬！蹬！蹬！退了三步，同時內力一放，搞出滿頭黃豆般大的汗珠，搖頭一皺眉道：「薑到底是老的辣，晚輩認敗。」

洪老哥得意地哈哈一笑，道：「不錯！不錯！像你這般年輕，能有這份功力，在武林中眞是少聞少見的了，老弟，屋內談吧。」

彭年壽對洪老哥一點沒有看錯，他果然是他想像中的那種人。

洪老哥在他的生活範圍之內，建立了一種自我的個性，他這茅屋周圍數十丈外，誰也不敢擅入雷池一步，他與彭年壽打了半天，別人根本就不知道。

茅屋內一張方桌，三條板櫈，一盞破碗做的茶油燈，燈光小得像黃豆。

三個人各據一方坐下之後，洪老哥目光盯在李東陽臉上，道：「老夫與彭老弟談的話很重要，你叫老夫很是不放心。」

李東陽道：「晚輩此心可誓天日，眞的洗心革面了。」

洪老哥道：「這一點老夫看得出來，萬一你被乾爹發現了，你怎樣辦？」

李東陽道：「老前輩你儘放心，大不了一死。」

洪老哥笑了一笑道：「只怕你想死而死不了。」

李東陽臉色變得蒼白，吶吶道：「這……這……」

洪老哥道：「為防萬一起見，老夫要點你一處要穴，這處穴道，不影响你的武功，也不影响你的心志，但却可以防止任何人用任何武力擊害你，當你覺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在只要暗中扣一下自己的『少商』穴，你就可以自己了結自己，而且沒有絲毫痛苦。」

李東陽吁聲一笑道：「好，請老前輩下手。」

洪老哥出手一指，點在李東陽一處奇經之上，李東陽一臉欣然之色，他倒眞的變了，全不把生死放在心上了。

洪老哥暗暗一點頭，道：「彭老弟，老夫問你，你身入虎穴而來，另外還有多少人接應你？」

彭年壽道：「除你、我、他三人與何前輩之外，再沒有其他人了。」

洪老哥一指自己的鼻子道：「你早就算上老夫了？」

彭年壽點頭道：「當晚輩第一次見到老前輩時，就算老前輩了。」

洪老哥道：「萬一你算錯呢？」

彭年壽道：「晚輩另有錦囊妙計，當然現在不必再說了。」

洪老哥了一皺眉頭，沒有追問彭年壽，話鋒一轉，道：「你除了知道這裡不是眞的『無名橋』之外，也知道些什麼？」

彭年壽道：「晚輩也懷疑這裡的值年尊者就是三湘大俠的大師兄冷梅叟。」

李東陽一愣之下，洪老哥已是點着頭，道：「你猜得一點不錯，他就是冷梅叟。……你憑什麼猜中他的？」

彭年壽道：「這是剛從三湘大俠何老前輩話中想到的，他要不要冷梅叟，怎會知道三湘大俠何老前輩師門之秘？」

洪老哥指着鼻子道：「你猜猜，老夫與冷梅叟又是什麼關係？」

彭年壽搖了搖頭，道：「這個晚輩就不知道了。」

洪老哥一字一頓地道：「老夫與他的關係比三湘大俠和他的關係更密切，我就是他的……唉！不說也吧！」話到口邊，突然長嘆了一口氣，不再說了。

彭年壽當然不好再追問，心中一動，想起一事，道：「有一事晚輩一時想不明白，你們為什麼要偽冒『無名橋』之名？」

洪老哥道：「這沒有什麼奇怪，因為他早年吃過『無名橋』的苦頭，所以他要想着法子報復。」

彭年壽「啊！」了一聲，道：「那偽兄妹之事，是一個陷阱了。」

洪老哥點頭道：「不錯，那是一個陷阱，一個一網打盡『無名橋』的陷阱。」

彭年壽一震道：「我們還來得及不？」

洪老哥道：「來不及了，不過，你也用不着過份躭心，『無名嬌』並不是完全不知道。」

彭年壽若有所悟的道：「老前輩，你……」

洪老哥微微一笑，不再多說什麼話了，有這一笑就夠了，他沒有放棄他做人的責任。

彭年壽劍眉一挑，道：「反過來說，現在也正是我們的好機會呀。」

洪老哥點了一點頭，道：「不錯，現在正是最好的時機，三星六絕大部份都出動了。」

彭年壽道：「打鐵趁熱，制敵先機，那麼我們現在就動手，不知老前輩以為如何？」

洪老哥眼中放出一股興奮的光芒，光芒一閃之下，忽然，迸出一點老淚，輕輕的一嘆，道：「好，我們現在就動手。」

彭年壽暗暗忖道：「看來這位洪老前輩與冷梅叟的關係，只怕非常不尋常，到時候我可不要使他為難才對。」他心中打定主意，開口問道：「如何動手，請老前輩指示。」

洪老哥道：「我們人手太少，有效的辦法，就是擒賊擒王，我們當然直指他的『三光樓』。」

李東陽一欠身道：「晚輩為兩位先行。」

洪老哥道：「不必，你們隨在老夫身後就是。」

洪老哥領着彭年壽與李東陽兩人剛走出他的住所範圍，眼前人影一閃，只見一位豹頭環目的虬髯老頭領着二個人，橫身迎住洪老哥，冷冷的道：「洪老哥，你帶他們到那裡去？」

暗中，李東陽已傳聲告訴了彭年壽，來人就是小弟乾父金輪聖手胡培基，是三星中人物。

洪老哥道：「去見尊者。」

這是一頂大帽子，金輪聖手胡培基微微一怔，冷面孔裡面，擠出一些笑紋，道：「洪老哥，兄弟對你老哥向來尊敬三分，但不知東陽什麼地方得罪了你老哥，不知你老哥能否給兄弟一個薄面，把他們交給兄弟，由兄弟自行處分。」

洪老哥冷然道：「不行，你知道他犯

的什麼罪?」

金輪聖手胡培基道:「什麼罪?」語氣頗為不悅。

洪老哥道:「吃裡扒外，竟圖不軌的叛逆大罪。」

金輪聖手胡培基楞了一楞，忽然放聲大笑，道:「洪老哥，你在和兄弟開玩笑，我們都是看着東陽長大的……」

洪老哥面色一正，道:「誰和你開玩笑，你可以親自問他。」

金輪聖手胡培基臉色一變，大步向李東陽面前走去……

洪老哥冷喝一聲，道:「你要幹什麼?」呼!放一掌，橫切而到，阻住了金輪聖手胡培基的去路。

金輪聖手胡培基氣得兩眼翻白，但，他終於忍了下去，道:「洪老哥，請不要誤會，兄弟只是要問他兩句話。」

洪老哥道:「他又不是聾子，你還怕他聽不到麼。」

金輪聖手胡培基訕訕的道:「老弟，兄弟只是想……」

洪老哥忽然語氣一轉道:「胡老弟，你該知道老夫為人，向來一是一，二是二……也罷!老夫讓你們兩個說二句體己話。」說着，搖手作勢，向李東陽虛空點了一點。

李東陽心領神會的故意吁了一口氣，裝做穴道甫解的樣子，閉目凝了一下神，然後，以傳音神功，細語道:「乾爹，這是一件很大的陰謀，有人存心要整治我們父子，坐實了孩兒很多罪証，你老人家最好早作打算。」

金輪聖手胡培基心神皆震地傳音道:「你到底有沒有叛逆之事?」

李東陽傳音道:「絕對沒有，完全是人家陷害的。」

金輪聖手胡培基傳音道:「沒有就好，不要怕，老夫一同和你去見尊者。」

彭年壽傳音叫道:「你老人家絕對去不得，這陰謀的計劃很週詳，仔細想來，人家真正想陷害的恐怕不是孩兒，你老人家不得不防……乾爹，你想想，這事情為什麼這個時候發生，當你老人家知交好友都出去了的時候，沒有人幫你老人家說話的時候，你老人家可不能大意啊!」

金輪聖手胡培基一愣，傳音道:「是不是這洪老鬼?」

李東陽傳音道:「他不是這種人，不可能是他。」

金輪聖手胡培基傳音道:「那會是什麼人呢?誰又敢招惹我們呢?」

李東陽傳音道:「常言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人家敢惹我們父子，自然有他敢惹我們父子的力量，你老人家可大意不得，萬一自投羅網，可就糟了。」

金輪聖手胡培基心裡開始嘀咕了，吞吞吐吐地傳音道:「這……這……我怎能讓你去受罪。」

李東陽傳音道:「孩子身受你老人家撫養教育之恩，無以為報，這點點小罪何足道哉，只是你老人家可不能自縛手腳，任人宰割啊!」

金輪聖手胡培基心神皆顫的點頭道:「是!是!你的話大有道理……」他一時大意，竟忘了使用傳音神功。

洪老哥大喝一聲，道:「是什麼?你們可不能給老夫找麻煩啊!」

金輪聖手胡培基連連道:「不敢!不敢!你老哥請先走一步，兄弟就到，向尊者面陳是非。」

洪老哥一揮手道:「小子，走!」帶着李東陽與彭年壽直向值年尊者所住的地方奔去。

值年尊者所住的地方，自成一區，禁衛森嚴，非經傳召，不得踏入一步。

可是，洪老哥似乎與眾不同，他領着李東陽與彭年壽直入禁區之內，如入無人之地，沒有一個人出面查問他們，直到他們走到門前時，才有兩個五十多歲的老人阻住他們道:「洪老哥，有什麼事?」

洪老哥道:「老夫有機密大事，要見尊者。」

其中有一位老者道:「尊者有命，暫時不見任何人。」

洪老哥現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搖了一搖頭，道:「老夫在外室候命好了。」身形一轉，跨步走入室內，接着兩手一攤，正好迎向隨在身後的那個老者。

那兩個老者做夢也想不到洪老哥暗算他們，他們空有一身過人的功夫，却連反抗的念頭都沒有轉過來，就被制住了穴道。

洪老哥轉喝一聲道:「換上他們的衣服。」

李東陽與彭年壽一人扶住一位老者，扶入室內，換上了他們的衣服。

彭年壽默運神功搜查了一下全室的動靜，深深為怪的輕咦了一聲，道:「怪了，三湘大俠何其重被帶來之後，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他好像沒有帶來此地?」

洪老哥道:「老弟，你不知道，值年尊者臥室後面，有一條密道，可以另外通到一處地方。」

彭年壽道:「我們現在可以進去麼?」

洪老哥道:「密室裡面，可以直通無阻，但是密室入口門戶堅固非常，一經裡面關上之後，簡直無法攻入。」

彭年壽對自己那把奇形利劍「柔陽劍」有着無比的信心，微微一笑，道:「我們先去看看吧。」

洪老哥道:「兩位隨老夫來。」立掌護胸，當先開路，穿過面會彭年壽到過的那座廳堂，直向裡面房間走去，進入裡面房間之後，推開一隻書架，後面有一條斜而下的暗道，石階盡頭是一間石室，室內空無一物，中央擺着一隻打坐用的蒲團。

彭年壽打量了全室一下，道:「不會就是這裡吧?」

洪老哥道:「普通人只知道到這裡為止，另外的暗道只有數的三幾個人知道……」說着，一面伸手向左邊平壁上推去。

詎料，他一推之下，那道石壁竟然緩緩的向一旁滑去，洪老哥喜形於色，歡呼一聲，道:「真是天助也，他們居然沒有扣死這石門。」

石門隨着洪老哥的話聲移開三尺多寬，外面看那扇石牆不太厚，最多不過五尺左右，可是石牆後面有一道石壁，厚達二丈以上，也是開着三尺多寬一條縫隙，石壁下面有移動的痕跡，想來洪老哥所指是

這道石壁了。

彭年壽念動之下，洪老哥已一閃而入，通過了那道夾縫，凝功戒備。

彭年壽與李東陽次第而入，彭年壽舉手示意，要他們屏息輕身而進。

通道長達四五十丈，以它的長度算，估計已經深入山腹之內。

一路上，彭年壽施展天視地聽神功，以代耳目，可是他什麼都察覺不到，心中不免興起一片疑雲，暗中提足眞氣，力達四肢，準備隨時應變。

似乎洪老哥也發現了情形不對，身形忽然加速，急箭般向裡面射去。

一聲驚「咦！」洪老哥站在石室之中楞住了。

室內空空的，什麼人都沒有。

彭年壽與李東陽停在洪老哥身後，打量着全室，彭年壽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道：「剛才這裡確然有過人，而且還動手，顯是我們來遲了一步。」

李東陽道：「他們那裡去了呢？」

洪老哥道：「老夫也被弄胡塗了。」

李東陽心中膽怯地道：「情形不妙，我們還是快出去吧，要被關在這裡面可就糟了……。」

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聲輕笑道：「可惜，你們已經來不及了。」轟的一聲，一陣天搖地動，整個的通道塌下來了。

一股旋風挾着漫天的石雨，向着他們身上打來。

當然，那當然還傷不着他們，可是也打得他們灰頭灰腦，一臉沙石。

飛揚的塵埃，漸漸落向地面，照明的珠光再現光明，大家睁開眼來，忽然看出這石室右旁有一間石室，那是因爲剛才那一陣巨震，震裂了間隔的石牆，所現出來的。

洪老哥自言自語的道：「室內有室，老夫可一點也不知道。」說着雙掌一翻，落在裂口之上。

裂縫被洪老哥掌力一震，塌下一大塊，洪老哥首先跳了過來，接着，彭年壽與李東陽隨後跳了過去。

室內赫然面對面，掌對掌的盤膝坐着三湘大俠何其重與値年尊者兩人。

洪老哥揚手作勢道：「暫時不要驚擾他們。」

李東陽却出人意外的驚呼出聲，道：「不對啦！他們兩個人口鼻都在滲血哩！」他最後進來，但他所視的角度正好把他們兩人面部看得清清楚楚。

洪老哥與彭年壽不由得齊皆一震，仔細看去。

洪老哥叫了一聲，道：「彭老弟，我們一人護住一人，把他們分開再說。」

彭年壽與洪老哥一齊動手，各自吸了一口眞氣內功，彭年壽伸手搭在三湘大俠何其重肩上，洪老哥則搭在値年尊者肩上，接着兩人齊聲喝道：「開！」同時吐力一收，把他們兩人向各自懷中一拉。

當他們一拉之下，兩人臉上不由得變了顏色，敢情，三湘大俠何其重與値年尊者兩人早已精枯力盡，無需他們那麼鄭重其事。

洪老哥與彭年壽拉開他們兩人之後，不約而同的一個念頭，就是考驗他們兩人的生死，因此，彭年壽他們兩人第一步措施就是向他們各自救護的人心口摸去。

最後的結果，也完全相同，齊齊吁了一口氣，各自自言自語的道：「還好，還沒有斷氣。」

洪老哥接着又道：「今天的事情，大出人意料之外了，彭老弟，我們要盡量把他們救回來，問個明白。」

彭年壽點頭道：「晚輩有此同感。」

他們交換意見之後，接着，各自用本身眞元精力，齊齊向値年尊者他們體內傳去。

値年尊者與三湘大俠何其重的傷勢都非常嚴重，彭年壽他們兩人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把他們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三湘大俠何其重首先睁開雙目狠狠的道：「他死了沒有？」

値年尊者突然睁開眼睛，接口道：「只怕要叫你失望了，小兄的傷勢算不了什麼一回事。」

三湘大俠何其重面色一慘，神情冷肅的道：「彭老弟，壯士斷臂，快快把他殺了，如果讓他活了出去，將來武林之中再無寧日了。」

洪老哥接口道：「其重，他就這樣可恨可惡麼？」

三湘大俠何其重目光射向洪老哥，雙眉一皺，道：「你……你……」

洪老哥輕輕一嘆道：「其重，你不認識我了，你還識得我洪老哥不？」

三湘大俠何其重「啊！」了一聲，道：「你是洪老哥！唉！完了！」突然，張嘴吐出一口鮮血，身子一倒，萬念皆休的向前一衝。

彭年壽大吃一驚，伸手扶起三湘大俠何其重，一股眞元內力傳送過去，叫道：「何老前輩……何老前輩……」

三湘大俠何其重睁了一下眼睛，又開口道：「我……我……不行了……」

洪老哥忽然冷冷的道：「你不行了，舍弟也好不了多少，你放心，老大哥不會偏袒他，你要打起精神，說完你的心意。」

三湘大俠何其重果然精神一振，道：「眞的麼？」

値年尊者冷梅叟原來是洪老哥的親兄弟，怪不得三湘大俠何其重有着抱恨終天的感覺，一經洪老哥表明態度後，三湘大俠何其重又提起了最後的一口眞氣。

沒等洪老哥答話，冷梅叟已是嘆了一口氣，道：「師弟，你還這樣怨恨我這師兄麼？」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師兄，小弟不是對人，是對事，小弟是替天下武林躭心，所以情非得已，小弟才藉口暗算你。」

冷梅叟搖頭一嘆，道：「師兄看錯了你，你的爲人，一向光明磊落，出語九鼎，眞是想不到，你却爲了師兄，自毀清譽。」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師兄，這就叫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請師兄原諒。」

冷梅叟苦笑一聲，道：「我不原諒你，又能怎樣，算了。」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師兄，現在我們是兩敗俱傷，你的狂人迷夢也完了，總

算保全了師門最後的一點體面，在小弟來說，也心安理得，死而無怨，只是，有一件事，小弟甚是放心不下……」

冷梅叟道：「你說吧，師兄，這次成全你。」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師門神功絕藝，我們誰也不能繼了，我們不能使師門絕藝因我們兩人的不肖而斷，所以，小弟有意將小弟所有部份，送給一位後起之秀，但希師兄也能一併成全他。」

冷梅叟道：「你要送給誰？」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彭少俠。」

冷梅叟道：「那位彭少俠？」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彭年壽！」

冷梅叟道：「可惜他不在這裡。」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彭老弟，取下你的人皮面具。」

彭年壽依言取下人皮面，恢復了本來面目。

冷梅叟苦笑一聲，道：「老夫明知道你不可靠，一念猶豫，結果，你倒因禍得福了，好！老夫成全你。」伸手懷中，取出二本形式相同的小本子，放在地上。

三湘大俠何其重道：「其中有一本是老夫的，彭少俠，現在都是你的了。」

彭年壽搖了一搖，洪老哥已不讓他開口，搶在話先，道：「彭老弟，這不是什麼好事情，說來反是一種責任，你懂老夫的意思吧。」

彭年壽一拱手道：「如此說來，晚輩就恭敬不如從命了。」俯身收了那二本小冊子，又向三湘大俠何其重與冷梅叟行了一禮。

三湘大俠何其重目光一轉，望向李東陽道：「東陽，你還願不願意拜認老夫爲父？」

李東陽口中一聲：「父親！」曲膝拜了下去。

三湘大俠何其重笑了一笑，舉了一下手，可是他的手只舉了一半，就向下一落，他已耗盡了最後一點眞元之氣，雙目一閉，帶着微笑，氣絕而逝。

李東陽哀聲痛哭地叫道：「父親！……父親……」向三湘大俠何其重身上撲去。

彭年壽伸手拉住李東陽道：「令尊求仁得仁，是武林人物最好歸宿，你要鎮靜堅強起來。」

李東陽眞情流露地道：「他……我……」他一生在鬼域陰謀中長大，沒有得到過眞的親情，這時，眞情剛剛到手，又一閃而逝，他這時心情上的感受，是不言可喻的。

李東陽抬眼望着彭年壽，只見彭年壽臉上同樣流露着傷痛之色，不過他哀傷中之背後所襯托的是無比的堅忍與剛毅。

李東陽緩緩吸了一口氣，將胸中的悲忿，抑制下去，一點頭道：「是！我應該堅強起來，我現在就要殺了這惡賊。」目光一厲，反身向冷梅叟出手一掌劈去。

洪老哥「哼！」了一聲，右手一抬，架住李東陽右掌，李東陽左手一起，颯！的一聲，使出了「透骨穿心指」。

他平日見了洪老哥就如老鼠見了貓，全身提不起半點氣力，現在的他，一招接一招的連番出手。

洪老哥還支撐着冷梅叟的身子，左手架住李東陽的來掌之後，便空不出手來應付李東陽的「透骨穿心指」了……

彭年壽輕喝一聲：「李兄，快冷靜下來！」右掌一翻，接住了李東陽一指。

李東陽無言的退去一步，淚如泉湧，奪眶而出。

彭年壽大步走到冷梅叟身前，肅然道：「老前輩，請您爲安寧最後盡一分心力。」

冷梅叟道：「少俠，你要老夫做什麼？」

彭年壽道：「如果晚輩猜得不錯的話，這裏應該還有出困的秘道。」

冷梅叟道眨了一眨眼睛，道：「何以見得？」

彭年壽道：「老前輩深思遠慮，既然設計了洞中之洞，室中之室，定必顧慮到身處絕地的後果，所以老前輩膽敢如此推斷。」

冷梅叟點頭道：「你很聰明！可惜！……」

洪老哥道：「可惜什麼？」

冷梅叟道：「只注意一己的安全。」

彭年壽道：「晚輩知道老前輩有很多重要的話要說，有洪老哥留此，老前輩說給他知道也是一樣，至於，晚輩急於要出去，是想阻止另一禍害的形成，難道老前輩沒有看出來麼？」

冷梅叟嘆了一口氣，道：「你要去追馬鐵嘴！」

彭年壽道：「不錯，晚輩正是此意，此人不除，禍害無窮。」

冷梅叟道：「老夫看錯了他，老夫與何師弟要不是中了他的暗算，也不是落得兩敗俱傷，絕不會就此逃跑。」

彭年壽凝思了一下，點頭道：「老前輩說得是。」

冷梅叟回目望着洪老哥，叫了一聲，道：「大哥，我是一夢成空了。」

洪老哥道：「愚兄有意把你帶回祖塋之處，希望你不要再讓我失望。」

冷梅叟點了一點頭道：「大哥的苦心，兄弟知道，可惜兄弟一直沒有聽你的話。」

洪老哥道：「這是最後一次了。」

冷梅叟道：「這次我一定聽你的話。」

洪老哥臉色開朗的現出一抹笑容，道：「你有什麼話？你只管說吧。」

冷梅叟道：「請大哥先點上兄弟『神封、通谷、氣海』三處穴道。」

洪老哥猶豫地道：「這……」

冷梅叟道：「我心脈已裂，生機全絕，沒有萬一的希望了，還是點了那三處穴道好，至少我還可以多盡一點心力。」

洪老哥輕輕的一嘆，伸手出指，點了冷梅叟「神封、通谷、氣海」三穴，這三穴一點，冷梅叟可以多活片刻時光，可是，他的生機也就完全斷絕了。

洪老哥三指一落，冷梅叟精神忽然大振，一挺身從地上站了起來。

洪老哥關切的道：「你精力寶貴，不要隨便虛耗。」

冷梅叟道：「不要緊，我心裏有數。」

洪老哥道：「先把你要說的話，說出來吧。」

冷梅叟道：「大哥，有一件事，只怕你也還不知道……」洪老哥沒有接話，因爲，沒有接話的必要。

冷梅叟身子一矮，盤膝坐回地上，接着道：「小弟實在也『無名橋』三大値年尊者之一。」

洪老哥與彭年壽李東陽都爲冷梅叟的這話說得楞住了，不知如何表示當時的感受。

冷梅叟緩緩的道：「『無名橋』演遽到今日，由於領導無人，已是瀕於沒落，小弟身爲三大値年尊者之首，事權漸漸集中在於小弟一人一身，其他二位値年尊者便樂得清閑，早已自行引退，有名無實了。」

彭年壽接口道：「這樣一來，老前輩不是得其所哉，隨心所欲了麼，爲什還要另起爐灶呢？」

冷梅叟道：「想法不錯，事實却又不盡然，「無名橋」雖然領導無人，瀕於沒落，但其中頑固死心眼的人爲數甚多，那些人本身雖然難有建樹，却不會隨風轉舵，形成了一種不容易掃除的絆脚石，老夫基於種種顧慮，又不能斷然清除他們，所以，只有另起爐灶，用外力逐步清除他們。」

彭年壽點頭道：「這倒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好辦法，你想清除誰，誰就倒霉了。」

冷梅叟苦笑一聲，道：「千算萬算，不如老夫一算，結果，現在還不什麼都完了。」

洪老哥正色道：「有大哥在，你也不會成功的。」

冷梅叟道：「大哥你不足爲慮，小弟早有成算，這次的失敗，可說完全敗在馬鐵嘴手上，要不是馬鐵嘴，何師弟也晤算不到小弟。」

彭年壽道：「請問老前輩，你這樣苦心經營，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冷梅叟怔了一怔，道：「這……」完全是狂人夢想，他不好意思說了。

彭年壽嘆息一聲，道：「給與和奪取，同樣可以得到心靈上的滿足與快慰，可是，給與的結果，是造福人羣；奪取的結果，却是損害了人羣，晚輩眞不明白，大多數的人，寧願費盡心力去損害別人，用別人的痛苦與鮮花來滿足自己那渺小的私慾，偏偏不願不費力的用給與的方式來滋潤自己的心田……對個人的自己來說，滿足與快慰的感受相同，但對別人來說，禍福的差別就太大了……。」接着，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冷梅叟道：「老夫要是早明白這個道理就好了。」

他現在能夠明白，還不算遲，彭年壽笑了一笑。

冷梅叟又從地上站了起來，拔腰取出了一把軟劍，交給彭年壽，指着自己落坐的地道：「掘地三尺下面，有一道秘道開關，有勞少俠你了。」

彭年壽接過那把軟劍審視了一下，道：「金風劍！」

冷梅叟道：「這把劍從現在起，是少俠你的了。」

彭年壽自己本來有一把「柔腸劍」，但他沒有推辭，望了李東陽一眼，接着雙拳一抱道：「多謝厚賜！」內力微注，金光陡盛，金風劍的劍身一彈而起，挺得畢直，劍鋒向地上一落，兩三劍像切豆腐一樣，切下一大塊石塊。

石塊下面，有一顆圓石球，冷梅叟要彭年壽用全身勁力向石球壓去，整個的石室一震，直向下面沉去。

石室下沉了十來丈，對着門口有一條甬道。

順着甬道步步上升，出口處已是遠在百丈開外。

穿過甬道時，冷梅叟被洪老哥抱持而行，出了甬道，冷梅叟道：「大哥，馬鐵嘴這時可能正在藏軍洞，鼓其如簧之舌，接收權力，我們快去。」

到了藏軍洞附近，冷梅叟道：「大哥，你放下我，讓我自己走進去。」

藏軍洞是一個其大無比的山洞，是集合屬衆議事的地方。

洞口警衛森嚴，顯見洞內正在集會。

冷梅叟突然出現洞口，守洞的人一時都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

冷梅叟領着洪老哥與彭年壽李東陽直闖而入，積威錯愕之下，警衛的人紛紛閃開，一齊哈腰行禮。

冷梅叟冷肅的吩咐道：「守住洞口，沒有洪老哥的傳話，不准任何人擅自外出。」

洞內齊集了百多個人，馬鐵嘴便站在人羣之中，指手劃脚的說得口沫橫飛，一臉得意之色。

只聽，馬鐵嘴大聲問道：「値年尊者遺命兄弟接掌金符玉印之事，兄弟已說得很明白了……」

冷梅叟接口道：「老夫還不明白！」

馬鐵嘴臉色一變，冷笑一聲，道：「說話的是誰？滾出來！」

人羣被一股奇大的勁力逼得左右一分，冷梅叟在洪老哥支撐之下，到了馬鐵嘴跟前。

馬鐵嘴咧開嘴巴「啊！啊！」驚叫了二聲，他想力持鎮定，可是一雙腿却不聽話的打着哆嗦，一連退了四五步。

冷梅叟的身子忽然也搖晃了一下，忽然，說道：「我不成了，我……」一語未了，他已耗盡了最後一點元氣，雙目一翻，氣絕而死。

冷梅叟死得眞不是時候。

馬鐵嘴驚魂一定，哈哈大笑，道：「我沒說錯，洪老哥吃裏扒外，害死了値年尊者啦！」

「胡說！害人的是你！」人影一閃，快得叫人看不清人影，彭年壽已欺身到馬鐵嘴身前三尺不到被處，而且還有一把金色的劍鋒，直抵在心口上。

馬鐵嘴肩頭一抖，脚下步踏七星，移形換位，企圖甩開彭年壽指在胸前的劍鋒。

詎料，彭年壽手中的劍，就像是生在他胸前一樣，任他展開通身解數，依然保持着原有的距離，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

馬鐵嘴面如死灰，盯着彭年壽手中金風劍的劍鋒，喘着大氣，道：「你……你……這樣乘人不備，出手偸襲，算是什

麼英雄人物。」

彭年壽冷然道：「對什麼人，用什麼手段，像你這種人，就只能有這種待遇，你要不怕死，儘可蠱惑大家一齊出手。」

他要不信邪，首先遭殃的準是他，他似乎不是個視死如歸的人，打着顫聲，道：「你要怎樣？」

彭年壽道：「我可以給你一個公平交手的機會，交換的條件是實話實說。」

馬鐵嘴苦着臉道：「彭兄弟，老夫和你交情不惡……」

彭年壽道：「廢話！」

馬鐵嘴與彭年壽相處了不少時日，知道他多說話的時候非常好說話，但一旦把話說擰了，可就別想能改變他的主意。

長嘆了一聲，馬鐵嘴下定決心，一點頭道：「好，老夫承認剛才暗算值年尊者的就是老夫我。」

彭年壽道：「你為什麼要暗算他？」

馬鐵嘴道：「為武林除害。」

彭年壽微微一笑，道：「為武林除害，只怕未必，我看你是司馬昭之心，想做第二個值年尊者，當着眾人之前，你能說個『不』字。」

馬鐵嘴臉皮再厚，也不能把剛才說出去的話收回來，當下只有目光一垂，無言以對。

彭年壽手中金劍一收，道：「你個人不是我的對手，你平日結交了多少朋友，叫他們和你一齊上吧。」

馬鐵嘴面色一喜道：「就祇你一個人。」

彭年壽道：「就我一個人。」

馬鐵嘴道：「君子一言。」

彭年壽道：「快馬一鞭。」

馬鐵嘴身形一旋，面向洪老哥，道：「洪老哥，還有你呢？」

洪老哥道：「你要老夫怎樣？」

馬鐵嘴道：「彭老弟武功不弱，小弟與他一戰之後，精力損耗必多，你老哥不會乘人之危吧？」

洪老哥哈哈一笑道：「馬鐵嘴你放心，只要你勝得了彭老弟，老夫饒過你這一遭。」

馬鐵嘴道：「這倒不必，兄弟只請你老哥帶着你的狐羣狗黨，另謀安身立命之計。」

洪老哥「嗤！」笑一聲，道：「好。」

馬鐵嘴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朋友們，咱們的時候到了，活劈了這小子，就是我們的天下了。」

他的聲音說得既激動又興奮，好像已經有了十成把握。

可是，他的話聲在空中飄蕩一陣之後，四週的人一點反應都沒有，楞楞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沒有一個人挺身出手。

馬鐵嘴臉色在變了，額頭上冒汗了，掩不住內心的惶恐，叫道：「你們……你們怕什麼？洪老哥說話算話，有我們這麼多人，這會收拾不了這小子麼！大家快出來，一齊動手呀。」

任他叫破了嗓子，「是沒有人沒來幫他對付彭年壽。

馬鐵嘴臉上的顏色隨着四轉的眼珠，不住變化着，由久而白，由白而青，最後，忽然大叫一聲，身子凌空而起，隨着劃出兩道毫光，向着彭年壽當頭罩下。

情急拚命，馬鐵嘴已經別無他途，只有獨自出手了。

彭年壽朗笑一聲，身子也凌空而起。

空中兩道光芒一絞，像閃電般一閃而過，人影隨之凌空落地，人影忽然由二條變成了三條。

一條，是彭年壽，輕如飛絮，落在地上氣定神閑，微微含笑。

另二條人影，都是馬鐵嘴，一條身子分成了二條身子，落地之後，左右一倒，血腥滿地。

一招分勝負，一劍判生死。

全洞人的面色，都變得如同死灰。

這一戰打得一點也不精彩，但卻看得人人心驚肉跳，因為誰都沒有看清彭年壽是怎樣出手的，連人家的出手都看不清，還能和他動手麼。

* * *

一把大火燒紅了半片天，照人的火光，送出了三個人，洪老哥、彭年壽和李東陽。

他們走到十字路口，洪老哥拍着彭年壽的肩頭，依依不捨的長吁一聲，道：「老弟，我們還有再見面的日子麼？」

他拍的是彭年壽的肩頭，但答話卻是李東陽，李東陽輕快的笑道：「老前輩，你要見彭大哥那不容易得很，你到『滾石山莊』來就行了。」

洪老哥笑道：「彭老弟乃是天際神龍，你那滾石山莊，又豈能留得住彭老弟俠駕。」

李東陽笑道：「晚輩留不住彭大哥俠駕，自有留得住彭大哥俠駕的人，老前輩運氣好的話，說不定還有一頓喜酒可喝哩！」

洪老哥哈哈大笑道：「好！好！好！老夫事了之後，一定趕到滾石山莊去喝你們的喜酒。」

李東陽指着彭年壽道：「與晚輩無關，那是彭大哥的喜酒。」

笑聲帶走洪老哥，火光照亮了他們的前路。

彭年壽與李東陽相視一笑，喝了一聲：「走！」他們身形拔起時，忽然，一條火龍冲天而起，飛入半空之中，一聲爆裂，萬點金星，倒掛而下，照得大地一片光明！

（全文完）

大道理小故事

砲衣有灰

從前有一個日本軍官到俄國去考察，發現俄國軍艦的砲衣上有灰塵，日本軍官便自信可以打勝俄人。結果不出所料，日俄戰爭發生，俄方大敗。

從小的地方可以看大的地方，青年人切不要以勞動為苦，一個人能吃苦才能談革命。領袖當年在日本求學時，每天洗馬擦皮靴，由這種勞動的訓練，奠定了以後的事業基礎。（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武俠珍聞

兒頭案

李藝·文
可飛·圖



唐、宋、元、明、清各代，大都是採用科舉取士的制度，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以及「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彷彿一切權勢、資財和美色，都可以從書本中求得似的，因而「三更燈火五更鷄，正是男兒立志氣。」便成了讀書人孜孜矻矻刻苦奮鬥的座右銘；一旦金榜題名，緊隨的富貴榮華簡直就是理所當然的事，讀書人固然堅信不疑，其他各行各業人等更沒話可說。

昔時社會分工與結構比較簡單，自耕而食，自織而衣，大部份的生活取給，都可以在家庭之內獲得解決和滿足，社會上大體分作三十六種行當，一般人的職業不外乎士、農、工、商等四大類別。士就是讀書人，又是作官的人，居於社會上的領導地位，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隱，好像就成了一個不成文的定律及法規。

清代沿襲明制，各地府、州、縣學各有「生員」若干名，俗稱「秀才」，有錢糧可領，在地方上已算是小有顏面的衣冠中人了；每逢子、卯、午、酉之年，也就是每三年，由皇帝選派主考官分別至各省試士，是謂「鄉試」，循例在秋天舉行，又稱「秋試」，應試者必須是府州縣的生員，及格者稱爲「舉人」。舉人可以赴京師參加由禮部主持的「會試」，因爲是在春天舉行，所以又稱「春闈」，也是每三年舉行一次，亦即每逢丑、辰、未、戌之年，亦就是每次鄉試的第二年，會試及格者稱爲「進士」。然後再由皇帝親自測試一番，是爲「殿試」，又稱「廷試」，殿試是在會試發榜後立即舉行，其目的在評定進士的等第，不再淘汰。

鄉試是在秋高氣爽的時候進行，會試與殿試也都排在繁花競艷的陽春季節，儘管古人其他各方面都趕不上現代人進步，但就考試日期的安排上就要高明許多；試看現代大大小小各種考試，不是在溽暑炙人，火傘高張的炎夏，就是在天寒地凍，寒氣逼人的隆冬，何以非要把應試的人烤得揮汗如雨，或者凍得直打哆嗦不可，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殿試是由皇帝御筆親點，所以常自炫稱是「天子門生」。其等第分爲一、二、三甲，一甲三名，也就是狀元、榜眼、探花，俗稱「三鼎甲」，統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統稱「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統稱「賜同進士出身」。

這些躍登皇榜的新科進士，出路有三，一是授翰林院庶吉士，擔任編修、侍講等工作，品位不高，資望與地位却極清貴，翰林院是國家儲才之所，隨時可受重用。二是授以其他京官，如給事中、御史、六部主事等，實際參與政事，逐漸遷轉蠢望，以備大用。三是外放擔任地方官吏，如府推官及縣令等，直接從事牧民工作。

到底是肚子裏有墨水的人，雖然不一定擁有實際的政治經驗，且好高自標置，但却有一定的風格和水準，且有許多經驗豐富的胥吏可資利用，只要把穩方向的舵，就能獲致良好的行政績效和官聲；然則地方官吏的出身於科舉正途者寥寥無幾，尤以清代末季，不由科舉而登仕途的更比比皆是，牧民工作的狀況和績效也就不堪聞問了。

不經由科舉途徑而出仕爲官者，大致有四種情形，一是「捐納」，二是「任蔭」，三是「吏選」，四是「因軍功保舉爲官」。「捐納」也就是輸粟納財，以博一職，俗稱「捐官」，這種制度始於康熙、雍正、乾隆時代，當時因爲朝廷屢次用兵，以致國庫空虛，有人想出了一個捐納的辦法，不啻是賣官求爵，以彌補收支的平衡，咸豐、同治以後情形更濫。「任蔭」亦即達官貴戚子弟，由皇帝恩賞功名或官職，此輩紈袴子弟，類多四肢不勤，五穀不分，不學無術，趾高氣揚，大都是坐靡廩粟，鮮能稱

職。「吏選」是由胥吏中加以選拔，升任爲官，此種份子極爲複雜，不乏矇上欺下，競爲奸利之徒，因而弊病叢生，難以防範。至於「因軍功保舉爲官」者，乃是對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馬功勞者有所酬庸，自然有不少是紮紮實實認眞辦事的人，但其中也有一些是目不識丁的草莽人物，特別是太平天國及捻回諸役之後，此類官員更是不可勝數。綜上所述，以致使清末官場雜途出身者到處皆是，正途出身的官員則寥寥無幾，因而積弊日深。

光緒末年，一連串的內憂外患，使得列强相交侵凌，宇內民不聊生，淮北一帶更因連年兵荒馬亂，盜賊蠭起，尤以宿遷地方爲熾，歷任宰官均飭捕四出緝拿，奈因盜賊擅精技擊，因而皆束手無策，鄉民多組織鄉團，互相守望，始得稍安。

有能官吏侯俊卿者，歷任各通都大邑胥吏，作事有方法、有步驟，却不一定有原則；在江都、鎮江等縣衙任職時，曾經辦過不少出色的刑案，加上他的經驗老道，長袖善舞，居然贏得上憲的賞識，力保其爲宿遷縣正堂，冀望其大展雄風，對地方秩序好好的加以整頓。

侯俊卿宦海浮沉了大半輩子，爲人機敏而多智，作事手段毒辣，善於彌縫隙漏，素聞宿遷盜風熾盛，此番乃硬着頭皮慨然以除暴安良爲己任，接篆秘事以後，立即召集全班捕役訓話，要求大家振奮精神，力任艱鉅，毋怠毋弛，維護地方善良風俗，剷除作惡多端份子，尤其對殺人越貨的土匪强盜，一定要逮捕歸案，繩之以法；倘若得過且過，搪塞敷衍，必將加重處罰，決不寬貸。

各捕役唯唯聽命，心想：新官上任三把火，等到過些時日，也就一切如常，見怪不怪了，因而不過視同具文而已，並未認眞的抖擻精神，力疾從公；侯俊卿大爲氣忿，每日嚴行追逼，小則鞭笞，大則斥革，衆捕役頗以爲苦，遂加速了緝捕脚步，不斷的有一些盜匪落網，宿遷縣大堂之上，三天兩頭的審問拷打，也不時的有一些盜匪的人頭懸掛在縣衙門前的高竿之上。

侯俊卿年過半百，膝下僅有一兒，甫離襁褓，尚在牙牙學語階段，生得眉清目秀，稚嫩活潑，稚態可掬，靈巧可愛，每當公餘之暇，侯大令撫愛逗弄，簡直就如同是心肝寶貝一般，稚子的一顰一笑，都緊緊牽着這位宿遷縣正堂的心弦，不料有一天，此一小天使般的稚兒却慘遭了橫禍。

那天正是不冷不熱的暮春天氣，乳媼帶着縣太爺的小公子出署玩耍，聽說南關隙地上有廟會可看，信步前往，漸行漸遠，眼前有一條清澈的溪流，夾岸樹木蓊鬱，桃花已經凋謝，新結成的桃子，在枝頭綴滿一顆顆綠色的顆粒，嫩柳如絲，隨着微風不停的翩翩起舞，小少爺似乎非常喜歡戶外的景色，一個勁兒的向柳蔭深處跑去，乳媼認爲天色尚早，姑且席地而坐小作勾留，看看小少爺在綠草如茵的草地上來往跑跳，不覺心頭亦爲之歡欣不已。

正在渾然忘我之際，忽然有人打從身邊走過，只見他輕捷的揮動一條白色鎖鍊，一聲怪響，縣太爺的小少爺驟然仆地不起，待至跑近一看，小小的腦袋已經不翼而飛，頸上的金製項圈及鎖片亦同時不見，乳媼登時嚇得魂不附體，好一陣子才呼天搶地的哭出聲來，回過頭來再找行兇的歹人時，早已鴻飛冥冥不知去向矣！

稚兒何辜，遽爾遭此毒手，乳媼哀號良久，徬徨無以爲計，急欲一逃了之，然則縣令勢必疑其與歹人互通聲息，如是就算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倘若抱兒屍歸衙，將無以面對主人。思前想後，逃亦死，歸亦死，與其死於逃，不如死於歸，死於逃終生蒙不白之名，死於歸則問心無愧，尚可以答主人恩，遂決計抱屍歸衙。

宿遷縣衙之內燈火通明，好多人進進出出，已經點燃了火把，準備四出尋找小少爺與乳媼，遠遠的看見乳媼蹣跚而回，衆人連忙稟報縣太爺知道，等到乳媼抱着一個無頭小兒跪地痛陳遭遇時，宿遷縣正堂侯俊卿已經一慟幾絕，繼而目眥欲裂、髮欲豎，大呼：「這班强盜好生大膽妄爲，簡直是喪盡天良，對此黃口小兒，竟然下此毒手，泯滅人性，禽獸不如，非把你抓來殺頭不可。」

乳媼以爲是要殺她的頭，哭哭啼啼的說：「老身罪有應得，願以身殉，以贖維護不週之罪。」

縣令大叱道：「速入後堂，毋在此擾亂，待捕盜歸案後再議！」

緊接着連夜升堂，飛召通班捕役，暴跳如雷的叱責：「盜匪如此橫行無忌，爾等尚能視若無睹耶！若不能捕獲此一行兇盜匪，不止是無以對亡兒冤魂，抑且無以對黎民百姓；爾等想想，該兇惡之徒對本縣猶猖獗如此，而況民間乎？限爾等三日之內緝兇歸案，倘若逾期，爾等可不要後悔本縣不講情面。」

究竟怎麼不講情面法子，縣太爺並沒有說明，不過大夥兒都清楚看得出來，這一回縣太爺實在是眞的動氣了，父子連心，切身之痛，焉有不動氣的道理，因而每一個人都面面相覷，應諾而退。

大海撈針，茫無頭緒，連方向和線索都沒有，這個案子究竟從何處着手呢？而且只有三天限期，限期一到無法交差，可就不好受了；於是大夥兒商量來、商量去，仍然是一點兒眉目也沒有，最後不知是那一個忽然想起了退休家居的總捕頭張中崙來，大家眼前一亮，好像在黑暗中發現了一線曙光。

張中崙有一身了不起的功夫，同治年間長毛賊竄來淮北，都被他收拾得一乾二淨，地方上的盜賊更是手到擒來，不費吹灰之力，在他擔任總捕頭的歲月裏，宿遷一帶眞可說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後來捻匪作亂，擾攘不安，在一次協助官兵圍剿行動中，腿部受了重傷，治療休養了好些日子始終未能復原，遂退休下來，隱居於城北鄉下，從此不問世事，過着恬淡悠游的歲月，轉瞬之間二十幾年過去了，難得此刻還有人會想起他來。

大夥兒見到了張老捕頭，他正躺在竹椅上，沐浴在暮春的暖陽中閉目養神，滿頭白髮之下却有一張紅潤的面龐，他幾乎是閉着眼睛聽完了來人的述說，沒任何動靜與反應，等到大夥兒跪地懇求，這才張開了烱烱有神的眼睛，詢問了一些細節，

譬如說歹徒的穿着模樣，小兒傷口的情形等等，最後嘆了一口氣說：「好吧！我負責逮捕歹徒歸案，惟請上稟貴大令，歹徒到案以外，其他概不負責。」衆捕役諾諾連聲而退。

張中崙經過研判，按照歹徒作案的手法推斷，確定此乃劇盜胡七楞子所爲，胡七楞子慣使一條鋼鎖鍊，揮舞之下，猶如利刄一般，江湖咸稱其爲「鋼鎖鍊胡七」。聽說此人近幾年來收徒招夥，聲勢頗爲了得，蟠據在西鄉柳樹溝一帶，成爲江湖道上炙手可熱的人物；想當年張中崙曾經放過胡七一馬，事隔二十年了，胡七如今是否會還這個交情，實在沒有多大把握，然而既然答應了下來，只好拚着老命到柳樹溝走上一遭了。

第二天一早，張中崙作了必要的準備，懷揣飛刀，肘綁神箭，外罩風袍，正預備出門，一班捕役又來了，說是前來追隨老爺子聽候差遣的，張中崙笑着搖手道：「此歹徒非比尋常，諸君隨行徒喪性命而已，且於事毫無補益，不如拚着我這一條老命隻身前往，或可逮此人歸案矣！」衆人心生恐懼亦不再堅持，張中崙遂揚長出門而去。

諺云：「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來者不怕，怕者不來，張中崙藝高人膽大，一個人踽踽獨行直入虎口，放哨的小嘍囉詢問明白，一個接一個的向裏通報，等到張中崙進了盜巢，有一長髯豐頰，碩軀烱目已經站在門口相迎，雙雙相將進入大廳落坐，寒喧了一番，張中崙正欲說明來意，胡七楞子遽云：「城中動靜我等一清二楚，老哥哥既然來了，沒得話說，不必拐彎抹角，這件案子確係我的兄弟所爲！」說罷遂招手令屏後刺殺縣太爺小公子的兇手出來，一五一十說明行兇之意，理由是先前曾在江都犯下刑案，侯大令當時正在衙內擔任刑名師爺，抓到了他的兒子抵命交差，如今亦如法泡製，了結久藏在心中的一腔怨氣。

張中崙認爲：「一人犯罪一人當，罪固不及妻兒，侯大令已屬不當，如今汝竟向一黃口小兒下此毒手，亦有違江湖規矩。」

胡七楞子那厢發話道：「今日天色不早，務請留宿一夕，也好略盡地主之誼，明日讓這個渾小子隨同老爺子前往投案就是了。」

是夕，月明星稀，盜巢內大張筵席，張中崙被推至首席坐定，斟酒甫畢，第一道上來的菜餚是「紅燒兒頭」，胡七楞子坐下首主座，從袖中掏出一把雪亮的匕首，削下一片兒頭肉，插在匕首尖上說道：「此物不可多得，敢敬贈一臠。」言未已，即對準張中崙面孔擲去。

老捕頭從容不迫的張口承接匕首，以齒啣住匕尖，隨即一吐，只見一道寒光掠過胡七楞子頭頂，刺入屋樑下架之横柱間，猶自搖曳不止，羣盜皆咋舌不已，胡七楞子起立拱手稱謝道：「闊別二十年，曾聞公功成身退，今日有緣重會，見公之技更逾往昔，既不忍違公義，復不忍害私人高情厚誼，着實欽佩得很。」於是易以盛饌，佐以佳釀，觥籌交錯，主客盡歡，直至夜闌人靜始散。

翌日再設筵餞行，並殷勤送至十里之外，臨別時已將行兇之人加以桎梏，交與張中崙率之投案，兩人來到縣衙，帶兇盜上堂，即向邑令一揖，掉頭逕去，縣太爺令人追出贈以獎金，嚴拒不受。

侯俊卿見正兇已獲，急命升堂訊案，全班役隸侍立兩旁，「威武」之聲不絕於耳，該兇盜了無懼意，直挺挺的跪在地上，不待詰問，已一一直供無隱，不消說這個兇徒是死定了；侯大令恨不得剝他的皮，抽他的筋，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只是格於朝廷律法，不是私人報仇雪恨的場合，遂狠狠的咬牙切齒命令左右，把他押入死囚監牢，以備日後再來好好的折磨他。

夜裏，侯大令正在燈下批閱文牘，忽聞屋頂有聲，稍後有人倒掛金鈎，捱近窗戶說：「你殺死我的兒子，如今兩相扯平，各不相欠，從今以後希望你好自爲之，勿虐百姓便是好官，毋須爲自己兒子捕盜也。」言已則寂然無聲，迨捕役攀梯登屋四下張望，早已不知去向矣，再至死囚牢中察看，鐵柵門已經洞開，地下僅餘桎梏而已。

侯大令命人召張老捕頭，張中崙命來人傳言云：「有約在先，兇徒到案以外，概不負責，事可一不可再也。」縣令無可奈何，徒呼負負，然兇盜終不可得。

先賢龔遂有言：「治亂民如治亂繩，繫之則愈紛，寬之始可解也。徒寬仍不足恃，必也輔之以教養，乃能各安其生，各守其份，此乃正本清源之法也。」觀乎清代宿遷的兒頭案，以及侯大令的作爲，似乎終難徹底奏效也。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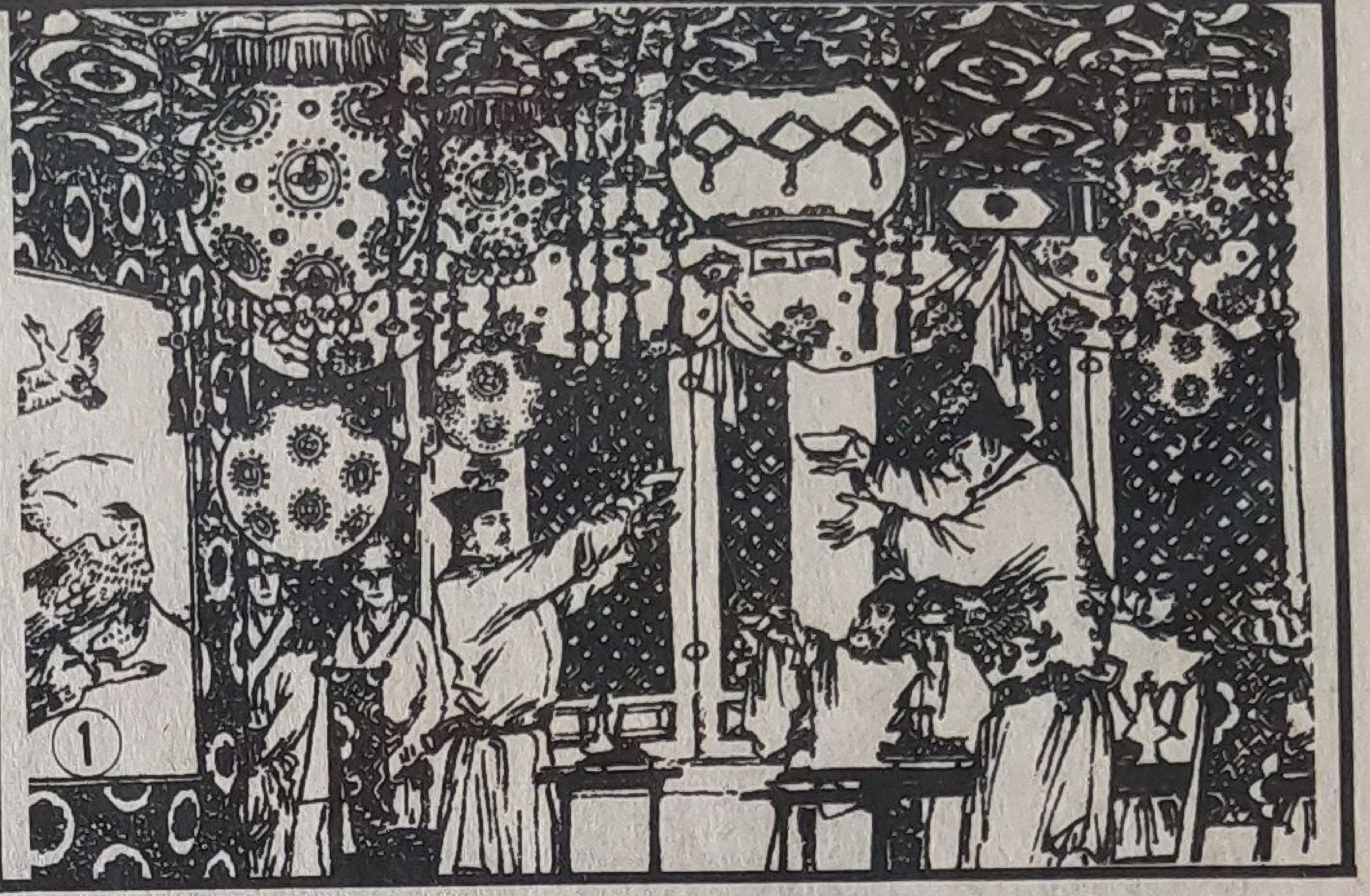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梁山泊英雄傳之九　　高石・編繪

獅子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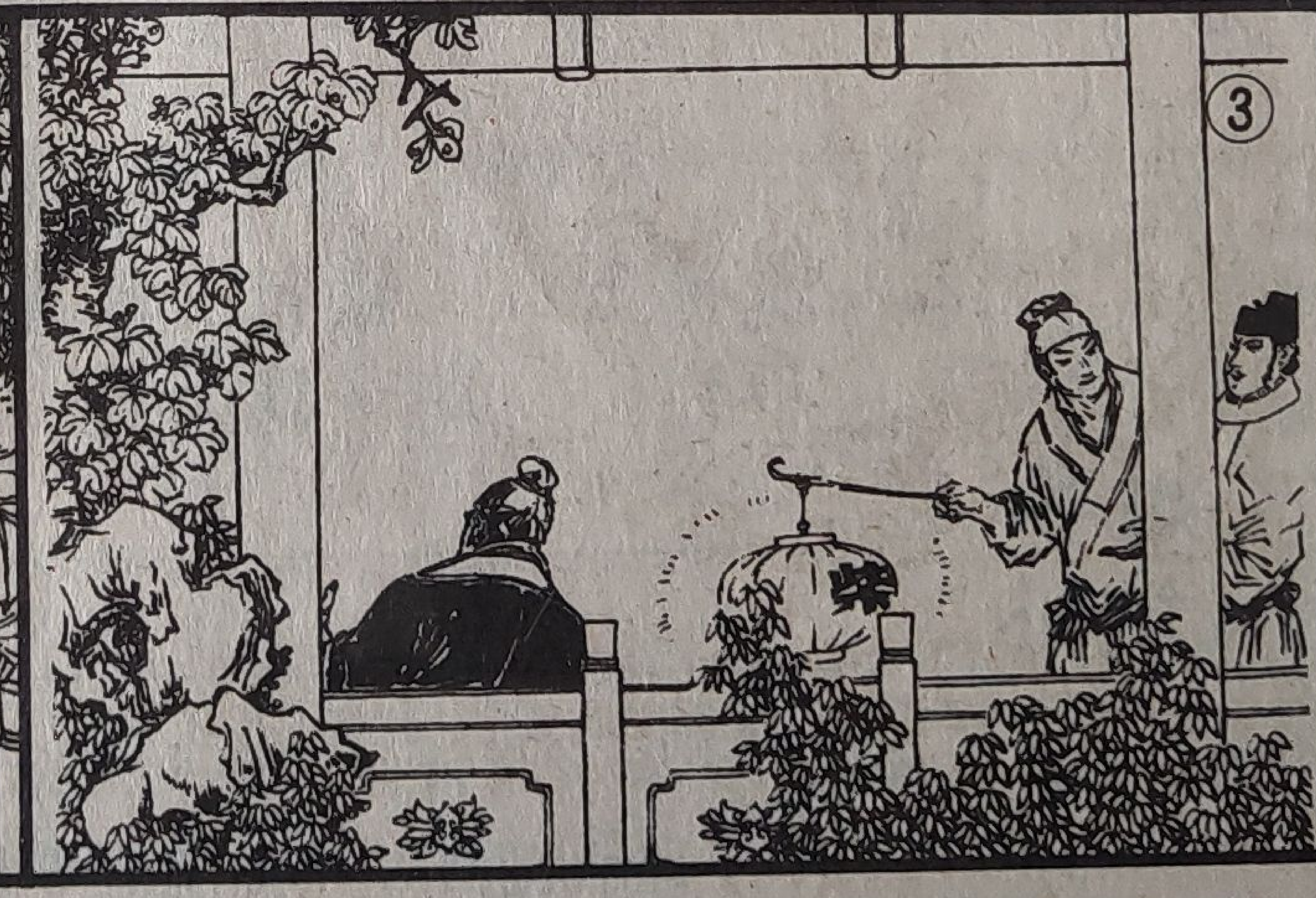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　宋江殺死閻婆惜後，逃到柴進莊上，柴進大喜，當即大排宴席來款待他。



2　直到初更以後席還未散，這時宋江要去淨手，柴進忙吩咐莊客點起燈籠引路。



3　在通往廁所的廊上，坐着一個大漢，因害瘧疾抵不住那寒冷，就弄了一爐炭火在這裏取暖。



4　宋江因多吃了幾杯酒，脚步已有些不穩，他只顧向前走去，不提防一脚正踩在鐵鍬把上，火炭鍬了那大漢一臉。



5　這大漢十分生氣，跳起來劈胸揪住宋江就要打。帶路的那個庄客連忙上前勸解。



6　柴進正在席間吃酒，聽到吵鬧，連忙跑來解勸。柴進指着宋江告訴那大漢說，這位客官就是你常常提起的及時雨宋公明。



7　這大漢一聽說是宋江，倒下就拜，宋江忙把他扶起。柴進告訴宋江，這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是清河縣人，到這裏已一年多了。



8　宋江十分高興，就請武松也一同入席敘話，他們又飲到三更以後方散。當晚宋江就留武松在他的房裏安息。



9　從此，宋江和武松同室安息，同桌吃飯。不久武松的病好了，聽說打死的人又被人救活，官司已了，又因思念哥哥，想回家看看。柴進和宋江苦留不住，就各拿些銀子送與他作路費。



10　臨走，宋江定要親自送武松一程，送出十多里還是不肯回去。武松對宋江也依依不捨，就想和宋江結拜爲兄弟。宋江聽了大喜。



11　宋江忙把武松扶起，又談了一陣。武松這才拿起哨棒揮淚拜辭走了。宋江直望到看不見武松背影時才獨自回到柴進莊上。



12　武松和宋江分手後，一路曉行夜宿，走了幾天，這天來到陽谷縣境，因走得又渴又倦，望見前面有個酒店就走了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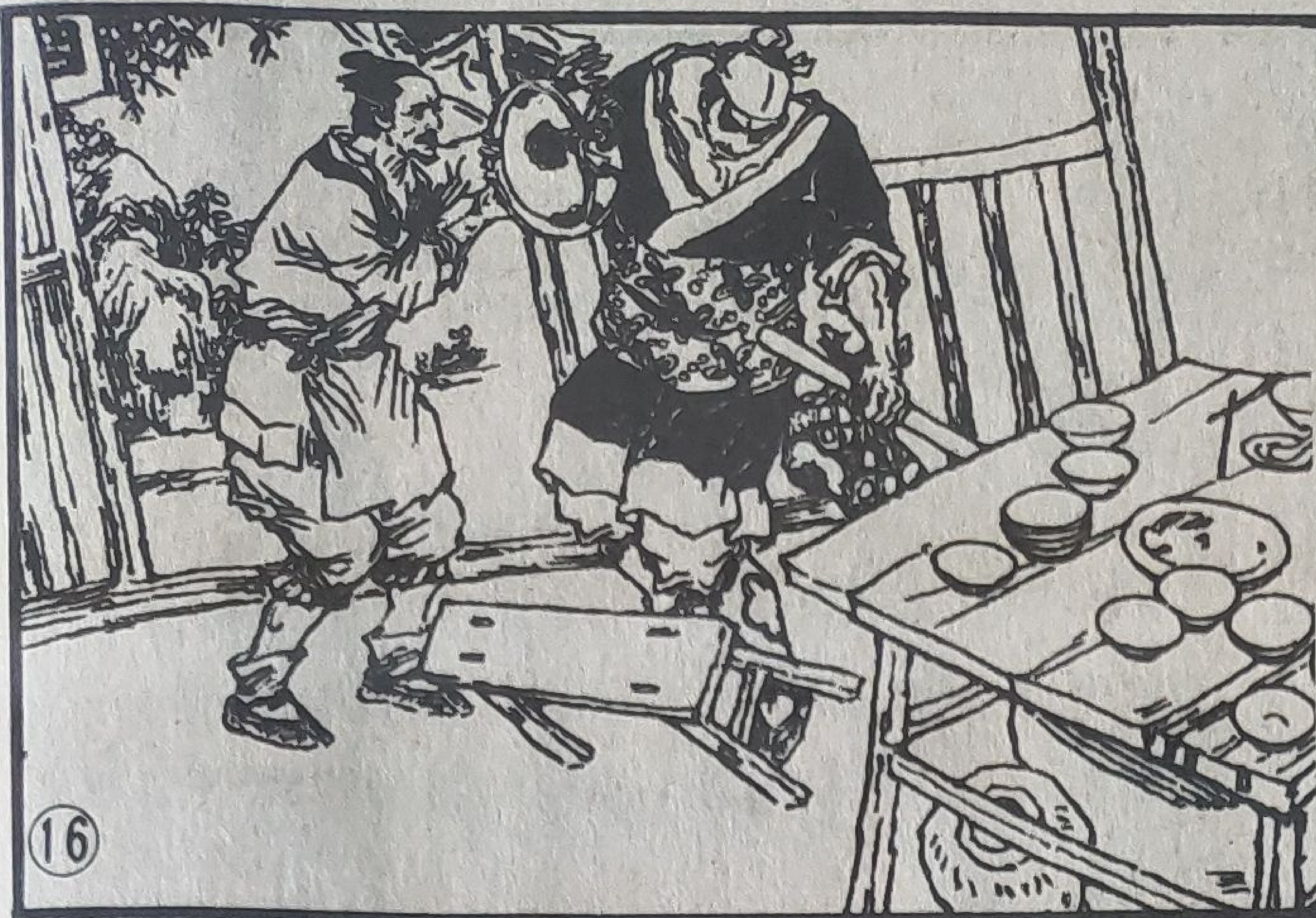
13　武松靠一張桌子坐下，便喊掌柜的拿酒。不一會，店家在他面前擺了三個大碗，都滿滿地斟了酒，又給他拿來二、三斤熟肉。



14　武松一氣喝了三碗，又喊店家添酒，店家却不肯再添。



15　武松聽了哈哈大笑，他哪裏肯信，讓店家盡管添酒來。店家說，最近前面景陽岡上出了老虎，常常出來傷人，酒吃多了千萬不可獨自過岡。



16　店家見他不信，就不再管他。武松前後共吃了十八碗，這才提上哨棒，走出店門。



17　走了四、五里，來到景陽岡下，只見路旁一棵刮去皮的樹幹上寫着岡上有虎的字樣。武松看了也不理會，乘着酒興，只管向山上走去。



18　又走了不到半里，來到一個破舊的山神廟前。廟門上貼着一張榜文告示。武松看了，才知眞的有虎，要想回去，恐怕被店家耻笑，想了一想說："怕甚麼，我只管上去看看！"



19　武松一步步走上山岡，回頭看看，太陽已漸漸落下去了，心想：那裏有甚麼老虎。



20　又走了一陣，酒力發作了，渾身熱燥起來。他一手提着哨棒，一手敞開上衣露出胸膛，踉踉蹌蹌奔過了樹林，見前邊有塊光溜溜的大青石，就走上去放翻身體，却待要睡……



21　忽然刮起一陣狂風，風過處，只聽亂樹背後撲地一聲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額的老虎來。武松啊呀一聲，從青石上翻了下來。



22　只見那老虎把前爪在地上一按，望上一撲，從半空裏直躥將下來。武松被這一撲，酒早已醒了六、七分，只一閃，閃在老虎背後。



23　老虎撲了一空，便把腰胯一掀，掀了過來，武松又一閃，躲在一邊。



24　老虎連撲兩下都沒撲着，就像半天雷响似的怒吼一聲，把鐵棒似的尾巴倒豎起來，朝武松又是一剪，武松却又閃過。原來老虎傷人只是這一撲一掀一剪，這三下過後，力氣就沒了一半。



25　老虎這三下沒拿着武松，就又兜轉回來。武松忙雙手掄起哨棒，用了全身氣力，從半空劈下，不想打的太急，一下子打在枯樹上，把哨棒也折成兩截了。



26　老虎性發起來，咆哮着翻身又是一撲。武松忙向後跳了十來步，老虎落地，兩隻前爪正好搭在武松面前，武松丟了棒，乘勢兩手抓住老虎的頂花皮。



27　老虎被武松緊緊按住，掙扎不起來，急得用兩爪亂抓，把身下的黃土刨成一個大坑，武松只是緊緊的按住，用脚向老虎的門面上，眼睛裏，只顧亂踢。



28　老虎漸漸沒有力氣了。武松就抽出右手，掄起鐵錘般的拳頭，朝向老虎的頭使勁打。打到五、六十下，老虎已動彈不得，七竅流血，只剩口裏有些氣喘。



29　武松還怕牠不死，又拿起半截哨棒打了一頓，直到老虎連氣都沒有了，他才放手。這時武松覺得渾身酥軟，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30　武松回到青石上坐了一會，想道；天已黑了，如果再跳出一隻虎來，我如何鬥得過牠，不如暫返岡下歇了，待明天再過岡去。



31　打定主意，他就一步步走下岡來，不想剛走了半里多路，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頭老虎來，武松大吃一驚，心想這一回可完了。



32　武松正在吃驚，只見兩隻老虎直立起來。細看時，原來是披着虎皮的兩個獵人，還各拿着鋼叉。這兩個獵人見了武松，也都吃了一驚。



33　原來他們都是本地獵戶，自岡上出了老虎，本縣縣官就限期叫他們捕捉。今夜正在這裏埋伏。



34　武松告訴他們，老虎已被他打死。獵戶初時不信，後來武松把打虎情形說了一遍，又指身上的血給他們看，他們才又驚又喜，把附近埋伏的人一齊喊了出來。



35　衆人跟着武松尋找到了死老虎，驚喜非常，拿繩索綁上，一面派人到縣裏送信，一面派人到岡下弄來一乘凉轎請武松坐上，擁下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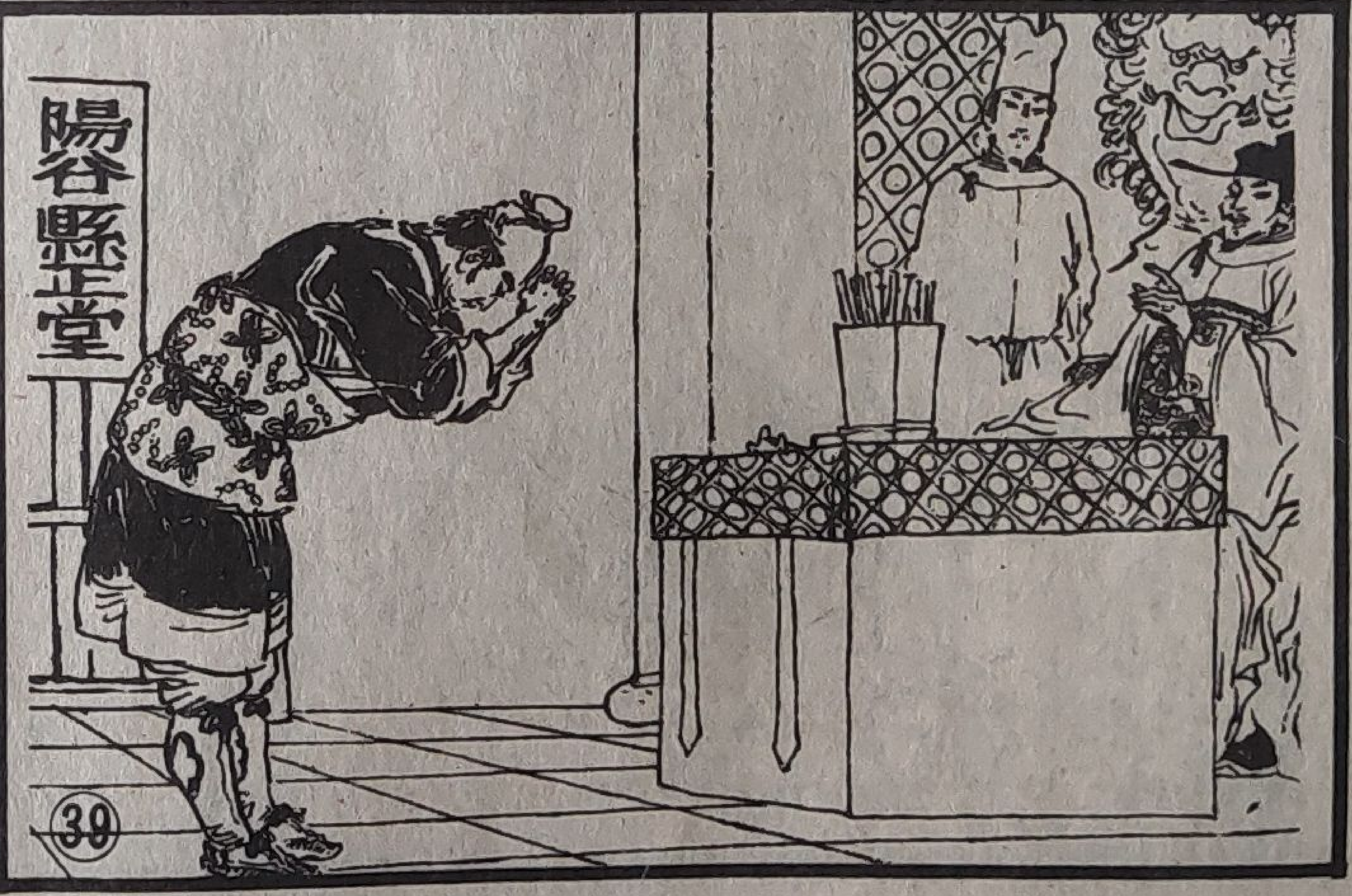
36　還沒到莊上，附近的男女老幼早打着燈籠火把迎接，大家把武松當作天神一樣迎到村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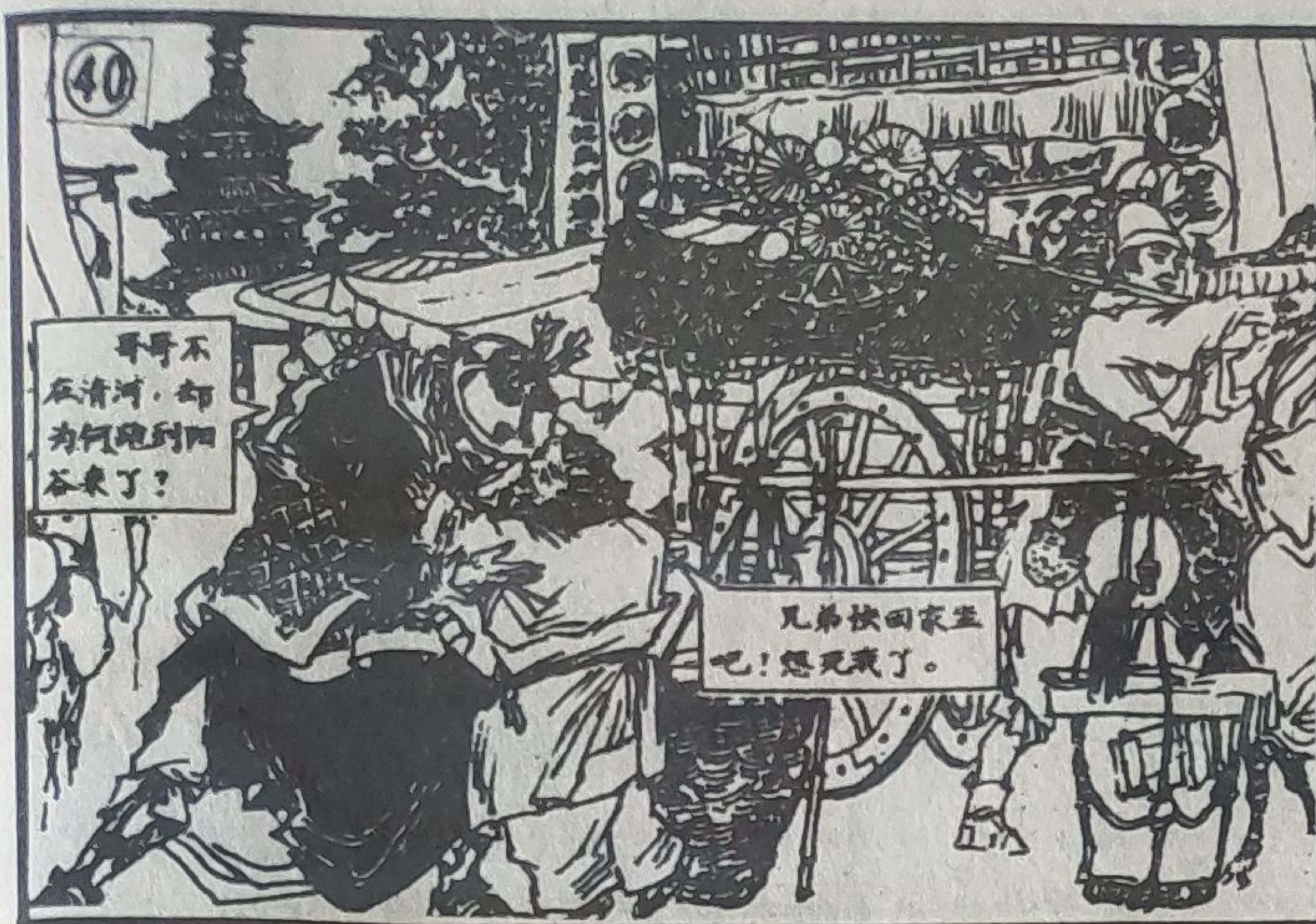
37　第二天，莊上的人請武松乘上涼轎，將死老虎也抬了，一直送到陽谷縣。這事早驚動了陽谷縣的百姓，都爭先出來觀看。



38　到了衙門，武松見過知縣，知縣當廳拿出懸賞的一千貫錢給武松。武松推辭不受。



39　知縣見武松爲人忠厚，心裏很敬重，便留武松在陽谷縣作了步兵都頭。



40　過了數日，武松偶到街上閒游，正走着，忽聽背後有人喊他，回頭一看，原來是他的嫡親哥哥武大。武松忙上前拜見。



41　這武大以賣燒餅度日，人生得矮小醜陋，又過於老實，因在老家常受人欺侮，這才搬到陽谷縣來。兄弟見面，武大要武松回家看看。



42　武松接過武大的燒餅擔子，隨他向紫石街走來。走到一家茶館的隔壁，武大叫了聲開門，不一刻就見一個婦人把門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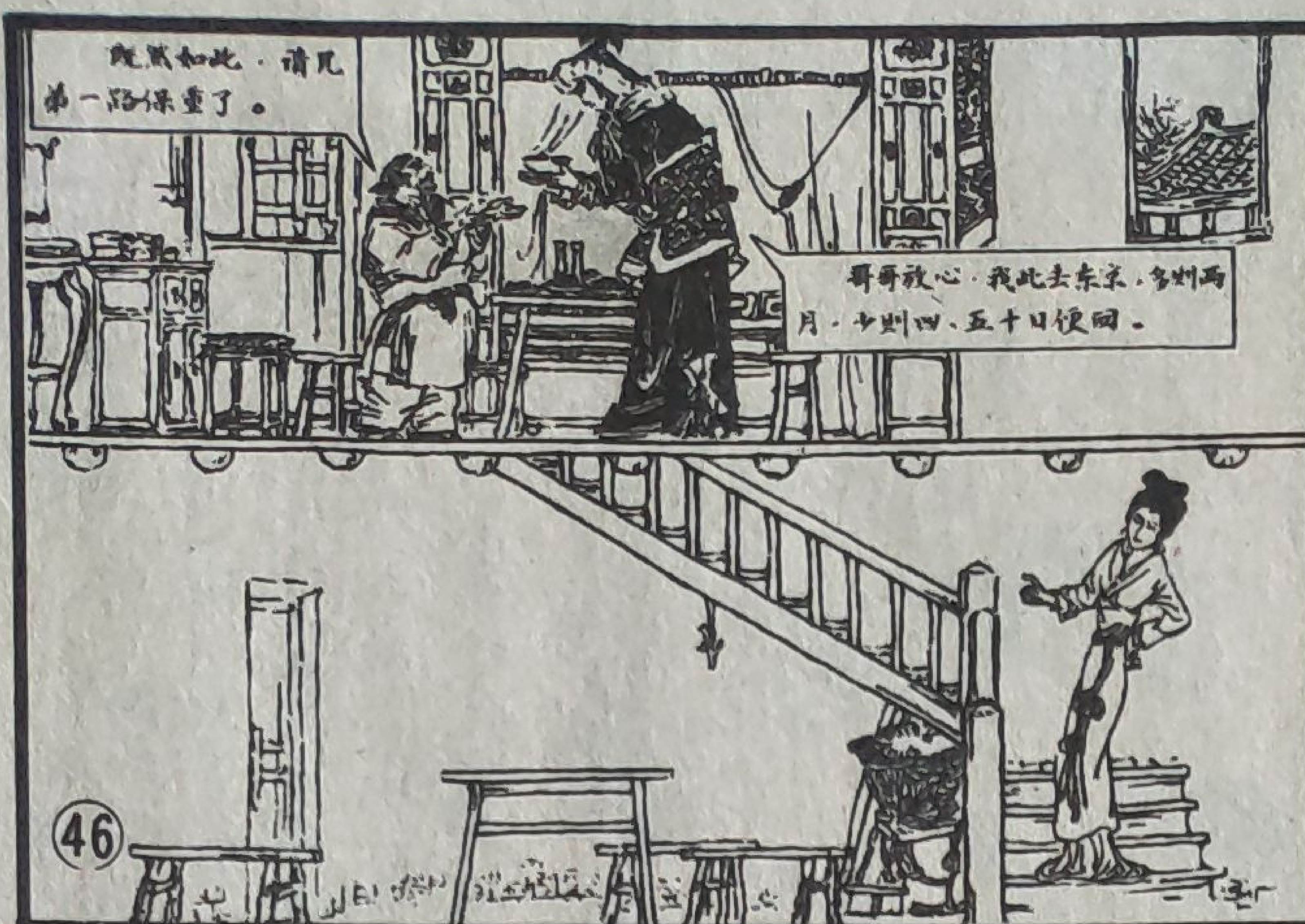
43　這婦人就是武大的老婆，名喚潘金蓮。她想不到打虎的壯士，就是武大的弟弟，連忙請武松到樓上敘話。武大買些酒菜來，三人坐了，潘金蓮殷勤勸武松吃酒。



44　潘金蓮和武大要留武松住在家裏，武松怕衙裏有事，和哥哥告別回衙去了。



45　再說這陽谷縣縣官到任已二年了，刮了不少錢財，早想送往東京親眷那裏，但無可靠人押送。如今有了武松這樣的好漢，便想讓武松去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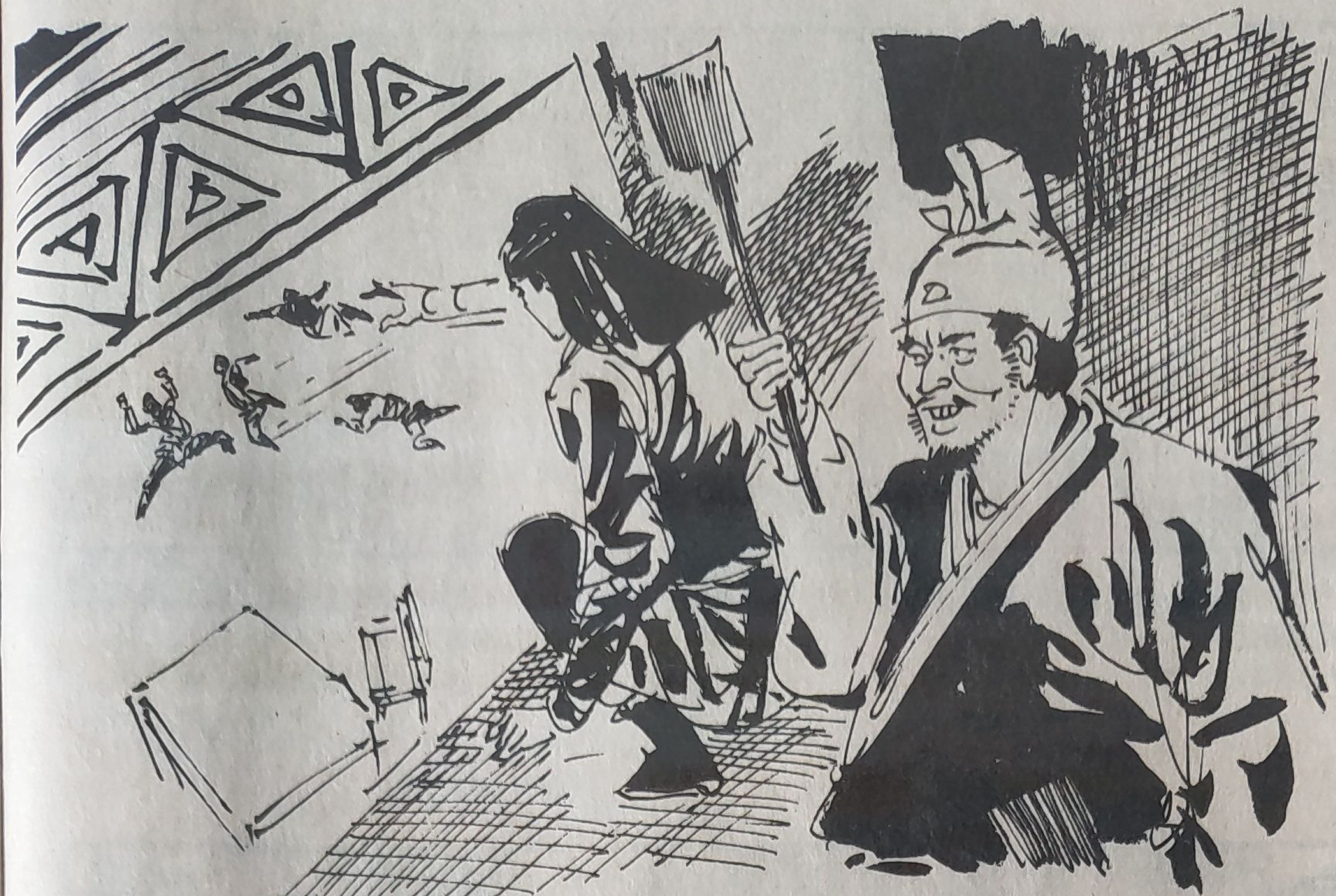
46　武松領了差事，明天就要動身去東京。他由縣衙出來，到街上買些酒菜果品，一直來紫石街和哥哥告別。



47　武松臨去，武大一直把他送到街上。武松覺得嫂嫂潘金蓮人很輕佻，自己這次離開哥哥，有些放心不下，就叮囑了哥哥一番。



48　武大自兄弟走後，果然是晚出早歸。開始時潘金蓮罵他偷懶，後來慣了，也就不再理會。她也每日早早地就把帘子收起關上大門。　（待續）



上文提要： 丐幫長老呼延範等以萬春樓爲據點對抗飛鳳幫，派出宋芳芬趙虎李龍前往太行山請醫隱沈一帖替中毒者解毒，詎料在地下室生死牢中却救出被困的沈一帖，衆人得以漸漸脫離危境；飛鳳幫幫主金枝玉生辰欲請戲班準備大事慶祝，且有宋芳芬等人已落入飛鳳幫手中，爲了營救宋芳芬等人和攻打飛鳳幫，呼延範等衆扮成戲子模樣混進了飛鳳寨……

俠情倫理故事／范禮・文
可飛・圖

雛鳳遊龍鉄琵琶（下）

夤夜鏖戰飛鳳寨　斧棍震斷琵琶音

這時却聽得那人高聲大叫：「稟寨主，第三隊的紅旗小隊，已全部被人殺死了。」

金枝玉怒喝道：「是怎麼死的？」

那人道：「好像是中毒死的，屍體發黑被人塞在床下。」

金枝玉冷哼一聲道：「『十二琵琶手』何在？」

却聽到一羣少女同聲答道：「屬下等在！」

金枝玉道：「令你們各領一隊人，分成十二人個方向往四外搜查。」

立時又聽到一陣凌亂的脚步聲。

顯然那一千多個嘍囉，已向各處分散。金枝玉又道：「陳秀枝。」

「軟紅」陳秀枝道：「屬下聽候指示。」

「命你們令水旱八舵，嚴加防守，並由侯月枝協助，巡視全島，不准放一人，知道麼？」

陳秀枝與侯月枝領命而去。

金枝玉這才一縱嬌軀，飛入老化子適才藏身的那麼營舍，查看屍體。

呼延範悄聲道：「這下恐怕要糟了，他們眞的開始搜查，我們五組人的行踪，必會被她查出，雖然不懼，但行事起來，麻煩就大了。」

宋芳芬道：「呼延老爺子，從這山溝下去，那一處濃蔭之中，好像有一所洞穴。」

呼延範搖搖頭道：「沒有用的，即使我們這一組人躲過了，其他各組仍然躲不過，按目前情形看來，只有一個方法可行了。」

谷香奴道：「呼延老爺子的意思是提前發動？」

呼延範點點頭道：「正是！」

宋芳芬道：「不行，提前發動，外援不接，豈不是要作困獸之鬥麼？」

老化子道：「雖然是困獸之鬥，但以我們五組人合在一起，仍不失爲一股强大的力量，只要能找一安全之地，負隅以守，支持到正午，是決無問題。」

宋芳芬點頭道：「呼延老爺子說得是。」

正講間，忽聽得一陣急促的脚步，遠遠傳來。

阮氏雙劍神色一怔，同聲道：「不好，他們正搜查到小溝了。」

呼延範道：「記住，萬一與敵人碰面之時，我們可邊打邊走！力求與其他四組會合。」

八人同時點點頭，此際已有百多個嘍囉，由一女子率領，闖進山溝之中。

那少女紅花飄拂，懷抱琵琶，步履之間，輕快無比，顯然有一身上好的功力。

趙虎鐵棍一揮道：「讓老子來打殺這個鬼丫頭。」

李龍道：「三哥，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兄弟願助你一臂之力。」

雙斧一碰，噹地一聲，冒出一團火花。

兩個粗漢一踴而上，鑽入百多個嘍囉中，斧劈棍打。

那些嘍囉那裡是他們的敵手。

眨眼之間，已被劈倒十數人。

谷香奴一揮「梅花劍」道：「這個丫頭

由我來對付。」

正待上前，阮文大喝一聲：「慢着！」

谷香奴一愕道：「大哥有什麼事麼？」

阮文輕聲一嘆道：「我們阮家香火，都要靠你與二哥延續了，你們要善自保重。」

他長劍一揮，已飛身向那少女躍去。

谷香奴聽得悽然流下兩行清淚，她當然懂得他這句話的用意，阮武站得較遠，未聽清楚。

此際忙走近問道：「奴妹，大哥他說什麼？」

谷香奴嘆道：「他，他要我們二人保重。」

阮武聽得一驚，說道：「莫非大哥他已經抱了死志不成？」

谷香奴驀地一驚，說：「快，我們去打個接應。」

雙雙提劍，便欲飛身前躍。

老化子喝了一聲：「站住。」

二人同時回首道：「呼延老爺子有何吩咐？」

呼延範道：「你大哥死不了，他只是不願讓你們涉險，他說得對，如今他既已準備出家，終身不娶，這阮氏一脈香火，就得靠你們二人，你們這一去豈不是違背了他的一番好意。」

谷香奴道：「可是我們身在魔窟，這仗是難免要打的啊！」

呼延範道：「誰能有把握保他個千秋萬世，咱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正說間，忽聽得正南方發出一片喊殺之聲。

老化子神色一凜說：「不好，這又不知是那一個被他們發現了，我們趕快向那邊集中，以圖會合。」

此際，那李龍趙虎正殺得興起，百多個小嘍囉，只剩下數十人而已。

阮文單劍獨鬥那女子的鐵琵琶，竟是打成平手。

那女子是金枝玉「十二琵琶手」之一的林女，武功眞是了得。

二人鬥了百招之後，阮文的長劍，有時竟然施展不開。

「四海遊龍」呼延範已遂漸向南邊靠攏。

宋芳芬叫道：「三位速速回來，我們要與那邊的人會合啦！」

李龍、趙虎一收兵刄，轉身便跑，阮文却是邊打邊退，南行數十丈左右，果與潛伏營舍附近的第三組會合。

「雙手開碑」汪之浩，與「賽智深」乾元和尚，「巧手匠心」鐵錚，及「青城三俠」、「烈火」孟丹武等七人，原是潛伏於營後面的亂草之中。

此時自知無法存身，紛紛躍出，與敵人硬碰在一起，如今與老化子等一會合，不覺精神大振，個個奮勇殺敵，銳不可當。

他們這一會合，「飛鳳寨」的四隊人也趕集在一起。

這四隊人是由「十二琵琶手」中的易顯鸞、邱文卿、邵文娟、尤夢麗、再加上林女等五人率領。

同時，「飛鳳寨」的青龍堂主「軟紅」陳秀枝，及白虎堂主「双袖」侯月枝二人亦已趕到。

雙方展開一場混戰，以懂武功的人數而言，老化子呼延範這邊有十六人，而「飛鳳寨」方面只有七人，顯然吃了虧但敵方却有七百多個嘍囉，聲勢赫赫，雖不經打，却也碍手碍脚，這一陣混戰，李龍的雙斧在不斷的流着血，趙虎的鐵棍已變成了紅色，阮文、阮武與谷香奴的三柄長劍，血光閃爍，丁山河、邢中樞的雙手盡赤，倒霉的是那些小嘍囉。

宋芳芬與林女對敵，兩個女娃娃似乳燕穿簾，狠鬥不休。

「巧手匠心」鐵錚的一枝軋鋼尺，與易顯鸞配成了一對。

「烈火」孟丹武纏住了尤夢麗。

老化子呼延範在大笑聲中，與青龍堂堂主「軟紅」陳秀枝惡戰。

「青城三俠」合鬥白虎堂堂主「双袖」侯月枝。

陳秀枝的鐵琵琶頗俱威勢，只是她所遇到的對手，乃是化子幫前輩長老，雖盡生平之力，也討不了好處。侯月枝以袖爲叉，那一套「流雲飛袖」的功夫，確是不同凡响。「青城三俠」雖然是以三敵一，仍然有些縛手縛脚之感。

汪之浩敵住邱文卿，漸落下風。

鐵錚與易顯鸞打成平手。

宋芳芬與林女，是勢均力敵。

乾元和尚的方便鏟已有些施展不開。

邵文娟的鐵琵琶却趁勢直進。

「烈火」孟丹武獨鬥尤夢麗，情形更是危險。

這正是緊張關頭，突然西北方也起了一陣喊殺之聲。

老化子大叫道：「我們向西北方靠。」

於是衆人邊打邊走，不過二十丈左右，已與一、二組會合。

原來這兩組人先是第一組被發現，余丁祿當機立斷，立即領着六人，衝出草叢，與敵人對殺。恰在此時，那冷金華領導的第二組，也在糧庫之中被人發覺，隨即由原路躍出庫外，無意間與第一組會合，如果再碰到老化子等人，四組會合一起，聲勢更增。

那「飛鳳幫」的人，除去林女、易顯鸞、邱文卿、邵文娟、尤夢麗五隊之外，此時又闖來四隊。

這四隊是由「十二琵琶手」中的金念云、向鼎三、姜秀英、上官秀等四人率領。

冷金華獨戰金念云，已佔上風。

勞月桂與向鼎三打成平手。

「西川俠盜」余丁祿獨鬥姜秀英，也稍佔優勢。

「哀勞四燕」合敵上官秀，更已勝券在握。

「焦氏四鬼」的四相棍，盡向嘍囉羣中進攻。

呼延範與陳秀枝此際已打了二百餘招，突然心中一動，怎地到此時尚未見第四組七人出現，而那「素手琵琶」金枝玉更未出現，難道他們吃了虧不成。

老化子這樣一想，不覺大急，心念第四組安危，忙叫道：「我們大夥兒向大寨闖。」

這大寨附近正是第四組七人預定的潛伏之地。

等他們闖到大寨之時，那第四組倒未被人發覺，七個人仍是安安穩穩的藏在「鑽地鼠」蔣一平所挖的土坑之中。

「逍遙子」偶聽到喊殺之聲：「不好，不知是那一組被人家發覺了。」

「鑽地鼠」蔣一平道：「不管後果如何，人總是要救的，我們上去。」

七人立時躍出土坑，向喊聲處跑去，到達現場一看，才知道一、二、三、五組亦已經全部會合，忙將報君知噹地敲了一聲，叫道：「呼延老爺子，咱們的計劃變更了麼？」

呼延範道：「這叫做逼着鴨子上架，不變也得變，你們沒有事麼？」

「逍遙子」道：「我們是聽到聲音才出來的。」

「四海遊龍」哈哈大笑道：「到底是你這牛鼻子有辦法，居然沒被敵人搜出來，你們還等待什麼？」

「逍遙子」又噹地敲了一下報君知道：「大夥兒上啊！」

竟高舉報君知，以小鐘打穴，倏息間已被他點倒十數人，當然這點的可全是「死穴」。

他這一發動，那「鑽地鼠」蔣一平的兩柄短鏟，如風捲雲湧的闖入重圍，見人便鏟，鏟口上在流着血。

這可是兩軍對陣，誰狠不下心，誰就該倒霉，何況殺的是一些無惡不作的强盜土匪型的「飛鳳幫」。少俠江海森的一枝「巨闕劍」，更是寶光四射，鋒銳無比，只見劍起兵刃折，光閃賊胆寒，聲威凛人。

其次如「濟南雙俠」朱氏兄弟的兩柄單刀，及「冀北雙義」金氏兄弟的兩柄長劍，皆銳不可當。

他們這一加入，立時拉轉劣勢。

「飛鳳幫」的人倒了運，小嘍囉的屍體，躺滿遍地，小頭目也有半數傷亡。

本已處於劣勢的汪之浩，與「青城三俠」等人，此時精神一振，也跟着揮出凌厲的招式。

「烈火」孟丹武雖想挽狂瀾，無奈功力相差太過懸殊，被尤夢麗逼得險象環生。

少俠江海森一個箭步，上前接替下來。

孟丹武喘了一口氣，反向小嘍囉羣中殺去。

此際忽聽得一陣吵雜的聲音，原來是「素手琵琶」金枝玉帶着另三隊嘍囉頭目趕來接應。

這三隊人是由嚴愛玲、戚美珍、姚月梅等三人率領，這三人可全是「飛鳳寨」中的高手，「十二琵琶手」中的人。

老化子見形勢不對，忙叫道：「大夥兒注意，萬一不敵，隨我往山邊衝，我據山而守，諒他們也無法奈何我等。」

李龍大笑道：「這些笨傢伙，你難道還怕我們打不過他們嗎？」

雙斧連揮，慘叫聲也隨之而起。

趙虎的鐵棍更如猛虎擺尾，貼地而掃，當者雙腿立斷。

這兩個渾人除了輕功不佳而外，武功確也了得，他們正打得興起。

那金枝玉已領得三隊人員，又在外面圍了一圈，形成了雙重包圍之勢。

然後嬌喝一聲：「住手！」

* * *

金枝玉甫現身之際，便高喝一聲住手，「飛鳳寨」的人紛紛後退。

老化子一拍手，各人也向他身邊聚集，所不同的，是金枝玉的人是在外圍，而老化子呼延範等諸人，却在圈子當中。

金枝玉冷冷一哼，道：「呼延老爺子，古人說『得志不可再往』，在『萬春樓』僥倖讓你們佔了些便宜，想不到你們胆大妄爲，竟混到『飛鳳寨』中來了。」

「四海遊龍」朗聲一笑道：「這叫做不打不相識，咱們既是相識了，少不得到貴幫來拜望拜望！」

金枝玉冷笑道：「各位如果眞的以誠相見，我金枝玉這姥山之上，尚藏有數十罈十年陳釀佳醪，極願與各位共謀一醉，可惜各位不是來此作客，小妹雖有誠心接待嘉賓，亦無能爲力了。」

老化子嘿了兩聲道：「以金幫主的意見呢？」

金枝玉道：「各位能放棄此來企圖，看在呼延老爺子的面上，以往過節一概不究，同時在敝寨大擺酒席，爲各位接風，否則……」

宋芳芬搶道：「否則怎樣？」

金枝玉道：「否則你們是來得去不得了。」

「逍遙子」噹的响了一下報君知，道：「金幫主，既蒙你誠意規勸，在下也有一言奉告。」

金枝玉面露微笑道：「道長請說。」

「逍遙子」道：「『天地者，萬物之役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人生在世無非是一場春夢，一旦夢醒之時，什麼功名利祿、四大皆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就連親如父母子女妻妾，黃泉道上，同樣是陌路之人，不知金幫主爲何對這爭強好勝之心，始終是看不開，丢不下？」

金枝玉面色爲之一變，冷哼道：「你是在向我說教麼？」

「逍遙子」笑道：「非也，任你加封宰相，富甲王侯，一旦無常萬事休，何不趁此有限之年，多做些有益人羣之事，永垂不朽。」

金枝玉突然銀牙微露，咯咯地嬌笑起來，笑道：「既是死後皆空，那麼生前做好事與做壞事又有什麼分別？」

「逍遙子」正色道：「那倒不然，凡人生有所求，死有所歸，生時的善惡，實足以影响歸後的福禍，此事怎能相提並論？」

金枝玉冷笑一聲道：「身後之事，小女子既見不到，也無從信起。」

「逍遙子」面色一沉道：「看來金幫主是不聽在下的善言規勸了？」

金枝玉道：「不聽又怎樣？」

「逍遙子」道：「恐怕這『飛鳳寨』難免要玉石俱焚了。」

金枝玉聽得勃然大怒，嬌叱一聲，冷聲道：「好啊！既然這場架非打不可，咱們還有什麼可談的？」她素手一揮，又道：「兄弟們給我上，將他們這批人統統的給留下來。」

立時一陣吆喝，「青龍」、「白虎」堂主、及「十二琵琶手」，率領百多個頭目，千多個嘍囉，一擁而上。

老化子等數十人也各自抽出兵刃，奮勇接戰，這眞是一場好殺，掌風與沙石同舞，刀兵與暗器齊飛。

「飛鳳寨」的上空，籠罩着一層殺氣。

「十二琵琶手」中的林女對上了「西川俠盜」余丁祿。

易顯鷺對上了大俠冷金華。

邱文卿對上了女俠勞月柱。

邵文娟却與「梅花劍」谷香奴打在一起。

尤夢麗找上了「鬼手」何成治。

金念云與「機心」范盧大打出手。

尚鼎三力敵少俠江海森。

姜秀英找上了「巧手匠心」鐵錚。

上官秀遇上了「鐵手飛梭」東志才。

戚美珍敵住了「雙手開碑」汪之浩。

嚴愛玲與「鑽地鼠」蔣一平打在一起。

姚月梅力鬥「賽智深」乾元和尚。

青龍堂主「軟紅」陳秀枝被宋芳芬、趙虎、李龍之人纏住厮殺。

白虎堂主「双袖」侯月枝却找上「逍遙子」。

其次如「焦氏四鬼」、「哀勞四燕」、「青城三俠」、「烈火」孟丹武、「濟南雙俠」朱氏兄弟、「冀北雙義」金氏兄弟等十六人，齊各執兵刃，向那些小頭目嘍囉等衝去。

「四海遊龍」呼延範朗聲一笑道：「金幫主，我們二人可也別閒着。」

枴杖一起，已向金枝玉挑去。

金枝玉嬌笑道：「久聞呼延老爺子的『打狗杖法』，廻異尋常，小女子今天倒要切切實實的請教一番了。」

一揮鐵琵琶，已連施出兩招殺手，風聲陡起，絃音共鳴，確是聲勢驚人。

呼延範笑道：「金幫主招式精奇，火候老到，眞不愧爲『鐵杖和尚』的關門弟子。」

金枝玉怒道：「胡說，你怎知小女子是『鐵杖和尚』的關門弟子？」

呼延範呼地打出兩杖道：「你不是『鐵杖和尚』的關門弟子，那又是誰的弟子？」

金枝玉道：「等你被我們打得只剩下一口氣之時，我自會告訴你。」

老化子呼延範突然哈哈大笑起來，猛將枴杖招式一變，淩空揮震起了無數個圈圈，杖風刮起地面上的沙石，笑道：「你眞能有種將我老化子放平，今後武林的天下，你必可垂手而得啦。」

金枝玉鐵琵琶一旋，也打出許多個圈圈，與老化子的枴杖連環套鎖，美麗極了。

她跟着嬌笑道：「眞想不到呼延老爺子在當今武林中，竟如此的舉足輕重，小女子倒眞是失敬了。」

他們這樣邊談邊打，已過了百招。

此際忽聽宋芳芬哈哈嬌笑起來。

原來她與趙虎、李龍兩個粗漢，合鬥青龍堂堂主「軟紅」陳秀枝，四人如走馬燈一般，穿梭不息。

陳秀枝的鐵琵琶，僅稍次於金枝玉，但火候亦異常老到。

宋芳芬遞出一劍，必被那鐵琵琶就勢反兜過來，劍乃是軟兵器，不敢與琵琶硬碰。

因此往往是很毒辣的一招，却被對方輕輕的化解開去。

她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叫道：「三師哥！李大哥。」

趙虎、李龍同聲道：「什麼事？」

宋芳芬道：「我們三人臨時分配一下，先由我主動攻擊，你們如果看到她用鐵琵琶擋我，就趕緊用大斧劈她的右手腕，鐵棍打她的琵琶。」她語音剛了，果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劍向她的胸口部位刺去。

陳秀枝一掄鐵琵琶反手上撩。

李龍大喝一聲，大斧一起，砍向她的右手腕。

趙虎鐵棍一掄，反打她的鐵琵琶，逼得陳秀枝遞出的招式一縮，宋芳芬却原式不變，一劍挑上了她的胸襟。

一聲裂帛，紅光遂現，但那不是血，而是陳秀枝的紅肚兜已露了出來。

宋芳芬嬌笑道：「難怪你叫『軟紅』陳秀枝，原來你裏面穿的可全是紅的呀？」

陳秀枝嬌容變色說：「鬼丫頭，姑奶奶跟你拚了。」手法一變，鐵琵琶已打出了八方風雨，聲勢驚人。

宋芳芬却以輕巧的身法閃了開去。

同時，趙虎的鐵棍與李龍的雙斧，已從左右夾攻，逼得「軟紅」陳秀枝收招換式。

宋芳芬的長劍又從後面攻到，三人的兵刃招式都配合得恰到好處，陳秀枝竟有些應接不暇。

此際四週已傳出了一遍慘叫之聲。

原來是「焦氏四鬼」、「哀勞四燕」、「青城三俠」、「烈火」孟丹武、「濟南雙俠」、「冀北雙義」等十六人，已將那些頭目嘍囉殺得不亦樂乎。

「西川俠盜」余丁祿獨鬥林女，已佔盡上風，一枝劍如飛花舞雪，將林女迫得連連後退。大俠冷金華更是遊刃有餘，易顯鷺的額角上香汗如雨，氣色大變。

女俠勞月桂的飛針如雨，邱文卿防不勝防，肩頭、腰部、小腿已傷了三處，鮮血從針眼中沁出。

「梅花劍」谷香奴與邵文娟恰恰打成平手，雙方仍是各不相讓，互纏不休。

「鬼手」何成治對尤夢麗，却落了下風，尤夢麗的一柄鐵琵琶，將他迫得手忙脚亂，但仍在拚命抵抗。

「機心」范盧更是不堪設想，所幸他腦筋靈敏，有好幾次全是機智躲過了金念云的猛烈攻擊。

少俠江海森的「巨闕劍」，已削斷了尚鼎三的鐵琵琶，尚鼎三的左肩更負了傷，鮮血濕透了羅衣。

「巧手匠心」鐵錚與姜秀英打了平手。

「鐵手飛梭」東志才獨敵上官秀，已稍稍落了下風，所幸他雙手飛梭，威力驚人，勉強可拉成平局。

「雙手開碑」汪之浩與戚美珍的鐵琵琶，竟也不敢去硬接。

「鑽地鼠」蔣一平，力敵嚴愛珍，兩柄短鏟相形見絀，汗珠從額角上向下流。

乾元和尚的方便鏟以威勢猛佔了優勢，姚月梅難攖其鋒，嬌軀兒不住連連後退。

「逍遙子」獨鬥「白虎堂」堂主「双袖」侯月枝，以一面報君知，敲得震天價响，小

錘不時敲打向敵人的七十二大穴，侯月枝竟被他的怪招所鎮，一時難佔上風。

「軟紅」陳秀枝的前胸，又被宋芳芬刺了一劍，血水順着劍尖向下流，李龍、趙虎的一棍兩斧，更是毫不放鬆，步步緊迫。

「四海游龍」呼延範與毒手琵琶金枝玉，恰恰打成平手，雙方一比照，竟然是互有長短，此際日頭已逐漸上升，眼看已到了巳初時分。

老化子呼延範大喝一聲：「各位注意，我們現在向廚房方向衝，誰先到達目的地，誰就放火。」

「火」字出口，衆人已搶好方向，邊打邊向廚房衝。

冷金華的「綠玉杖」此時下手不再容情，手法一變，霍霍三杖，將易顯鸞迫退七八步，身形一擰，已劃空而起，向廚房撲去。

同時「西川俠盜」余丁祿的一枝長劍，也將林女迫退六七步，隨後跟去。

林女、易顯鸞二人同時發出一聲嬌叱，飛身便追。

當她們二人嬌軀剛落之時，那廚房已起了火。

由此可見，余、冷二俠的手法，異常之快，他們待火光一起，又反身抵敵，與易顯鸞、林女打在一起，二次接手，聲勢更是驚人。

此際其餘二十七人，也逐漸向廚房接近。

「鬼手」何成治與「機心」范盧，及「鑽地鼠」蔣一平三人，已漸漸無法抵敵。

同時范盧的右肩挨了金念云的一鐵琵琶，所幸他躲讓得快，筋骨雖未受傷，却也疼痛難忍，連連後退。

「鬼手」何成治的前胸，被尤夢麗抓了一把，直抓得衣襟破裂，皮膚表面又受了微傷。

「鑽地鼠」蔣一平更是被嚴愛珍的一柄鐵琵琶，迫得狼狽不堪，險象環生，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忽聽得姥山的四處水寨，號角連天响起，顯然發生了緊急事故。

「素手琵琶」金枝玉柳眉一皺，老化子呼延範反而哈哈大笑起來，一枝枴杖，更是如遊龍飛舞，銳不可當。

金枝玉連擋出數琵琶，怒叱一聲：「臭化子！你笑什麼？」

「四海游龍」呼延範道：「『玄通道人』已帶了百多名武林豪傑，攻到寨外，『飛鳳寨』危在旦夕，你如果再執迷不悟，恐怕眞的要弄得個玉石俱焚了。」

金枝玉冷冷一笑道：「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你老化子要想我金枝玉舉手投降，那是做你的春秋大夢。」

呼延範連揮出三杖，道：「看來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

金枝玉只是怒哼一聲，不再答話，一柄鐵琵琶，展出迅厲絕倫的招式，此際號角聲愈來愈响，突有一個小頭目跑來報道：「稟幫主，第一、第二水上分舵，已被敵人攻破，兩位分舵主亡，敵人已上了岸。」

老化子大笑道：「如何？我沒騙你吧！」

金枝玉喝道：「速令另兩處水上分舵，及四處岸上分舵全力攔截，拚死抵抗！」

那小頭目應了一聲，轉身便跑。

這時「青城三劍」、「焦氏四鬼」、「哀勞四燕」、「烈火」孟丹武、「濟南雙俠」、「冀北雙義」等人正殺得興起，再加上那些頭目嘍囉聽說水寨已破，另一批敵人亦已衝上岸上，不覺大是驚慌，手中一慢，死得更快。

千多個頭目和嘍囉，此際已剩下四五百人，有些爲求保命，竟然向四下分逃，轉眼之間，場中只剩下二三十人。

呼延範大喝一聲道：「金枝玉，再不及時悔悟，恐怕眞的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金枝玉悶聲不响，揮手急攻。

此際「玄通道人」已領了一批武林同道，匆匆趕來。

老化子呼延範又道：「現在是最後關頭了，你年紀還輕，就這樣死了，能死得瞑目麼？」

金枝玉道：「依你之見呢？」

呼延範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可以，你得先讓你的人住手再談。」

「當然！」老化子邊講間，枴杖向空中一舉說：「各位請暫且住手！」

他這一聲吆喝，衆人果然停下手來，立時那青龍白虎兩堂主，及「十二琵琶手」，齊向金枝玉的身邊集中，金枝玉待她們近身之後，突然嬌叱一聲：「我們向主寨闖！」

闖字一出口，十數條人影，立時向正南竄去。

呼延範氣得嗚呀呀的怪叫，跟着手一揮，領着一羣人隨後便追，那邊「玄通道人」見此情形，也跟着轉了方向，兩批人齊向主寨追去，眨眼之間，便已到達，將主寨圍得水洩不通。

「玄通道人」叫道：「金枝玉，貧道再給你一個機會，只要你能即時改過向善，我們仍可放你們一條生路！」

他連叫了數聲，不見有人答應，不由大怒說：「我們闖進去！」

驀地數十條人影，縱身躍步之間，飛入主寨。

這主寨約有數十間房，建成方形，正中間是聚義廳，兩邊是「十二琵琶手」及七八個使女的宿舍，金枝玉是住在聚義廳後面的一間極爲寬大的閨房之中。

「逍遙子」與「玄通道人」，大俠冷金華、「西川俠盜」余丁祿，老化子「四海游龍」呼延範，少俠江海森、「巧手匠心」鐵鈈等七人走在最前，他們在庭院之中，將身形一停，向四週觀察一番。

老化子道：「這座主寨是據四方形建造而成，除去正門之外，四週並無通路，這種設計方式，其中恐難免會有機關埋伏，我們不如分成四組，每組二人，從四個方向進入查看一番，其餘四人在院子門外把守，以防賊人逃逸。」

「逍遙子」道：「目前我們只有七人，以一組二人計算，必帶八人才夠。」

「梅花劍」谷香奴道：「我算一個。」

阮文聽得一愕道：「香奴，你去麼？」

谷香奴道：「怎麼？我不能去麼？」

阮文輕輕一嘆道：「比較危險的地方

，還是讓我去吧。」

谷香奴搖搖頭道：「不行！要說危險，處處皆有危險，要說不危險，處處皆不危險，我是非去不可的。」

呼延範罵道：「你這丫頭片子，眞的想叫阮氏門中絕後啦？」

谷香奴聽得一愕道：「呼延老爺子這話是何用意？」

呼延範叫道：「是什麼意思難道你還不知道？他們兄弟二人都愛你愛得入骨，如今老二雖然幸運的有權娶你，但老大却要去當和尚，萬一你死了，你想老二愛你如此之深，他還會另娶麼？這樣一來？你豈不斷了阮氏中的香烟後代，這責任你當得起麼？」

谷香奴聽得一陣面紅耳赤，偷偷看了阮文一眼，嬌羞的低下了頭。

阮文高聲道：「香奴，你且歇息，還是讓爲兄的走吧。」他邊講間，已大步走到老化子呼延範面前。

呼延範立時高聲分配道：「請『逍遙子』道長與『玄通道長』向東房搜索，冷大俠、阮大俠與鐵大俠向西房搜索，我老化子與師徒倆向北房搜索，其餘的人在寨中留一半，寨外留一半，嚴密監視以防敵人逃逸。」話聲一了，人影即起，老化子已帶着江海森，鑽入聚義廳，原來那聚義廳正是座北朝南。

大俠冷金華與「西川俠盜」余丁祿，却飛身躍入聚義廳對面的房中，「逍遙子」與「玄通道人」進入東房，「巧手匠心」鐵錚與阮文却進西房，原來西房裏面靠左屋邊是一條長長的通道，右邊間成一間間的小木屋，共是八間通道的盡頭處，便是聚義廳的右側門。

阮文悄聲道：「鐵老爺子，這機關埋伏之道，你可是太行家，不知道屋子裏可有什麼暗哨埋伏沒有？」

鐵錚說：「如按正常的道理來說，通常那普通宿舍及廚下等處，是很少裝置機關的，因爲不管在防禦上，或者是儲藏貴重物品而言，這些地方都沒有多大的價值。」

阮文道：「那麼鐵老爺子看我們存身的這些卧室之中，到底有沒有機關埋伏呢？」

鐵錚搖頭道：「目前尙很難說。」

他邊講間，一邊向房屋四下察看，一邊掏出一枝製作得非常精巧的小銅鍾，在屋的四壁及地上一陣敲打，竟然毫無反應，半晌之後，才搖搖頭道：「這間房子裏沒有，如有機關，必是裝置在聚義廳裏。」

阮文道：「既是此處沒有，我們可以一直往聚義廳與呼延老爺子他們會合了。」

鐵錚道：「阮大俠，你們不要忘記來此地目的，我們主要是搜人，先看看這些房子中有沒有藏着人，然後才向聚義廳去。」

阮文點點頭，一舒腕中長劍，將八間房門一間間的推開查了一遍，裏面雖然是床帳桌椅，衣飾被褥俱全，但却連一個鬼影也沒有。

他忙道：「我們去吧？」

一提長劍，當先向聚義廳的右側門走去，鐵錚手提小鎚，隨後跟上。

阮文年輕氣盛，因此走起路來也特別快速，就當他快接近右側門口之時，鐵錚突然急喚一聲：「站住！」

阮文的右足本已跨出，此時竟急急收回說：「鐵老爺子有什麼事麼？」

鐵錚道：「阮大俠請退後三步。」

阮文果然向後退了三步。

鐵錚又道：「你現在再看看剛才右脚差點踏上的那塊方磚，是不是與別的方磚稍有不同？」

阮文仔細看了一下道：「那塊磚的正中間，好像有一朶暗暗的梅花形，如不留意，決難看出。」

鐵錚道：「不錯，不是此道中人，決注意不到這些微小的地方，如果我猜得不錯，假如那聚義廳眞的有機關埋伏的話，那麼這塊磚就大有問題了，阮大俠請再退三步。」

阮文接着又退了三步，鐵錚雙指一拼，已射出一縷指風，直向那塊帶有梅花形的方磚打去，耳際聽得喇地一聲那塊方磚隨即向下一沉，立時從下面射出一蓬箭雨，直穿屋樑，如果有人踩在那磚上，那蓬箭雨，也正好射在人身之上。

阮文被嚇出一身冷汗，連說：「好險，好險，兩世爲人。」

鐵錚道：「阮大俠有了這次經驗，以後不管到什麼地方，就不會粗心大意了。」

阮文連聲答道：「正是！正是！」

他口雖然答着正是，脚下却分毫未動，顯然這一次他已受了很大的驚駭。

鐵錚一笑道：「阮大俠如果不介意，還是讓老朽來作識途老馬吧。」

手提小銅鎚，大步向右側門走去。

阮文待他走出三步，才隨後跟上，兩人跨過門檻，鐵錚又停了下來，向四週打量一番，只見聚義廳的上首，放着一張八仙桌，後面是一把太師椅，桌子的兩側，也擺着兩排椅子，總共有二十四張之多，從裏面一直排到大門邊緣，中間皆是灰色青磚舖地，四壁及屋頂的樑架，全用雙人合抱的大木製成。

鐵錚看了半晌，向阮文道：「阮大俠，你可曾看出些端倪？」

阮文搖頭苦笑道：「在下眼拙得很，一時尙無法看出什麼破綻。」

鐵錚用手一指道：「當你從門口正中的一塊方磚向裏面數，凡是成單的數字，那塊磚色必然較深，用時在第七塊深色磚上的中央，有一個小小的銅扣，不知阮大俠見到了沒有？」

阮文第二次仔細去看，果如鐵錚所言，不由甚是讚佩的說：「鐵老爺子慧眼獨到，小可敬佩得很，只不知這磚色深淺與那小小的銅扣，又是代表什麼？」

鐵錚道：「這磚色深淺是一種安全記號，至於那一種色彩代表安全，要看當時設計此機關的人而定，那小小銅扣，可能是這整個聚義廳的鐵關樞鈕。」

阮文道：「那麼以老爺子看，是深色磚上代表安全，還是淺色磚上代表安全？」

鐵錚道：「你不見那銅扣是裝在深色磚上麼？由此可見這些深色的磚下，皆是

機關所在，只有淺色磚上，才是安全記號。」

他邊講間伸手一指，指風打在淺色磚上，竟絲毫未動，由此對他自己的推測，更加充滿了信心。

阮文突然一聲驚叫說：「不好，那呼延老爺子師徒，正是搜查聚義廳，此刻怎的未見，難道他們已中了機關不成？」

鐵錚道：「呼延老爺子的江湖經驗，非比尋常，他雖然無法破除機關埋伏，但也不致上當，我們且向裏面尋尋看。」

他一落足在淺色的方磚上，阮文的脚步，也緊緊的跟着，二人轉過太師椅後面的一道木屏，已來到一座卧房，裏面是妝台銅鏡，羅帳牙床，錦盒綉被，隱隱帶着暗香浮動，雖是王侯之女的深樓香閨，亦難以比擬。

阮文大聲叫道：「呼延老爺子！呼延老爺子！」他連叫了數聲，不見有人回答。空閨寂寂，那一種神秘氣氛，使兩人心底罩上一層陰影。

「巧手匠心」鐵錚道：「奇怪！難道呼延老爺子師徒二人眞的中了機關不成？」

阮文道：「是啊！如果說是未中機關，他們又跑到那兒去了呢？」

鐵錚仔細觀察一陣，竟無破綻可尋。此際忽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原來是大俠冷金華與「西川俠盜」余丁祿，及「逍遙子」、「玄通道人」四人，已會合走進了聚義廳。

「逍遙子」噹地敲了一下報君知道：「各位請跟着我的脚步走。」

他落足點全在那比較淺色的方磚之上。

瞬息之間，也已進入那座香閨，「逍遙子」用鼻子嗅了兩下，道：「這大概就是『毒手琵琶』金枝玉的閨房了，不知兩位有何發現？」

鐵錚搖頭道：「我們不但毫無發現，什麼連呼延老爺子師徒二人皆失了踪，四位呢？」

「逍遙子」搖頭苦笑道：「我們也是一樣，難道敵人鑽地走了不成？」

鐵錚道：「如果我猜得不錯，她們正是鑽地走了，只是那呼延老爺子師徒下落不明，實在令人費解。」

冷金華道：「鐵大俠何不先找那機關總樞鈕的所在，如能將總機關打開，其他各處，不解自破，所有的秘道門也必自動啓開。」

鐵錚雙手一拍道：「你看我眞是愈老愈糊塗了，怎地未想到這一點。」

身形一晃，已飛出閨房，右脚就勢在那正中較深色的方磚銅扣上一點，身形再度騰起又翻回閨房之內。

那被點銅扣向下一縮，四週立時有一陣軋軋的聲音，竟在這閨房的右壁間，與牀下同時現出兩道秘門。

鐵錚眉頭一皺道：「這兩道秘門，不知她們究竟向那一道逃走，我們如何追法？」

余丁祿一擰子午鈎道：「目前看來，我們只有一個法子可行，那就是將我們六人，再分爲兩組，分頭追查。」

此際忽聽壁間有人哈哈一笑道：「不用了，我們只要向床下的那條秘道追下去，必可發現她們。」

六人隨手看去，見呼延範與江海森正從那壁間的秘道走了出來。

同聲道：「原來呼延老爺是追查敵踪，我們正在爲你們担心呢！」

「四海遊龍」呼延範苦笑一下道：「說來慚愧，這壁間秘門裏面只是一座石牢，我們進入閨房，不幸誤中機關，各位如果再晚來一個時辰，恐怕悶也將我們悶死了。」

「玄通道人」道：「老化子既未死，我們還是追敵要緊。」

身形一躬，已鑽入床下的地道之中，接着便是老化子呼延範、「巧手匠心」鐵錚、大俠冷金華、「西川俠盜」余丁祿、逍遙子」、阮文，少俠江海森等八人，齊跟入地道中，裏面異常黑暗，而且有一股晦濕之氣。

＊　＊　＊

八人走了一陣，那地道竟然筆直的向前，冷金華打亮了火摺子一照，原來這隧道是用大石砌成，寬不足三尺，高約七尺，僅可容一人單身而行，不由的道：「如果這地道再不轉彎，可能我們要直達湖邊了。」

「逍遙子」點頭道：「不錯，八成這些人已從湖邊駕船逃去，我們得趕緊一些才行。」

「玄通道人」足下加快，八人一陣急走，前面已透出亮光，不一刻便出了地道口，果然已離湖邊不遠，地道口外是一片十數丈寬闊的泥濘之地。

老化子站在洞口，向湖面看去。竟無一隻舟船，不由眉頭一皺道：「難道她們並未從這條隧道逃走？」

余丁祿向四週視察一下，突然一聲驚叫道：「你們看那是什麼？」

一伸手，從地面上撿起一張白色字條，上面歪歪斜斜的寫着幾句話：「老化子，本姑奶奶近日時運不濟，連遭鬼算，目下恕不奉陪，他年有緣，天台再見。」

下面畫着一隻琵琶。

「逍遙子」皺着眉頭道：「難道她們已逃往了天台山不成？」

「巧手匠心」鐵錚搖頭道：「不可能！」

「逍遙子」道：「何以見得？」

鐵錚道：「水路的行程，決難比得上旱路，何況從姥山到湖岸，合有數十里水面，如果她們眞的坐船逃走，以我們的目力，自可看得見，但現在湖面上連一隻船的影子也沒有。其次，從我們立身處到山邊，合有十丈寬闊，當中盡是泥沼，輕功再好的人，也難躍得如此之遠，而泥沼上一個脚印也沒有，因此，我對她們這一張字條，倒有些疑問。」

「四海遊龍」呼延範道：「依你說呢？」

鐵錚道：「依我說『素手琵琶』金枝玉等人，仍然在那地道之中，這一張紙條，不過是想騙我們離開姥山而已。」

「逍遙子」道：「也許是我們忽略了，這隧道之中，可能又有叉道。」

老化子雙手一拍道：「有道理，我們趕緊再回頭搜搜看，我就不信他們眞的會鑽到老鼠窩中不成！」

一轉身又進入隧道之中，向原路急去。

鐵錚道：「各位多燃幾枝火摺子，以便查看那叉道之所在。」

跟着拍拍幾聲，余丁祿、冷金華、「逍遙子」阮文等四人，全亮起了火摺子，向石壁兩邊照去。

「巧手匠心」鐵錚邊走邊看，行未十數丈，突然驚哦一聲：「在這裏了。」

他立即用小銅鎚在壁間一陣敲打，然後用手在一處石縫中向下一拔，一陣响聲，果然又現出一道門戶，於是他手持小銅鎚，當先而入，七人隨後跟進。

這條隧道的地勢，竟然愈走愈高，中途上還連轉了三個拐彎，已隱隱聽到一片喊殺之聲。

老化子冷哼一聲道：「原來這丫頭竟然施用調虎離山之計，先將我們這些高手調開，然後再去對付那些武功較低的武林同道，此舉實是可惡。」

「玄通道人」恍然大悟，哦了一聲說：「不錯，我們得快走！」

原來這條隧道的出處，正是在那主寨的庭院之中，再等她們八人出得隧道之時，原先守在院中的數十個人，已陷入絕境，有七八人竟被「十二琵琶手」的鐵琵琶活生生的砸死，更有數十人負了傷。

宋芳芬與李龍、趙虎三人已採取守勢，三人圍成一圈，背朝裏，面向外，奮力抵抗。

「鑽地鼠」蔣一平，「雙手開碑」汪之浩，「鐵手飛梭」東志才三人，也採取同樣的形式。

「賽智深」乾元和尚的一柄方便鏟却獨當一面，但已吃大虧。

「焦氏四鬼」、「哀勞四燕」，齊採用了聯合陣綫，四人一組，連環却敵，這種方法雖然笨拙，危急之時，竟也會發生很大作用。

「青城三俠」加上「烈火」孟丹武，「濟南雙俠」加上「冀北雙義」，八人羣起效尤，分成兩組，再加上宋芳芬，與青龍白虎二堂主，及「十二琵琶手」狠戰不休。

「素手琵琶」金枝玉却負手一旁閒眺，對場中打鬥，似乎不聞不問，也許她認爲已勝劵在握，用不着自己插手了。

呼延範闖出隧道口，猛地一聲大喝：「好一個鬼丫頭，任你用盡天下巧計，老化子我今天也不會輕易的放過你。」

拐杖一舒，已向她的笑腰穴打去。

金枝玉驀然一驚，她想不到這些人竟然不曾上當，但也僅僅一驚之間，瞬息又化爲一片冷靜。

接着嬌笑道：「呼延老爺子，你打架的癮頭倒是蠻不錯的嘛！」

老化子冷冷道：「你說得對，但我這癮頭也要看找什麼人過呢！」

金枝玉突然咯咯一陣嬌笑，說道：「老化子，你要臉麼？」

呼延範怒道：「我老化子那裏不要臉？」

金枝玉道：「你什麼人都不找，偏偏要找我這個二十郎當歲的女孩子來過癮頭，不怕缺德麼？」

「四海遊龍」此時才聽出她的絃外之意，反而哈哈大笑起來，叫道：「鬼丫頭，唯有你才堪與老化子勢均力敵啊！」

拐杖一舒，已打出雷霆三杖，杖起處風雷隱隱，氣勢驚人。

「素手琵琶」金枝玉面色一變，手中的鐵琵琶也跟着連番打出，誰都知道這是生死關頭的一戰，因此出手之際，也各不相讓，兵刃齊向致命處遞招。

他們這二人一接上手，跟着那「西川俠盜」余丁祿、大俠冷金華、「巧手匠心」鐵錚，「玄通道人」、「逍遙子」、阮文、少俠江海森等七人，也紛紛加入戰圈。

乾元和尚等人突感形勢一鬆，精神大振，立時扭轉劣勢，紛紛反攻搶撲，形勢頓時改觀。

這可是一場廝殺，每人的對手，都在隨時更換，除去金枝玉與老化子呼延範而外，各人全以游走的身法，打得難解難分。

「飛鳳幫」的人此時雖已屬於劣勢，但仍能頑强抵抗，「素手琵琶」金枝玉粉面微紅，香汗如雨。

「四海遊龍」呼延範連聲大叫：「過癮，過癮，這女娃娃眞的讓人過癮，我老化子已數十年未打過像這種淋漓盡致的架子。」

金枝玉媚眼一飛嬌笑道：「過癮的事情還在後面呢！」玉腕急揮，又連着打出三招。

此際忽從牆外飛進十數個大漢，那是「飛鳳幫」水旱八舵的人手，被外面一羣武林豪傑迫入主寨，立時加入戰圈，接着外面的一羣武林同道，也紛紛追入，這眞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混戰，刀劍頭上沾着血，地面上更躺着許多血肉模糊的屍體，眞是慘不忍覩。

老化子與「素手琵琶」金枝玉打到難分際，呼延範哈哈一陣笑說：「鬼丫頭，現在你已眞的到了最後關頭，如再執迷不悟，莫怪老化子心狠手辣了。」

金枝玉嬌笑道：「老化子，你的春秋大夢尚未做醒麼？」

呼延範道：「我老化子的春秋大夢早已醒啦，不醒的是你自己吧！」

金枝玉冷哼一聲道：「未必見得。」突見她素手一揮說：「搶船。」

立時十數條人影，從主寨中飛出，金枝玉走前最前，「十二琵琶手」及青龍白虎二堂主，隨後跟上，他們一行人竟向姥山的南邊馳去。

「逍遙子」大喝一聲：「不好，各位快退！」

退字才出口，人已過了牆頭，接着衆人紛紛躍出，才離開主寨約十丈左右，忽聽主寨之中，發出震天價响，四週房屋突然全部崩潰，烟硝瓦礫，四下飛舞，未走得及的活人被炸死了，屍體被炸得粉碎。

原來那主寨之下，埋的全是炸藥，金枝玉臨走之際，竟借那一揮之力，打出一掌熱焰，引起火藥而發生爆炸，如不是「逍遙子」及早提醒，衆人恐已葬身於主寨之中。

老化子呼延範氣得大罵道：「這鬼丫頭眞是至死不悟了？」

拐杖一擺，當先追了下去，衆人隨後緊跟，他們經過這兩陣打鬥，「飛鳳幫」的人，只剩下青龍、白虎兩堂堂主，及「十二琵琶手」與金枝玉本人。

老化子呼延範所率領的人，還剩下一

百不足，其餘功力較低的人，不是戰死，便是被炸死，他們一陣緊追，眼看已到山邊，見金枝玉等十五人，已上了一隻木船，向湖中如箭離弦疾駛。

「玄通道人」道：「老化子，咱們怎麼辦？」

呼延範怒道：「怎麼辦？當然是追了。」

「玄通道人」哈哈一笑道：「你不說追，難道我就不知道追麼？可是追也得有船呀。」

原來水寨的舟船，都被他們砸沉，只有一隻好船，又被他們駕走了。

呼延範聽得一愕，「逍遙子」朗聲叫道：「衆位同道中有那幾位精於水性的，可自告奮勇出來幾個。」

人叢中立時走出兩個人來，那兩人同時戴着大竹笠。將面孔遮去了大半，二人走到呼延範身邊，同時一拱手說：「老化子，咱們久違了。」

老化子呼延範道：「兩位藏頭露尾，叫我老化子如何稱呼？」

二人同時哈哈一笑，將竹笠去掉，呼延範才笑道：「我估量是誰的呢？原來是你們兩個老不死的，你們是怎麼混進來的？」

其中一人笑道：「『飛鳳帮』開幫大典，本也有我們一份帖，我們歸隱多年，本已不願出面，可是又不知『飛鳳幫』是好是壞，因爲才化裝來此，看看風色，萬一用上我們之時，再出來也不遲。」

老化子呼延範哈哈大笑道：「現在用到你們啦，所以你們就出來了。」

二人點點頭道：「正是正是！」

你道這兩人是誰，一個是「洞庭漁夫」洗寶光，一個是「浪裏白條」海再德，這二人全是老一輩的武林人物。

「逍遙子」此時已知道二人身份，忙道：「如今那『飛鳳幫』的船愈離愈遠，要麻煩二位前輩一下了。」

洗寶光哈哈一笑道：「你放心，不要說這一點點路，再遠一點，我們一樣把她拖了回來。」

邊講間，眼睛一掃海再德，二人同時一挫身，飛起了十數丈高上，然後淩空一躬，一式平沙落雁之勢，穩穩落在湖面之上，竟然雙足踏波而行，疾如行雲流水。

老化子呼延範搖頭嘆道：「想不到二十年不見，他們的功力竟然如此精純，眞是難得。」

宋芳芬道：「這兩位老人家長年隱居洞庭，不問世事，功力自是進步得較快，不像你呼延老爺子，整年浪蕩江湖，練功的時間，無形中減少了很多，定然進步較慢了。」

呼延範朗聲笑道：「想不到你這丫頭片子，倒很會吹牛拍馬的，看來我老化子又得轉教幾手好的了。」

宋芳芬嬌面微紅道：「你老人家說話可不能不算數啊。」

「玄通道人」笑道：「老化子別無所長，但講話一向沒耍過賴皮，這一點你大可放心！」

呼延範笑罵道：「牛鼻子，論武林輩份，你可不比我低，你也不必拿話圈我，這女娃娃老化子很喜歡，待這裏事了之後，你可不能拔腿便走。」

「玄通道人」笑道：「弄了半天，原來你是反抓一把，我老人家既爲長輩，豈能連一點見面禮都不給麼？」

老化子笑道：「這不就得了麼？你早這樣說，又何用我老化子挖心事，拿話來套住你。」

二人一陣說笑，突見湖面上的「洞庭漁夫」洗寶光、「浪裏白條」海再德二人的身形，突然向水底一沉。

宋芳芬一聲驚叫說：「不好！他們中了暗器了。」

「逍遙子」笑問道：「何以見得？」

宋芳芬道：「不是中了暗器，因何會沉入湖底呢？」

老化子道：「你的推理也對，但只能用在一般功力較差的人上，如果用在這兩位前輩的身上，理由却有些牽强。」

宋芳芬聽得一愕道：「爲什麼？」

「逍遙子」道：「因爲這兩位前輩不獨精於水性，而且武功高得驚人，普通暗器豈能傷得了他們，依我看他們已是接近敵船才潛身水底。」

宋芳芬道：「這又是爲什麼？」

「逍遙子」道：「他們可能有兩個用意，第一是想將此船弄翻，然後在水中制敵比較容易，第二是他們想在水底毀壞對方的槳楫，然後硬生生的將木船推了回來。」

宋芳芬恍然的哦了一聲。

呼延範聽得不住點頭，半晌才道：「『逍遙子』道長！」

「逍遙子」連說：「不敢，呼延老爺子有何指示？」

呼延範道：「我們中如論機智，怕無人能超過你了。」

「逍遙子」一笑說：「呼延老爺子過奬了。」

呼延範乾咳一聲道：「我老化子說此話並非是無的放矢，我要讓你在這方面多多教導那女娃娃。」

「逍遙子」道：「晚輩遵命便是！」

呼延範又向宋芳芬道：「丫頭片子，如果你願意的話，等那兩個老漁夫回來，我再請他們教教你的水性，也許我將來一高興，下一代的化子幫就交給你管理。」

宋芳芬露齒一笑道：「謝謝老爺子的栽培。」

「玄通道人」道：「老化子，好人做到底，我看這丫頭資質不錯，索性我們每人負責教她三年，十二年後，她必會爲武林放出一朵奇葩。」

老化子大笑着說：「正是！正是！」

此時忽聽得有人大叫道：「你們快看，那木船翻啦！」

宋芳芬向湖面望去，果見那條船船底朝天，水面上有十數個人頭，或浮或沉，不由驚羡的看了「逍遙子」一眼。

此際又有人大叫道：「快看！船又翻過來啦，啊！抓到一個，啊！抓到兩個，快看！又是一個！」

百十個武林人物，齊集中目力，向湖面看去，果眞一條條人影，從湖中被拋到船上，而且相隔時間不長。

李龍張着大嘴在數：「四個！五個！六個！七個！」

等他數到十二個時，突然停止下來，因此時已不再見有人被抛上船，也看見「洞庭漁夫」洗寶光及「浪裏白條」海再德現出湖面。

「巧手匠心」鐵錚詫異的道：「奇怪，難道湖底發生了什麼變故不成？」

「機心」范盧搖頭道：「我想不會，如果有什麼變故，那十二個丫頭，就不會一個個被捉住丟到船上去了。」

「鬼手」何成治道：「可是對方逃走的人，應該有十五個才是，怎地還差三個不見下落？」

阮文道：「也許那三個女子稍精水性，故而捕捉起來，就比較困難了。」

「西川俠盗」余丁祿道：「據我所知，那『素手琵琶』金枝玉本人，與青龍、白虎二堂的堂主，皆是精於水性的。」

「雙手開碑」汪之浩道：「何以見得？」

余丁祿道：「凡是懂水性的武林人物，一身衣着，定會比別人緊身，因爲她們隨時準備在水中與敵人戰鬥，同時，尚有一件事，各位恐是未曾注意到。」

「鐵手飛梭」東志才道：「什麼事？」

余丁祿道：「在下與她們過招之時，曾見過三人每人腰中斜插一柄短刺，長約尺餘，這種兵刄名叫水娥眉刺，不會水功的人，決不會用這種水中兵刄。」

「鑽地鼠」蔣一平點頭道：「不錯，此種情形就好像在下所用的兩柄短鏟一樣，不會鑽洞挖地之人，決不會選上這種兵刄。」

勞月桂突然叫道：「湖面上有人飛起來了。」

衆人同時向湖中看去，果見有兩人從水底層竄向半空，在空中連換了幾個招式，旋又落入湖底。

老化子功力精純，因此比別人看得更清楚，忙道：「你們看見了麼？適才縱起的兩人，一個是『素手琵琶』金枝玉，一個是『洞庭漁夫』洗寶光。」

「玄通道人」笑道：「老化子，這次可給你說對了，不過我得考你一考，你猜他們這適才空中鬥了幾招，結果是誰佔優勢？」

老化子呼延範道：「他們適才共計打了三招，第一招是洗寶光攻出，打出『雪花蓋頂』，想把金枝玉重新壓回湖底，第二招是金枝玉的『葉底偷桃』，竟不閃不避的反抓洗寶光的下陰，第三招是洗寶光的『雙腿踢球』，兩脚一拳，反踢她的腦袋，金枝玉無可閃避，只有再次向水中逃生，不知說得可對？」

那二人打鬥之湖面，離他們立身之處，至少也有百丈左右，呼延範仍然看得如此清楚，衆人對他大是敬佩。

「玄通道人」笑道：「說是給你說對了，不過尚有一件事你未曾注意到。」

「四海遊龍」呼延範道：「什麼事？」

「玄通道人」道：「當金枝玉向水底逃生之時，她的『笑腰穴』已在入水的一刹那間，被洗寶光的指風掃中。」

老化子未曾答話，趙虎已大叫道：「又是一個，這應該是十三個啦！」

衆人抬頭看去，接着湖中又抛上兩人，連前十三個計算，剛好是十五人，此時敵人雖全被抓上了船，可是仍未見洗、海二人現身。

老化子道：「奇怪，難道這兩個饞鬼，然在水底抓魚吃不成？」

「玄通道人」笑道：「老化子，你又輸上眼啦，你不看那隻船已逐漸向這邊接近？他們二人在水中推船呢。」

老化子笑道：「正是！正是！我愈老愈昏頭啦！」

但見舟行似箭，不一會兒工夫，已到了姥山邊上，洞庭漁夫與浪裏白條二人，分別將十五個女子，捉到岸上，原來這些人全被他們點了穴道。

呼延範喝道：「金枝玉，我是看你師父『鐵杖和尚』的面上，因此才屢次給你機會，讓你改過自新，可是你一再執迷不悟，如今尚有何話可說？」

金枝玉冷冷一哼道：「老化子你別神氣，成者爲王，敗者爲寇，要殺要砍，悉聽尊便。」

李龍大怒罵道：「你這鳥人，你以爲老子就不能砍你麼？」

右手大斧一舉，已人頭分家。

趙虎大笑道：「兄弟！我來幫你。」

鐵棍起處，那「輭紅」陳秀枝與「叉袖」侯月枝的頭顱，已被砸得稀爛。

他們雙斧一揮，瞬息之間，已奪了十五人生命，老化子呼延範這才將宋芳芬的事情，告訴了洗寶光與海再德。

二人同聲笑道：「這一點子事情，冲着你化子頭的面子，尚有什麼問題？不過前三年歸誰呢？」

「逍遙子」笑道：「乾脆我們來個抽籤，誰的最長是前三年，最短的是最後三年。」

「玄通道人」道：「這個法子倒可一試。」

便用蘆葦做了四根長短不同的籤子，抓在手中說：「那位先抽？」

洗寶光隨手取了一根，却是最長的，其次是「玄通道人」、第三是老化子呼延範，第四才是「逍遙子」。

老化子搖頭道：「我本來是想得第一的，結果第一反被一個摸魚的抓去了。」

「浪裏白條」海再德道：「老化子你敢情不服？」

呼延範道：「公道自在人心，我老化子沒得話說，但我可得警告你一句，別教壞了人家的子弟。」

洗寶光哈哈一笑道：「這個麼？你盡管放心便是，老海，我們可以擺駕回宮了。」

二人各伸一手，托着宋芳芬，躍入湖中，竟向對岸划去。

趙虎大叫道：「小師妹，你可別一個人走呀！」

老化子雙目一瞪道：「你鬼叫什麼？還不快快回去告訴你師父，就說十二年後，我老化子還他個活生生的好徒弟。」

他停了一下又道：「目下我們將近百人，而船只有一條，看來只有分批上岸了。」

於是，各人分批離姥山而去。

（全文完）

上文提要： 柳花花獨孤美與朱媚來到落雁坡，凌晨時分千手觀音寺尚未啓門，三人就憩在「望月十里亭」內，朱媚對柳花花產生情愫且展開猛烈追求，獨孤美不免醋竟頻生兼對朱媚此人一行爲有所疑慮，此刻忽有一健碩大漢策騎疾馳而至，手中提着一柄大刀，此人號稱「病刀」楊雄特來找柳花花的痲煩……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送鏢失鏢疑團多　監守自盜最可疑

同樣的，就要你有一張醜面孔，但却有一顆熱忱而善良的心，世上有幾個人會討厭你？

美，固然可嘉；醜，却也絕對不是件可悲的事情。

世上只有「心醜」的人才是眞正最醜陋的人！

楊雄已明白了這個道理。

柳花花目光灼灼的注視着他，一字一字的說：「在我眼裡，你或許不是個英俊瀟洒的男人，但是你却是個心地善良而漂亮的男人！」

楊雄那雙大眼像火炬一般瞪着柳花花。

他沒有說話。

但是他的眼睛已對柳花花說了幾百次，幾千遍的「謝謝你」。

良久。

他伸出蒲扇般的手掌，用力拍了一下柳花花的肩膀，大叫一聲：「好傢伙！」然後倏地轉身跨過馬鞍，猛一扯轡繩，得得幾聲，像風一樣的標了出去……

柳花花目送着他逐漸消失的影子，眼梢竟不知不覺凝起一層薄薄的淚光……

他很自然的想起了皇甫霏。

那個他一生中的第一個女人。

——她無疑有着一副令人傾倒的外表，但是她那顆心呢？是否也和她的臉孔一樣美麗？

柳花花忡怔傷感良久……

當他轉過身時，却發現四顆美麗的眼睛怔怔的望着他。

獨孤美與朱媚的眼睛。

連忙捂咀乾咳了一聲，柳花花望向朱媚受傷的腿：「能走麼？」

「還好，大不了留下個小疤痕吧了。」朱媚凝注着他幽幽啓口：「只是不知道在世上有幾個男人會喜歡腿上有疤的女人？」

柳花花避開她的眸光，淡淡問：「現在，是否先送你回去休息？」

獨孤美攙扶着朱媚：「先回去再說吧，千手觀音寺明日再來吧。」

朱媚仰首望望天色：「時辰差不多了，應該是做早課的時候了，如果現在就回去，豈非白白折騰了一晚？不如再等一下，省得明日再跑一趟。」

柳花花與獨孤美沒有意見。

於是朱媚又說：「咱們就在寺門口的階梯上坐一會，一面休息，一面等他開門，要不了多少工夫的。」

* * *

月已西移。

風已靜止。

蟲聲也寂。

唯獨三個人仍沒睡。

千手觀音寺的階梯不高，大概只有十來級，三個人就坐在最頂級上。

柳花花本也坐在石階上的，一見獨孤美和朱媚又要挨著他坐，他不願當「夾心人」，於是不經意的坐到廟門口的石獅子頭上去；石獅子雖栩栩如生，却也不大，無論如何擠不下三個人的。

朱媚腿上雖吃了楊雄一刀，顯然只是極輕微的小傷而已，她依然那麼嬌美迷人

，依然精神奕奕，她望住柳花花首先打開話匣子：「柳花花，你和大鬍子之間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可否說來聽聽？」

柳花花朝她笑笑，淡淡說了聲：「沒什麼。」

獨孤美也很好奇。她本在白霜霜口中得知他和楊雄是「情敵」，但看方才他們之間的對話顯然不是那回事，她眨着眼問：「說說何妨？反正現在閒著沒事做，再說朱媚為了你挨了楊病刀一刀，你如果不說，豈非讓她連為何挨刀都不知道？」

柳花花無奈，望著月兒邊的浮雲苦笑著說：「其實也沒有什麼，大概是一年前吧，我曾經到潼關楊家做客，認識了楊雄，也認識了他的師妹薛靈芸……」

朱媚是個精明的女人，腦筋當然靈敏，她接口說：「於是發生了兩男一女的三角愛情故事，大鬍子愛他師妹，她師妹却愛上了你，你却不愛她；薛靈芸傷心之餘便離家出走，大鬍子希望你回她身邊去，你不肯，於是他就想殺你，是不？」

柳花花苦澀的點點頭：「就是這麼回事，世上這種故事好像永遠也說不完……」

獨孤美眼波如水，定定的注視著他：「為什麼你總是能碰到這麼多浪漫的事？」

朱媚也望著他輕輕的歎一口氣：「也許，他本來就是個浪漫的男人吧。」

柳花花沒應腔。

他怔怔的望著天空上緩緩飄過的浮雲，臉上似乎有著一絲淡淡的迷惘與惆悵，而且還透著一絲令人難以察覺的孤獨與落寞……

嗯，此刻的他，實在看不出是個浪漫的男人。

連瀟洒都說不上。

為什麼？

他是否又在懷念皇甫霏？

皇甫霏當年無情的棄他而去，無疑是一項沈痛的打擊；但儘管如此，他內心深處顯然仍忘不了皇甫霏，他一直深愛著她！

獨孤美明白了。

她終於明白柳花花今晚為何遲遲不肯回大漢鏢局，他其實只是在躲避皇甫霏。

他怕控制不住自己。

他怕自己又會回過頭去找她。

他一直愛著她！一直都是！

獨孤美沈默。

她說不出心中此刻的感受。

嫉妒？憐惜？失落？迷惘？徬徨……

也許，全部都有。

獨孤美其實還有一絲憤怒的感覺。

她明知道自己愛他，可是他居然在自己面前想念皇甫霏。

多殘酷的事實。

她突然又有一種感覺——想哭的感覺！

但是她沒有哭。她反而面帶微笑的走向他。

她想起了楊雄。

那個看起來外表粗野的男人。

但却擁有一顆眞實而可貴的心。

他愛他的師妹薛靈芸，可是却「鼓勵」柳花花去愛她。

多可愛的胸襟呵！

——愛，不是佔有。

這句話很老套。

可是却像老酒一樣，越陳越香，歷久彌新！

——如果，世上每個人都有楊雄這種胸襟，那麼今天世界上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情殺悲劇了，不是嗎？

獨孤美也終於了解，楊雄其實並非眞有意殺柳花花，他不過是想「逼」柳花花回到薛靈芸身邊去吧了。

多可愛的男人。

楊雄能，自己為何不能？

誠然，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但是，能見自己所愛的人快樂，自己的痛苦豈非很有代價？

——愛，當然希望能佔有；如果不能，「曾經愛過」，不也是一樁很美的「享受」麼？

獨孤美望住柳花花，輕輕握住他冰冷的手，用最熱的心說：「柳花花，回到她身邊去吧……」

柳花花沒有說話，他緩緩移動目光，慢慢的投向獨孤美的眼睛，凝視了她良久，然後以沙啞和淒苦的語調低喃著：「獨孤美……我，我忘不了她……我眞的忘不了她……」

「我知道，」獨孤美緊握住他的手：「想忘記一個人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既然你忘不了她，為何不回到她身邊去？」

柳花花痛苦的搖搖頭，眼梢浮起一滴晶瑩的淚珠，愈來愈濃，愈來愈大；他語音悲淒而痛苦：「我！我現在只想哭……」

「那麼你就哭吧。」獨孤美輕輕拉下他，然後又輕輕的把他的臉攬在自己懷裡，語音低喃而溫柔：「哭吧，柳花花，哭吧，獨孤美碰到難過的事，通常哭一陣就沒事了，哭吧，哭出你心中的痛苦……」

柳花花眞的就像小孩子般的依偎在獨孤美的懷裡哭了起來！

他哭得很傷心，很悲切……

朱媚傻住了。

她怎麼也想不到名震武林，紅透半天邊、艷聞滿江湖的「花花公子」竟然也會哭！

人類和其他動物不一樣的地方，除了懂得笑之外，也更懂得哭，不是嗎？

哭，本來就是人類的天賦之一，當你呱呱落地時，你第一件會做的事情便是哭，你能否認？

再偉大的人都會哭，而且也都有哭的時候。

柳花花何獨能例外？

朱媚默默的望著柳花花依偎在獨孤美懷裡哭泣。

她終於相信：柳花花果然是個很奇特的男人。

＊　＊　＊

柳花花的確哭得很傷心，但却哭得並不久，因為沒多久工夫寺廟裡鐘聲便已悠然响起。

暮鼓晨鐘，總是令人深醒。

柳花花收束淚痕，接過獨孤美遞來的手絹擦了擦臉，又回復了先前的樣子。

瀟洒脫逸的樣子。

穩沈裡帶著一絲玩世不恭的樣子。

這就是大家心目中的柳花花。

誰都不相信他曾哭過。

他咀角上還含著一縷不知傾倒過多少女人的漂亮微笑。

朱媚望著他忍不住搖了搖頭，然後又輕輕歎了口氣：「我還是喜歡看你哭的樣子。」

「爲什麼？」這句話是獨孤美問的。

朱媚轉向他，表情認眞：「難道你不覺得他現在的樣子，令人忍不住想……」

語落一半，笑而不言。

獨孤美當然忍不住問：「想怎樣？」

朱媚沒有回答。

她突然伸出纖纖玉手在柳花花臉頰上輕輕擰一下。

柳花花楞住。

獨孤美掩唇輕笑，她忽然也伸出手擰向柳花花的另一邊臉頰……

朱媚擰他的時候，柳花花着實沒有料到她會有這種舉動，因此被朱媚吃了一記「豆腐」；但獨孤美想有樣學樣吃他「豆腐」時，柳花花早已警覺的避了開去，而且迅速的抓住獨孤美的春葱小手兒，突然猛張大口作狀就要咬下，嚇得獨孤美連忙驚呼縮手……

朱媚格格的笑了起來。

她笑得好開心。

——你如果有過被女人「吃豆腐」的經驗，那麼會瞭解朱媚爲何笑得那麼得意了。

* * *

千手觀音寺設有前殿和後殿。

前殿供奉千手觀音菩薩，後殿供奉普渡衆生的佛祖。

柳花花、獨孤美與朱媚現在就在後殿。

他們不是來求佛祖普渡的，他們只是來問這裡的主持白雲師太有關大漢鏢局的失鏢事宜。

因爲那天失鏢的時候，白雲師太正好以清齋素茶招待押鏢的鏢師們，她瞭解整個失鏢的過程。

據朱媚說，白雲師太今年的年紀早已超過七十大關了，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彷佛六十剛出頭的樣子，身子硬朗得很。大概是身遁佛門，清心寡慾的緣故吧，總之他給人的印象不但身體健佳，精神也飽滿，而且也非常健談。

她很仔細的把當天失鏢的情形娓娓道來，鉅細無遺，令柳花花與獨孤美非常滿意。

唯一遺憾的事，她所說的情形和朱媚所說的幾乎完全一模一樣，毫無新奇之處。

也許正如朱媚所說的，大漢鏢局是千手觀音寺最大的香客，因此白雲師太顯得格外熱心，把失鏢的情形講述完畢之後，還特別帶著柳花花三人到寺外現場再詳細的解說一遍。

之後，備了一頓精緻的早齋招待柳花花他們。

大概是折騰了一夜的緣故，加上素齋的確做得不錯，三人胃口大開，着實吃了一頓飽。

吃畢早齋，告辭白雲師太，這時候天際不過剛露出一抹魚肚白。

黎明時份，自然找不到車馬可乘，三人只好慢慢走回去。

剛下了落雁坡，朱媚大概是腿傷的原因，速度忽然放慢了下來。

「怎麼樣？能不能走？」獨孤美攙扶住她關注問：「要不要在路邊休息一下？」

朱媚搖頭：「大家累了一晚，巴不得趕快回去睡一覺，如果東休息一下，西歇脚片刻，幾時才能回家？大概天黑都回不到吧。」

朱媚望住他，似笑非笑：「那麼，你什麼辦？」

柳花花苦笑一下：「妳爲何不乾脆直說？」

朱媚瞧住他：「這種事，用得著找我直說麼？」

獨孤美一時轉不過腦筋來，眨著眼問：「到底是什麼事？」

她很快就明白過來了。

因爲柳花花已走前去背起了朱媚。

當柳花花背起她的時候，她有意無意的朝獨孤美露出了一個微笑。

獨孤美當然沒有笑容，她臉無表情的翻過臉去，她突然有一股衝動——恨不得立刻衝上去一拳打遍朱媚那隻美麗得令獨孤美心嫉不已的鼻子上。

* * *

獨孤美一直睡到日正當中才醒來。

她醒來之後，朱媚告訴了她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皇甫霏已經走了。

第二件事是柳花花又去了落雁坡。

關於第一件事獨孤美反應很平靜，因爲皇甫霏已經告訴過她要走。

至於第二件事她顯得很驚訝。

她問朱媚：「柳花花什麼時候又去了落雁坡？」

「就在妳睡了之後沒多久。」

「那他豈非沒有睡覺？」

「當然沒有。」朱媚聳聳肩：「我以爲他是個貪睡的懶鬼，誰知他辦起事來竟然可以不睡覺，他果然是個很奇特的人。」

獨孤美顯得有些不高興：「他爲什麼不叫醒我一起去？」

朱媚淡淡望住她：「妳累了一整晚，他沒叫醒妳，妳不認爲這是他對妳的體貼麼？」

獨孤美笑了，心在笑，但却微翹著紅咀唇說：「誰說我累了？他不叫我，妳也應該叫我才對，難道妳不知道我是來協助他辦事的？」

「我本來是要叫醒妳，」朱媚說：「但是他堅持要讓妳睡，我有什麼辦法？」

「他一個人去的嗎？」

「不，他帶著當日護鏢的丁鏢師以及幾名趟子手一同去。」

獨孤美有些納悶：「昨夜才剛剛去過，一早又去，豈非多此一舉。」

朱媚說：「也許要那些鏢師們現身說法吧。」

「我知道，」獨孤美說：「但是白雲師太已經說得那麼詳細了，再要鏢師現身說法似乎無此必要，妳不認爲是嗎？」

「我也這樣認爲，」朱媚一聳肩：「但是他就是這麼一個既小心又謹愼的人。」

獨孤美想想：「其實他這樣做是對的，無論是做任何事都該持小心謹愼的態度

，何況這件事關你們大漢鏢局的聲譽，豈能馬虎隨便。」

黑漆漆的眼珠子一轉：「對了，妳怎麼也沒去呢？」

朱媚沒有回答，只是苦笑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腿。

獨孤美忽然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妳笑什麼？」朱媚瞪著他。

「妳的腿傷其實只是皮肉之傷，根本就不礙事，」獨孤美盯着她：「但妳却偏偏要裝得走不動要他背妳，現在可好，無論要他去那裡他都不會要妳同行了，妳豈非得不償失？」

「那也未必，」朱媚笑笑：「至少他已經背過我，妳大概不知道，我除了孩提時候曾經被人背過之外，長大之後被人背在背上還是第一次，那份滋味，唉，令我到現在還有暈陶陶的感覺哪。」

獨孤美心中的醋意油然而起：「朱媚，妳實在不夠朋友，妳明知道我喜歡他，却故意要和我……」

不待她說完，朱媚已淡淡打斷她的話說：「獨孤美妳這句話就有語病了。」

「什麼語病？」

「請問，柳花花和妳是什麼關係？」朱媚含笑問：「他可是妳獨孤美的丈夫？或是妳的夫婚夫？」

獨孤美語塞。

她和柳花花之間是什麼關係？

他根本就不曾對獨孤美承諾過什麼，有嗎？

那麼，他們之間的關係充其量也只是「朋友」吧了。

「退一萬步說」朱媚淡淡道：「就算你們之間是情侶，但却無任何婚約承諾，對柳花花來說，他完全不屬於任何一個人，他元全是自由之身，天下任何女人都可以喜歡他，我朱媚爲什麼不行？」

獨孤美無言以對。

「至於妳說我不夠朋友，我想，妳言重了。」朱媚掠了掠額前的髮絲，動作優美而高雅：「朋友相交，貴在一個誠字，我朱媚大大方方的，光明磊落的與妳競爭，並無在背後中傷或詆譭妳，完全沒有搞任何醜化妳的小動作，站在朋友的立場來說，我並沒有對不起你……」

微微一頓，美麗的唇角漾起一縷飄逸的微笑，接著說：「拿最簡單的例子來說，就如我兩同桌一起吃飯，難道妳獨孤美喜歡吃的菜，我朱媚就不能吃了？這種道理好像說過不去吧？」

「的確說過不去，」獨孤美歎了一口氣：「鹿馳中原，天下豪傑共逐之，柳花花雖然不是一隻鹿，但他的確是個任何天下女人可『追而逐之』的單身男人，我沒有理由，也無權阻止妳朱媚對他的青睞。」

微微一笑，獨孤美很認眞的又說：「我承認妳可以做我的好朋友，而且也可以做我的好情敵。」

朱媚眼裡有笑意，她也很認眞的說：「記得妳跟我說過，幸福是不會憑空掉下來的，必須自己努力去追尋；我對男人向來是眼高於頂，今天我總算碰見了我看得上眼的男人，因此我就放膽追而逐之，這其實是歸功妳的鼓勵哪，不是嗎？」

「可不是，」獨孤美苦笑：「現在我總算知道『言多必失』這句話了。」

朱媚嬌笑：「這句話未免言之過早，畢竟『鹿死誰手』仍是未知數哪，妳不認爲是？」

獨孤美也嬌聲笑道：「我可先講明，我獨孤美可不想得到一隻『死鹿』喲。」

話聲一落，忽然見柳花花推門而入，口中一面問道：「老遠就聽到妳們兩個的笑聲，什麼事值得妳們這麼開心，就爲了一頭死鹿？」

他一屁股坐了下來，溜目四望：「死鹿在那裏？爲什麼會有死鹿？」

獨孤美與朱媚的笑聲更大了。

* * *

獨孤美一面斟茶給他一面問：「花花柳，怎麼樣？有新發現？」

「沒有，」柳花花咕的一聲，一口仰盡杯中茶，長長吐了一口氣：「還不是一樣，早知道這趟根本就不需要去了，白白忙了一個上午。」

朱媚望住他：「瞧你從昨晚折騰到現在，眼圈都發黑了，鐵打的也會熬不住啊，我去吩咐廚房送上午餐，吃過後趕快睡上一覺吧。」

柳花花掩咀張了口呵欠：「不用了，我已在寺裏用過午齋，肚子還撐著呢。現在我什麼都不想，只想好好睡他一覺，記住，天塌下來都別叫醒我……」

說著，巍顛顛的走向牀舖，仰頭便倒，連鞋都不脫……

「喂，」朱媚連忙張聲說：「你搞錯地方了，這可是獨孤美的房間哪！」

柳花花沒應聲，不，有，兩聲鼾聲。

朱媚傻眼：「我的天，天底下竟有這麼快便能睡著的人？」

「我說過，」獨孤美輕笑：「他經常會做出令你傻眼的事情，否則他怎會被稱爲獨特而又奇怪的人？」

朱媚眨眼搖頭：「既然如此，咱們別吵他，讓他安靜睡覺吧。」

獨孤美點點頭。

朱媚起身跨出門口，却見獨孤美並未跟出來，反而要把門關上，不禁驚訝問：「獨孤美，妳不出來嗎？」

獨孤美搖搖頭：「我不想出去了，妳知道我今天睡眠不夠，我也想來個午睡……」

朱媚插咀說：「妳想睡覺？可是妳的床舖不是被柳花花佔去了嗎？」

獨孤美淡淡一笑：「妳應該知道，那是張雙人床，不是嗎？」

「妳，」朱媚的眼眸睜得很好大：「妳要跟他睡在一起？」

「不，」獨孤美微微笑著：「妳應該說他要跟我睡在一起才對，這個房間是我獨孤美的，對不對？」

朱媚呆了一呆，似想再說什麼，却見獨孤美已關上房門，而且還傳來她上門門的聲音，另外還聽到她得意的語聲……

「記住，天塌下來都別來吵我……」

* * *

獨孤美在門縫裡看到朱媚一臉悻然，快快離去之後，心中好生得意。

可是她的得意很快便消失。

當她轉身輕手躡脚的走到床前時，心中那股得意却變成了緊張。

嗯，還有興奮。

緊張、興奮。

——當妳第一次見到妳喜愛的男人睡在妳的床上的時候，妳除了緊張與興奮之外，還會有什麼感覺？

獨孤美沒有其他的感覺。

若說有的話，獨孤美只覺得心跳與血液奔流的速度突然加快了起來，彷彿全身所有的血液一下子全都擠在頭上，令她有昏眩而站不住的感覺！

但是他這種感覺却非常短暫，就像曇花一現一樣，很快又化爲烏有。

因爲柳花花突然睜開眼，而且還朝她懶懶的問：「那傢伙走了？」

獨孤美被他突如其來的開聲，冷不防嚇了一跳：「那，那個傢伙走了？」

「朱媚啊。」柳花花說著，坐起身子，把上身斜斜靠著床頭。

獨孤美轉身走到茶几上，倒了杯冷茶一口喝下，然後再倒了一杯，左手拿杯，右手拉了一張椅，在柳花花對面坐了下來……

柳花花接過茶杯，一邊慢慢的喝，一邊慢慢的問：「獨孤美，妳對這樁失鏢有什麼看法？」

獨孤美把脚架上床沿上，輕輕搖了搖椅子，只說了兩個字「離奇」。

柳花花又問：「那一點離奇？」

獨孤美沒有回答，她眨了眨眼，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你爲何故意支走朱媚？」

「妳說呢？」

獨孤美壓低著嗓子：「你懷疑她有問題？」

柳花花凝注著她說：「妳不認爲她有問題嗎？」

獨孤美噘起紅都都的小咀：「我只知道她故意裝出腿有問題，好讓你背她吧了。」

柳花花微瞪了她一眼：「人家跟妳談正經事。」

「她爲何有問題？她的問題在那裡？」

獨孤美停止搖晃椅子。

「先別說她，」柳花花喝完杯中的茶，隨手將茶杯往茶几一拋，竟好端端的停在茶壺邊；他把兩手墊在腦勺後，緩徐的說：「這件失鏢案，無論從那個角度去看，都不能稱他爲劫鏢案，妳說是不？」

獨孤美睜大著眼，望住那隻仍在打轉的茶杯，一直到它靜止不動時，她仍然不肯把眼光挪回來。「是的，自從朱媚第一次把案情告訴我們，我們便稱它爲失鏢案了不是嗎？」

「所謂失，就是遺失的意思，」柳花花說：「二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雖然不是一筆大數目，但可也不是一筆小數目，也許窮等人家辛苦幾年都掙不到這筆數目呢；至少二十萬兩數目裝箱成堆，還可以裝成一大鏢車哩，這麼大一車的東西，竟然會在光天化日下遺失，妳認爲有沒有可能？」

「怎麼沒有可能，」獨孤美很認眞的說：「如果碰到『天下第一偷』白則七，只怕再大一倍的鏢車也不翼而飛呢。」

柳花花輕笑起來：「這我倒相信，那個傢伙若眞偷起東西來，大概連妳獨孤美的心也要被他偷去哪。只可惜他早已發達了，別說是二十萬兩銀子，就算多個十倍，只怕他不肯看它一眼……」

一頓，接著說：「好，就算是他偷的，那時候是大白天不說，落雁坡至少有些遊人，以及附近的商家民宅，無論如何總會有目擊者吧。而我今天問遍了附近的商店民家，居然都說沒有一個人看見，這簡直邪門透了，難道碰到了鬼不成？」

「瘟鬼五哥？」

「去妳的。」

「誰能保証瘟鬼五哥不會偷東西？」獨孤美又在搖著椅子，一咀子捉狹的笑。

柳花花沒有好氣的瞪了瞪她：「無論是人是鬼，或偷或搶那車鏢銀當然不是難事，難就難在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覺，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獨孤美斂起嬉態：「我認眞想過這個問題，世上不管任何最難偷的東東西，總有一種人可以很容易的偷到手。」

「獨孤美？」柳花花興起也逗她一逗。

獨孤美用鞋尖頂了一下柳花花的腰間，却被柳花花眼疾一手抓住，連忙縮脚回來，結果脚是縮回來了，緞花鞋子却落在柳花花手裡……

獨孤美豎起眉毛，把脚一伸：「快把它穿上！」

柳花花朝她傻兮兮的一笑：「看妳以後還敢不敢動手動脚的……」

柳花花替她穿上鞋子的時候，忍不住輕輕握住她雪白的足踝，而且，還偷偷的在她的足心搔了一下癢……

獨孤美忽覺得觸電般渾身一震，差點沒摔到椅子下去！

她只覺得柳花花那輕輕的一搔，令她整個人的週身神經突然一縮，然後猛然鬆開……

她說不出那種感覺。

她只覺得此刻彷彿長了一對翅膀似的，就和她在「臥佛庵」吃了「大麻草」一樣，整個人輕飄飄的，就像已經飛到雲端一樣……

嗯，那種滋味，死了——美死了！

妳嚐試過「美死」的滋味沒有？獨孤美沒有，這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任何「第一次」都是最新鮮、最刺激、而又最令人難忘的，不是嗎？

「美死」的模樣是怎樣的一種樣子？妳見過沒有？

看看獨孤美吧——

紅艷的粉頰，就像是夏日的晚霞，又像你家後院中的五月石榴，嬌盈欲滴，令人熬忍不住想衝上去一口吞下它！像紫葡萄的眸珠子，一下子突然靜止轉動，似水的眸光呆滯了下來，變成了了非常非常可愛的「痴」……對，就是「痴」！

是不是白痴？

——其實，白痴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人，你不認爲是？

至少獨孤美現在就是世上最可愛，最嬌艷、最迷人的「美麗白痴」，連柳花花都看呆了……

——世上最無憂無慮，而又最快樂的人，難道不是白痴？

＊　＊　＊

只可惜獨孤美無法繼續享受她那「白

痴的快感」，因爲柳花花的聲音已把她拉回現實。

柳花花說：「妳說得不錯，世上再難偷的東西總有一種人最容易將它偷到手，那就是監守自盜。」

獨孤美哦了一聲，彷彿好不容易回過了神；她微微攪動了一下丁香小舌兒掃了一掃唇角：「自古以來，監守之人最易起盜心。依我看，這件失鏢案，應該是那幾個押鏢的鏢師們最有問題。」

一頓，她把脚拿下床沿，坐正了身子；忽又起身走近茶几，自斟一杯冷茶，咕咕的兩聲，喝完之後又坐回位置，這次她沒有再把兩脚翹在床沿上。「但是，從資料上看，他們俱都是資深人員，而且操守極佳，不大可能做出這種監守自盜之事；再說二十萬兩銀子幾個人分下來，所得無幾。從現實利益觀點來看，他們實在犯不著冒這種險，你說是不是？」

「我本來也是這樣想，」柳花花沈吟了一下說：「特別是主押鏢人丁鏢師資歷最深，薪酬也高，而且年底更居退休之齡，到時可支領一筆頗爲可觀的養老金，他若晚節不保而盜取鏢銀，無疑是世上最笨的人了。更重要的是，就算他有意動鏢銀的腦筋，還有這些趟子手呢？他們未必每個人很跟他合作哪……」

抖動了一下喉結，嚥了口口沫，柳花花接著說：「但是，我左思右想，這件事除了他們之外，實在沒有任何人可以做得如此巧妙，毫無痕跡，因此我就大膽的假定這件案子就是他們幹的。」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獨孤美點點頭：「越是離奇的事，越是要大膽的去假設；因此你雖通宵不睡，却仍帶著丁鏢師與他幾名趟子們到現場去要他們現身說法，爲的就是小心求証……」

目光一轉，凝望住柳花花：「你是否看出什麼端倪？」

柳花花目光深沈：「我只發現了有個地方很令人值得玩味。」

「那個地方？」

那就是無論是朱媚，或白雲師太與鏢師趟子們，他們的供詞幾乎是完全一模一樣。」

「就因爲供詞相同，所以你懷疑朱媚也有問題？」獨孤美眉心微攢。

柳花花沒有回答他這個問題，他問了另外一個問題：「一大車二十萬兩的鏢銀，當然是龐然大物，如果妳想偷它，這麼一大車東西妳會放在那裡？」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妳想，」柳花花說：「從大漢鏢局到落雁坡，實在是一段近距離，如果扣掉城廓的範圍不算，距離更短了，一路上都有不少行人車馬，而且有幾個路段都有民家村落，我沿路抽句了幾戶人家，都說當天有見到那車鏢銀經過；一直到落雁坡上，我問了一家最靠近千手觀音寺的店舖老板，他也說親眼見到了鏢銀從他門前經過。換句話說，那車鏢銀最終消失的地方就是千手觀音寺門前的廣場上……」

獨孤美一臉疑惑：「他們本來就說鏢銀在那裡被劫的，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不，我本是擔心鏢銀是被他們在半路上就做掉了，根本就沒有到達落雁坡……」

獨孤美打斷他的話：「白雲師太不是說親眼見到鏢銀停在廣場的一棵大樹下麼？你爲什麼不相信她所說的話？你……」

獨孤美突然睜大了眼：「你，你的意思，白雲師太也有問題？」

柳花花微微一笑：「爲什麼她沒有問題？就因爲她是個出家人？」

「出家人也會做出越軌的事，這本不出奇，因爲出家人也是人，只要是人都有可能做出奇奇怪怪的事。」獨孤美說：「但是，她年紀已經這麼大了……」

柳花花截住她的話：「年紀大的人就不會做出越軌的事麼？」

「我不是這個意思，」獨孤美連忙說：「在『臥佛庵』的時候，我已領教過什麼叫出家人了，有些出家人也會嫌貪愛富，勢利得很，並不是每個出家人都做到四大皆空，六根清靜的，這一點我已經瞭解……」

微頓，獨孤美接著說：「人老成精，世上有很多七老八十的『不艮老人』，人老心不老，經常會做出連年輕人都自歎不如的事情出來，這一點我也懂。只是，白雲師太你我都已見過她，無論怎麼看，她都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出家人，委實很難令人相信她會做出那種事……」

話未完，一見柳花花張口欲言，她連忙又說：「我知道你會說這世上有很多貌似忠厚的『好人』，經常會幹出連『壞人』也望塵莫及的壞事出來，世上本就無謂的好人壞人，這一點我也清楚……」

柳花花笑了出來：「既然你這麼清楚，那爲何不肯懷疑白雲師太有問題？」

「不是我不肯懷疑她，」獨孤美頗不以爲然的說：「財帛令人動心，這當然是事實，只怕連白痴都懂得錢的好處；但是你別忘了還有一個『程度上』的問題。所謂程度上的問題就是值不值得的問題。你想，區區二十萬兩銀子，與鏢師、趟子手一分下來，白雲師太能分幾個錢？三萬？兩萬？白雲師太分得那些錢幹甚麼？入自己的口袋還是歸於千手觀音寺？她是一寺之主，寺廟香火旺盛，每天遊客信士貢獻的香油錢滾滾而來，好過生意人的收入，爲了區區兩三萬兩銀子而參與偷盜鏢銀之事，萬一事發，豈非不值得很？如果是你，這會這麼笨麼？你肯去冒這個險麼？」

「不肯。」

「那你懷疑豈非太過牽强？」

「但是，」柳花花緩緩的說：「如果被脅迫呢？」

獨孤美猛然一楞，半晌說不出話來。

柳花花朝她微微一笑：「人，在很多時候，會遭到武力的逼迫或是人情的包圍，往往做出自己不願做的事情，即使是身遁空門的出家人也在所難免，誰都不否認有這個可能，妳說是不是？」

獨孤美點點頭。

柳花花接著說：「那車鏢銀絕不可能憑空消失，搶也吧、偷也吧，總會被附近的商家居民看見；但是千眞萬確的他們都說沒看見有人再把那車鏢銀自千手觀音寺的廣場運出落雁坡。唯一能合理的解釋，就是那二十萬兩鏢銀根本就藏在千手觀音

寺裡……」

獨孤美轉動烏黑的眸珠子：「不錯，偌大一間寺廟要隱藏一車鏢銀，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

「除此之外，再無更合理的角道來看這件事，」柳花花說：「妳想，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而且還有一名趟子手廖小維留守看顧鏢車，他居然會莫名奇妙的暈了過去，說不出所以然來便失去了鏢銀，這個根本說不過去，荒謬至極，誰肯相信這種事實？」

獨孤美思維急轉：「他們這樣解說，不但能推卸責任，而且能避免自己的嫌疑，更重要的是，能令偵查這件案子的人陷入撲朔迷離的困境，根本摸不著頭緒，簡直不知道要從那裡着手調查，但是……」

「但是什麼？」

「你不認爲其中仍然是有很多的疑點麼？」

「妳說說看。」

獨孤美說：「如果他們眞是監守自盜，却爲何要自動賠款呢？萬一朱老東眞的接受他們的賠款，他們豈不心血付諸東流，白幹一場？」

柳花花淡淡一笑：「這一點很容易解釋。每一行業都有他的規矩，而之所以有保鏢這行業，是因爲劫鏢的緣故，否則保鏢根本無需存在了。而鏢師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防止被劫鏢，將鏢物安全運達目的地，若遇劫鏢，只要奮力抗敵，如果失敗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不能全怪罪鏢師，因爲保鏢這一行業本來就是靠字號，吃名聲的，鏢局若字號硬，名聲响亮，在江湖上黑白兩道吃得開罩得住，自然無人敢劫你的鏢……」

獨孤美接口說：「反之若鏢物經常被劫，便說明這間鏢局不夠力，鏢師固然要負責任，但是也不必負上全部責任，對不對？」

柳花花點點頭：「一般責任心重的鏢師通常會拚死護鏢，但萬一敵人實在太辣手強悍的話，也只好顧命要緊了，設法突圍逃回鏢局，將劫鏢之經過，以及劫鏢人之形樣相貌稟報鏢局，作爲緝兇追鏢的綫索，如果力戰而死，反不利鏢局的追捕行動，因此保鏢這行規矩，除非有確切証據証明監守自盜，否則是無權要求鏢師們掏腰包賠償的；如果不是這樣，只怕沒有人敢吃鏢師這一行飯了，萬一沒有那麼多錢賠怎麼辦？」

稍一停，又說：「固然這件失鏢案是罕有的例子，江湖上從來只有聽過劫鏢案，不曾聽說過偷鏢這種事，但無論如何是不需鏢師們自行賠償的，充其量只使他們自己的護鏢能力受到折扣吧了，朱魯東是堂堂江湖上的三大鏢局之一的大總鏢頭，他當然不會接受屬下的賠償，大不了解僱他們就是了，否則必遭同業的訕笑，像朱魯東這麼愛面子的人，打死也不會做出這事。」

「這麼說，」獨孤美凝眸道：「那些鏢師所謂的賠償，只是惺惺作態囉？」

美眸一轉，獨孤美問了另外一個問題：「那朱媚呢？你認爲他也有問題？」

柳花花緩緩的說：「昨夜，我睡不著出城去，她尾隨而來……」

獨孤美立刻插咀，語音酸溜溜的：「她三更半夜跟住你，你就懷疑她？難道你不知道一個女人如此不被諱的跟住男人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柳花花淡淡的問。

獨孤美的小咀兒嘟得更高了，聲音也酸了：「你好像不記得昨夜你曾經吻過她，一個女人肯被男人擁吻，難道還有其他的意思？」

柳花花忽然笑了兩笑。

「你笑什麼？」獨孤美溜著他看。

「妳想知道？」

「是的。」

柳花花望住她，很認眞的問：「你覺得她是一個怎樣的一個女人？」

他又補上了一句：「我是指從外表上看。」

「那還用問？」獨孤美哼了哼，皺著鼻子說：「只怕是瞎子也看得出她是個很美，很動人的美麗女人，你敢說不是？」

「如果妳是男人，有這麼一個令人心動的女人對你投懷送抱，妳會怎樣？」柳花花咀角噙著一縷笑意：「難道你不會高興得笑了出來？」

「何止是笑而已，」獨孤美酸酸然的嘆了口氣：「如果我是男人，面對這樣一個嬌艷如花，熱情如火的女人，我想，我現在一定是夢魂牽繫，茶飯不思，連自己的祖宗姓什麼也記不起了……」

柳花花嘖嘖了兩聲：「幸好妳不是男人，否則肯定是個『女人湯丸』……」

獨孤美眨眼間，道：「什麼叫女人湯丸？」

柳花花笑著說：「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喜歡把女人當湯丸吃的男人吧……」

「去你的，」獨孤美嬌啐一聲：「那豈不成了妖怪？」

心念一動，獨孤美忽然又說：「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說，朱媚對你的示愛，其實只是想擾亂你？」

柳花花正色說：「如果我和妳一樣，連自己的祖宗都不記得姓什麼了，那麼，這件失鏢案我那還有心思去辦理？」

獨孤美睜著眼睛，說道：「你這個假設太大胆了，不，簡直是太離譜了。朱媚是女人，她喜歡上一個男人是正常的事，何況她喜歡的是江湖中最出名的『女人湯丸』，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喂！你幹什麼？」

話未完，她忽然驚聲叫了起來。

因爲這時柳花花驀地睜目張口向她撲去！

然而他只是作狀而已，並不眞的要把獨孤美『吃』下去，忽地身形一拐，躍向茶几旁，慢慢的爲自己斟上一杯茶……

茶剛倒滿，獨孤美已把它搶過來，「要死了，嚇了我一跳。」

柳花花再斟一杯茶，輕呷了一口：「如果妳敢再叫我女人湯丸，我就眞的一口把妳吞下去。」

獨孤美掩嘴嬌笑，緩緩走前去，一雙水汪汪的美眸媚睨著他：「你想從那個地方開始吃起？」

柳花花沒有『吃』她，他忽然連看都不看她，因爲他突地把自己的眼睛湊在窗戶的隙縫上……

獨孤美被他這舉動搞得一楞，但她畢竟是個腦子轉得飛快的人，立即靜止聲音，摒住氣息的趨前窗糯，也把兩隻眸子湊近隙縫往外瞧……

可惜她腦筋雖快，身手却其差無比，只見她甫一靠近窗子，却不小心用力過火，叭的一聲，撞開了虛掩的花格窗子！

這下可好，等她定睛往外瞧時，什麼也沒有，只是一片深寂的庭院……

獨孤美覺得尷尬，也覺得懊惱；但是她却嘟著咀唇兒，瞪了柳花花一眼：「都是你……」

柳花花微怔：「我怎麼了？」

獨孤美很認眞的說：「如果你平時肯多教我一些武功，我想我的身手就不會這麼差勁了，這難道不是你的錯麼？」

柳花花苦笑：「惡人，不，女人先告狀。這年頭，女人眞是愈來愈惡了。」

獨孤美探頭四下望了望窗外的院子，只見庭院深深，微風拂樹，連個鬼影子也沒有，不禁十分洩氣，縮回頭子，睇住柳花花問：「是誰在外面偷聽我們講話？你可看清楚了？」

柳花花搖頭：「我只看到了一個影子，正待看個仔細，妳却……」

「是不是朱媚？」

「不是。」

「你既然沒看清楚，又爲何能肯定偷聽的人不是她？」

「朱媚穿的是紅白相間的羅衫，那個人穿的却是素色衣裳。」

「難道她不會換衣服麼？」

那人沒朱媚那麼苗條。」

「那會是誰呢？」

「我如果知道，還須等妳問嗎？」柳花花沒好氣的翻了翻眼。

獨孤美嚅了嚅紅嘟嘟的小咀兒，又說：「我雖然不小心碰開了窗子，驚走了那個人，但是你爲什麼不追出去？誰都知道你的輕功一等一，如果你及時追上去，那個人難道跑得了？可是你沒有，你反而站在那裡睜著兩個像賊般的大眼睛看我出醜，這難道不是你的錯？你幾時變得這麼笨了？」

柳花花苦笑連連，歎了一口氣：「不錯，我是可以追上去，而且有把握追得上，但是追到又如何？妳能拿他怎樣？殺了他？」

獨孤美理直氣壯的說：「至少我們可以知道那個人是誰呀，而且我們還可以質問那個人爲何要鬼鬼祟祟的偷聽我們講話，難道不是？」

柳花花笑了笑：「現在是大白天，一般的殺手刺客是不敢隨便潛入名震江湖的大漢鏢局，就算敢，也一定是選在夜晚人馬安歇，防備鬆懈的時候行動，因此肯定那個偷聽的人絕不是外人，八成是鏢局裡的人，這一點，妳可同意？」

「不錯。」獨孤美同意。

「既然那人是鏢局裡的人，那麼，他就有權在鏢局裡走動，如果我追上去抓住他，換做是妳，妳會承認妳在偷聽我講話嗎？」

「不會，」獨孤美搖搖頭：「如果我是他，我大可以說我只是正好走到這裡，或是說突然瞧見院裡有不明人物，因此追了上來，或是……總之，他一定會一口否認偷聽。而所謂的偷聽不像偷其他的東西一樣，可以來個人贓俱獲什麼的，很難有確切的證據指控他的意圖……」

「最重要的是，」柳花花嚴肅的說：「我們非但不能從他的咀中問出什麼，反而打草驚蛇，更讓那人提高警覺，豈不糟糕？」

獨孤美點點頭：「你的看法是對的，你不追出去，對方或許以爲我們並未發現他，那麼他很可能再會來偷聽我們講話，我們只要小心謹愼，遲早會知道那個人究竟是誰。」

眼波流盼，忽盈盈一笑道：「柳花花，對不起，方才是我錯怪你啦，你不生氣吧？」

「爲什麼不？」柳花花拉長了臉：「我本來就是個很小氣的人，被妳這個蠢女人一攪合，我當然是生氣啦。」

「我本來不是蠢女人的，」獨孤美抿咀而笑：「就是朱媚那個女人搞得我……」

話說一半，獨孤美忽然住口不言。

她望望柳花花，然後輕輕的歎了一口氣。

她爲何歎氣？

柳花花知道。

因爲獨孤美已經發現柳花花懷疑朱媚是有理由的。

如果，朱媚對柳花花的投懷送抱，能使柳花花意亂情迷的話，何嘗不能使獨孤美氣忿困擾？

因爲朱媚明知道獨孤美對柳花花情有獨鍾，愛得死纏，而朱媚竟當著她的面展開「愛的攻擊」，「强吻」柳花花，再大膽的女人也會醋勁大發，何況獨孤美又是個醋罈子，如何不氣忿困擾？

無論是誰，一旦陷入意亂情迷或是氣忿困擾的地步，十之八九是會影響思維的靈活與情緒的穩定的。

柳花花與獨孤美這次來大漢鏢局是協助朱魯東偵辦那件離奇怪異的失鏢案，無論如何必須保持著冷靜的頭腦與穩定的情緒，這一點難道朱媚不曉得？

除非她是白痴。

朱媚是白痴麼？

當然不是！

誰都知道，江湖上人都知道，堂堂大漢鏢局朱大總鏢頭的千金「飛燕子」朱媚，非但不是白痴，而且還是個聞名遐邇的「女强人」哪。

可是，她竟在這種節骨眼上做出令柳花花與獨孤美意亂情迷和氣忿困擾的事，爲什麼？

因此柳花花對她產生懷疑豈非是很平常的事？

獨孤美的歎息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那個原因是什麼？

那就是：

——柳花花並未讓朱媚的「攻勢」搞得意亂情迷。

她忍不住望著柳花花問：「那一種女人才能令你意亂情迷？」

柳花花瞪了瞪她：「我雖然懷疑朱媚有問題，可惜的是我想不出她的動機與目的在那裡？」

（未完．五）

上文提要：春申君在嶽麓山再挫黑衣教的消息傳開，江湖各門派十分振奮，要抗衡黑衣教非要和春申君聯手不可，於是武林高手紛紛雲集白雲觀，職司黑衣教右總監的雲千里奉命來嶽麓山作說客，欲聘春申君爲黑衣教首席副教主，豈料事與願違，雲千里經春申君一番義正詞嚴的勸誡，表示要棄邪歸正，留在白雲觀効命……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仗義選盟主　依計鬥邪惡

任雲秋抱抱拳道：「雲前輩能幡然醒悟，棄邪歸正，這是最不容易的事了。」

「老弟這前輩二字，雲某萬萬不敢當。」

雲千里接着又道：「兄弟記得鳳副教主手下，有一位使刀的姑娘也姓葉，如果兄弟記憶不錯，那位葉姑娘的名字好像也是菁菁二字……」

春申君含笑道：「雲老哥說的就是這位葉姑娘了。」

雲千里是老江湖，看到任雲秋和葉菁菁站在一起，眞乃聯珠璧合的一對，心中不覺明白了一半，呵呵一笑道：「原來就是葉姑娘，兄弟聽說葉姑娘刀法神妙，罕有對手，留在黑衣教，豈不明珠暗投了？」

葉菁菁臉上一紅，沒有接口。

春申君抬抬手道：「雲兄請。」

當下就由春申君引着步出客廳，從大殿後一條廻廊，折而向西，來至西花廳。

這裏本是白雲觀接待遊客的地方，西花廳建在一片花圃之中，敞廳軒朗，北首有數十間精緻的客房，如今作爲接待各門派同道之用。

春申君領着雲千里跨進花廳，廳上正有幾個人坐着聊天，看到春申君走入，紛紛站了起來。

春申君連忙朝大家拱拱手，說道：「諸位道兄，兄弟特來給大家引見一位同道朋友的，這位雲千里雲老哥，在黑衣教担任右總監……」

春申君續道：「方才雲老哥是銜黑衣教主之命，帶來了聘書，要敦聘兄弟担任他們副教主之職，經兄弟婉拒，並勸雲老哥趁此機會唾棄邪惡，爲武林正義共同奮鬬，雲老哥深明大義，願意留下來和咱們合作了。」

他說到這裏，衆人紛紛鼓起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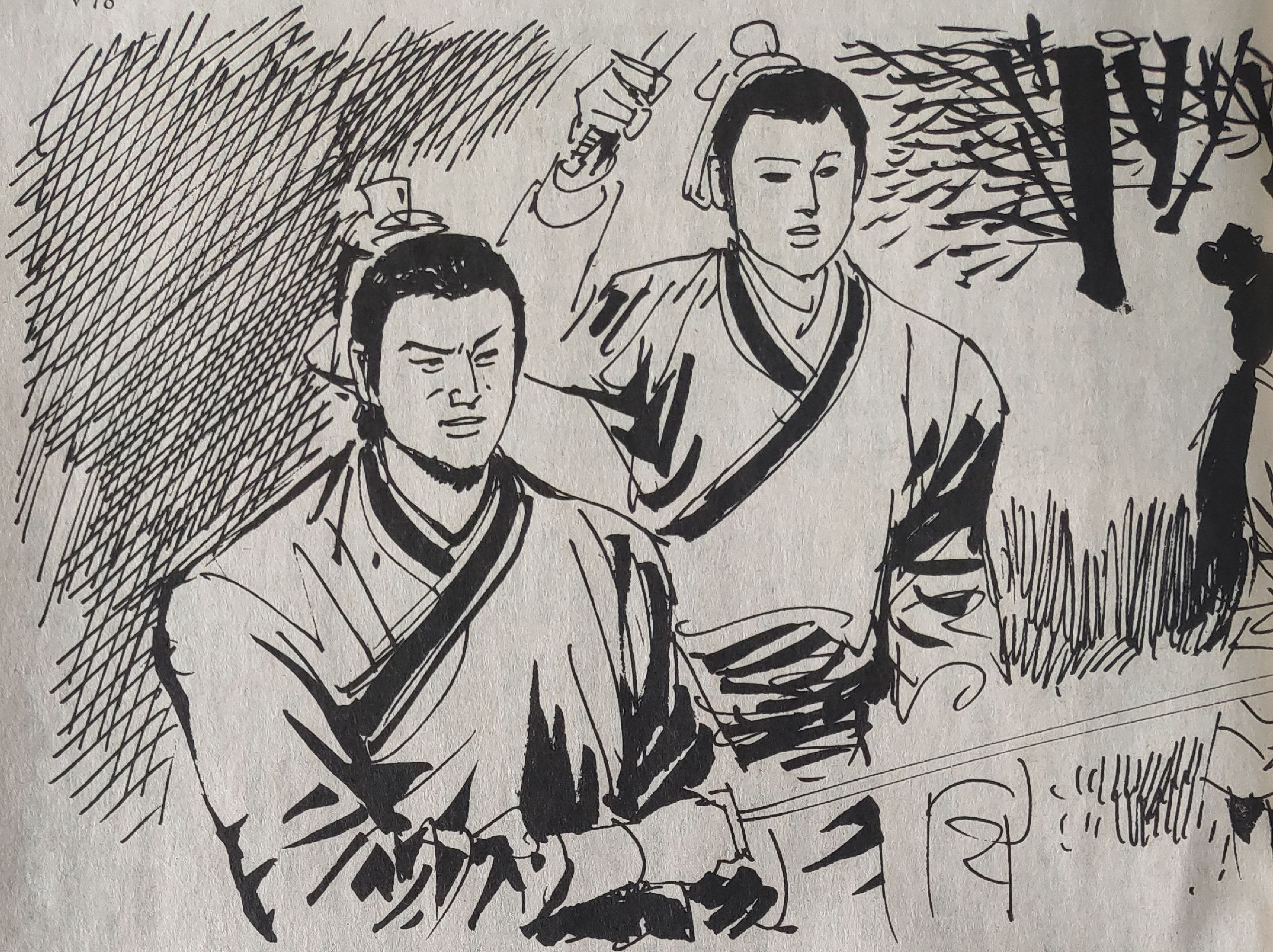
雲千里感動的道：「諸位道長，雲某淪爲黑道三十餘年，今天幸蒙總令主開導，有如撥雲見日，獲得重新作人的機會，諸位如果不以雲某是黑道中人見棄，雲某願盡一己之力，以供驅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大家又紛紛報以熱烈的掌聲。

少林羅漢堂首席長老定善大師迎了上來，合十道：「阿彌陀佛，佛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雲施主及時醒悟，咱們總令主號召天下武林，人不分門派，道不論黑白，只要有決心反抗黑衣教，都在歡迎之列，尤其是黑衣教的人，如能幡然來歸，更是歡迎之至。」

春申君接着就一一介紹了在場衆人，然後請大家落坐，又把方才雲千里說的話，詳細說了一遍，接着道：「雲老哥的顧慮，兄弟認爲十分準確，黑衣教聽到咱們有許多門派的支持，自然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全力來對付咱們，尤其雲老哥以黑衣教右總監的身份，投入咱們的陣營，這對黑衣教的聲望，打擊至大，更促使他們會提早發動攻勢，因此兄弟特地提出來與諸位道兄共同討論。」

洞庭青龍幫青旗令主薛飛白首先站起身來，洪聲說道：「兄弟薛飛白，讀書不多，但聽孔老夫子說過，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咱們是聽到陳總令主在



這裏獨力抗拒黑衣教，才不約而同趕來支援，稍盡江湖同道棉薄，大家在此集會，志在挽救江湖浩刦，消滅武林中害羣之馬的邪惡勢力，這本來是堂堂正正的正義之師，但咱們直到此刻，還沒有一個堂堂正正的名稱，足以號召天下武林，江湖同道，變成了無名之師，因此兄弟提議，目前第一件事，必須提出一個響亮的名稱來，譬如：武林同道討伐黑衣教同盟，或者武林各派聯合討賊同盟都可以，兄弟粗淺的意見，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兄弟提的這兩個名稱，只是舉一個例，如覺得可以，名稱該由大家決定。」

他此言一出，大家都紛紛鼓掌，表示贊同。

黃山世家萬昌年起身道：「在下武林末學，但聽了方才薛老哥的提議，深表贊成，在下臨行之時，家父已經接到衡山派的武林帖，曾說：黑衣教倡亂，已經危害到各大門派和江湖同道。春申君陳莊主仗義馳援衡山，又在白雲觀高揭反抗黑衣教的大纛，這是可喜之事，江湖上終於有人挺掉身而出，爲正義而奮鬬，只是陳莊主應該先有一個明白號召天下武林共同討賊的名號才好，這一點，家父的看法，正好和薛老哥說的不謀而合，在下特別提出來向大家報告。」

他說完之後，大家又報以熱烈的掌聲。

武當飛雲子起身道：「方才二位的提議贏得大家熱烈的掌聲，正是表示大家都同意的了，因此，貧道認爲由大家共同組織一個討伐黑衣教的聯盟，已獲大家一致同意，剩下來的就是討論這個聯盟的名稱問題了，貧道覺得方才洞庭薛大俠第一個名稱，『武林同道討伐黑衣教同盟』，把『同』改爲『聯』字較好，至於第二個『武林各門派』，因爲這次參邀的同道，不一定就是各大門派的人，何況討伐黑衣教，是爲江湖除害，人人有責，陳總令主揭櫫的『人無分門派，道無分黑白』，這兩句話，非常重要，因爲咱們歡迎誤信黑衣教的人，幡然來歸，這『武林各門派』幾個字，就不能用了，這是貧道一得之愚，請大家指教。」

少林定善大師起身道：「飛雲道兄說得極是，用上『武林各門派』，就狹義了，貧衲認爲飛雲道兄提的『武林同道討伐黑衣教聯盟』這名稱很好，不知諸位的意見如何？」

丐幫長老獨臂擒龍申萬生站起身洪聲道：「大家如果沒有意見，這名稱就算通過了。」

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

申萬生道：「好，大家既然一致同意，那就定名爲『武林同道討伐黑衣教聯盟』了。既是聯盟，就該舉一位盟主主持其事，大家意見如何？」

大家紛紛鼓起掌，表示贊同。

申萬生又道：「咱們原是響應陳總令主的號召來的，陳總令主率四莊之衆，馳援衡山派，打得黑衣教望風披靡，在白雲觀一戰，生擒黑衣教副教主，威震遐邇，是抗拒黑衣教的大英雄，也是咱們聯盟盟主最適當的人選，兄弟提議推春申君陳總令主爲盟主，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大家自然一致贊同，紛紛鼓掌。

春申君連忙站起身，雙手連搖，說道：「咱們既成立聯盟，這盟主一席，應該由武林中德隆望重的人出來擔任，以資號召，陳某何德何能，這個萬萬不可。」

少林定善大師道：「總令主衆望所歸，推辭不得，申長老方才說得很清楚了，總令主率先抗拒黑衣教，救衡山、擒賊首，放眼江湖，還沒有一個對抗黑衣教立下首功的人，也沒有一個給予黑衣教迎頭痛擊像總令主的人，何況咱們在這裏聚集了十一門派三大幫的人，都是響應總令主而來，成立聯盟，這盟主一席自非總令主莫屬，總令主不可再推辭了。」

九宮門盛世民起身道：「定善大師說的，正是大家的意思，何況這裏除了十一門派、三大幫外，還有黑衣教投奔過來的雲老哥、殷老哥、令狐老哥等幾位，他們都是被總令主的人格所感召，才幡然醒悟今是昨非，可見總令主在黑衣教心目中，已經代表了正義，今後可能還有許多人會反正過來。總令主如果不肯屈就盟主，就會失去黑衣教中人的歸向之心，這是更重要的原因，也是總令主不可推辭的原因了。」

衡山派青松道人也起身道：「盛道兄這話，說得更是透徹，目前黑衣教羽翼已成，教中高手，更不在少數，如果全憑武力，要想把他們一一消滅，咱們的人自然也要付出相當慘重的傷亡，因此自以攻心爲上，總令主在敵人的心目中，已經佔了極重要的地位，如果當選爲武林聯盟的盟主，對黑衣教的號召，自然更爲有力，這是衆望所歸，只有總令主出任艱鉅，方可有成，消滅黑衣教，挽救江湖殺刼，是人人有責之事，總令主自應當仁不讓，豈可推卸責任？貧道和總令主有數十年交誼，幸恕貧道直言。」說完，連連稽首。

春申君看着大家衆口一詞，自己已經不好再推辭了，只得連連抱拳道：「青松道兄責以大義，兄弟就不好再推辭了，只是兄弟德薄才淺，今後還要大家鞭策，多多指教才好。」

他終於答應了，全廳的人即報以熱烈的掌聲，以示擁戴。

春申君又道：「兄弟擔任盟主，實在難符衆望，最好請大家再公舉幾位名重武林的同道，共同主持其事。」

獨臂擒龍申萬生道：「副盟主人選，不一定是咱們這裏在座的人擔任，因爲大家都是代表某一門派，某一個幫而來，要選也應該選出幾個門派的掌門人來，聲勢就不同了。」

武當派飛雲子道：「衡山派青雲道長發出武林帖，應該選出他擔任副盟主。」

白鶴門阮省三接着道：「黃山世家，領袖江南武林，萬鎮山萬大俠也應該算一個。」

定善大師道：「洞庭青龍幫主鐵背蒼虬李公健李幫主領袖長江上下流，也該算一個了。」

青龍幫薛飛白起身道：「副盟主不該少了少林、武當兩大門派，兄弟認爲少林定慧大師、武當紫陽道長，都該列名，才能號召天下武林。」

他們這一舉，一下就舉出了五位名重當代的武林領袖人物來。

定善大師合十道：「副盟主五位不是太多了？」

鷹爪門居思仁道：「多幾位，就多幾分號召，五位副盟主也不多。」

於是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一致同意。

春申君本來認爲副盟主會在在座的衆人推舉，不料大家舉出了少林方丈，武當掌門，衡山掌門，和黃山萬鎮山，青龍幫李公健這五人來。以這五位在武林中的聲望，高過自己甚多，如今屈居副盟主，而且自己業已同意，不好再推讓，一時不覺望着大家，爲難的道：「這五位都是德隆望重的一派領袖，兄弟如何敢當？」

武功門王三元道：「這天下武林同道的聯盟，要對付黑衣教，不但要借重這五位的名望，也要借重這四派一幫的雄厚實力，盟主和副盟主都是大家選的，盟主也不用爲難了。」

事情就這樣決定，「武林同道討伐黑衣教聯盟」，盟主爲春申君陳春華，副盟主五位，計爲少林方丈定慧大師、武當派掌教紫陽道長、衡山派掌教青雲道長、黃山世家萬鎮山、洞庭青龍幫幫主李公健。

至於盟主以下的人事，由盟主自行決定。

春申君提出總指揮酆榮，副總指揮雲千里，統轄從前的東、南、西、北四路令主，因爲這四路令主，係以四莊武士爲主，是以四路令主，並不更動，仍以東路謝雨亭、南路謝雨奎、西路陳少華、北路玄機、玄修，總管仍爲陳福。他向大家報告之後，大家又紛紛鼓掌，一致通過。

這是一件大事，被推舉當選的五位副盟主，自有各該派的人，立即派人急促趕回去稟報掌門人。

這也是一件震動江湖的大事，春申君當選武林盟主的消息，也立即傳遍了江湖。春申君陳春華的大名也立即成爲天下武林家喻戶曉的人物。

這是春申君當選盟主的第三天，這三天來，都顯得十分平靜，但這天的初更時分，嶽麓山下開始有夜行人集結。

夜色朦朧，人影幢幢，扼守南路的謝雨奎，早聽師父吩咐，這幾天要特別小心，他已命手下莊丁，在沿路佈置了雙崗，監視山下大路上的敵踪。

此時山下人影漸漸集合，雖然距離較遠，還看不眞切，人數似乎不少，顯然是黑衣教調來的人手了；但他們到達山麓，就停住了，並沒有再往山道上上來。

春申君當然早已獲到報告，對方沒有動靜，白雲觀的人也詐作不知。

快到三更，山前忽然亮起燈火來，不，那是從大路上來的一條火龍，一串數十盞紅燈，像被風吹來一般在山前飄浮而來。

火龍漸漸接近山麓，現在已可清晰看清楚了。這一行人，最前面是二十名手持火把、背負朴刀的黑衣大漢，稍後，是十六名一手提一盞六角形紅紗宮燈，一手持一方尺許長紅綃帕兒的黑衣少女，她們後面則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冉嬤嬤，一頭花白頭髮，一張馬臉，她幾乎和男人一樣，腰插雙劍，健步如飛。稍後則是一輛雙轡

黑漆皮篷馬車，蹄聲得得，走得不徐不疾。車後又緊隨着四名背插雙劍的黑衣少女，同樣婀娜剛健。

這一番排場，誰都知道來的是黑衣教副教主鳳簫女了。

一行人到達山麓，就緩緩停了下來，這時，先前已經在山麓集結的人影中，走出一個黑衣老者和一個黑衣中年婦人，兩人一前一後走近黑皮篷車，一齊欠身道：「屬下漆嘯天，柳飛花參見副教主。」

車篷徐徐撩起，鳳簫女端坐在車中，含笑道：「總護法、柳副總護法不可多禮，本座今天下午奉教主金令，兼程趕來，你們和武林同盟已經交過手了麼？」

總護法漆嘯天看去已經六十出頭，頭髮和鬢眉均已發白，一張小方臉，略見灰色，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他略爲抱拳，說道：「屬下和柳副總護法，也是初更才到，在此恭候副教主芳駕，副教主未到以前，屬下不敢專擅，故而尙未和春申君交手。」

鳳簫女鳳目一轉，落到副總護法柳飛花身上，問道：「閔副教主好嗎？」

原來這位柳副總護法，是閔副教主的人。

柳飛花看去約莫四十出頭，五十不到，雖是徐娘半老，但柳眉半挑，眼神靈活，生成一張瓜子臉，皮膚白晰，別有風姿，只是眉目之間，隱隱透着一股冷肅之氣。

她聽到鳳簫女的問話，慌忙躬身道：「屬下臨行之際，副教主交代屬下，向鳳副教主致候。」

鳳簫女含笑點點頭，接着問道：「你們帶了多少人手？」

漆嘯天躬身道：「屬下奉命率同兩隊刀劍武士，前來聽候調遣。」

鳳簫女微微一笑道：「本座一向在外，很少和大家見面，今晚也只是奉教主飛鴿傳訊，要本座前來督戰，這調遣人手，如何作戰，還是以二位爲主，本座若是過問，反而會亂了秩序，時間不早，我看咱們應該上去了。」

漆嘯天、柳飛花同聲「應是」。

退後數步，漆嘯天朝着那邊幢幢人影揮揮手道：「咱們上去。」

柳飛花沒有說話，從身邊取出一黑一紅兩面三角小旗，向空一指，另一邊的幢幢人影，也迅快移動，但見數十條人影，捷如猿猴，紛紛朝山上掠去。

漆嘯天、柳飛花也緊隨他們朝山上奔去。

鳳簫女嬌聲道：「冉嬷嬷，咱們也該上去了。」

說完，車簾又緩緩放下。

冉嬷嬷喝了聲：「走！」

二十名手持火把的黑衣壯漢和十六名手持宮燈的黑衣少女，也相繼往山道上行去。

山麓間人影移動了，山道旁的暗卡就接二連三的報了上去。

白雲觀前也排起了十六盞氣死風燈，觀前兩旁，早已一邊雁翅般排列了二十名武士，只是正主還沒出來。

不過盞茶工夫，黑衣教的人迅快登上白雲觀前面的一片平台，火把、宮燈，和氣死風燈的燈光相映生輝。

鳳簫女的黑皮篷車駛上平台之際，春申君也從白雲觀大門中緩步走出。

他藍袍佩劍，臉含微笑，氣度雍容，就在門前石級上站停下來。

他左右兩邊緊跟着任雲秋和依然男裝裝扮的葉菁菁。接着走出來的則是十一門派、三大幫，和沈同、謝公愚等人。

春申君呵呵一笑，迎了上去，朝鳳簫女坐的黑漆篷車拱拱手，清朗的道：「鳳副教主遠莅，恕陳某迎迓來遲。」

冉嬷嬷迅快的打起了車簾，鳳簫女一雙秋水般眼神朝春申君投來，欠身含笑道：「賤妾聽說陳莊主受到江湖各大門派的擁戴，當選盟主，眞是可喜可賀。」

春申君大笑道：「陳某德薄能鮮，這是武林同道的抬舉，陳某愧不敢當。」

他目光一抬，朝鳳簫女拱拱手，才道：「鳳副教主難得到白雲觀來，請到觀內奉茶何如？」

鳳簫女道：「不用了，今晚我是奉教主之命，前來督戰的，我們立場敵對，陳盟主這份盛情，鳳簫女心領了。」

春申君看了鳳簫女座車兩邊爲數不少黑衣人一眼，說道：「難道我們不能化敵爲友嗎？」

話聲方落，突聽鳳簫女以「傳音入密」說道：「待會動起手來，你要任雲秋、葉菁菁注意我車子右邊的兩隊人，他們是由閔副教主心腹副總護法柳飛花所率領，可能都是迷失了心神的殺手，和他們動手，無須客氣，能一舉搏殺最好，如果他們暫時不出手，你就務必留出一部份實力，予以監視。」

一面盈盈一笑：「這有可能嗎？」

春申君暗暗點了下頭，大笑道：「黑衣教和武林同道爲敵，殘殺異己，陰謀併吞各大門派，橫掃江湖，所作所爲，鳳副教主和諸位黑衣教任事的朋友，都有目共覩。自古以來，邪不勝正，縱是實力雄厚，也必自取滅亡，鳳副教主和諸位都是江湖上人，自然可以明辨是非，識時務者爲俊傑，本同盟以人無分正邪，地不分南北，只要能夠及時悔悟，咱們都竭誠歡迎，試看貴教右總監雲千里、護法令狐宣、殷長風、使者江翠烟，不是都投過來了麼？和咱們都合作得很愉快，共同爲維護武林正義而努力，兄弟歡迎鳳副教主和諸位老哥一起過來，化敵爲友，化干戈爲玉帛，不是很好麼？

他話聲清朗，說來極爲誠懇。

漆嘯天聽得大怒，洪喝一聲：「住口，陳春華，你自封總令主在前，又假藉各大門派名義，再僭號盟主，天下還有誰再比你善用心機，妄自尊大的人了？教主看你還有點才幹，聘你爲副教主，你居然不識抬舉，要和本教作對，告訴你，凡是和本教作對的人，死無赦，我看你死到臨頭，還敢鼓動如簧之舌，說服別人麼？」

春申君大笑一聲道：「哈哈，陳某和貴教作對，已非一日，連貴教副教主晏天機都爲我所擒，還沒有人能以死威脅得了陳某，閣下是什麼人？你自問比晏天機如何？」

只聽身後響起雲千里的聲音說道：「他是總護法漆嘯天。」

中春君哼了一聲道：「原來你就是天山覺明禪師的叛徒漆嘯天，聽說你在關東一帶爲響馬，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最後被關東大俠雷震天一劍削去三指，銷聲匿跡了二十年，如今和黑衣教沆瀣一氣，搖身一變，當上了總護法，你原是賊性難改的人，無怪忠言逆耳了。」

漆嘯天最惱人的就是昔年被關東大俠削斷了三指，認爲是畢生奇恥大辱，遠走西域，投身學藝，和晏天機成爲同門，他投到黑衣教擔任總護法，就是晏天機所力薦，晏天機在白雲觀被擒，押回少林寺去，他就是一心要替晏天機出氣。

此時聽了春申君這番話，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張灰色的臉上，氣得發青，目射兇光，口中大喝一聲：「陳春華，老夫先劈了你！」

一道人影快如天馬行空，朝春申君當頭撲來，人還未到，右臂一振，一隻巨靈般的右掌照着春申君當頭劈落！

這一下當眞快得出奇，眨眼就已到了春申君面前，掌勢出手，一道令人窒息的掌風，壓頂而下！

任雲秋站在春申君左首，幾乎連拔劍都來不及，口中大喝一聲，左手抬處，一掌迎擊上去。

只聽少林定善大師低喝一聲道：「金剛大手印，接不得。」

這一掌，漆嘯天含憤出手，至少也用上八、九成力道，任雲秋右手來不及拔劍，才以左手拒敵，因事起倉猝，「九陽神功」也只能運起八、九成力道。

雙方一來一迎，何等神速，但聽半空中爆出一聲裂帛般的巨響。

任雲秋但覺對方這一掌重逾千鈞，震得他幾乎承受不住，雙腳一彎，差點坐跌下去，胸口血氣翻騰，口中悶哼出聲，但總算把漆嘯天這記「金剛大手印」接了下來。

漆嘯天淩空撲來的人，總比腳踏實地的人要吃虧些，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站在春申君邊上的一個年輕小伙子會有如此深厚功力（任雲秋最近得到風半仙和邋遢和尚兩人各輸二十年功力，不然這一掌就無法接下來了），但覺對方迎上來掌風，强勁無比，他身在半空，無法立足，立被震飛出一丈來遠，他連翻了兩個觔斗，消卸震力，但落到地上，還是站立不穩，往後退出一步，才站住樁。

葉菁菁眼看任雲秋吃了大虧，心頭一急，急忙悄聲問道：「任大哥，你快運氣試試，可曾被他震傷？」

任雲秋接下這一掌，一張玉臉都脹紅了，他緩緩納了口氣，含笑道：「還好，沒有什麼。」

春申君關心的道：「雲秋，你還是退下去休息一會的好。」

任雲秋道：「小侄眞的沒事。」

漆嘯天定睛看去，任雲秋接下了他一掌，居然毫無損傷，心頭也大感凜駭，暗暗忖道：「無怪晏副教主慘遭敗績，看來春申君手下，果然大有能者，這小子掌風之强，居然不懼「金剛大手印」，站在春申君右邊的小子（葉菁菁），大概也是一個高手了。」

他心念轉動，厲笑道：「陳春華，你口發大言，敢下來和老夫較量麼？」

春申君朝他微微一笑道：「你帶來的人大概不少吧，咱們這裏，人手也不會比你們少，要一個個的比，還是羣毆，悉聽尊便，反正你們出來一個人，我這裏定然會有人奉陪，陳某身爲盟主，你向陳某叫陣，若非黑衣教主親來，陳某豈會和你動手？」

這話是說你漆嘯天還不配向他叫陣了。

漆嘯天怒笑一聲道：「好個狂妄自大之徒，老夫今晚會叫你們識得厲害。」

鳳簫女依然端坐在車上，徐徐說道：「總護法，陳盟主這話不錯，如論人手，咱們來的人，自然不如他們的多，我看還是一個個的比來得好，雙方各憑武功，看看誰勝誰負，咱們勝了，他們就取消武林聯盟，咱們如果落敗，就任憑他們處置，陳盟主，你認爲賤妾說的，還算公道麼？」

春申君方才聽她「傳音入密」說過，柳飛花率領的兩隊二十四個黑衣人，似乎武功高不可測，羣毆起來，自己這邊人數雖多，只怕要有很多人傷亡，他知道她提出一個個的比，用意自然在此。

這就朗笑一聲道：「鳳副教主提議，兄弟自當遵命，不過兄弟這個盟主，是江湖同道選出來的，兄弟只是武林聯盟的一份子而已，咱們如果落敗了，這是兄弟領導無能，兄弟可以不幹這個盟主，但兄弟無權取消武林聯盟，那就這樣吧，咱們落敗了，兄弟一人，任憑你們黑衣教處置，不知鳳副教主意下如何？」

鳳簫女道：「漆總護法，你的意見呢？」

漆嘯天心想：「反抗黑衣教，是春申君一個人號召起來的，春申君如果任憑自己處置，武林聯盟不垮也垮了。」一面躬身道：「屬下沒有意見，鳳副教主認爲可行就好了。」

鳳簫女心中暗暗罵了聲：「好個狡猾之徒，你把責任推給我了。」一面點頭道：「既然雙方同意，那就這麼辦好了。」

漆嘯天沒有作聲，退後數步，左手一抬，敢情那是他和手下約定了的記號，這時站在篷車左首的一叢人中，立時走出八個人來。

漆嘯天目光一抬，朝春申君道：「咱們如果一個一個的單打，豈不浪費時間，漆某這邊，第一場先出八個人，你也派八個人下場，依然是一對一動手，閣下現在可以派人下場了。」

春申君目光一注，對方八個人同樣穿着黑衣，除了高矮老少有別，各人的兵刄也各不相同，但自己却一個不認識，不明對方虛實，要派出八個人去，這等於是盲人騎瞎馬，無從衡量對方的實力。

春申君心中記着鳳簫女方才以「傳音入密」的叮囑，對方兩撥人中，以柳飛花率領的兩隊二十四名殺手，不易對付，那麼自己就得留下一批人準備對付殺手了。

至於漆嘯天這一撥，連他自己一共是十六人，他如今先派出了八個人，那等於說還有八個人作後援。自己也應該派出十六個人，八個和對方動手，八個留下後援。

他心念迅快的轉動，業已有了腹案，一面頷首道：「漆老哥既然劃下道來，陳某自當遵命，只是調派人手，陳某還要考慮，要請漆老哥稍候了。」

漆嘯天深沉的道：「好吧，希望閣下快些決定。」

春申君立即退後數步，和武當飛雲子、少林定善大師等人低聲道：「目前情形，對方人手，分爲兩撥，一撥是總護法漆嘯天率領的十五名護法，一撥是柳飛花率領的兩隊殺手，漆嘯天這一撥雖然只有十五個人，可能是經過挑選而來的高手，這還容易對付，咱們這邊，也擬定對付他們的十六個人，先出去八個，留下八個暗中監視漆嘯天等八人，他們如果出手，咱們準備的八人也立可迎戰，這還不成問題……」

他口氣稍頓，接着道：「另外就是那個柳飛花率領的兩隊二十四個人了，據兄弟所知，柳飛花是黑衣教另一個副教主姓閔的得力助手，這姓閔的極爲神秘的人，也是黑衣教的眞正實力，這二十四人，可能經過黑衣教的特別訓練，也許還被迷失了神智，咱們對這些人更不得不特別防範。」

定善大師道：「今晚應敵的事，悉聽盟主調遣就好了。」

春申君道：「兄弟必須把對方實力，先和諸位說明，兄弟之意，請定善大師率同本門八名弟子，飛雲子率同本門八名弟子，和謝公愚、任雲秋、葉菁菁，注意柳飛花的兩隊殺手，但大家一經動手，務必一舉就把對方二十四名殺手殲滅，最好生擒柳飛花。」

定善大師、飛雲子同聲應道：「盟住放心，這個沒有問題。」

春申君又道：「現在是對付漆嘯天率領的這撥人了，兄弟要請申老哥（丐幫獨臂擒龍申萬生）、盛老哥（九宮門盛世文）、于老哥（形意門于人杰）、宋老哥（螳螂門宋人瑞）、阮老哥（阮省三）、居老哥（鷹爪門居思仁）、薛老哥（洞庭青龍幫薛飛白）、霍老哥（鄱陽鳳尾幫霍惟歲）、酆老哥（九環金刀酆榮）、雲老哥（雲千里）、殷老哥（殷長風）、令狐老哥（矮路神令狐宣）和沈同兄、金贊廷兄、陳康和兄等十六人出場，留下八人，注意漆嘯天等八人的行動。」

大家都聽了點頭。

定善大師道：「盟主可曾顧慮到漆嘯天本人麼？漆嘯天曾去天竺，練成『金剛大手印』神功，他方才使的也是『金剛大手印』，這種掌功，類似敝寺『般若掌』，震力極强，必須指派一個能應付他的人才好。」

春申君還沒開口，丐幫申萬生，鷹爪居思仁，形意門于人杰三人都是以掌功自許，幾乎是同時發言，說道：「由在下會會姓漆的好了。」

春申君笑道：「兄弟對三位老哥的掌功，素所欽佩，這樣吧，咱們同仇敵愾，都是自己人，三位自己去商議決定好了。」

武當派飛雲子道：「盟主調遣的人手，只是對付漆嘯天、柳飛花二撥人，對方還有鳳簫女那一撥人，咱們如何防範呢？」春申君被他問得臉上一熱，他預計鳳簫女雖然率衆而來，但今晚絕不會出手，只是這話不好公開說出，急忙點點頭道：「兄弟也想到了，如果她左右兩撥人敗退了，她也會不戰而退，不過咱們不得不防，那就請青松道兄和萬老弟（黃山萬昌年）、祝老哥（八封門祝子鈞）以及陸浩川陸老哥夫婦，江翠烟等人，率同二十名白雲觀弟子，監視鳳簫女一行人。」

大家計議定當，另一面，申萬生、居思仁、于人杰三人也已商量決定由于人杰對付漆嘯天，並由獨臂擒龍申萬生、王三元、宋人瑞、阮省三、雲千里、殷長風、令狐宣等八人先行下場，其餘于人杰等八人，只是站在階上，暗中監視。

春申君眼看應敵大計業已調度妥當，就回身走到階前，任雲秋、葉菁菁兩人依然緊隨他左右，以資保護。

漆嘯天深沉一笑道：「閣下已經派好人手了嗎？那就請他們下場了。」

春申君微微一笑道：「好。」

右手抬了抬，獨臂擒龍申萬生等八人步下石階，朝場中行去。

漆嘯天看到八人中居然有雲千里、殷長風、令狐宣三人在內，不覺勃然變色，大喝道：「雲千里、殷長風、令狐宣，你們三個叛徒，居然還敢出場嗎！」

雲千里大笑一聲道：「咱們棄暗投明，棄邪歸正，這有什麼不對？黑衣教多行不義，還有不少人都會棄之而去，投到武林聯盟裏來，你嚷嚷個什麼？」

「住口，叛教之徒，還敢胡說？」漆嘯天喝一聲，奮臂一指三人道：「你們給本座把他們三個叛徒拏下，不能生擒，格殺勿論。」

雲千里洪笑道：「咱們下場來，就是來會會你率來的高手，雙方放手一搏，自然非勝即敗，非死即傷，何用你說什麼格殺勿論？」

接着面向對方八人，洪笑道：「不過在未動手之前，黑衣教諸位護法，兄弟要向你們奉勸一句話，兄弟曾任黑衣教右總監，因爲看透了黑衣教所作所爲，才投到武林聯盟來，討伐黑衣教，替武林盡一己之力，諸位想想看，咱們都是江湖人，生死二字，誰也不會放在心上，但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你們死後留些什麼呢？諸位如果願意棄邪歸正，武林聯盟歡迎大家一起過來，那就不用動手了。」

他內功精純，話聲洪亮，而且又是黑衣教的右總監，地位和總護法相等，這幾句話，對黑衣教一干護法，在心理上確有很大的影響！

漆嘯天怕大家受煽動，心頭怒不可遏，左手連連揮動，大聲喝道：「你們還不動手？給本座殺！」

那八個黑衣教的人敢情都受了他的控制，聞言果然一言不發，各舉兵刃，衝了上來。

獨臂擒龍申萬生等人，在未出場以前，早由雲千里暗中指點，分配好了去迎戰對方那一個人，因此黑衣教八名護法揮動兵刃逼上之際，各人早已選定了目標，迎將上去。

刹那之間，刀光劍影，同時迸發，十六個人分作八對廝殺起來。

這一戰，動手的人雖然只得八對；但可以說都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各展所學，自然激烈無比，因爲動手的人共有八對，每一對動手的人，武功各異，兵刃不同，勝負之分，死生有別，作者就不能籠統的寫了。

現在先說雲千里，他在黑衣教任職右總監，護法堂的護法們，大多來自江湖，有半數以上他都認得。出場之時，他早已選定了對方八人中一個身材瘦小的紅臉老者。

此人姓侯，名通，外號通臂猴，一來是因他姓侯，二來他是通臂門出身，練成了「通臂功」，雙手特長，人又生得瘦小。

雲千里並未拔劍，迎着侯通就雙拳一抱，說道：「侯兄，你眞的要和兄弟動手麼？」

侯通和他相識二十年，自然不願和老友動手，口中低聲說道：「雲老總，咱們別使漆老總起疑，動手之時，兄弟再告訴你。」

雲千里廻眼看去，果見漆嘯天正在注意着自己，這就大笑一聲道：「侯兄不要叫兄弟雲老總了，兄弟脫離黑衣教，現在是武林聯盟的副總指揮。」

侯通大笑道：「那就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右手呼的一聲，直劈過來，這一掌他毫不留情，掌風呼嘯，幾乎用了八成力道。

雲千里哼道：「老夫難道還會怕你不成？」

同樣揮手發掌，迎擊過去。兩掌交擊，發出蓬然一聲大震，各自後退了半步。

侯通一退即上，雙臂揮舞，接攻出了三掌。

雲千里豈肯退讓，也以掌還攻，接連攻出了三掌。

兩人不用兵刃，自是近身相搏，避招進招，都在進退數步之間。

侯通低聲道：「不瞞雲兄說，今晚來的人只怕很少有人會被雲兄說服，叛離黑衣教的了。」

雲千里道：「爲什麼？」

侯通道：「因爲咱們這些人，在臨行之前，都已被人使了手脚，如能生還，他們才會給予解藥，否則必死無疑。」

雲千里一怔道：「那是什麼毒藥？」

侯通道：「不知道，但藥力發作之際，那種痛苦，非人所能忍受，當眞求死不得，求生不能，那是兄弟所親眼目覩。」

雲千里點頭道：「黑衣教以藥物控制一個人，雖然收效一時，終會因此失敗。」

侯通感慨的道：「這叫一步走錯，萬劫不復，兄弟也相信黑衣教終必失敗，但只怕兄弟看不到了。」

雲千里道：「侯兄知道毒藥什麼時候發作麼？」

侯通道：「最遲明天中午，過了午時，得不到解藥，就會發作。」

兩人一邊交談，一面互相搶攻之勢，却絲毫未懈。

雲千里道：「侯兄，兄弟方才說過，咱們都是江湖人，生死未必放在心上，但侯兄……」

侯通道：「這個兄弟明白。」

雲千里道：「侯兄明白就好，生死尚且不懼，還有什麼好怕的？」

「蓬」！兩人又硬接了一掌，侯通呆了一呆，苦笑道：「兄弟不是怕死，實在是那毒藥發作，比死還可怕，到了那時，連要想自絕都已不可能了。」

雲千里道：「侯兄既有棄邪歸正之心，何不冒險一試，目前距毒發作還有很多時候，盟主手下有一位任雲秋，他是天壤第一奇人九疑老人的傳人，身邊有老人專解奇毒之藥，當初盟主和沈同等四人，都是被黑衣教在身上下了毒，就是九疑老人的解毒丹解去的，侯兄何不試試？」

侯通微微搖頭道：「據兄弟所知，這種毒物，除了服用他們的獨門解藥，沒有第二種藥可解。」

雲千里道：「兄弟是說侯兄何不試試？能解當然最好，眞若無法可解，大不了一死，大丈夫死也要死得淸白。」

這話聽得侯通不禁又是一呆，點頭道：「不錯，兄弟不能死後落個臭名，雲兄，兄弟答應了，不過雲兄也要答應兄弟一件事。」

雲千里道：「侯兄只管請說。」

侯通道：「萬一到了明天午時，依然無法解毒，兄弟要請雲兄顧多年老友，一旦毒發，就立刻點我心脈，免得多受活罪。」

雲千里心頭一陣惻然，點頭道：「好，兄弟一定照辦。」

侯通雙手一收，說道：「那就不用打了。」

他們互相交談，但雙方仍在互相搶攻，這一陣工夫，少說也打了六、七十招，在這一段時間中，其餘的七對，也得稍作交代。

殷長風的對手，是一個使三截棍的中年漢子，此人姓秦，名萬代，原是陝北一名劇盜，外號獨角虎，手中一支三截棍，使得確也有他獨到的功夫，左手袖底還有一筒連珠箭，那是他別出心裁的獨門袖箭，普通一筒袖箭，最多只能發射五支，但他的袖箭，箭筒特長，可以連珠射出一十八支之多，近身相搏，這確是令人防不勝防的暗器。

殷長風在黑道上資格甚老，他還是昔年玄陰教的護法，這次雲千里給他預先安排的對手，本來並不是秦萬代的。

只因秦萬代聽總護法指着雲千里三人大駡叛教賊徒，格殺勿論，叛徒只有三個，大家都想立功，他雙肩一晃，搶了過去，正好遇上殷長風，一言不發，三截棍就呼的一聲迎面出。

殷長風豈會把這個後生小子放在眼裏？口中嘿了一聲：「找死！」

左足斜跨，讓過他的棍勢，左手一抬，長劍起處，直奔對方心窩。

秦萬代一支三截棍，走的純是陽剛路數，三截棍原是外門兵刃，使來虎虎生風，動作如電，宛似生出十數條棍影！

殷長風出身玄陰教，一柄長劍使的自然全是陰勁，陰柔而韌，這回正好以陰制陽，以柔克剛，任你三截棍使得如何勁急，砸上長劍，錚然有聲，却每每把三截棍反彈回去。

打到十數招，秦萬代幾次差點被自己三截棍反彈擊中肩頭，這自然把秦萬代激怒了，口中連聲大喝，三截棍左右廻舞，人却往後疾退了兩步，左腕一抬，一陣「奪」「奪」連響，從他腕底接連射出五支喂毒袖箭。

殷長風是什麼人，你不敗而退，顯然是爲了施展暗器，心中暗暗冷笑，五支袖箭連續射出，連接成一線，堪堪射到，他長劍一圈，往外引出，從劍上發出來的一股陰勁，已把五支袖箭裹住，隨着他劍勢捲出去，左手隨着拍出一掌，無聲無息的擊向對方心窩。

任何一個人左右雙手絕不可能做出兩種不同的動作，秦萬代當然也不例外，他左手發射袖箭的同時，右手三截棍不自覺的緩得一緩，就在此時，他突覺胸頭被一股無形力道重重的推了一把，身不由己的晃動了一下。

這股無形力道，先前只是撞上胸頭，但等到撞上之後，他才發覺襲上身來的竟是一股奇寒徹骨的陰氣，胸口一冷，忍不住打了一個冷噤！

不，剎那之間，四肢百骸都冷了起來，一個人立時不住的顫抖，握着三截棍抖得無法發招，心頭不禁大駭，急忙舉起左腕，要待發射袖箭，因爲顫抖得太厲害，根本無法拿捏得準。殷長風一記「玄陰掌」連中他前胸，業已無需出手，只是望着他冷冷一笑，回劍入鞘，自顧自往後退下，只聽秦萬代悶哼一聲，砰然倒下。

令狐宣的對手是點蒼雙劍的老大謝明輝，這人已有五十來歲，身形頎長，貌相清癯。

點蒼雙劍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點蒼雙劍在江湖上却還有盛名，因爲點蒼派一向很少和中原各大門派來往，也不在各大門派之中，可是在雲貴一帶，點蒼劍派的名頭却是十分響亮的。

矮路神令狐宣闊劍一擺，迎着謝明輝，他和點蒼雙劍是在黑衣教認識的，黑衣教的護法，龍蛇雜處，矮路神爲人較正直，在護法當中，和點蒼雙劍也比較談得來。

這兩人見了面，令狐宣就含笑抱抱拳道：「謝老哥，兄弟正在想念着賢昆仲二位……」

謝明輝冷冷一笑道：「令狐宣，咱們平日固然還談得來，兄弟却想不到你會是個毫無骨氣之人，今晚不必多說，只有放手一搏了。」

長劍一振，大有動手之意。

令狐宣道：「且慢，謝老哥，應該聽兄弟一言。」

謝明輝刷的一劍迎面點出，喝道：「點蒼雙劍從不和沒有骨氣的人打交道，咱們沒有什麼好說的。」

「住口！」令狐宣雙肩軒動，闊劍一揮，「噹」的一聲架住了對方劍勢，喝道：「謝明輝，誰是沒有骨氣的人？你該說說清楚。」

謝明輝冷然道：「你身爲黑衣教護法，縱然失手被擒，如果有骨氣，就不會貪生怕死，背叛黑衣教，謝某幾時說錯了？」

令狐宣道：「兄弟當日被擒，陳盟主並沒有說不降的人，都要殺死，而且去留悉憑自決，沒有人以死威脅我，老哥這貪生怕死四字，根本安不上……」

謝明輝道：「但背叛黑衣教可不錯吧？」

令狐宣道：「黑衣教只是聘我爲護法，我可以幹，也可以不幹，談不上背叛，而且唾棄邪惡，投向正義……」

謝明輝怒聲道：「你眞會強奪詞理。」

令狐宣道：「謝老哥責兄弟強詞奪理，自然是通情達理的人了，普天之下，眞理只有一條，眞理也就是正義，違背眞理，即是邪惡。武林聯盟，是集合了各門各派的人，爲維護江湖正義，才羣起反抗黑衣教的；黑衣教所作所爲，是邪是正，你老哥如果良知未泯，心裏一定明白，兄弟是背叛黑衣教呢？還是棄暗投明？」

謝明輝被他說得無詞以對。

令狐宣看他沒有作聲，就接着道：「謝老哥賢昆仲一向頗爲清名，何苦替一個倡亂武林，爲禍江湖的邪惡組織賣力？這樣不但毀了二位的清名，同時也會毀了點蒼派數百年的聲譽，兄弟良言盡此，如果老哥不聽勸告，執迷不悟，願和兄弟放手一搏，那麼和兄弟動手的只是一個助紂爲虐的人，人人皆可得而誅之，兄弟也毋須客氣了。」

謝明輝怔立當場，搖着頭道：「令狐兄這話可惜說得遲了。」

令狐宣自然不肯放棄機會，問道：「謝老哥，怎麼會遲了呢，就算你滿手血腥，只要放下屠刀，也可以立地成佛，武林聯盟揭櫫武林大義，地無分南北，道無分黑白，只要有決心反抗黑衣教的同道，均所歡迎……」

謝明輝微微搖頭道：「兄弟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令狐宣道：「那是爲什麼？」

謝明輝道：「咱們出發之時，都中了劇毒，明日午時沒有他們的獨門解藥，必將毒發身死。」

令狐宣道：「難道沒有別的藥可解麼？」

謝明輝道：「不可能會有。」

令狐宣道：「那麼謝兄打算怎麼辦呢？」

謝明輝道：「兄弟並不是貪生怕死的人，只是舍弟年紀還輕，我不忍他明天就死……」

白鶴門阮省三的對手是點蒼雙劍的老二謝明中，一個三十四、五歲的漢子，身形頎長，皮膚白晰，但却有一股逼人的英氣。

兩人並不認識，一見面連招呼也沒打，就動上了手。

謝明中年紀雖然不大；但一手十三路「點蒼劍法」，點、刺、撩、撥，使來極爲慓悍，劍劍都是進攻招式。

阮省三已經五十出頭的人了，他是白鶴門的長老，浸淫「白鶴劍法」，功力深厚，已有數十年火候，劍法展開，有如鶴舞中庭，人影飄忽，劍法更爲飄忽，使人無可捉摸。

兩人這一交手，但見劍光閃動，不聞一點聲音。

（未完・廿一）

詭異奇情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番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錢可通、吳興既是同門師兄弟，一個曉鑽營撈到盤滿砵滿，師弟吳興霉到出烟，兩餐不繼，又遭師兄奚落，柯金水本來請他師兄弟押運柯銀洋的棺木回鄉，又被錢可通獨佔油水，懷恨在心，決定報復，用茅山術促使屍變，錢可通亦預有防範，估不到屍變突然發生，及時將屍變制止，吳興見計未得逞，暗裏死纏苦追，未有機會下手……旺財上次盜墓被鬼追，雖然得到錢可通師兄弟將他救走，但死性不改，又再來刼陰司財，向一個女屍下手，被女屍追逐，恰巧又來到錢可通屍變之處求救，錢可通正防範吳興弄屍變，又怕旺財冒失……

弄鬼施鬼計

大發從地上爬起來，撫着臉。「師父，你要試試他們的突然反應，打那個小子才對，怎麼打我了？」

旺財不由接一句：「這倒是。」

話才出口，錢可通已一巴掌摑在他面上，將他摑飛出丈外。

倩文隨即以同樣動作飛摔出去。

大發看着大笑，突然一呆，他是省起以這種突然情形看來，倩文旺財沒有可能是串同來跟他們開玩笑。

旺財爬起來同時，倩文亦爬起來，他移動逃跑，倩文亦一樣，追在旺財身後。

二人再次繞着錢可通大發跑圈子。

大發看着奇怪，不由問：「師父，這女人到底是什麼東西？」

吳興聽着心裏暗笑。「什麼東西？連活屍也不知道，簡直傻瓜。」

他心念一動，隨又暗罵，這一次罵的却是自己。「我管這些幹什麼，傻瓜！」

他緊接動身，幾個閃躍騰挪，來到了棺材旁邊，一個翻身，上了樹，倒掛而下

死屍變殭屍

，雙手已多了一條繩子，套向屍體的下顎，往上一拉，屍體便被他拉出來。

錢可通並沒有在意那邊的情形，已完全被倩文這條活屍吸引，在他來說，好像倩文這種活屍還是第一次遇上，難免大感興趣。

他看着看着，大發突然伸脚一絆，旺財脚下給一絆，不由往前仆去。

大發及時伸手扶住，看倩文，動作亦一樣，就像是給一股無形力量半空扶着

大發一放手，旺財便仆倒地上，倩文亦同樣動作仆倒地上。

錢可通沒有制止，只是冷眼旁觀。

大發隨即走到錢可通身旁，奇怪地問：「師父，怎會這樣的？」

錢可通不由權威地道：「以我的推測，以我的推測……」

大發急不及待地追問：「怎樣呢？」

錢可通手一指旺財。「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在那兒找來這東西？」

旺財爬起來。「是這樣的，這些日子



我的腸胃實在很不錯，怎也吃不飽，手氣很壞，每賭必輸，想轉一個運，到車公廟去求神，又碰巧車公廟要修葺……」

錢可通大發冷冷的看着他與倩文。

倩文與旺財同時開口，動作亦一樣，就是沒有聲音發出來。

與之同時，吳興已然將屍體搬到樹後，正對西方，開心的將黃符從屍體的面上拿下來。

月光正照在屍體的面上，吳興接將屍體眼蓋上點着的生鷄血抹去。

「看着那個月亮啊。」他接將手指一指。

屍體的眼蓋霍地張開，望向月亮。

月亮這時候的陰火更盛。

屍體的眼睛越睜越大，吳興看着心裏暗笑。「對，這才對，別眨眼。」

屍體根本就不會閉眼。

吳興心頭大樂，他一心只想着報復，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屍體的變化會有什麼後果。

一具殭屍也就在他擺弄下逐漸成形。

殭屍的眼睛目光照耀下越來越亮，吳興看着已是時候，身子一翻再上樹，凌空倒掛而下，一條繩子縛上大腿，指甲接住大腿上一劃。

皮開血流，沿着繩子滴下。

繩子的末端正在殭屍的口內，鮮血也正滴進殭屍的口內。

血一滴接一滴，十餘滴之後，殭屍的嘴巴張得更大，舌頭緩緩伸出來，一種奇怪的呼吸聲響接着響起。

吳興看在眼內，繩子一抽，身子翻同樹上。

殭屍的嘴巴與之同時閉上，雙手筆直的緩緩舉起來，平伸而出，雙脚一弓一彈，跳起來。

那邊旺財亦已將遭遇說完，大概是嚇呆了，廢話連串，錢可通大發呆聽着，也是沒有去阻止。

到他話說完，閉上嘴巴，大發不由嚷出來。「我是服你了，三句話可以說完的，你可以說到現在。」

旺財好像已有些清醒，呆望着錢眞人。「事情就是這樣的了。」

錢可通大搖其頭，「你是自找麻煩，在這時候打劫陰司路。」

大發跟着大發議論。「你可知今日是陰日，這時候是陰時，那種陰風陣陣，陰濕濕的東西特別活躍。」

錢可通揮手止住，道：「大發，小心聽着。」

「是師父。」

「人死得冤枉，便不會斷氣，那口氣鬱在心裏，叫陰氣，這麼巧遇上生人的陽氣。」

大發急不及待的搶着說：「我明白了，那便是陰陽相吸，陰陽調和，於是陰差陽錯……」

錢可通點着頭。「啊，於是那口氣便暢順。」

「於是便復活。」大發叫出來。「那死不斷氣的人豈非很便宜，隨時會死而復生？」

錢可通笑笑。「也要這麼巧，遇上陰年陽月陰日的陰時，又要這麼巧雷電交加

，有電光接引。」

大發立時向旺財道：「你說你多麼走運。」

旺財也不知想到那裏去，衝口而出：「原來是好事一件啊。」

錢可通又笑笑。「現在你身體內有她，她身體內有你，你怎麼動她便怎樣動，你到那兒去她便到那兒去，名副其實，夫唱婦隨。」

旺財偷眼一看倩文：「麻煩是麻煩一些，但看她這麼漂亮……」

大發插口：「眞叫人羨慕的，只是師父，她已經復活了，一個人怎會沒有自己的思想行動的？」

錢可通冷笑，「人當然有的。」

「怎麼他原來不是人？」

「一半一半。」

「不明白。」

「還不明白？」

「那到底是什麼？」大發追問。

「半人半屍。」錢可通強調一句，「一即是活屍。」

「那麼發展下去……」

「不是活屍就是死屍。」錢可通說得很肯定。

旺財不由叫出來，「那錢眞人，我會怎麼？」

「她始終跟着你的。」

「那我怎麼辦？」旺財慌起來。

「你喜歡便帶她這兒去那兒去。」

「那我不喜歡？」

「她也是要跟着你那兒去這兒去。」

「錢眞人——」旺財叫嚷着。「你可是要想一個辦法救救我。」

錢可通只是笑。

「錢眞人，你眞的沒有辦法救我啊？」旺財心裏着急，追問。

大發立即截住，「快吐口水再說，這個時候你還敢以這種態度跟我師父說話，我師父是什麼料子，會沒有辦法的。「一頓他接問錢可通：「師父，你說可對？」

錢可通不由有些尷尬，他事實是第一次遇上好像倩文這樣的東西，實在是有些無計可施，可是給大發這一說，只有撐下去。

旺財可看不出來，連隨跪倒錢可通面前，倩文亦跟着跪倒。

看着她這樣，旺財由心裏寒出來，大叫：「錢眞人救命，錢眞人——」

錢可通突喝一聲：「站起來。」

旺財連忙起來，倩文動作一樣。

錢可通神威的接喝一聲：「別動！」

那旺財不動，倩文當然不會動，錢可通接笑。「喏，這不是解決了。」

大發脫口一句：「師父本領。」

旺財不由看倩文一眼，他一動倩文亦動，大發不由叫一聲：「又來了。」

錢可通搖頭。「叫你別動便沒事了，你怎麼要動？」

他搖搖頭，轉身舉步，旺財連忙上前，張開雙手，擋住去路，倩文當然亦一樣動作。

錢可通又搖頭：「擋着我是沒用的，大發，去看看那個財神怎樣？」

大發應聲回頭一望，叫出來。「師父，財神不見了。」

「什麼？」錢可通回頭一望，看見棺材果然空空如也，面色一變，轉罵旺財倩文。「你們兩個別在這兒給我麻煩。」

旺財急叫：「錢眞人，你將我們拆散好了。」

他探手抓着錢可通的手臂，倩文亦抓着錢可通的另一手臂

錢可通一掙不開，拖拖拉拉的走向大發那邊。

殭屍就這時候在錢可通身後跳出來，大發無意一眼瞥見，震驚。「師父，財神在你身後！」

錢可通拖着旺財倩文轉身，一眼看見殭屍跳來，不由倒退。

殭屍這時候已嗅着人氣，直向錢可通跳來。

錢可通要退，却給旺財倩文牽制着，行動不便，見殭屍迫近，脫口大叫：「放手，快放手！」

旺財只管抓着錢可通手臂。「錢眞人，你救救我啊。」

「你沒看見跳來的，那是殭屍，你要害死我！」錢可通着急了。

旺財心念一動，眼珠一轉。「除非你答應拆散我們兩個，否則大家抱在一起死好了。」

錢可通喝一聲：「混賬！」掙扎開。

旺財更加用力，倩文當然亦一樣，抓緊了錢可通的雙臂，將錢可通推向跳前來的殭屍。

錢可通拚命掙扎，但如何敵得過旺財與倩文的氣力，眼看殭屍越來越迫近，不由大叫一聲：「大發——」

「在這裏——」大發應得很爽快。

「快將他們拉開。」錢可通急急的吩咐。

大發目光一轉，「師父，我看來不及了。」

「那上前擋住殭屍。」

大發應聲便要舉步，突然又停下。「師父，那條殭屍可有殺傷力？」

錢可通衝口而出，「你小心一些不要給他抓傷便成了。」

「抓傷了會怎樣？」

錢可通還未回答，殭屍已撲近來，行動雖然有些緩慢，但一動風生急勁，大發雖然是人有些糊塗，但看這聲勢，也知道厲害。

他還在猶疑，殭屍已撲向錢可通，雙手一插，錢可通及時避開，旁邊的樹幹已給殭屍的雙手插進去。

到殭屍雙手拔出來，樹幹上已多了十個指洞。

大發一眼瞥見，雙脚不由後退，旺財亦爲之心着，但仍然不肯放開雙手。

殭屍轉身再撲，錢可通這一次退得容易了一些，旺財到底也心驚，不等殭屍撲到，脚步已往後退了。

這一退，錢可通的後背却撞在樹幹上，一驚大叫，道：「好了好了，我答應你了。」

旺財應聲鬆手，往側一個虎撲，倩文當然跟着，錢可通亦一個虎跳，殭屍即時撲上，他連忙滾身倒地，後面的樹幹已被殭屍雙手插斷。

錢可通一滾而起，又撞上樹幹，殭屍

隨即撲來，他勉強一閃，一面大叫：「大發，拿法寶來！」

大發倒也不慢，撲過去，一手拿起公事包，打開來一看卻嚇一跳。

包內的符籙，桃木劍，所有對付殭屍的法寶全都已支離破碎。

「師父——」他急叫。

錢可通以爲大發拿法寶來，馬步紮開，一探手：「桃木劍！」

「斷了！」大發卻這樣回答。

「什麼？」錢可通一驚。「那、黃符——」

「全碎了。」

「生鷄血呢？」

「給倒在地上了。」

錢可通還要問，殭屍已經撲至，他一面狼狽閃避，一面急問道：「那有什麼東西？」

「只剩下這個。」大發手拿着一瓶髮臘。

錢可通頭也不回，再伸手，道：「拿來——」

大發將髮臘放進錢可通手裏，錢可通接在手裏才發覺不妙，一看脫口一聲：「什麼，髮臘？」

殭屍隨即撲至，錢可通往後一退，後背撞在樹幹上，殭屍的雙手從他頭旁插過，插在樹上，一口接向他咬下。

他也算眼快手急，那瓶髮臘往殭屍口裏一放，殭屍那一口正好咬在瓶子上雙手同時一吸，老大的兩塊樹皮使給抓出來。

只聽那樹皮爆裂的聲响錢可通便爲之毛骨悚然。

殭屍雙手隨又插下，錢可通及時一避，倉皇中仍不失鎮定，舉起右手，無可奈何的一口咬在中指上。

鮮血從他的中指冒出，殭屍再撲前，同時，他右手中指亦點在殭屍的眉心上。

那條殭屍立時一個殭屍跳，有如觸電般一震，然後殭直在那裏。

大發看見，大讚：「師父好本領。」

錢可通却是痛徹心脾，不由自主的揮着右手。

吳興看在眼內，冷笑：「倒要看你有多少根中指。」

錢可通當然聽不到，左手接一抹殭屍的眼蓋。

殭屍眼蓋一垂隨即又張開，錢可通伸手再抹，右手中指隨即往殭屍眼蓋上連點了兩下。

左右眼蓋上各多了一個血點，殭屍的眼蓋才不再張開。

錢可通探手接將殭屍口咬着的那瓶髮臘拿回。

殭屍口合上，一些反應也再沒有。

錢可通這才鬆一口氣，看着那條殭屍一會，搖頭。「這一次麻煩了。」

大發看着那具殭屍。「這東西眞的是殭屍？」

錢可通冷笑，道：「你以爲是什麼東西？」

大發怔住，錢可通回顧一眼，仰首大叫：「吳興，你滾出來！」

吳興這時候仍然躲在樹上，聞言一笑，當然不會回答。

大發見沒有反應，搖頭。「師父你無謂浪費氣力了，想一想怎樣弄妥那條殭屍吧。」

錢可通衝口而出：「只有一個辦法，燒掉他！」

「好——！」大發大叫。「一勞永逸！」突然一頓。「師父已跟那個柯金水簽定合同，一定要好好的將屍體送到目的地，要是燒掉了，他告上衙門去，師父豈非傾家蕩產也脫不了身。」

錢可通呆在那裏。

大發接又歎一口氣，「長路漫漫，要是師叔再搗蛋，弄出什麼……」

「住口！」錢可通心頭冒火，一巴掌打去，大發及時避開。

旺財看看也是機會，連忙上前。「錢眞人，那先擺平我這件事，慢慢再想辦法好了。」

大發接着把將錢可通拉到一旁。「是啊！師父，不用再爲他們麻煩費心。」

錢可通語聲一沉。「你知道什麼，擺得平早便擺平了。」

「啊——」大發叫出聲來，道：「師父——」

錢可通不等他說下去，一巴掌將他打得飛摔出去，道：「你這個小子，出賣師父？」

大發撫着臉爬起來。「師父，我只是要說你怎會這麼容易答應，這也要那個旺財幹些事情。」

「這還不是將師父瞧扁了。

大發又一聲苦笑道：「我是放明白說話，最多只能夠說是打心口，不能算作篤背脊。」

「錢眞人」旺財也不知是否聽得明白，苦着臉上前。

「不用多說了」錢可通却是看出他還不太清楚，接一句。「一切視乎你的表現。」

旺財無可奈何的點頭。

「那還不跑過去與大發合力將殭屍扶上馬車去？」錢可通大聲吩咐。

「馬車早就散碎了。」

「那放到馬背上好了。」錢可通再吩咐。

語聲甫落，吳興突然從天而降，凌空落在那匹馬的背上，喝叱了一聲，策騎奔出。

他一面策馬前奔一面大笑。「馬是騎人的，我騎着馬，騎着馬，往前跑，往前跑——」

他唱着歌，輕鬆快活的一騎遠奔。

錢可通看在眼內，咬牙切齒道：「人發——」

大發慌忙應一聲。「這便搬動了。」

接喝一聲旺財：「你這個小子還呆在那裏，還不快來帮手。」

旺財急急上前，倩文亦上前，二人一活屍舞動着那條殭屍，亂作一團。

錢可通看在眼內，想笑却笑不出來，在他來說，當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當然也有一種衝動，想將殭屍都擺平，旣顯得自己本領，也好敎吳興知道厲害。

可是到現在爲止，他還未想到辦法。

動念間，旺財大發二人，一個小心與那條殭屍一齊倒在地上。

倩文很自然的亦倒下去。

錢可通看着心裏生氣，不迭吩咐。「你們千萬要小心，別將殭屍眉心眼蓋的鮮血擦掉。」

說到血他便想到咬破的中指，立時又覺得一陣劇痛。

也就在這時候，大發旺財一個不留神，已將殭屍眉心點着的鮮血擦掉。

殭屍眼蓋雖然點着鮮血，張不開，但眉心的鮮血給擦掉，立時又有了活力，張口便咬去，旺財倩文立時又亂作一團。

錢可通看着心頭冒火，舉起左手中指一看，血口已凝結，再破多少都有些影响，只好將右手舉起，往中指一口咬下。

在鮮血還未冒出之前，他已經衝前，右手中指按向殭屍的眉心按去。

這一按既準又快，鮮血正好在殭屍的眉心上，那條殭屍立時停止了活動。

大發鬆一口氣，當然一聲：「師父本領。」

「我只有兩根中指，你們再不小心，我就是再本領也沒用。」錢可通大大的嘆一口氣。一頓大喝：「還呆在那裏幹什麽，動手——」

大發旺財連忙動手，這一次小心得多了。

× × ×

接近黎明，街道仍然一片寂靜。

錢可通一行三個人一條殭屍、一條活屍終於趕進這個大城來。

大發旺財將殭屍縛在一個十字架上，各自一端，將那條殭屍扛起來，走來倒也輕鬆。

錢可通當然是最輕鬆的一個，只是思前想後，心裏實在很不舒暢。

倩文亦步亦趨，如影隨形，旺財雖然經已習慣，但看在眼內，心裏也實在羞惱，不知道什麽時候才擺脫得了。

他走着走着，不由自主的歎氣。

轉過街口，大發探頭一望，喜出望外：「師父，那邊有客棧。」

扛着那麽重的那條殭屍走了那麽遠，他實在有些累了，實在想找一個地方歇息一會。

錢可通看也不看，應聲：「這一次我們不住客棧，住酒店！」

旺財脫口一聲：「鬼很多的。」

大發不由嚇一跳。「師父，我們現在還不夠麻煩，還要跟鬼打交道？」

旺財看着大發，搖頭。「土包子到底是土包子，想到那兒去了？我說的是番鬼，紅髮綠眼的洋鬼子。」

大發恍然大悟，亦搖頭，「師父，那種鬼地方我可是住不慣。」

「住下去便慣的了。」旺財倒是興緻勃勃的。

錢可通想想，歎一口氣。「我也住不慣，但這個時候可也沒有辦法。」

大發接問：「你認識那兒的老闆，可以有折扣？」

「沒有這種事。」

「那到底有什麽好處？」

「第一，那兒的人沒有多少中國文化，不知道我們帶着一條殭屍一條活屍進去，第二，你師叔住不起那種地方，要搗亂也沒有那麽容易。」

「這倒是事實。」旺財不由得點頭。

大發目光一轉。「我看我們要住進去也不容易，你們看——」

酒店門前一個木牌，寫着很清楚。「華人與狗，不准進內。」

大發接一聲歎息，道：「我們是華人，這條殭屍沒有禁制，可是與癲狗沒有分別。」

錢可通大搖其頭，道：「所以說你這個人沒有見識，這種地方通常只認識一種人——」

「有錢人——」旺財接上口。

× × ×

錢可通旺財所說的也實在是事實，錢堆放在櫃枱上，那兩個酒店的職員立時換過了另一種面目，到錢可通再將部份錢堆到他們面前，何況禮貌十足，簡直就當錢可通財神一樣。

錢可通這才招手，大發旺財連隨舞着那條殭屍由門口進來，轉來轉去的，有如喝醉酒，倩文隨着旺財的動作，也幸好遮擋着那個十字木架。

酒店職員看在眼內，略皺眉頭。「你那個朋友到底怎樣了？」

「喝多幾杯酒便是這樣，見人要打，只好將他綑縛起來。」錢可通又一塊銀洋放進職員手裏。「放心，不會鬧事的。」

那個職員眉開眼笑。「我們這兒的客人很多時喝得根本站不穩，要抬進去，拖進去，是了，要不要熱茶，熱毛巾？」

「不用了。」

「用不用我們帮忙抬進去？」

錢可通又搖頭。「這個老小子脾氣臭死了，前後也不知多少次喝酒鬧事，打傷侍候他的人，我們自己動手，擺平他好了，這個時候，也省得驚動其他客人。」

他接將鎖匙拋向旺財。

旺財伸手，倩文亦伸手，到底是旺財將鎖匙迅速接住，沒有驚動那兩個職員。

錢可通接吩咐，「二零三號房，你們兩個先上去，年青人，走樓梯好了。」

旺財點點頭，一躬一縮地前行，倩文亦一樣，錢可通強作笑容。「他們其實是日本人。」

「哦，日本人，夫唱婦隨啊。」兩個職員倒也沒有再奇怪多問。

錢可通隨即走向大發，大發一個人扶着那條殭屍這時候已經有些吃不消，一面喘氣，一面低聲嚷：「師父，我要倒下去的了。」

錢可通伸手扶着殭屍，故意大聲嚷：「叫你喝白蘭地，威士忌，你一定要喝土炮，現在知道厲害了。」

他罵完隨即背轉身子，作出兩聲嘔吐，大發看着心裏也覺得有趣。「師父，用不着這樣裝模作樣的。」

錢可通應聲，一巴掌摑去，大發及時避開，與那條殭屍幾乎同時倒下。

錢可通眼快手急，一把抓住。

兩人扶着那條殭屍東倒西側，好不容易將那條殭屍舞到電梯前。

兩個酒店職員只以為是醉酒，加上那條殭屍身上又披上正常人衣衫，倒也沒有奇怪過去一看。

電梯門打開，錢可通大發連忙將殭屍推進去，那條殭屍雙手縛在十字架上，伸

侷筆直，這邊手伸進去，那邊手便突出電梯門外。

錢可通也是沒有考慮到這方面，立時亂了手腳。

那條殭屍雙手張開，無論怎樣推進去，結果總有一隻手伸出電梯外。

兩個酒店職員看着奇怪，錢可通一眼瞥見，連忙放開笑臉。「這個老小子喝醉了，就是這樣痲煩。」

兩個酒店職員只好展開笑臉。

大發低聲連忙問：「師父，這如何是好。」

話口未完，錢可通巳將木架拗斷，硬硬將那條殭屍撞進電梯內。

殭屍雙手沒有了木架支撐立時一折，正好箍上兩人的脖子，電梯門也就在這時候關上，那兩個酒店職員倒也沒有看見他們的狼狽樣子。

電梯到了二樓，門打開，錢可通大發便與那條殭屍跌跌撞撞地仆出來。

旺財倩文巳等在那裏，正好撞在一起，立時又亂作一團。

錢可通急罵一聲道：「還不钊房間那兒？」

旺財應聲慌忙走過去，倩文亦步亦趨，一樣姿勢走向房間那邊。

錢可通大發忙將殭屍箍着他們的雙手扳開，再舞着那條殭屍走向房間那邊。

進了房間，看見旺財仍呆在那裏，錢可通心裏有氣，喝一聲：「還不關門？」

旺財急忙走過去，探頭往門外一望，便要關門，倩文這時候正學着他樣子探頭外望，門眼看便要夾上她的頸子，也算旺財手急眼快，及時一把將倩文拉回來，然後將門關上。

「小姐，別這樣給我痲煩成不成。」旺財轉身背住門一靠，沒好聲氣的朝她嘟喃一句。

倩文動作一樣，嘴唇同時噏動。

旺財看着心裏更氣，却也無可奈何。

錢可通大發這時候巳經將屍體綁着的木架解開，將屍體披着的外衣剝下。

看見屍體眉心的血點沒有被擦去，錢可通才放下心來。

大發連隨問：「師父，又着又剝，不是自找痲煩？」

「你知道什麽？不將這剝去，屍氣焗在內，以後的痲煩更大。」

「都是你說的。」大發嘟喃着。

錢可通將殭屍往牆上一推，扶正了，喝一聲：「還這麽多說話，快快過去關上窗戶，將簾子都拉下來。」

大發不敢多說話，急急走過去。

錢可通望一眼呆着的旺財：「站在那兒幹什麽，還不去帮忙？」

旺財望一眼倩文：「我幹什麽，她幹什麽，可是痲煩侷很。」

錢可通悶哼一聲：「你幹你的，管她那許多。」

旺財無可奈何的走過去，倩文亦跟着去。

這簾子放下來當然又是一番痲煩，旺財只有歎氣的份兒。

× × ×

午前錢可通才醒來，清洗過，便拿出髮臘梳子，那梳子一挑，老大一塊髮臘便落在頭髮上，梳梳撥撥，弄了好一會子。

那髮臘的氣味也實在濃郁，旺財大發熟睡中到底也吃不消，遊魂般坐起來。

倩文當然跟着旺財坐起來。

錢可通這邊身一轉，旺財大發不由頭往前一衝，打了一個噴嚏。

倩文就是學着旺財的樣子。

錢可通倒給他們嚇一跳，不由手掩着嘴吧。「我的口很臭啊？」

他探頭向大發，大發雖然睡眼惺忪，仍然伸手掩着鼻子，道：「是你的頭，師父，你換過另一種不這麽刺鼻的髮臘成不成。」

「多管閒事。」錢可通鬆開掩着嘴巴的口，手指着大發。「聽好了，我現在出外喝茶，順帶買一些法寶，你們留在這兒看着那條殭屍。」

「知道了。」大發含糊地應着，身子往床上一倒，隨即發出鼻鼾聲響。

錢可通看着搖搖頭，往外走。

× × ×

出了酒店，給陽光一照，錢可通便精神煥發，略整衣衫，往街上走。

他這邊轉過街角，那邊吳興便探頭出來，一面狡猾的笑容。

「你總要跑開的。」吳興雙手互搓，提起旁邊的一個藤箱子，往酒店那邊走過去。

那個藤子不大不小，看來也不太重，裏頭一陣陣怪異的聲響，也不知放着什麽東西。

× × ×

旺財大發倩文這時候仍然排臥在床上，倩文的睡姿與旺財一樣。

那沒有多久，旺財睡眼惺忪地從床上爬起來，揉揉眼睛，他怎樣動作，倩文便怎樣。

他走向房間內的洗手間，倩文亦如影隨形，跟着走過去。

倩文跟到洗手間門前，旺財巳發覺，半身一轉，發覺果然是倩文跟在身後，不由歎一口氣。「小姐，這怎樣了，進洗水間你也要跟着？」

倩文嘴唇噏動，沒有聲音發出。

那邊大發這時候巳醒轉，看着聽着掩嘴大笑。「這就是夫唱婦隨，還等什麽，進去和唱好了。」

旺財聽着心裏有氣，但心念一轉，忙又換上笑臉。「大發兄，你跟着錢眞人多年，不學多也學少，一世人兩兄弟，帮個忙，暫時將她定在這兒成不成？」

「不是不成，而是我根本不成，不過，辦法倒是有的。」大發看來不像在說謊話。

旺財連忙問：「怎樣？」

「說你沒思想就是沒思想。」

「快說吧。」旺財也是急了，忙着催促。

「看你的身手怎樣了。」大發就是這句話。

旺財馬上醒悟，幾個動作，跳到洗手間前，一閃而入，將門關上。

倩文追到門前，巳經來不及進去。

旺財在洗手間內鬆過一口氣，隨即將腰帶鬆開，他這樣動作，在洗手間門外的倩文亦同樣動作。

（未完·三）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玉羅刹對狄飛虹表露愛意，加之二人孤男寡女困此絕境，遂要求狄飛虹納她為妾，但狄飛虹不允，後經雙方協議，玉羅刹答應教導他毒技知識，二人遂成為師兄妹，及後解救了石室內一班被藥物控制的白痴，聯同覃小蝶等人裏應外合殲除魔黨，但仍有數人逃之夭夭。一行人等重返將軍府，而玉羅刹藉着傳授毒技之名，得以親近狄飛虹，因而亦引致羅蘭與覃小蝶的不滿，二人往之觀察，竟發現狄飛虹與玉羅刹一起失踪了，她們更是火光了，於是逕自往萬毒谷去訪查，豈料谷內也是人影杳然，一怒之下，決定火燒萬毒谷……

輕薄之徒　予以懲戒

覃小蝶等上樓之後分坐三處，她與羅蘭一桌，金帶五婢及祝京娘六兒一桌，另外一桌自然是五鐵衛了。

江湖之上認識覃小蝶及羅蘭的並不太多，但金帶五婢名滿江湖，由她們腰際所繫的金色帶子，一眼就可以瞧看出來。

以金帶五婢的聲望，敢於招惹她們的必然不多，但凡事都有個意外，今天就有人敢向老虎嘴邊拔毛。

展娟是一位美麗的少女，但在金帶五婢之中，無論武功及姿色，她只能敬陪末座。

祇不過她很會說話，笑語如珠，此時她敬祝京娘的酒，兩人弄得拚起酒來了。

她們酒喝三杯之後，祝京娘倒没有什麽，他却臉如朝霞，醉態可掬，已經不勝酒力了，祝京娘還要跟她喝兩杯，她說什麽也不肯，祝京娘道：「不行，咱們說了要喝五杯的，這兩杯妳非喝不可。」

展娟告饒道：「好姐姐，我實在不行了，妳就饒了我吧。」

祝京娘道：「那不成，說過的話就得算數，要不然找妳的瑜哥哥代喝。」

因為展娟跟諸葛瑜私交極好，所以祝京娘才有此一說法。

誰知她語音甫落，立即有人接口道：「不要怕，小妞兒，妳跟她拚，無論喝多少有



艾大爺替妳接住，」此人嗓門頗粗，又自稱姓艾，自然不是諸葛瑜。

七婢五衞幾乎面色同時一變，展娟與祝京娘也一起站了起來，她們向發話之處一瞥，見那一桌坐着四名衣着華麗的大漢，他們的年歲全都不大，一個三十才出頭，另外三名只在二十五六至三十之間。

他們的排場可却大得驚人，除了四名斟酒佈菜，在一旁奔走侍候的青衣少女，身後還立着八名懷抱長刀的彪形大漢。

祝京娘與金帶五婢久走江湖，一眼就瞧出他們必然是一羣江湖人物，再由他的排場推想，這般人必是大有來頭之人。

再進一步推斷，在岳陽地面，洞庭湖邊，他又自稱姓艾，自然是洞庭王艾震的部屬或子侄輩了。

覃小蝶一行原是爲了整治洞庭而來，如今居然有姓艾的來招惹她們，祝展二人怎肯輕易放過！

「適才說話的是那一位？」祝京娘說。

「是小公子，姑娘如果想喝酒，請過來坐，」答話的身着銀衫，神情倨傲，年齡約莫二十七八。

祝京娘道：「本姑娘不陪無名之輩喝酒，先說說你是誰。」

一位身着紫袍，三十出頭的大漢道：「姑娘是找對人了，他是咱們洞庭王的大公子，江湖上稱他爲翻江玉龍艾南飛，怎麽，不會配不上姑娘吧。」

祝京娘冷哼一聲道：「我還以爲是什麽大人物，原來只是洞庭湖裏的小魚小蝦，你唇沒那個龍字了，剛才咱們姐妹說話，你竟敢意存輕薄，從旁插嘴，本姑娘念你無知，罰你跪下叩三個响頭，然後爬着出去，本姑娘就饒你一次。」

洞庭王的長公子，居然有人要他在大庭廣衆之中，跪下叩三個响頭，然後爬着出去，這說話之人如非胆大包天，必然是一個瘋子。

但祝京娘只是一個艷麗纖弱的小姑娘，那來那麽大的胆量？再說她神清氣爽，聲如黃鶯，也絕對不是瘋子。

只有一點人們可以確定，這位姑娘背負寶劍，必然是一個會家子，但無論她有多麽高明的武功，得罪洞庭王的公子，必然是一個悲慘的下場，這岳陽樓上，免不了要發生一場打鬥了。

於是客人紛紛離座，爲了避免池魚之殃，只有黃蜂谷的三桌，依然坐在原位。

此時立在艾南飛身後的抱刀大漢，撲出來兩名，他們只說了一句「賤婢找死」，一片刀光帶着強烈的勁風，已斜肩劈了過來。

他們刀沉力猛，出招快捷，只要被刀鋒沾上一點，非落得骨斷筋折不可。

艾震既在洞庭稱王，他的屬下殺幾個人只是件小事，誰叫祝京娘她們不知死活！

可惜他們那威猛無比的長刀，却連什麼都沒有碰到，而且當一陣香風掠身而過之時，他們感到身軀一震，胸前傳來一陣劇痛，及低頭一瞧，原來一股鮮血正像噴泉般的由胸口噴出，接着噹的兩聲脆响，一對長刀砸到地板，兩個大漢也跟着仆倒下去。

殺人啦，這可不是一件小事，而且一殺就是兩個，還是洞庭王的部屬。

這間聞名天下的岳陽樓上，竟然出了意外，洞庭王的屬下，在這裏栽了一個觔斗。

除了洞庭黃蜂雙方，還留在樓上的客人，莫不噤若寒蟬，誰也不敢吭出一氣，不料此時竟有人敢發出連串的哈哈笑聲。

「好武功，好劍法，果然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兩個小丫頭一格擺平洞庭湖八大金剛之二，眞叫老夫開了一次眼界。」

說話的是一名身着黑衫，鬢髮皆白的老人，看年齡，至少在七十以上，但笑語之時聲若宏鐘，震得屋瓦皆鳴。

洞庭湖原已撲出四人，要為他們的同伴復仇的，此時神色一呆，站在那兒有點進退不得。

穿紫衣的是洞庭湖四十二寨第七寨主殷拓，武功見識均有過人之處，他喝退撲出去的四人，向白髮老者抱拳一拱道：「在下殷拓，忝居洞庭第七寨主，不知前輩是那位高人，請見示名號。」

白髮老者道：「老夫的名號早忘了，你就叫我白頭翁吧，其實我跟他們不是一夥的，你跟我打招呼沒有用，不過看在你向老夫打招呼這一點上，老夫不妨給你們一個忠告，黃蜂谷威震寰宇，你們惹不起，洛陽將軍的兩位夫人，更是招惹不得，老夫言盡於此，你們看着辦吧。」他丟了一小塊銀子在桌上，二話不說，便起身下樓而去。

白髮老者一走，洞庭湖這夥人就面面相覷起來，當艾南飛出語調戲展娟之際，他也瞧出她們是金帶五婢，只怪他一向驕狂任性，沒有將金帶五婢放在心上，如今知道覃小蝶羅蘭也在樓上，他已是騎虎難下了。

殷拓目光一轉，向覃羅二人抱拳一禮道：「在下殷拓見過兩位夫人。」

羅蘭道：「殷寨主有什麼見教?」

殷拓道：「敝少主適才言語不愼，開罪了貴屬下，敝湖已經付出兩條生命，咱們不想再追究，咱方可以就此作罷了，不知兩位夫人的意下如何?」

羅蘭哼了一聲道：「貴湖付出兩條生命，那是他們學藝不精，如果喪生的是咱們，這筆賬又該如何算法?所以姓艾的當衆調戲良家婦女，咱們不能輕易的就饒了他。」

艾南飛勃然大怒道：「洞庭湖千軍萬馬，高手如雲，黃蜂谷算什麼東西?你們划下道來，大爺接着就是。」

覃小蝶道：「既然如此，咱們就不必逞口舌之利了，此地不夠寬敞，咱們到外面了斷。」

艾南飛道：「請。」語音一落，當先奔下樓去。

他少年氣盛，可以說有點不知死活，殷拓可就心裏明白，不要說覃羅兩位夫人了，單說五衞七婢，就不是他們現在的這些人所能應付的，但事已至此，他又有什麼能力挽回?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在下樓之前，推開樓窗，向天空發出一枚紅色的求救訊號。

黃蜂谷的這般人，自然明白殷拓施放訊號的用意，他們希望事情鬧得越大越好，當然不會阻止他的求救。

在湖濱有一大塊空地，是殷拓選擇的鬥場，雙方兩陣對圓，洞庭剩下的八大金剛之六便一起出陣。

黃蜂五鐵衞接戰了五金剛，餘下的一個由展娟接下。

五鐵衞全都用刀，他們習的是比血刀更為精深凌厲的厄度十三式刀法，右手一握刀柄，立即生出一股奪人心魄的霸氣，洞庭八金剛雖是功力不弱，但沒一個能夠接下他們三招。

展娟出身青城，在黃蜂五婢之中是功力最弱的一個，但她虛心求教，日夕苦練，對厄度十三式及倒馬槍法，均有令人滿意的進步，她雖是使用長劍，却時而刀法，時而槍法，使那位對手不知所從，第四招上便一劍穿心，送他上西天去了。

在不斷的哀號聲中，六金剛倒了三對，鬥場上血跡斑斑，橫陳六具洞庭門下的屍體。

艾南飛，殷拓，及另兩名舵主呆了，他們幾乎已嚇得面無人色，黃蜂五婢五衞的功力頗高，他們曾聽過江湖傳言，却想不到頗負盛名的洞庭八金剛，在他們的手下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殷拓發過求救訊號，但遠水難救近火，他與艾南飛雖是尚可一戰，如若覃羅兩位夫人出手，他們必難倖免，因此他再度雙拳一抱道：「為了一句戲言，各位竟然趕盡殺絕，是不是太狠了一點?此事咱們暫時罷手，待稟過敝主人，再向各位討回公道。」

羅蘭哼了一聲，連續向艾南飛遙遙點出數指道：「咱們暫住湖濱客棧，你們可以走了。」

殷拓見艾南飛臉色蒼白如紙，身軀顫抖不已，不由大吃一驚道：「妳將咱們少主怎樣了?」

羅蘭道：「沒有什麼，他只是中了我的五脈鎮心指，今後每天抽脈三次，百日之後變為白痴罷了。」

殷拓令兩名舵主扶住艾南飛奔向湖邊的船上，回頭留下幾句狠話道：「洞庭湖不是好欺侮的，各位惹下殺身之禍，今後將寢食難安了，咱們走。」

覃小蝶等沒有理會殷拓，只是他們却發生了一項困難。

湖濱有碼頭，也有客棧，那客棧分明客人不多，夥計却說已經客滿。

岳陽的交通及商業均頗發達，旅遊業極盛，不怕找不到客棧，但客棧雖多，他們却找不到一家願意接待他們的，如非有一個人肯仗義相助，這個問題就不易解决了。

當羅蘭在一家客棧之內大發怒火，正要出手傷人之際，那名在岳陽樓上曾經出現過的白髮老者，正好打着哈哈闖了進來，他向羅蘭一抱拳道：「狄夫人請不要生

氣，這岳陽城裏的客棧，家家都有空房，只有這家湘山客棧的確沒有空房了。」

羅蘭道：「他這店裏一個客人都沒有，怎麼會沒有空房呢？」

白髮老者道：「這裏沒有客人的原因，是因爲已經被人包下來了。」

羅蘭道：「是誰包下了整個客棧？」

白髮老者道：「是老朽。」

羅蘭怒叱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是否跟咱們過不去？」

白髮老者道：「狄夫人別誤會，老朽如果不包下這家客棧，夫人就難以找到安身之處了。」

羅蘭一怔道：「你是替咱們包下這間客棧的？」

白髮老者道：「正是。」

羅蘭問道：「爲什麼？況且咱們素不相識。」

白髮老者道：「老朽只是看不慣艾震那飛揚拔扈的氣焰而已，這岳陽城並不是他的，爲什麼跟他爲敵之人，客棧都不敢招待？」

立在一旁愁容滿面的店東道：「老人家：你這不是害我麼？得罪了洞庭王，咱們一家還能活得下去！」

白髮老者面色一正道：「你不敢得罪洞庭王，難道就敢得罪洛陽將軍？洞庭王只是一個江湖組織，洛陽將軍可是手縮兵符的朝庭命官，這兩位就是洛陽將軍的夫人，怎麼，你想將兩位夫人趕出去？」

店東呆了一呆，立即向覃羅二人打恭作揖道：「小的該死，不知是兩位夫人駕到，小二，快帶兩位夫人到上房歇息，並即刻準備酒菜。」

小二道：「是，兩位夫人請。」

覃小蝶道：「別忙，老人家仗義相助，咱們非常感激，請見示名號，將來也好告知拙夫。」

白髮老者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在江湖上平常得很，狄夫人千萬不要放在心上，老朽白頭翁還有要事待辦，就此告辭。」雙拳一抱，便轉身出店而去。

覃羅二人每人一間上房，五衛七婢就住在她們的左右前後，因爲他們不敢小覷洞庭湖，仍然小心的戒備着。

但這一晚竟然平安無事，次日巳初就有兩人找到客棧來了。

「咱們是從洞庭湖來的，要見覃小蝶。」

來人是一名灰衣老者，乃一名黑衣大漢，此時守在食堂裏的是五鐵衛中的是向陽與富槐。

向陽哼了一聲道：「老雜碎，夫人的名諱，豈是你能叫的，該打。」

一拳直吐，快如閃電，灰衣老者雖然已有防備，依然沒有避開，右肩如中鐵錘，一連退後三步，肩骨雖然未碎，右臂却抬不起來了。

與他同來的黑衣大漢正要衝上前去，他却以左臂攔住，然後咳了一聲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閣下出手傷人，豈不有失風度！」

向陽哼了一聲道：「洞庭么魔小丑，也敢與咱們以兩國相爭作比，你太抬高你們了，說吧，找咱們夫人作什麼？」

灰衣老者由懷中取出一張紅色帖子道：「敝主人請覃羅兩位夫人至君山一遊，請少俠代爲通報一下。」

挨了向陽一拳，他的氣焰被打得消失了，說話也顯得頗爲客氣，向陽叫富槐看着他們，自己拿着拜帖逕奔後院，片刻之後，他出來告訴灰衣老者道：「君山太小，咱們夫人不想去玩，艾震如果要見咱們夫人，叫他自己來吧。」

這是一個最理想的決定，因爲到洞庭湖必需用船，船在別人的掌握之下，一旦被人困在島上，豈不是生死兩難？如今艾南飛中了羅蘭的五脈鎖心指，洞庭王艾震怎能不來？

灰衣老者無可奈何，只得依言回洞庭復命。

洞庭王艾震決非等閒人物，否則他怎能威震武林，雄霸兩湖？他的部屬有四十二寨，每寨除了正副寨主，嘍囉三五十人不等，加起來不下一千餘人。

四十二寨只以人數見勝，並沒有什麼特出的人物，不過他們都有一身過人的水功，以及善使袖珍形的飛叉暗器。

但洞庭王的眞正實力，却是四霸五雄，及十二妖姬，這般人全都身負絕學，具有震撼江湖的一流身手。

灰衣老者的回報，使得洞庭王十分震怒，他傳諭四十二寨，精選一百名好手，並帶四霸五雄十二妖姬，立即進軍岳陽。

× × ×

「啓稟兩位夫人，洞庭王派人下戰書來了。」進來稟報的是五鐵衛之首的劉正風。

覃小蝶接近他遞過來的黑色帖子瞧了一眼，然後交給羅蘭道：「妹子：洞庭下約咱們即時到北門外湖濱廣場了斷。」

羅蘭道：「可知道他們有多少人？」

覃小蝶道：「洞庭四十二寨，共有一千餘人，艾震手下的一流高手，是四霸五雄十二妖姬，他爲了替兒子報仇，來的人只怕不在少數。」

羅蘭道：「來得越多越好，咱們就可一舉消滅他們，劉正風，你去告訴五衛七婢在後院集合，咱們立即到湖濱跟洞庭了斷。」

待五衛七婢齊集院中，覃小蝶已召下八隻神鷹，令七婢帶着，然後交待他們道：「洞庭湖人力龐大，如果他們來得太多，不妨以神鷹及黃蜂對付他們，但要記住一點，對他人可以不論死活，但對洞庭王必需生擒。」

交待之後由五衛領頭，一起向北門外的湖濱廣場奔去。

覃小蝶沒有料錯，洞庭湖的人數果然在他們十倍以上，領頭的是一名黑髯飄飄，身着紅袍的老者，此人長相威武，有着領袖羣倫的氣勢，必然就是洞庭王艾震，他身後立着九男十二女，自然是聞名江湖的四霸五雄十二妖姬，再後是一百名手執鋼叉，腰懸草囊的黑衣大漢，看來洞庭湖精銳盡出，這一仗他們是志在必得。

洞庭王艾震首先大喝一聲道：「是誰傷了我的兒子？請站出來答話。」

羅蘭踏前兩步道：「是本夫人。」

洞庭王道：「咱們無怨無仇，妳爲什麼要以毒惡的手段傷我的兒子？」

（未完・四十五）

※※※※※※※

上文提要：

司馬洛見過趙氏兄妹，得知賀拉隆曾任P國顧問，策謀組織情報人員及如何應付被關進監獄的人，賀又是個好色之徒，三人商議用趙以澄爲餌與賀打交道，在司馬洛趙氏兄妹的配合下，先後把暗殺賀拉隆的炸彈專家雷球與神射手祁利漢幹掉了，賀又決定到另一個惡人城市，這次他們是來認人的，而不是再去殺人……

※※※※※※※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惡人城

鱷魚自投羅網　邊境地帶受懲

* * *

「你聽我講！」趙以澄焦急地搖着他的手臂，「我並沒有開門給他呀！他不能進來，祇好又回去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假如他進得門，恐怕到天亮也不能趕走了！」

就在此時，夜總會的另一邊起了一陣騷動。司馬洛回頭，正看見有一位陪酒的小姐整個飛起來，跌到地上。他看見一個大漢的姿勢，就知道是這大漢狠狠地摑了她一掌。

這位小姐爬起身來，那個大漢又向她一脚踢去。這一脚是眞要命的，因爲是正朝着她的面部踢去。幸而這個女郞的反應不慢，還是能夠及時一側頭避過了。不過看上還是中了一脚，打了一個轉，再仆在地上。

這一次，她是聰明一些了，伏在地上不起來。因爲她是要靠美麗的容貌吃飯的，假如再來一脚，她未必能閃過，那就損失慘重。

那個大漢仍不滿意，一跳上前，就踏在她的背上，跳了兩跳。

本來在他摑了一掌之後，就應該有人可以制止他的，但是旁邊的人却沒有這樣做。而現在，在他跳了兩下之後，才有一個穿黑色制服的侍者領班上前相勸，把他扶着，使他不能再跳。

這個領班講的一定是好話，不會是對他頂撞的，但那個大漢却仍是不滿意，一手執住領班的黑領帶，在他的肚子上擊了兩拳。

這個領班痛得彎身蹲在地上。

此時，才有另兩個客人過來，把這個大漢拉開了。這兩個人敢如此做，乃是因爲他們就是大漢的同伴。

這個大漢哈哈笑道：「這是一個教訓，看看你們還敢不敢看不起我！」

他的一個同伴說：「這是不值得的，我們去喝酒，這裡美麗的女子多的是！」

他們回座，那個被打的女郎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顯然是失去了知覺，而由另外幾個侍者把她扶到裡面去了。事情至此似乎已告一段落，這個地方必然聘有的打手，但却沒有出現來維持秩序，把那個打人者請出去。

這時，司馬洛才發覺趙以澄的手鬆開了。而他也是這時才醒起，原來趙以澄方才把他捉得那麼緊。

趙以澄說：「假如我不是捉住你，你會過去干涉了！」

「不會，」司馬洛說：「不過我却是忍得很辛苦，連你捉住我都沒有覺得！」

「我們在這裡是不宜惹事的！」趙以澄說。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也不是第一次忍住這些事情的了。不過，有時我也覺得，這是很諷刺性的。本來我們是要管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但是爲了另一件事情，眼前的一件不公平事却不能管了！」

「我明白你的感覺，」趙以澄說：「不過，也祇能夠看事情的大小分輕重了！」

「其實，世界上的不平事也太多了，」司馬洛說：「我們也管不了那麼多！」

「你以前對人說過，」趙以澄說：「我們這是一場永遠打不完的仗，但我們還是

繼續在打。」

司馬洛微笑：「你怎麼還研究我講過什麼呢？」

「這是我們的溫小姐講的，」趙以澄說：「我是說，你的溫小姐，我們的上級！」

「我們還是別提這個問題吧。」司馬洛說。

這時，音樂完結了，樂隊並沒有因為剛才出事而停止演奏，這是一個盡量挽回氣氛的好方法。因為他們可以停止跳舞，到現在音樂結束了，他們才回到座位去。

趙老虎和賀拉隆看着他，各有不同的神情。賀拉隆說：「我要按着這隻老虎，使他不過去干涉！」

司馬洛說：「他跟我是差不多的，對這種事情沉不住氣！」

「我却不能又過來按住你，」賀拉隆說：「不過還好，趙小姐能把你捉住！」

司馬洛坐下來問道：「兩位小姐哪裡去了？」

他們由於祇有趙以澄一位女士，所以是叫了兩位陪酒小姐的，現在兩位小姐都不見了。

賀拉隆說：「她們到洗手間去了！」

趙老虎說：「其實她們是到裡面去看看那位小姐傷成怎樣，物傷其類，這是當然的了！」

他們說着時，那兩位小姐又出來了，她們是不能去得太久，浪費客人的時間的。

趙老虎說：「那位小姐眞可憐，現在情形如何了？」

「送到醫院去了，」其中一位陪酒女郎說，「相信也要在醫院住一段時間！」

「這種事情，」賀拉隆說：「是常常發生的嗎？」

「不，」那位小姐說：「假如是的話，我們這口飯怎麼吃？總之這傢伙一來就多事！」

「他是專門來搗亂的嗎？」趙老虎問。

「又不是搗亂，祇是野蠻。他看中了那一位小姐，就要陪他出去上床，不肯的就打！」

司馬洛說：「那麼不是陪他出去聰明些了嗎？」

「陪他出去，也是打，」另一位小姐說：「這人是有虐待狂的！」

「這樣的人，」司馬洛說：「似乎不應該歡迎吧？開夜總會，總是有些勢力的，難道也不能擋住他？」

「這個人却是更有勢力，」那小姐說：「跟他一起的都是軍部的人，這裡，最惡的人就是軍人，誰敢說個不字？他們隨時可以拿出槍來的！」

賀拉隆吃吃笑道：「幸而他沒有看中妳們！」

「我們長得醜呀！」那小姐說。

賀拉隆在司馬洛耳邊說：「這個就是我們要的人了！」

司馬洛勃然道：「為什麼不早說？」

「早說也不能制止他打人呀！」賀拉隆說。

這倒也是言之有理，因此司馬洛也不能怪他了。

司馬洛現在要找的乃是一個綽號「鱷魚」的人。這個人是一個職業間諜，曾經背叛過莫先生的組織，却找不到他，因為鱷魚事後失踪了，再也沒有露面。最後見過他的乃是一位巧手的整容醫生，但這醫生被殺掉了。這顯示鱷魚是用了新的面孔和新的身份出現了。莫先生那裡只有他的舊照片，因此對他束手無策，聽說鱷魚是到了此地來，但人那麼多，又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的，很難找。

這就是賀拉隆派用場的地方。賀拉隆對這裡的情形很熟，他說鱷魚是在這裡，他也不知道鱷魚在此地叫什麼名字，但他見過這個人，認得樣子。他知道鱷魚與這裡的軍政要人是有聯系的。

司馬洛說：「你肯定是他嗎？」

「我聽人說，他醉後自己吐露過，他本來是叫鱷魚，」賀拉隆說：「而這個人是不明來歷，沒有過去的。這與你們找的人身份很吻合。祇要把他捉住，檢驗一下就知道了。有許多地方是改不了的。而且這種人，就是捉錯了也不要緊，是不是？」

「他認得你嗎？」司馬洛問。

「假如我沒有化裝，」賀拉隆說：「許多人都認得我。但，似乎更重要的是，他認不認得你！」

「我不相信他認得我！」司馬洛說。

「但他是正在看着你！」賀拉隆說。

沒有錯，鱷魚果然是正望過來，使他們感到為之毛骨悚然。而跟着，鱷魚就站起身過來。

這使他們都大驚，包括那二個陪酒女郎。鱷魚望向他們，亦與他同伴們講過一些話，又向一個侍者問過幾句話，然後才走過來的。

司馬洛、趙以澄以及賀拉隆都懷疑及害怕鱷魚是過來向他們找麻煩。那兩位陪酒小姐亦害怕鱷魚是看中了她們。

但是趙以澄說：「你們用不着担心，他看的是我！」

這却也不使司馬洛他們舒服多少，因為，假如鱷魚看中的是趙以澄，那又是另一重麻煩了。

趙以澄說得沒錯。鱷魚走過來，走到她的面前，說：「這位小姐，我想跟你跳一隻舞！」

他一講話，就聽出他是有些醉意。看來，他剛才是跟他的同伴們講過趙以澄，亦向侍者問過了，他們都不贊成他過來。但他還是一意孤行。

司馬洛說：「這位小姐不是在這裡工作的！」

鱷魚說：「給我一個面子可以嗎？」

趙以澄說：「我又不認識你！」

鱷魚說：「我叫林承恩，現在你認識我了，你又叫什麼名字呢？」

趙以澄說：「我叫安娜。」她報上的是一個很普通的英文名字，幾乎等於沒有回答。

鱷魚說：「安娜，現在我們認識了，我們去跳舞！」

那二位陪酒小姐都僵着，奇怪這些人如何應付這個場面。她們是愛莫能助的，事實上自身也難保。

賀拉隆說：「安娜是跟我們一起的！」

鱷魚揮揮手：「你們會給我這個面子的！」

趙以澄說：「你也得給我們面子，你

何不先坐下來談談呢？我們可以先交個朋友，是不是？」

鱷魚看了她一陣，裂開咀唇露出一個微笑，說道：「呀，你是一個有手腕的女人！很好，人是應該多交一些朋友的！」

他坐了下來，趙以澄為他介紹了司馬洛、賀拉隆和趙老虎，但都不是用真名字。他們對那兩位小姐道出的，亦根本不是真名字。目前，她亦不是趙老虎的「妹妹」。

鱷魚和他們握過了手。那兩位小姐亦對趙以澄的鎮定大為羨慕，因為本來可能鬧得很僵的場面，給趙以澄緩和下來了。她們不知道的就是，場面不但可能弄得很僵，而且還可能會弄到拔槍相向。

司馬洛亦是很佩服趙以澄的機警，而他也故作大方地對鱷魚道：「你在那邊不是有朋友嗎？你何不叫他們過來一起呢？」

鱷魚望望那邊，說道：「還是不好了，他們都是粗人！別管他們！」

他是在打什麼主意，司馬洛他們也不大清楚，不過很可能的是因為剛才鱷魚要過來時那些人勸止他，但鱷魚卻沒有鬧事，而不希望他們知道「秘訣」何在，就讓他們猜猜。

趙以澄叫侍者拿了酒來，敬了鱷魚一杯，她的手段，使鱷魚想蠻也蠻不起來。假如對方是軟的，就很難硬碰了。

既然氣氛不壞，他也不好就這樣便叫趙以澄跟他走，雖然最後還是難免的。

趙以澄對鱷魚說：「林先生，你的脾氣不大好，你剛才所做的事情，你不怕給抓上警局嗎？」

鱷魚豪氣地哈哈笑：「我給抓上警局？沒有人會抓我，沒有人有胆量抓我，衹有我抓人！」

趙以澄看着司馬洛與賀拉隆及趙老虎，三個人暗暗笑起來，這使鱷魚感到憤怒而困惑。

他說：「你不相信嗎？」

「不是，」趙以澄說：「衹是，有時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麼巧妙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想不到在這裡找到了你！」

鱷魚整個身子都硬起來了。他是不喜歡聽見他被「找到」的，因為這乃是一件令他最担心的事情。

司馬洛在這件事情上是未和趙以澄商量過的，但他已猜到了趙以澄是什麼意思，所以很合作，而趙老虎和賀拉隆顯然亦是一樣的。

司馬洛說：「我認為我們值得談談生意。這兩位小姐，你們到洗手間去，我們叫你們才出來，鐘錢照付好了。」他並且每人塞了一些鈔票。

那兩位陪酒小姐歡天喜地走了。用不着工作就有錢可以拿，這確是一件樂事，尤其是不必對着鱷魚。

她們走了之後，司馬洛對鱷魚說：「我們是來這裡做生意的，我們正想找一個有辦法的人。看情形你是一個非常有辦法的人。我們知道在這裡做生意是要有辦法的！」

「我是最有辦法的人！」鱷魚說：「你們做的是什麼生意？」

「我們什麼生意都做，」司馬洛說：「越大越好。我們是可以供應很多貨物，也可以購入很多貨物。貨物假如能夠自由進出，不受檢查，那當然是特別賺錢的，尤其是某種貨物！」

「你有辦法嗎？」趙以澄問鱷魚。

「我是最有辦法的人！」鱷魚堅持道。

趙以澄對司馬洛說：「你看，我的價錢高是有理由的！」

「對呀！」司馬洛說：「凡是貴的東西，總是有其值錢的理由的！」

「什麼價錢高，什麼值錢？」鱷魚問。

趙以澄說：「我是一個出賣的女人，價錢很高，他們出得起錢，我就陪他們旅行。」

「噢！」鱷魚這才較為明白。

趙以澄說：「現在知道了真相，你就失望了嗎？」

「不，不是！」鱷魚說：「這個地方——這裡的女人們不也都是出賣的嗎？」

司馬洛說：「假如安娜同意的話，我可把她送你作見面禮。我們是已經付了錢的。」

鱷魚大感興趣地看着趙以澄這個「安娜」。

趙以澄說：「我不反對，不過，我得先聲明，他們衹是買我一星期，現在衹剩下四天。另一點就是，由於是他們出錢買我的，我也是有一些道義上的責任。你真能幫他們嗎？」

「我——馬上可以証明！」鱷魚說。

「馬上証明？」司馬洛笑道：「我又沒有貨在這裡，這件事情，要証明也不能馬上証明！」

鱷魚仍是犯了多數男人的通病，就是要在美女的面前逞英雄。他說：「假如明天才証明，那就顯不出我的本事了。我可能是花了許多時間去求人託人。我現在可以去求人，不必去通知什麼人，就証明了，那才能顯出我是一個真有辦法的人！」

「這當然是一個好主意，」趙以澄說：「但是，他們現在可沒有什麼貨在手。」

「假如我開車載你們越過邊境遊一趟回來呢？」鱷魚說。

司馬洛說：「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沒有人能夠這樣的！」

「我能！」鱷魚說。

趙以澄說：「沒有領取証件，這是犯法的！」

「我就不怕，」鱷魚說，「你們跟着我來好了！」

趙老虎道：「假如跟進了監獄，那就不妙了！」

「別傻吧，」鱷魚說：「我不是叫你們硬闖過去。關口是有兵士守着的，沒有証件，他們就不准通過，叫你們回來吧了！」

「這倒是真的，」司馬洛說：「也許可以試試！」

「試試吧，」趙以澄興奮地咭咭笑道：「我們可以到那邊買些東西回來。你們想買些什麼東西呢？」

司馬洛和趙老虎及賀拉隆都是皺着眉。他們都是「闊客」，若衹為了免一點點稅而買一些東西回來，他們認為是不值得的。他們的表情是表示如此。

鱷魚說：「我帶你們去買些違禁品回來！」

「去呀！」趙以澄說。

司馬洛說：「不要亂來，假如能過去的話，就過去走一趟算了！」

「那我們走！」鱷魚說。司馬洛揮手叫侍者拿帳單來，但鱷魚按下他的手，又對侍者做了一個取消的手勢，說道：「在這裡，我的朋友是不必付帳的！」

很可能他在這裡就根本不必付帳，而司馬洛亦不和他爭這個了。鱷魚說不必付帳，這裡的人當然是不敢收的。

他們離開了夜總會，鱷魚過去與他那二個朋友講了幾句話，那些朋友們祇是笑着拍他的肩，看來是祝他成功。

鱷魚就開着一部大車子，把他們載走了，趙以澄在車頭坐在他的旁邊。

司馬洛等三個人則是坐在車子的後座。

看來，鱷魚這一回是自投羅網了。

司馬洛等人身上都是有槍的，這是由莫先生的組織在此地的人員所供應，他們越過了邊境之後，就可以把鱷魚捉住了。除非，鱷魚現在也是正在把他們引入一個陷阱。

不過，鱷魚設陷阱陷害他們的機會則是並不高的，假如鱷魚要對付他們的話，照道理似乎不必親自出馬，甚至不必與他們交談，就可以把他們捉起來了。

這個地方並不大，車子很快就已經到達邊境。那裡果然有一個關卡，也有兵士守着。兵士把鱷魚的車子攔住了。

鱷魚下車，與他們講了一些話，然後進入關卡的亭子與士兵的主管理論，主管打了一個電話，讓鱷魚講幾句，然後鱷魚把電話還給主管，主管再講電話，神色就大爲改變，變爲肅然起敬，另眼相看的了。

他放下電話，顯然向鱷魚頻頻道歉，並且親自出來，送他上車。

鱷魚開動車子，兵士放行，他們就通過了關卡。鱷魚說道：「眞丟臉，剛好是一個不認識的軍官，我得打電話找他的上司。但是，並不可能每一個人都認識我的！」

他說得對，假如人人都認得他，名氣這樣响的話，莫先生的組織也早就查他了。

鄰市的方面，却並無麻煩，根本不設關卡，因爲情況不同。人們可以隨便過去，也可以帶任何東西過去，不必搜查，亦沒有人管。任何人可以帶任何東西過來，但是必須這個關卡肯放行。

鱷魚說：「你看，我有沒有錯？我是有辦法的人！」

「我們現在都相信了！」趙以澄甜蜜地說：「但在這邊呢？」

鱷魚哈哈笑起來：「這邊嗎？這邊有錢就有辦法了。」

「用不着認識人嗎？」趙以澄問。

「人我是認識一些的，」鱷魚說：「不過用不着去找他們，找他們也一樣是要錢，不找他們也是要錢，找他們，可能還要得更多。這裡是沒有朋友的！」

「那就別找什麼人了。」趙以澄說。

「讓我看看，買一些什麼東西去。」鱷魚說。

趙以澄又咭咭笑起來，說道：「買違禁品嗎？」

「是的，」鱷魚說：「你們要買些什麼呢？」

「我怎知道？」趙以澄說：「先想一想吧。我們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如何？」

「好，」鱷魚說：「我帶你們到一個地方去。那裡有些很特別的，很好吃的東西！」

「好呀，」趙以澄說：「先去吃一些東西，然後我們再決定買一些什麼。」

鱷魚開着車子前進，趙以澄說：「要去很遠嗎？」

「當然是相當遠了，」鱷魚說：「由這裡邊境到市區去，路是很長的！」

「是嗎？」趙以澄說：「那麼我們豈不是很晚才能回去？」

「是的，」鱷魚說：「不過也不要緊吧？我們就是在這邊過夜，又有什麼所謂？」

他開着車子，沿着那荒郊的路直向市區進發。當他們看到了市區的燈光時，鱷魚忽然說：「我想到了。我們買一些槍械回去如何？」

「好主意！」司馬洛後面說：「不過這裡有了！」說着，鱷魚就感覺到，冰冷的槍管抵住他的頸後。

他整個身子都伸直了，背骨也感到發軟和寒冷。

他吶吶着說：「不……不要開玩笑！」

「這不是開玩笑！」司馬洛說：「你是自投羅網了，鱷魚，世界上的事，有時眞是巧合到令人難以置信的，你說是不是？」

槍管一抵到鱷魚的頸後時，鱷魚就把車子越開越快。這是有他作用。他說：「看來我們要同歸於盡了，你打死我，車子就要撞了。現在是我開車！」

司馬洛說：「我們並不是要殺死你，而且這裡的路又平又直，路邊亦沒有什麼，你有什麼撞的呢？」

鱷魚惡毒地作聲咒罵起來。看來他是棋差一着了，對方是看清楚了地勢才把槍拿出來的。

在他身旁的趙以澄則忽然伸手過來把車駕駛盤一扭，把馬達扭熄了。鱷魚要伸手制止她，却給她的手打開了。趙以澄這一揮手，也甚強勁，把鱷魚那隻手打得發麻，一時不能再用了。

車子的馬達熄掉了，車子便祇是靠着衝力向前溜，也漸慢下來。跟着趙以澄把手掣一拉，車子便煞停了。

她很熟練地搜鱷魚的身，鱷魚的身上並沒有武器。他這樣一個惡人，打人人家都不敢還手，他並不認爲他需要攜帶武器。現在，在這裡，却沒有人替他出頭了。

鱷魚驚詫地看着趙以澄。她的熟練令他感到詫異。這樣美麗，而在這方面又有這麼能幹的女子是少有的，也許，他的上當，也不全是他的錯。

「你是鱷魚嗎？」司馬洛問。

「是的，」鱷魚嘆了一口氣，亦不否認，「你們終於追上來了。現在，你們又想怎樣呢？」

司馬洛說：「我們想做的事情就是想請你回去問話一下，以及償還你欠下的債！」

鱷魚又嘆一口氣，說道：「我果然是自投羅網了。但是，你有辦法把我運出去嗎？」他望望周圍。

司馬洛微笑道：「你認爲我們會不會有辦法呢？你是很了解我們的組織的！」

「在這裡！」鱷魚說：「把我運出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不是說有錢就可以了嗎？」司馬洛說。

這時，有兩部車子忽然亮了燈，直駛過來。

鱷魚的身子不禁一陣緊張，心中狂跳，但他又並不是高興，假如這是來救他的車子的話，他自己此時是正在槍咀指嚇之下的，有什麼不妥，爭執起來，他會先成爲犧牲品，而即使僵持下去，亦是很麻煩的。

司馬洛說道：「你別高興，這是我們的車子！我看不到自己的車子，是不會拿出槍來的。」

在他們進入這邊之前，司馬洛已經和莫先生的手下人員聯絡過了，祗要進一次洗手間，就可以傳達消息。他講出了他們會有越過邊境之行，於是這邊的人便通知那邊的人，那邊的人就早已準備好了車子在這邊等着，以便司馬洛隨時發難，司馬洛看到了他們在黑暗中的亮光訊號，而鱷魚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提起槍來，司馬洛亦把槍拿出來指住他了。

那二部車子來到了他們旁邊，其中竟是一部裝載棺柩的靈車。

「唏！」鱷魚恐怖地叫道：「這是什麼？」

「你會變成屍體躺在棺材裡！」司馬洛說。

「不！」鱷魚恐怖地叫起來。

「別害怕！」司馬洛說：「你祇是一具假的屍體。打一針就行了。你什麼都不會知道的，當你醒過來時，你已不是躺在棺材裡了！」

「呃——呀——」鱷魚吶吶着：「難道沒有更好的辦法嗎？」

司馬洛微笑：「躺在棺材裡運出去是容易得多的，尤其是，正如你所講的，這個地方，祗要有錢就行了。」

鱷魚對躺在棺材裡這個主意顯然是甚爲不滿的，也許他是迷信，亦可能他是怕在裡面窒息而死。他呻吟着說道：「你不可以當我是一個病人，要運到別的地方醫治嗎？」

「對不起，」司馬洛說：「病人是需要證件的，因爲病人是活人，死人則祇要醫生簽的死亡証就行了！」

趙以澄對他甜蜜地微笑：「你埋怨什麼呢？一個人死過一次又活過來，是非常難得的，你以爲人人都可以有這樣的機會嗎？」

鱷魚瞪了她一眼，他現在完全不覺得趙以澄是可愛的了。

趙以澄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跟着車門就打開了，是來人把車門開的。兩雙手臂伸進來。

鱷魚變成了是一個小孩子似的，死命撐住，不肯給拉出去。不過很可惜，他是沒有可能反抗的。他還在爭持着時，大腿上就一下刺痛，另一個人在那裡打了一針。鱷魚尖聲大叫起來，用盡了氣力掙扎了一下，跟着就漸漸開始軟弱下來，後來就失去了知覺。那兩雙手臂也不必如何吃力，就可以把他拖了出去，抱了起來。

鱷魚既然已經失去了知覺，雖然他十分不願意，也是不能反對了。他很順利地就給抱入了靈車之中。那些人匆匆爲他更衣。既然他是一個「死人」，他就必須有死人的打扮，本來那一身衣着是不符的。

司馬洛說：「他在天亮的時候就會給放上飛機運走，到他的朋友們發覺不妙時，已經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找他了！」

賀拉隆說：「眞不了起，這就是我的心目中認爲最理想的效率。可惜的就是，我所用的人，甚少能夠有這種高度的效率，往往有一個好的計劃，卻給遠離水準的效率弄糟了！」

「以後你就一直會看到這個水準的效率了，」司馬洛說：「我們這些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人，要用很多財力物力訓練成功，這要經過挑選！」

「喂，」趙以澄說：「我又如何？你們似乎都忘記了，功勞最大的就是我。沒有我，你們要把鱷魚弄出邊境，恐怕很難了！」

「沒有人忘記你！」賀拉隆說：「你確是了不起。當你扮演一個出賣的女人時，口氣和態度都像出賣的女人。可惜不是眞賣的，不然，什麼價錢我都出！」

趙以澄微笑道：「假如是眞出賣的，你又認爲不值了！」

「這倒是眞的，」賀拉隆說：「人就是矛盾在這裡，越難得到才越覺得寶貴，我活了幾十年，這一點還是看不開！」

「因爲你始終是人！」趙以澄說。

他們是坐着鱷魚那部車前進的，由司馬洛開車，現在已經離開了靈車很遠，此時，車頭燈光照見有一個人站在路邊打手號。

司馬洛就依他的手號把車子駛離路邊，到了荒地上，轉入了樹林的後面。

那裡已停着另一部車子。

司馬洛在這車的旁邊停下，說：「我們換車吧！」

他們都下車，而登上了那另一部車，開走了，把鱷魚的車棄下。那是因爲他們知道，開着鱷魚的車子到處走並不是一個好主意，換了車，就可以安心得多了。

這新的車子駛回了路上，以正常的速度行駛。不久，他們看到靈車越過他們。

賀拉隆說：「效率眞高！效率眞高！」

而差不多同時，後面的遠處，剛才棄車的樹林後面發生爆炸，傳來「隆」的一聲，回頭仍可以見到火烟正在升起。司馬洛說：「這也是效率。鱷魚這一去，就在地球上消失了，他的車子亦是成爲了碎片，很難再找到了。」

＊　＊　＊

第二天中午，他們已經在很遠的另一座城市中吃午餐。這一次他們則不是住酒店，而是住在一間私人的別墅式屋子。

而這一次的屋子則不是莫先生的組織供應，而是溫美玉那個翻案組織所供應

的。雖然莫先生的組織亦可以供應，但是，也總得讓溫美玉的組織威風一次的。

他們看到一部漂亮的跑車沿路而來，駛進了花園的私家路上，沿路來到了屋子的露台前面。駕車的美女下車。

賀拉隆的手也停住了，看得目瞪口呆。這個美麗的女人，與趙以澄風格又有點不同，年紀較大，也因此有一種成熟之美。

趙以澄在旁邊懶洋洋地說：「喂，你忘記了霎眼！」

賀拉隆毫不慚愧，涎臉而笑道：「這是叫審美眼光。我看見一個美麗的女人，我的眼睛就自然不浪費時間了！」

趙以澄說：「這是我的老板溫美玉！」

她講這話講得酸溜溜的，那是因為賀拉隆竟然也看中了溫美玉，雖然她對賀拉隆是一點意思都沒有的，但是賀拉隆對別個女人感興趣，奪取了她的重要性，她還是不大高興。而且，還有司馬洛的問題。司馬洛和溫美玉之間的微妙關係，她也是知道的。

女人固然是如此，而事實上，人類的心理，也大部份都是如此的了。

溫美玉踏入廳中來了，她對大家微笑，司馬洛連忙起身為她與賀拉隆介紹了。她與賀拉隆握手，賀拉隆不但眼睛不願意離開她的身上，而且執住她的手也是不願意放開。

溫美玉說：「賀拉隆先生，我阻碍了你的手了，你還是先吃完你的午飯吧，我想跟你談談！」她揮揮手，「你們請便吧，我們可以等！」

她走到廳子的另一角在坐下來，僕人為她拿來了一杯咖啡。賀拉隆繼續吃，低聲對身邊的趙以澄說：「這祇是審美，好像識貨的人看到一件傑出的藝術品，假如不稱讚，那是騙你的！」

「這個女人是你不可能得到的。」趙以澄說。

「這不是得不得到的問題！」賀拉隆說：「祇是欣賞吧了。」

「不過我也管不着。」趙以澄說。

「你不是在生氣吧？」賀拉隆說。

「不是，」趙以澄說：「但生氣的大有人在！」

賀拉隆轉向司馬洛，又涎臉而笑道：「唔，你！你這個幸運鬼！」

趙以澄看着司馬洛，得意地微笑，司馬洛則是不由得臉紅起來了。

賀拉隆低聲說道：「你認為我們需不需要避開一會呢？」

司馬洛說：「現在談這個是多餘的。我認為不需要，而且，假如需要，也用不着你們方便，我們自己不會走開嗎？」

「我祇是為了方便你吧了，」賀拉隆吃吃笑道：「大家都是朋友嘛！」

趙以澄低頭吃東西不出聲，趙老虎則就像根本沒有聽到他們在講什麼似的。

他們吃完了晚餐之後，就走到另一邊的廳子去，與溫美玉一起飲咖啡。

趙以澄不時偷眼看看司馬洛，又看看溫美玉，而賀拉隆亦是如此，但溫美玉與司馬洛則是一本正經的。她雖然察覺到二人這種微妙心理，卻能夠完全不受影響。這一點，她則是比司馬洛做得好得多了。

溫美玉等他們喝過了咖啡，小談了一陣之後，就打開手袋，取出一份資料來，交給賀拉隆，說：「我要找這個人！」

賀拉隆接過來看看。那資料中是有人名亦有照片的。他看了一會之後說：「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問你，你却問我？」溫美玉說。

「那就讓我改變一下問法吧，」賀拉隆說：「這個人現在在什麼地方？」

溫美玉說：「應該在的地方都不在。」

賀拉隆的手指在資料上動作，查閱其上所列的那些應該在而不在的地方。原來他的問是有理由的。這個人不在應在的地方，就可能是溫美玉的資料不夠齊備。賀拉隆可能知道另一些此人可能在的地方。

果然，賀拉隆說：「這個人，應該是在這表上的其中一個地方的。既然他不在，那麼，我可以猜到他可能在什麼地方了。」

「這好極了，」溫美玉說：「我們要這個人！」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賀拉隆說。

趙以澄插咀道：「要找你幫忙找尋的人，總之也不會是善男信女了！」

賀拉隆對她微微一笑，似乎表示原諒她這無知的講法，而再對溫美玉說道：「你們又是一個專門平反冤獄的組織，不是找人的！」

溫美玉說：「這個人就是應該關在監獄裡的。現在有人做了代罪羔羊，替他坐牢，我們必須找到他，才能証明是冤獄！」

賀拉隆嘆了一口氣：「你說世界公平嗎？這個人應該關在監獄裡，而我幫忙找他。我呢，其實却是一個應該判獄一百年以上的人！」

司馬洛說：「我很欣賞你有自知之明的作風，因此，我也得再提醒你一次，我們並沒有答應你很多。將來，你也許是仍會坐牢一百年。但也許不會。」

賀拉隆聳肩道：「我並沒有忘記，但是，正如我所說的，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

溫美玉說：「我們的記錄亦顯出他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你祇要告訴我他是在什麼地方！」

「我告訴你是沒有用的，」賀拉隆說：「我得親身去找才能找到，所以這是危險的部份！」

「我們一起也有過很好的成績了。」司馬洛說。

「我不是說我們，」賀拉隆說：「我是說我。這個地方，趙小姐不能去。」

趙以澄道：「有什麼地方是我不能去的呢？我可以應付一切難題。」

「女人不去的地方，」賀拉隆說：「你就不能去。」

「這是什麼地方？」趙以澄問。

「雁山。」賀拉隆說。

「雁山？」溫美玉說：「這的確是一個女人不去的地方，你一去，就人人都注意了。」

趙以澄說：「但是你一個人去？你幹得來嗎？」

「兩個人，」賀拉隆說：「我帶一個人去。」

他是看着司馬洛，但是趙老虎說：「我去，你留下來。」

「爲什麼不能三個人去，趙小姐留下來呢？」司馬洛問道。

「因爲三個人就是太多了，」賀拉隆說：「只能兩個人去。」

溫美玉說：「他們兩個去好了，司馬洛，你可以跟以澄一起去做另一件事。」

司馬洛說：「你不是我的上司。」

趙老虎說：「現在不是爭論這個的時候，必須由我去。你們去做別的工作也是一樣的。」

「我看不出爲什麼必須你去，」司馬洛說：「有什麼是你做得到而我做不到的嗎？」他也不是爭功，他認爲把他與趙以澄留下來不是一個好主意，會使賀拉隆感到心理上的威脅。

趙老虎說：「因爲在監獄裏的是我的妻子。」

司馬洛、趙以澄及賀拉隆三個人一時都愕住了。

只有溫美玉是不感意外的。

趙老虎又說：「怎麼樣，還有什麼反對嗎？」

賀拉隆聳聳肩：「既然如此，我們似乎是很難反對的了。」

「是的，」溫美玉說：「讓他去好了。」

賀拉隆說：「趙兄，你一定有一個很奇怪的故事。」

「這個我以後是會告訴你的，」趙老虎說：「我們什麼時候起程呢？」

「現在最好，」賀拉隆說：「我們要爭取時間，還要準備一切。」

「好，」趙老虎說：「我們走。」

賀拉隆對司馬洛說：「下一件工作，你們兩個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去做，沒有我在一起你們也可以幹得來的，是嗎？」

「多數工作都是沒有你們也可以幹得來的。」司馬洛說：「只不過你認爲沒有你參加就不夠過癮吧了！」

賀拉隆和趙老虎就這樣走了，留下來了司馬洛一個男人對着溫美玉和趙以澄兩個女人。

趙以澄顯得有點難爲情的，視綫低垂。

溫美玉說：「我喝完了這杯咖啡也要走了。你們的工作，需要我幫忙嗎？」

「需要的時候，我們自然會通知你的，」司馬洛說：「但是，趙老虎的妻子究竟是怎麼回事？」

溫美玉嘆一口氣：「這個人近年來都多災多難，似乎與監獄有緣。他自已給關了起來，他的妻子也給關了起來，他的朋友們也給關了起來。」

「他的妻子究竟是怎麼回事？」司馬洛問。

「正如我所說的，」溫美玉說：「找到這人，就可以救她了。」

「實在的經過情形是怎樣的呢？」司馬洛問。

「這件事，」溫美玉說：「有機會的時候，讓他自已告訴你好了，他還未曾告訴你，即是表示他是不想講的，既然如此，我也尊重他的意願了。」

「好吧。」司馬洛說。

溫美玉站起來說：「我也得走了，你們做你們的事情，我們保持聯絡吧！」

她就這樣走了，於是留下了趙以澄與司馬洛兩個人。

趙以澄說：「奇怪，我以爲她會多留一會的。」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她不是你的好朋友嗎？」趙以澄說。

「好朋友也不是一定要老是見着面的呀。」司馬洛說。

「但是你們是那種好朋友呀。」趙以澄說。

司馬洛沒好氣地搖搖頭：「那種好朋友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已結束，現在我們只是有感情的好朋友，這種感情使我們在工作上可以互相信賴，僅此而已。」

趙以澄聳聳肩：「其實這也不關我事。」

司馬洛微笑：「但你還是問了很多問題。」

她的臉微紅，忙又改變話題道：「我哥哥的事情，其實我是眞不知道的。」

「我也相信你，」司馬洛說：「因爲他不眞是你的哥哥嘛！」

「好了，」趙以澄說：「讓我們準備一下我們在這裏要做的工作吧，本來是四個人做的，現在剩下我們兩個人了，幸而我們也是做得來的。」

「是的，」司馬洛說：「要殺一個人吧了，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過，問題却是，由你來動手，抑或是由我來動手呢？」

「這是一個難題，」趙以澄說：「你是不喜歡殺人的，而我也是一樣。」

「這一次，」司馬洛說：「我們也是不方便用炸葯了。」

「是的，」趙以澄說：「還有其他的人在旁邊，把其他的人也炸掉就太無辜了，我可不是雷球。」

「讓我來動手好了，」司馬洛說：「到底這一件是我們那邊的事情。」

趙以澄凝視看他：「到時你會不會猶疑不決呢？」

司馬洛微笑：「爲什麼你這樣想呢？」

「因爲，」趙以澄說：「我覺得你是一個好人，你是一個仁慈的人。」

「多謝你，」司馬洛說：「不過我仍然活到現在，這就証明當我遇到必須要做的事情的時候，我是不會遲疑的。」

「那很好，」趙以澄說：「今天晚上我們就動手好了。我們仍然可以依照原來計劃，雖然少了兩個人。」她頓一頓：「爲什麼我們不先睡一覺呢？我是說，我回到我的房裏，你回到你的房裏。」

「好呀，」司馬洛說：「養足精神，晚上好做事。」

她又俏皮地瞥他一眼：「你送我回房。」

她挽住他的手臂，司馬洛送她到她的房間去，她在房門口說：「晚一些再見。」跟着她就把門關上了，而且相當响地在裏面下了鎖。

這就是表示她不希望司馬洛再到她的房間來。

不過，現在是白天，做這些事情也是不夠情調的。

* * *

他們晚間入黑之後就出動了，兩個人都穿上了黑色的運動衣，開一部車子，直向他們的目的地而去，他們的目的地乃是一座鐵絲網。

這是一度圍着大片草地的鐵絲網，遠遠的草地中間有一座亮着燈的屋子，這鐵絲網的頂上是向外斜的，還有一捲一捲的有刺鐵絲網，防止閒人爬入，而且，鐵絲網外亦遍設牌子，寫明鐵絲網的內層是通了電的。

這鐵絲網有內外兩層，假如外層通了電的話，有不識字的人誤觸就會發生危險，但是裏面的一層通了電，假如爬越第一層而觸到了內層的電，那觸電的人就是自取滅亡，不能怪人了。

這樣圍起來的，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事實上也是的，假如到鐵絲網正面，有門口的地方去，就可以看到那裏有一個牌子，寫明這裏是一座科學研究所，至於研究什麼，則是不必說明的。

司馬洛與趙以澄現在所到的地方則是鐵絲網的背面。

那裏面是平坦的草地，完全沒有樹木，可以看到並沒有守衛巡邏。這裏也是不必守衛巡邏的，顯然這裏的人並不預算會有人潛入，只是不想閒人爲了好奇而潛入，至於竊賊，看見這裏面也不會有什麼容易變賣的財物，再看到有這樣的防備，就會知難而退了。

但司馬洛與趙以澄則是有意潛入的。

他們每人都背着一隻袋子，帶來了他們的應用工具，他們就在鐵絲網的草地上把他們這些工具取出來。

都是一截一截的輕金屬，司馬洛這些輕金屬砌了起來，就成爲一把梯子，高到越過鐵絲網頂，趙以澄那些輕金屬則是砌成了一張圓形，直徑大約兩呎的彈床，有幾隻矮矮的脚，上面張了一片尼龍布。

他們差不多同時砌好了，司馬洛說：「你先上去。」

趙以澄也不推讓，就迅速爬上了梯頂，再用一條尼龍繩把彈床拉了上去。

她站在梯頂，司馬洛把梯子扶穩，她便迅速把彈床一丟，彈床飛過了鐵絲網頂而到了裏面的草地上。

這彈床是不能保証落地時不翻轉的，而此時亦果然在地上翻轉了，八隻脚朝天。

但是趙以澄的手中是仍有那尼龍繩與彈床連住的，她猛的把尼龍繩一扯，彈床便翻轉了過來，立正了。

趙以澄繼續拉動，把它拉得較近一些。

然後她說：「我要跳了。」

司馬洛說：「跳吧！」

她一跳跳離了梯頂，也越過了鐵絲網頂，雙脚在彈床上一踏，人又彈了起來，在空中翻了一個跟斗，再落在草地上，打了幾個滾，再一躍而起，毫無所傷，有那彈床作爲緩衝，她這一跳就甚爲順利了。

司馬洛在鐵絲網外亦已爬到了梯頂。

他則是沒有人替他把梯子扶住了。

不過這梯子的設計是甚佳的，沒有人扶住也一樣可靠，只是有人扶住就更好而已。

司馬洛跳離梯頂，越過了鐵絲網頂，一如趙以澄那樣在彈床上一彈，翻了兩個觔斗，就安然落地。

「好了，」他說：「我們過去。」

他們兩個人棄下了那彈床，亦棄下了一隻袋子，就在黑暗之中向草地中間那間屋子疾奔過去。由於有鐵絲網擾亂視綫，又是在夜間，即是有人望過來，亦不會看到他們這些東西的，除非是有人巡到，但巡邏則肯定是沒有的。

他們兩個人一身黑衣，在草地上奔跑，亦是不容易看到的。他們走了相當遠的一段路，才到達了中間那間屋子。

這屋子乃是曲馬蹄鐵形的，只有一層高，窗子有些是下了百葉簾，但窗口沒有鐵枝隔着，亦不需要。

他們悄悄地繞着屋子走了一轉，都看不到屋內有人。不過走到屋子的一翼盡頭時，可以看到馬蹄鐵形的彎處內部有一部汽車停着。

司馬洛低聲說：「他在裏面。」

「這很好，」趙以澄說：「假如白跑一趟的話，就太沒有意思了。」

他們所找的人，當然不會步行進來，一定是開車來的，車子在，人應該就在了。

他們繼續繞屋蛇行，細看窗子裏面的情形。

這裏多數房間都是亮着燈，而他們發覺裏面有許多科學設備，有如醫院，顯然在這裏所作的研究，乃是有關醫學的研究。而他們發覺，他們的估計錯誤了，這裏並沒有許多人，只有一個人，也許由於是夜間，其他的工作人員都下班了，只有一個人在這裏工作。

幸而，這單獨一個人，也正是他們要找的人。

這是一個很老的人，眉毛已經白了，假如他有頭髮，頭髮也應該是雪白的了，但是這人沒有頭髮，他的頭顱乃是光禿如鏡的。

司馬洛與趙以澄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從一間放滿了葯櫃的房間裏拿了一瓶葯水，又走出去，轉到了另一房間。這是一間下了百葉簾的房間，司馬洛與趙以澄隔着百葉簾向房中窺望。在遠處不能看到，但是伏在窗外，則是可以望進去了。

司馬洛與趙以澄所見到的，都使他們大爲震驚，汗毛直竪，明白爲什麼垂下百葉簾，因爲裏面有一具割開了的屍體。

趙以澄低聲說：「我們祇要掀開簾子，一槍就可以把他打死了！」

「是的，」司馬洛說：「但是我不想把他打死！我有一個更好的主意！」

他拉拉趙以澄，與她一起走到另一隻窗子的外面。

這裏面是另一間房間，裏面有許多籠子，其中有兩個大籠裝着的乃是猴子，其他的籠子裏面裝的則全部是毒蛇。本來，做實驗，還需要兎子及老鼠之類的，但史柏克可以用活人，所以就不必那些了。那些猴子，可能也是在特殊情況之下才會應用的。

（未完・三）

上文提要：

女扮男裝的紀露露在棲霞寺邂逅救了自己生命的恩人柳夢絲，兩人商議要去找岳家宇，在墳場看到一蒙面人，正從巨墳中掘出一副盛有屍體的棺木，後又毀屍而去，紀柳訝異遂尾隨蒙面人至一石堡，其時岳家宇得知蒙面人扒墓毀屍之事，悲怒交集，施出「鶴形八掌」第七招，撕下蒙面人面罩，原來他就是那個弒師欺妹的左世傑……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蘭姐死而復生　潭底洞天福地

這是因為對方失去信心之故，因蒙面人本身都不是岳家宇的敵手，部下之人已生逃走之意，本是優勝之局面，却反而漸呈不支。

由二更殺到三更，對方已死了二三十個，那都是在岳家宇絕學牽制之下，由其餘五人猛施辣手！有如摧枯拉朽。

四更將近，對方更形不支，岳家宇此刻突然發現蒙面人不見了。四下一看，見他已掠上大廳屋面，企圖逃走。

岳家宇大喝一聲：「各位快跟我追」。首先挾着柳夢絲，掠上屋面，這時蒙面人已在三四十丈之外了。

其餘三人也都上了屋面，但因那些黑衣人仍然死纏不放，却使那蒙面人從容逃出堡外，待他們擺脫了那些黑衣人時，已不見蒙面人的踪跡了。

「我們分頭去追！」柳夢絲大聲道：「岳大哥，這蒙面人已是強弩之末，我們任何一個都可以擊敗他。」

岳家宇放下她，肅然道：「柳小妹不可輕視此人，他雖然重傷未癒，仍難對付，我們五人只能分成兩批。人數再少就有危險了。」

柳夢絲道：「這樣吧！我跟着岳大哥，叫萬、紀二位姐妹跟着宋大哥，由此向東北兩個方向追去，不論是否追上，今天正午十二時，在丹陽城內丹陽酒家見面。」

岳家宇不忍拒絕，却知道萬、紀二女心中一定不高興，本來嘛！她們剛剛遇上了岳家宇，自也有一些體己話兒要私下細訴，宋象乾道：「這樣甚是不便！這樣吧！我有兩個辦法，請任選一個，第一，我一人算一批。第二，我和岳弟一批，三位姑娘一批如何？」

岳家宇知道義兄不願和少女一起，免惹嫌疑。

那知柳夢絲說一不二，大聲道：「岳大哥，我倆一起嘛！反正今天中午就在丹陽城中會面呢！」

岳家宇肅然道：「好吧！象乾就和萬、紀二妹向東，我和柳小妹向北。妳果有了線索，派一人前往丹陽送信，若無發現，全部於正午到達丹陽樓再作計議！」

萬紫琴已知柳夢絲曾慨賜烏金絲，救過紀露露，心中雖是不願，却不忍使岳家宇為難，也就不再反對，兩批人立即分道出發。

且說岳家宇和柳夢絲奔行數里，見她十分吃力，而且老是跟不上他，況且她那鋼拐着地有聲，容易被敵人發現，立即笑笑道：「柳小妹，我背上你吧！這樣比較快點！」

「好嘛！」她心中甜絲絲的，也不客氣，伏在岳家宇背上，道：「岳大哥，兩位姊姊好美呀！」

「是麼？」

「何必顧左右而言他？」

「我並不以為她們太美！只是她們還有比外在美更重要的內在！」

「那麼大哥一定要娶她們囉！」

「大概差不多吧！」

「岳大哥！」

「嗯！」

「你喜歡我嘛！」

「當然喜歡！」

「我是說——我是說——像兩位姊姊一樣的喜歡。」

「甚至於比她們還要加個『更』字！」

「岳大哥，我的意思是——」

「是什麼？」

「不是兄妹之間的喜歡！」

「噢！」岳家宇心中一動，大感爲難起來，他眞想不到這小丫頭也頗不簡單呢，想了一下，肅然道：「夢絲，妳是一個好女孩！我上次曾經說過，我若是沒有萬、紀二位，妳如果對我有意，我是求之不得的，但是現在……」

「——」

「夢絲，妳怎麼不說話了？」

「我在哭！」

「別哭！別哭！妳的美麗絕不下於萬、紀二位，而且妳將來必能找到一位知己！」

「我不管——」

「喂！妳看義兄象乾這人如何？」

「很好！就是比你差點！」

「妳喜歡他嗎？」

「現在還談不到！請別爲我操心！」

「那怎成？我是他的大哥呀！」

「算了！你討厭我——」

「誰說的？我很喜歡妳呢！」岳家宇肅然道：「夢絲，妳必須相信我，我自幼失怙，沒有一個親人，假如有妳這樣一位妹妹，我太幸福了。」

「我也是。」她嘆了一口氣，道：「岳大哥，我想開了，我只能有你這樣一位哥哥，却沒有資格作你的——」

「別這樣說！夢絲，我會像親生手足一樣地保護妳！夢絲，妳怎能獨自離家，而竟無一人跟隨保護妳？」

「別提了！家父失蹤，家母被殺，家兄去找家父，我已知道柳鶴圖並非生身之父，而且他曾——」

「怎麼？」

「據家母說，他曾有意殺死我！」

「那是眞的！」岳家宇忿然道：「柳鶴圖那老賊確實不是東西！」

「岳大哥你見過他？」

「豈止見過！」岳家宇立即把前些日子柳鶴圖迭次陷害他和宋象乾之事說了一遍。

「哦！如此說來。」柳夢絲悲聲道：「家母可能死在老賊手上中！」

岳家宇不由一愣，道：「那恐怕不可能吧！老賊雖然狠毒，畢竟不會殺死數十年的結髮老妻。」

「哼！你那裏知道！」柳夢絲切齒道：「他在失踪以前，曾要求家母與他同時參加一個秘密的幫會，家母以爲年事已高，犯不着再爲人賣命，拒絕了他，他當時很不高興。家母事後說，那幫會不是正經的路數，他也許爲了保秘的緣故，不得不殺家母滅口！」

「好賊子！」岳家宇切齒道：「設若這件事確是他幹要，我岳家宇必定爲令堂報仇！」

「岳大哥，我眞感激你！從今以後，我不再離開你了！剛才那蒙面人曾說，令尊仍然活着，這眞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是的！但願他不是胡扯！只可惜小兄連家父葬身之處都不知道！」他長嘆了一聲，道：「設非追趕那蒙面人，小兄一完要到家父墓前掃祭一番。」

此刻天將明，只見前面一片樹林中人影一晃而沒，那影子正和蒙面人差不多，岳家宇低聲道：「這次他跑不了啦！快追。」

進入林中，景物依稀可辨，因爲此林不太集密，而且範圍不大。

穿出樹林，前面是一個小山谷，谷中掛燈結綵，似乎正在辦喜事。而那人影已奔向谷底那片莊院之中。

「岳大哥，人家正在娶媳婦哪！」

「是的！不管在幹什麼，我們都必須去找那蒙面人！」

二人到了谷底，立即自莊門中湧出四五個僕人，迎了上來，連連作揖，道：「貴客請進！」

岳家宇道：「本人是來找人的。」

那些僕人道：「貴客不必過謙！今天是本莊莊主大喜之日，凡是路過本莊的同道，都在被邀之列。」

岳家宇道：「既然如此，本人先謝了！不知貴莊莊主高姓大名？」

那僕人道：「本莊莊主姓姜名化龍，綽號『冬眠公子』。」

岳、柳二人不由一噱，互視一眼，想笑又不敢笑出聲來，姑不論此人名不見經傳，這綽號也有點稀奇古怪。

「久仰！久仰！」岳家宇客氣著，跟著一個僕人進入大門，那僕人似乎已知兩小有輕視之意，微微一哂，道：「本莊主人冬眠一次，爲期五年，每次醒來爲期三年，然後再進入冬眠，如今已是第四次冬眠醒來。」

岳家宇不由愕然道：「人類也會冬眠麼？」

僕人哂然道：「這是一種奇特的閉關法，武林中獨此一家，別無分號，喏！貴客既是夫妻二人，請到那一幢客屋去，自有人招待。」

說畢，帶著哂笑轉身離去。

岳家宇心中甚感慚愧，出道以來，從未小覷天下英雄，想不到今天被人家開了[illegible]不小的玩笑。

二人進入小客屋，裏面甚爲精緻，顯然是招待夫婦伉儷之處，不一會果然來了一個使女。

柳夢絲道：「請問莊主姜大俠與何人成親？」

使女道：「是一位武林絕色女子，看來二位貴客並非專程來此祝賀的！」

岳家宇道：「實不相瞞，在下此來，爲了尋找一人，不知姑娘可曾見過一個蒙面人進入此莊？」

侍女搖搖頭道：「沒有！今天正午才是莊主的吉時，但武林貴客早於三日前已陸續到達，客人太多，所以小女子不知客人要找那一位？」

「那就算了！」岳家宇接下早膳，道：「謝謝你！我們不需要其他東西了！飯後需要休憩一下。」

侍女走後，二人開始用膳。那知二人剛吃了半碗蓮子粥，突感四肢痲木，立即癱瘓在地，雖不能言，目却能視，只是不能動彈。

「完了。」岳家宇暗暗一嘆，看看柳夢絲，不禁一怔，她正以一種滿不在乎的神態對他望看，似乎和岳大哥死在一起，亦能瞑目。

「可憐的夢絲，設若妳剛才不跟我來，就不會上此大當，如今落入蒙面人手中，大概生還機會不多了。」

「由此可見，這『冬眠公子』姜化龍也不是好東西，必和蒙面人是同路人！」

他此刻耳能聽，目能見，就是不能說話，也不能活動，像被點了穴道差不多，只聞外面人聲及步履聲，來來往往，十分忙碌！

岳家宇閉上雙目，心道：「這樣也好，設若他們三人來此，大概也逃不出此劫，如其讓他們遭難，還不如讓我遭受好些，只是柳夢絲太可惜。」

時間在焦灼、忿怒中一寸寸地溜走，看窗上的日色，大概是午牌時份了，只聞遠處樂聲陣陣，充滿喜氣洋洋的氣氛。

「人家在辦喜事，而我們却在生死邊沿上掙扎！一時大意，可能要陪上兩條人命。」

就在此時，房門口處，走進兩個侍女，其中一個正是晨早送蓮子粥那個，「咭咭」笑道：「公子吩咐今日來此之貴客，若有行踪可疑者，就讓他們休息一會，待大禮完成之後，交新夫人處理。」

另一個道：「現在大禮已成，莊主吩咐將二位請到大廳中相見。」

雖是用個「請」字，但却不給他們解藥，每人挾起一個，出了客屋，向一座大廳中走去。

這大廳極爲寬敞，裏面有數百人之衆，兩個侍女進入大廳中把岳、紀兩小放在大廳一角，而此處已有十餘人躺在地上，分明和他們一樣，被做了手脚。

大廳右端是一個禮堂，牆上掛著極大的雙「喜」字，桌上燃著龍頭燭。所有之人都冷然望著地上十餘人，神色極爲輕視，但却肅然無嘩。

岳家宇心如刀絞，他從未受過此輕視的目光，雖有一身絕學，却無法施展。他相信這數百高手，未必有幾人能接下他三五招的。

他以忿怒的目光，掃視著所有的人物，這其中有的相識，但大多數都極陌生。

他再次閉上眼睛，不禁熱血沸騰，只聞其中一個老人道：「江湖宵小，既可恨又可憐，他們要造滋生死，也該看看對方是不是好惹？」

「天知道！」岳家宇慨然心道：「我岳家宇竟變成江湖宵小了！」

只聞另一個道：「姜大俠富甲一方，今日上下忙碌，防範可能較鬆，像這些敗類，自必趁此機會混水摸魚。」

突聞另一個陰凍的聲音，道：「各位若把這十餘人全部視爲宵小，那就太可笑了——。」

此人分明有挑撥離間之意，並非爲這十餘人洗脫宵小的罪名，而是加重他們的罪過。

岳家宇睜眼一看，不由肺都氣炸，剛才幸災樂禍之人，正是那個蒙面人，此刻已經取下面罩。

岳家宇恨不得以銳利的目光，戳穿他的心肝，他相信此莊莊主下令制住可疑之人，可能是這蒙面人的建議。

一個人一旦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貴。但他並不埋怨此莊莊主，只怪自己太粗心，也太愚蠢了。

此刻，一陣絲竹之聲傳來，不久進來兩人，一男一女，衣著美麗，後面兩人平行，男的三十出頭，十分俊俏，長髮黑中透亮，自然地披在肩頭，頂上有一個小巧玲瓏的金冠，上面鑲着各色寶石和珠子。

他的一件藍袍，鑲著用金線織成的小龍，栩栩如生。在燭光影照下，閃閃生輝。此人必是『冬眠公子』姜化龍了。

由他的氣派和眼神看來，岳家宇深信那僕人並未吹噓，此人的內功確已登堂入室了。

他身邊一位新娘，穿著嶄新的宮裝，柳腰纖纖．蓮步輕移，頭上罩著一塊大紅綢子。

門外樂聲嘎然停止，新人在一對男女儐相扶持之下，拜過天地，然後坐在桌邊太師椅上，並未立刻送入洞房。

大廳中所有的賓客，紛紛上前道賀，看情形「冬眠公子」的身份，高高至上。大馬金刀地接受客人拜賀。

拜畢，「冬眠公子」站起來抱掌道：「今日承各位撥冗踵賀，姜某就此謝過，即請入席。」

客人紛紛入座，只見「冬眠公子」對新娘子柔聲道：「娘子，這十餘個武林宵小如何處理？」

只聞那新娘子低聲道：「武林小卒，成不大了氣候！郎君看著辦吧。」

這雖是無心之言，但在岳家宇聽來，却足心瓣淌血，五中如焚。

「冬眠公子」微微一笑，道：「既然娘子不欲深究，拙夫自不便作梗，每人賞他五十兩銀子，告誡一番，放他們逃生去吧！」

「天哪！」岳家宇若能動彈，眞想一頭撞死。只聞那新娘子嬌聲道：「這種偷雞摸狗的敗類，何必賞他們如此之多，每人二十兩也不算少了！」

「娘子之言甚是！」「冬眠公子」揮手大聲道：「取解藥及銀子來！」

突聞那蒙面人沈聲道：「姜大俠切莫大意，這十餘人之中，有一個甚是了得，一旦解了他的迷藥，恐怕……」

「哈……」冬眠公子朗笑一陣，道：「貴賓未免太小心了！不是姜某狂妄自大，自此番冬眠醒來，任督二脈已通，傾袖天下武林，捨我其誰！」

這口氣簡直大極了。那數百賓客雖然極爲相信，却不免暗自冷笑。尤其是躺在地上的岳家宇，更是不服。

不一會僕人抬來銀兩，「冬眠公子」取出解藥，吩咐僕人爲十餘人服下，在此同時，「冬眠公子」爲新娘子取下蓋頭來。

「啊！」岳家宇雖然已能動彈，但他極端驚駭，羞忿之下，竟忘了躍起來，楞楞地望著新娘的冷漠面孔。

這個姣好的面孔，對他太熟了，然而，此刻那新娘子美眸平視，好像岳家宇等人根本不存在似的。

岳家宇乃是極爲倔强之人，他深信以她的目力，隔著一層紅綢，早已看出是他

，却故意出言侮辱他，在這刹那間，他的熱血沸騰，血管幾乎要爆裂開來！

這新娘並非人，正是白琬。

柳夢絲不知道岳大哥會認識這位新娘子，更不知道岳大哥此刻的心情，一躍而起，指著「冬眠公子」厲聲道：「姓姜的你不必吹牛，你能藏匿那個魔鬼，就證明你也不是好東西！」

她突然發現岳大哥仍然躺在地上，不由吃了一驚，連忙蹲下來道：「岳大哥，你怎麼啦？」

岳家宇早已醒來，恢復了功力，只因他的自尊心受到創傷，竟失去了勇氣爬起來！

「我沒有什麼……」他坐起來，望了白琬一眼，只見她正以輕蔑和勝利的目光凝視著他。

岳家宇心道：「我爲什麼要怪她呢？設若我和她一樣，豈是大丈夫所應爲？」

想到這裏，一躍而起，回頭一看，那左世保已經不見了。深知以那魔頭的輕功，此刻要追已是不及。況且，左世保是否已經逃走，尚不敢肯定，也可能仍在此莊中。

柳夢絲以鋼拐指著白琬厲聲道：「賤人，妳是什麼東西，竟以那種態度望著我岳大哥？」

白琬聽如未聞，却對「冬眠公子」嫣然一笑，然後倚在他的胸前，無限嬌柔地道：「郎君，這是我們的吉日，可別爲武林宵小敗了興頭！快點找發他們走吧……」

「武林宵小？」柳夢絲不由暴怒，鋼拐一點，凌空飛起，向白琬摟頭罩去。

岳家宇沈聲道：「柳小妹快退！妳不是……」

他不忍向白琬下手，却提防「冬眠公子」，因他相信，白琬的武功雖高於柳夢絲，却未必敢傷她。

那知白琬仍然深愛著岳家宇，但因近日知岳與紀、萬二女在一起，一點希望終於破滅，而如今岳的身邊又多了一個柳夢絲殺機陡起，嬌喝聲中，突然騰身迎了上去。

岳家宇暗吃一驚，急忙疾掠上前，以七成眞力，施出「鶴形八掌」第一式。

白琬本想下煞手，一舉擊斃柳夢絲，突感側面襲來一道罡風，大得無法抗拒，在這刹那，她幾乎不相信這是岳家宇的掌力。

但是，在這情況下，除了岳家宇和「冬眠公子」會出手之外，其他高手就是想出手也辦不到，因他們站得較遠。

況且若是「冬眠公子」出手相助，掌勁必襲向柳夢絲，怎會向她下手？因此，她在嫉恨交集之下，竟抱著同歸於盡的毒念，將內力提至頂點，身子被罡勁震得偏了些，仍然猛抓柳夢絲的雙腿。

她的雙腿本已半殘，但不管能否走路，有那麼兩條腿做做樣子，也總比沒有好些，白琬狠毒之處即在於此，她知道若把對方一雙殘廢的腿弄斷，不必殺她，她也會自絕於此，胸中的恨嫉就可以發洩了。

可是岳家宇現在已把柳夢絲的安全視爲第一要務，他本想使白琬先求自保，知難而退，乍見她不退反進，竟想同歸於盡，數月來蘊於心中的忿怒，再也無法抑制，冷哼聲中，突然把「一元罡」提到十成，施出「鶴形八掌」第五式。

他的功力，自學了「鶴形八掌」之後，可以說每一天每一時都在進步中，這第五式以「一元罡」施出，連左世保都非敵手，白琬雖然學了金佛的絕學，仍然差得太遠，只聞一聲慘嗥，「喀察」一聲，血雨狂噴，身子突如一團香泥，在無儔罡風中翻了三個觔斗，飛落「冬眠公子」懷中。

柳夢絲驚魂乍定，落在岳家宇身旁。道：「岳大哥，這女人還有一手哪！」

岳家宇內心痛苦，無法言喻，冷冷地道：「小妹，妳不要再動手了！剛才設非小兄及時出手，妳的兩條腿……」

柳夢絲厲聲道：「我這兩條腿本就殘廢了，要不要都是一樣！」

這時大廳中數百高手，早已離席站起，躍躍欲上，而白琬却在「冬眠公子」懷中昏死過去。

不管白琬過去曾對他如何，追根結底吳明夫婦終是他的恩人，只看在這一點上，岳家宇也不忍心殺死她。

此刻見她雙腿血流如注，一襲嶄新宮裝上血漬斑然，面色蒼白，氣若遊絲，不由大爲後悔。吶吶地道：「她……她……如今怎麼了？」

「冬眠公子」那俊逸的面孔上，抽搐一陣，切齒道：「正如你所希望的一樣，她的雙腿齊膝折斷，但因她的傷勢是『複骨折』（單骨折是骨折斷而未裂開，而且骨屑未露出皮肉之外，複骨折是折斷後骨骼斷面已戳出肉外，一般來說，這種骨折無法治療）。因此，她的雙腿可以說完全廢了，今後就是用拐，也要裝上一副假腿！」

「冬眠公子」又嘶聲道：「小賊，算本公子看走了眼，竟以爲你是一個無名小卒，想不到你就是近來轟傳武林的岳家宇！本公子對於白琬，可以說費了畢生心血，才贏得她的芳心，而……」

他放下白琬，這時已有五個高手掠過來，對「冬眠公子」抱拳道：「我等略諳接骨之術，不知公子可否交我等聯手治療尊夫人？」

「冬眠公子」悲聲道：「請五位立即著手治療，若有人能使她的腿骨接合，雖然痊癒之後仍有點跛，本公子也必以大禮相謝，準備黃金百鎰，以表謝悃！」

二十四兩一鎰，百鎰爲二千四百兩。約合二百餘斤，比一個人的身體還重，能不使人心動？

於是自告奮勇者大有人在，七手八脚，湧了上來。

岳家宇暗暗一嘆，心道：「不管『冬眠公子』素行如何，他能如此深愛白琬，也算她終身有託了！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低聲對柳夢絲道：「小妹，我們走吧！」

「慢著！」「冬眠公子」冷峻地道：「『鶴形八掌』被武林公認爲當世奇學，連中村鈴子都當衆現醜，諒非誤傳！本公子從不低估任何同道，請稍待一會，本公子還要領教！」

柳夢絲大聲道：「『鶴形八掌』天下獨步！那可不是吹噓……」

岳家宇沈聲道：「小妹，妳今後要跟

著我，可要聽我的話，凡是都要忍耐點！千萬不要飛揚拔扈，到處樹敵……」

「岳大哥，我說的是實話嘛！」

「冬眠公子」微微一哂，回頭對那些爭搶醫治的武林同道大聲道：「各位慢點！據在下所知，各位大俠之中，僅有一二位深諳骨骼醫術，也許本人孤陋寡聞，見聞不廣，竟不知老於此道者大有人在。不過……」

他面色一冷，續道：「黃金百鎰，在本公子來說，可算是九牛一毛，但是，若治療不當，而致殘廢，或者因而導致死亡！本公子預先聲明，治療之人，應以性命相抵。」

此言一出，羣醫相顧愕然，其中七八人尷尬地退了下去，只賸三個，仍然不退。

俗語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黃金百鎰到手之後，他們可以不再浪盪江湖，大可覓地歸隱，坐享清福，所以死的威脅，與黃金相比之下，這三人仍然不願放棄致富的機會。

「冬眠公子」抱拳道：「三位願意以生命相賭，足見具有信心，本公子萬分感激，不過，爲了愼重起見，本公子仍要考三位……」

那三人確是武林名醫，論武功不如「冬眠公子」，若要考他們，他們心中自是不服，立即顯出輕視之色。

「冬眠公子」對其中一個瘦矮老人抱拳道：「伊兄請說說看，膝骨折斷，應如何治療？」

那姓伊的想了一下，道：「人體構造，極爲複雜，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公子若相信本人，本人當全力以赴，若不能相信……」

「冬眠公子」肅然揮手，道：「伊兄請退下去吧！此刻在下不能冒任何風險，尚請見諒！」

姓伊的面色微紅，垂頭退到人羣中。

「冬眠公子」又對另一位道：「劉大俠爲武林有名骨醫，乃贏得『骨仙』之號，請說說看……」

那老人肅然道：「我劉大白一生治療之骨傷雖多，多係單骨折，而且是在心情平靜之下動手醫療，公子若不取消以生命抵償之言語，必定影響治療之人的心情。」

「冬眠公子」點點頭道：「劉兄之言不無道理，但據在下所知，眞正胸有丘壑之人，却是泰山崩於前而亦不會分神，在下剛才之言諾，不過是警告見利忘義，以別人大好生命當兒戲之人，對劉兄自又例外。」

劉大白道：「既然如此，劉某接受了！膝關節，由肱骨下端內外踝，脛骨上端內外踝及膝蓋骨所構成，而以橫韌帶相連。關節囊內有十字韌帶，分爲前後兩部，前有膝韌帶極爲强大，後具斜韌帶，上下連接關節面，內外兩側均有韌帶覆蓋成爲關節，叫著屈戌關節。」

他不假思索地道：「膝關節折斷，種類極多，一般來說，被內家掌力擊傷者較易治療，被重物擊折或被大力硬加折斷者最難治療，以內家掌力擊傷者，骨雖折裂而不亂，被重物擊折者，骨屑移位，沒入肉中，必需大費周折，切開皮肉……」

只聞旁邊另一個冷笑道：「劉兄醫骨之術，武林馳名，錢某早有所聞，但對劉兄之議論，不便苟同……」

此人名叫錢通，綽號「回春居士」，可見其對醫道之成就，非但骨科深具造詣，其他內科疑難疾病，一經他手，必能早占勿藥。

「冬眠公子」肅然道：「錢兄大名，更是如雷貫耳，可否……」

錢通哂然道：「劉兄剛才對人體膝部之構造，已經詳細述明，大致不錯，本人不再贅述……」

此人老氣橫秋，而且分明把劉大白貶得一錢不值，他緩緩續道：「自古以來，治病之道大致可分兩種，一爲治標，一爲治本。治標者好大喜功，輕心燥進，只求速成，不管傷癒後是否復發，但一般世俗之人，對此種治法，反而倍極歡迎，治本者不求速功，按序而進，使生機復甦，慢慢培育肌骨。使之根深蒂固，堅其培元，一旦治癒，永不復發……」

「好！」「冬眠公子」肅然抱拳道：「此番治療，以錢兄爲主，劉兄助之，在下剛才之酬金，改爲二百鎰，事成之後，各酬百鎰，絕不食言，但若誤事……」

他仰天愴然道：「在下深愛吾妻之心，唯天可表！大丈夫若連嬌妻之安全都無法維護，豈非枉生人世！因此，『生命相抵』之言，不擬取消！」

錢、劉二人肅然同聲道：「謹遵台命！請把尊夫人抬入內室，事不宜遲，必須立即著手治療！」

大廳外閃入四個盛裝小婢，托著白琬的身體，出廳而去，劉、錢二人也跟了出去。

在這一段時間內，岳家宇十分不安，想不到白琬剛獲得美滿的歸宿，竟被他一手毀掉。

以白琬的個性，萬一治癒之後發現雙腿皆跛，會不會憤然自絕？實難預卜。

「果眞如此！我豈不是恩人的罪人了？」

「冬眠公子」轉過身來，神色悲愴，沉聲道：「姓岳的，據說你是以掌上功夫成名，設若本人以其他武學與你相搏，顯見本人有怯戰之意，既然如此……」

岳家宇冷聲道：「在下剛才出手，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適才小妹含怒出手，本人本不欲干涉，只怪尊夫人居心不善，成心想一舉擊斃舍妹。而舍妹本是不幸之人，設若殘腿被尊夫人折下，必不會苟且於人世，尊駕試想，在下怎能袖手旁觀？況且……」

他面色一冷，續道：「在下第一次出手，施出六七成眞力，本想使尊夫人知難而退，但她突生毒念，想與舍妹同歸於盡，我想旁觀者有目共睹！不需在下饒舌！是以尊夫人之所創，實是咎由自取。本人爲了息事寧人，不欲再樹仇敵，謹向尊駕表示歉意，就此告退……」

「哈……」「冬眠公子」狂笑一陣，道：「姓岳的！本人並不否認賤內剛才出手確有過份之處，但你第二次暗加內力之時，面泛殺機，足見你的心也是十分狠毒，你不傷她其它部位，却擊折她的雙腿，足見

你居心卑鄙，想使她與令妹一樣，從此以後倍受奚落恥辱，生不如死……」

岳家宇心道：「不錯！剛才我心中確實生了殺機，這也是因他曾殘害萬紫琴之故……」

他沉聲道：「本人承認剛才確有殺她之意！尊駕既然不願化干戈爲玉帛，在下自當奉陪。不過尊駕也不必爲難，本人的掌法，並非無人能敵，尊駕若以其他武學出手，本人自當奉陪！」

「冬眠公子」冷峻地道：「本人以『冬眠大法』所練成之內功，別具一格，當今之世，別無二家。因此，本人若以內功對付你……」

岳家宇沉聲道：「你不必用激將之法，旁敲側擊，岳某就以內功和你見個高下！」

柳夢絲大聲道：「岳大哥，他分明掌上功夫不如你，故意……」

岳家宇沉聲道：「掌法以內力爲主，若內力太差，掌上功夫也不會有過人之處，妳不必擔心！」

「冬眠公子」哂然道：「姓岳的，在印證之前，本公子必須先告訴你，此番以內功相搏，約須十日時光，雙方不飲不食，不眠不休，各自以內力抑制對方，到了七八日之後，因飢餓交迫，內力自然大減，到了十日左右，就可見勝負高下。」

岳家宇心頭一震，這才知道對方爲何要激他比試內功了！這「冬眠公子」以「冬眠大法」練成內功，自能不飲不食，不眠不息。在他已是家常便飯，但對一般武林人而言，却是一大難題。

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除非練到辟穀絕食之境，任何高手不可能十日不食而能發揮內功至大威力的。

由此可見，此人的心機極深沉，先以話扣住對方，待對方自願比試內功之後，再說出比試之法。

現在已是騎虎難下，況且岳家宇顯然不敢輕視對方，却不願示弱，沉聲道：「在下決定以十日爲限，與尊駕見一高下！」

「冬眠公子」肅然道：「那麼請跟我來。」說畢，領先走出大廳，進入另一個小院落，指著一間石屋道：「此屋乃是本公子『冬眠』之處，牆厚五尺，不畏水淹火燒，十分安全，自管放心！」

柳夢絲道：「口說無憑，現在是在你的家中，爲了岳大哥的安全，我必須在他的身邊爲他守護！」

「冬眠公子」哂然道：「妳既然對他如此關懷，本公子自不便令妳失望，你們進來吧！」

他啓開石門，三人進入石室中，然後石門又「隆隆」閉上。這間石室，和上次「冷血武后」的石室差不多，只是更堅固，而且還有地道通到外面。

三人下了地道，又將道口石板覆上，在陰暗的地道中疾行。

大約三五十丈，到了地道盡處，像一口井似的，有些梯階，三人順階而上，自一株枯樹幹中鑽出來。此處乃是一個原始森林。

林中有幢小屋，「冬眠公子」道：「到了！請二位在外面小候！」說畢推門進入屋中。

岳、柳二人在外面等了約半個時辰，屋中毫無動靜，不由起疑，柳夢絲道：「岳大哥，恐怕他已經逃走了吧？」

岳家宇道：「看他的氣派，似不像『墨弓大郎』那種人物，我想不會……」

柳夢絲冷笑道：「他能和左世保那惡賊互通聲氣，還有甚麼氣派可言？再不然定有陰謀，不可不防！」

岳家宇大聲道：「好了沒有？」

屋中無人回答，却聞到「悉悉嗦嗦」的穿衣聲音。

二人不由愕然，柳夢絲忍無可忍，掄拐向門下砸去，「嘩啦啦」一聲，門板粉碎，二人却同時驚呼了一聲。

原來木屋中有一輛豪華大型馬車，車幃高挑，裏面一位美艷少女，正在更衣。

她剛剛繫好了粉紅色的肚兜，酥胸袒裎，雙峯半露。烏雲似的秀髮，襯托著她那雪膚玉肌，黑白分明，隱隱聞到陣陣肉香。

「不要臉！」柳夢絲冷笑道：「『冬眠公子』呢？」

那少女美眸流盼，不理柳夢絲，却含情脈脈地向岳家宇望去。那一雙剪水雙瞳，確有勾人心魄的力量。

岳家宇連忙低下頭去，隱隱覺得那少女似曾相識。不禁俊臉羞紅。

這時少女已穿上一件深綠色的緊身皮衣，上衣與褲子連在一起，更顯出那浮凸的曲線。

柳夢絲一掠入屋，厲聲道：「小賤貨，我問妳的話聽到沒有？」

那少女已穿好了衣衫，冷冷地睨了柳夢絲一眼，道：「滾開點！本姑娘最討厭動輒疾言厲色的女人……」

她下了馬車，對岳家宇微微一福，道：「請岳公子上車！」

岳家宇抬起頭來，不由心頭一震道：「妳……妳是『冬眠公子』的甚麼人？」

少女微微笑道：「『冬眠公子』乃是家兄，他剛才進入此屋，聲言一會就有貴客人來訪，吩咐小女子候駕！以便送貴客到寒舍去……」

岳家宇沉聲道：「令兄約本人來此印證內功，怎地又回家了？他何時離去的？」

少女指指後門道：「家兄自後門先走了，他說貴客幸臨，必須先回家準備一番！公子請上車吧！」

柳夢絲輕蔑地道：「岳大哥，別聽她胡扯！這分明是有計劃的陰謀！」

少女哂然道：「凡是有缺陷之人，心胸都十分狹窄，凡事多疑，岳公子乃是光明磊落之人，自不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柳夢絲不由大怒，掄拐欲砸向豪華的馬車，岳家宇伸手一攔，道：「小妹請勿動手，先問明白再說！」

少女嫣然笑道：「還是公子大量，一代俠士，果然不凡……。」

岳家宇冷冷地道：「妳不必花言巧語，請問令兄的新娘子那裏去了？」

少女美眸一轉，「格格」笑道：「公子你這就不對了！白琬已是我的新嫂子，你又何必……」

岳家宇沉聲道：「那個和你胡扯？本人問她自有道理……」

少女神秘地道：「公子莫急！在家兄與白姑娘定情之先，小女子就曾建議他，多加注意白姑娘的交遊，因爲像她那麼美麗而且武功又高的姑娘，不可能沒有意中人……」

岳家宇俊臉微紅，柳夢絲側臉望去，心中一動，道：「岳大哥，你認識那個新娘子？」

岳家宇冷地道：「認識又怎樣？她乃是我恩人之女，只因她行爲不檢，我不願理她，但她是恩人的獨生女，我不能逞一時氣忿，而使恩人擔心……」

「噢！」柳夢絲酸溜溜地哼了一聲，不再言語。

少女微笑道：「因此，公子剛才一提起新娘子，我就知道你們以前曾經好過一陣子，這就是女人心細的長處……」

岳家宇冷冷地道：「妳說令兄已先回家，是不是指前面的莊院？」

少女搖頭道：「不是！那是家兄結交武林朋友之處，至於住處却在另一個山谷中，我的新嫂子已經送到山谷中去了……」

岳家宇沉聲道：「小妹，咱們上車吧！」

柳夢絲一團高興，到此已化爲烏有，她以爲世界上任何一個少女都比她幸運，連白琬已嫁了人，岳大哥還是十分關心她。

她默默地上了車，那少女却上了前座，拔下馬鞭，在兩馬屁股上抽了兩下，馬車立即滑出木屋。

馬車穿林而出，有路可循，轉過一個山腰，進入另一個山谷。少女指指谷底道：「岳公子，快到了！」

自車中望下去，谷底一片樹林，隱約可見一泓池水，並不見房屋。岳家宇不由茫然道：「不知貴府在何處？」

少女「叭叭」猛抽兩鞭，兩匹馬四蹄齊揚，立即飛奔，加之又是下坡，快逾電掣，道：「待會公子就知道了……」

少女不斷地抽打馬屁股，雙馬奔馳更快，穿過樹林已經到了谷心一個深潭附近，但車子下瀉之快，幾乎連兩匹馬也有被壓死的危險。

這深潭方圓不過里許，直徑不過五六十丈，但看樣子却極深。潭中央，有一些竹管露出水面，有的還冒著青烟。

這本是瞬間之事，岳家宇本以爲少女必能及時收韁，或者改變方向繞潭而行。豈知那少女既未收韁，也未勒馬轉彎，竟筆直向潭中衝去。

岳家宇本想掠下馬車，怎奈柳夢絲也在上面，要抱她同時掠下，已是不及。車子凌空翻落，「嘩」地一聲沉入潭中。

潭水砭骨生寒，却極清澈。岳家宇立即抱著柳夢絲，鑽出馬車，這時馬車已經沉到湖底了。

好在他們略諳水性，不至馬上淹斃，岳家宇正要浮上水面，突見身邊水花一冒，腰上軟麻穴已被人制住。

他大吃一驚，原來正是駕車的少女，只見她的長髮在水中漂盪著，就在這片刻工夫，她已將外衣脫去，露出了一套深綠色的皮衣，乍看起來，眞像一條活色生香的美人魚。

那緊繃繃的雙峯，纖腰、隆臀、渾圓修長的玉腿，而且在水底游動著，簡直動人極了。

但岳家宇却是一腔怒火，他知道這少女確是預謀，早在那木屋中換衣時，就打算把他們騙到此處來，以便生擒。

「又上了一次大當！」岳家宇看看柳夢絲，顯是已經喝了太多水昏死過去。

「果然『冬眠公子』不是好東西！」岳家宇獰視著少女，恨不得咬她幾口。

少女向他嫣然一笑，然後直立潭底，邁開大步昂首挺胸，作出男子走路姿態。

岳家宇不由一怔，更加忿怒，這才知道此女正是「冬眠公子」的化身。無怪從未聽說「冬眠公子」這號人物了。

少女又向他嫣然一笑，身子放平，兩臂平伸，「颯」地一聲射了回來，速度既快，姿態又美，分明水中工夫十分了得。

她挾著岳、柳二人，向中央游去。只見潭底有些奇異的小草、怪石、和一些不知名的魚類。

但那些大大小小的怪魚，却並不害怕，環視左右，十分友好。少女挾著他們緩緩而游，岳家宇並不感覺難過，因爲她點的穴道十分奇特，能使人停止呼吸，所以口鼻中不曾進水。

快到潭底中央，突然發現一間石屋，非常奇特，屋中的形狀，說方不方，說圓不圓，好像是利用潭底一塊巨岩鑿成。

石屋有三四間，每一間都有極小的門窗，窗上大概是用水晶板擋住，可以隱隱看到裏面的燈光。

由於外面奇花異草隨水漾盪，屋裏射出燈光，映照之下，五彩繽紛，燦爛奪目。

至於石屋的屋上及頂上，都生了一些長長的水草，上面有些管子通到水面上，乍看起來，好像神話中的魔屋。

少女游到一個石門前，一扭石輪，石門內陷，三人的身子立即吸入門內，石門又自行閉上。

這石門內地方極少，極爲黑暗，那少女又扭另一個石輪，三人再被吸入另一個石門內，此刻，這石門內的水，只有盈尺深了。

於是少女再扭一個石輪，挾著岳、柳二人進入一個精緻的小屋中。

這小屋中的一切，眞是見所未見，一切傢俱，差不多都是以原有的岩石鑿成，各就地勢爭奇鬭勝。

四周的水晶窗外，有水草蕩動搖曳著，魚兒在窗外游來游去。使這屋中綠汪汪地，眞像水晶宮一樣。

「太美了！只可惜不是一個正人君子隱居之所，實在太可惜了……」岳家宇望著那少女，只見她甩去秀髮上的水漬，去到他的身邊。

她歉然地道：「岳公子，請原諒小女子唐突，小女子奉小姐之命，請公子到『潭心小築』來，所以小女子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

她那一套水衣太動人了，上面還有些鱗片，此刻上面一滴水漬也沒有。分明是魚類的皮製成。

她笑笑道：「至於『冬眠公子』，根本沒有此人，不過是依口胡說而已，諒公子已經知道……」

她伸手解了岳家宇的穴道，岳家宇一躍而起，伸手抓去，那知少女的身子突然貼到牆上，身影突告消失。

岳家宇用力一推牆壁，紋風不動，回過頭來，解了柳夢絲的穴道，她還未站穩，向牆壁上掄拐猛砸，「噹」地一聲石屑火星暴射，柳夢絲鋼拐竟脫手飛出。

岳家宇忿然道：「小妹，別枉費氣力了，就是能破壁而出，到了水中，仍然不是他們的對手，這只怪咱們太粗心大意了！」

柳夢絲切齒道：「我早就看出那淚貨不是好人，大哥你偏偏相信她的話……」

岳家宇慨然道：「並非小兄相信她的話，只因小兄不能忘記恩人救命之恩，所以仍記掛白琬的安危！小妹妳還年輕，不知道受人之恩，無以爲報的痛苦……」

柳夢絲歉然道：「岳大哥，我不該埋怨你，只是以爲你有時太爽直了些，很容易上當，小妹自幼在別人白眼下長大，所以養成多疑或是永遠遠避別人的個性，這種個性往好處說，是處世謹慎，往壞處說，是多疑善妒，仇視人間，不過那白琬過去既與岳大哥相好，又怎會嫁給『冬眠公子』？不！這『冬眠公子』又是假的，岳大哥不認爲白姑娘太善變了麼？」

岳家宇冷冷地道：「豈止善變，簡直是胡來！設非看在恩人面上，我的涵養那有這樣好！」

「岳大哥……」柳夢絲幽幽地道：「我萬分抱歉，不該招惹白姑娘，致使你不得不出手，而將她擊傷，以致弄得如此之慘況……」

岳家宇肅然道：「現在還說什麼？不過事情並不如想像之糟，我相信對方不會殺死我們，設若要殺害我們，剛才在水中早就下手了。」

這時石壁上一塊大石突然轉動，鑽出一個稚齡少女，深深一福，道：「小姐請公子一人入內叙話！」

柳夢絲道：「大哥你去吧！我不再與人動手就是了！」

少女伸手一讓，道：「岳公子請！」

岳家宇鑽進小門突然驚呼一聲，幾乎以爲自己的眼睛扯謊，他搓搓眼，仔細望去。

不錯！一張精工雕刻的石椅上，端坐着一位身段窈窕、聳鼻、藍睛、皮膚白如雪的女郎。正是西藏拉薩附近幽谷中的奇女谷中蘭。

「妳……妳不是已經坐化了麼？……」岳家宇沉聲道：「而且岳某曾依照妳的遺囑埋葬了妳……」

谷中蘭已換了中原衣裝，全身火紅，再配上金黃色的秀髮，形成一種奇韻異緻。她那藍色的美目微閉，兩顆大淚珠在睫毛上流轉，悽然道：「佛家有語云：善得善因，惡得惡果！賤妾昔年苦研武學，實際上已達性命交修之境，只以爲坐化物故，與草木同腐。豈知一點元神始終未散，當郎君將賤妾埋於石像下約三個時辰之後，賤妾就復活了……」

岳家宇瞠目咋舌，茫然道：「世上眞有這等怪事麼？」

谷中蘭柔聲道：「郎君請坐！賤妾坐化之時，雖然渾渾噩噩，對四周景物似知不知，似覺未覺，但因靈犀一點，不忘入谷套中石像之人，是以對郎君抱妾出水，看巨鶴操演掌法，以至掩埋及立碑，賤妾都隱隱記得。是以郎君大恩，賤妾粉身難報……」

岳家宇慨然道：「谷姑娘言重了！坦白地說，上次遠足邊陲，本人的目的並不是爲了救人，至於谷中之事，不過是適逢其會而已……。」

谷中蘭肅然道：「你我已是夫妻，郎君切莫以姑娘稱之！」

岳家宇總覺得這件事太玄妙了，肅容道：「岳某承諾之事，絕不後悔！你我已是夫妻，今生不再更改，但有一事不明，或復活之後，怎能出土？出土之後又怎地要那少女冒充『冬眠公子』，娶白琬爲妻？」

谷中蘭道：「賤妾前已說過，因久困幽谷，苦練有成，事實上功力已與家師不相伯仲，復活之後，體內先天罡氣自然震鬆泥土，出土之後，來到中原，收了幾位妹妹，爲我所用，那妹妹本是『黑暗別府』中的侍女，知道郎君和白琬姑娘交誼不惡，妾身思念郎君心切，乃不惜得罪白姑娘！賤妾前此不知白姑娘之父母，乃郎君的恩人，自獲悉此事後，深深引咎自責……」

岳家宇接過侍女遞來一杯香茗，道：「此事也不能怪妳，妳我名份既定，自然希望早日相聚，至於白琬，行爲乖張，乃是自討苦吃，不知她的傷勢如何了？」

谷中蘭嘆了口氣，道：「賤妾於心有愧，自是全力而爲，但能否康復，就很難說了……。」

岳家宇道：「小弟仍有一事不明，不知蘭姐怎會隱於此處？又怎會發現此一洞天福地？」

谷中蘭嫣然一笑，道：「說來都是遇合前定，賤妾離開西藏之後，就留意天下谷水奇潭，希望覓一佳處，繼續修練內功。竟於來到中原的第一個月，發現了水面的出氣筒，深信下面有藏身之處，入水一看，石屋無人，不知爲何人所留？但當初建造此屋之人，不但匠心獨運，而且必定耗了畢生心血……」

岳家宇點頭道：「此處太神奇了！一個人若能隱居終老於此，眞是人生一大樂事！蘭姐，小弟簡直視妳爲神人了……。」

谷中蘭嫣然一笑，道：「姊姊只想與你做神仙眷屬，你能喜歡這裏，那是太好了，只怕消磨了你的大志！」

岳家宇道：「報了大仇之後，小弟眞希望隱居於此，永遠與世隔絕。但小弟仍要問妳一事，左世保投奔姊姊處，而且姊姊與他也有深仇，爲何讓他從容逃走？」

谷中蘭幽幽嘆道：「姊姊與他勢不兩立，也可以說此來中原，除了找你之外，主要想手刃左賊，豈能讓他逃走，只因他變化萬千，令人捉摸不定，今日前面莊上，小婢綠薏化名『冬眠公子』與白姑娘成婚，旨在引你來此相見，想不到左賊也在數百高手之中……」

岳家宇道：「那綠薏小婢怎會想出『冬眠公子』這個名字！」

谷中蘭道：「說起來這名字也不是憑空杜撰的，只因姊姊坐化之後，以迄復活，這一段期間的不飲不食，正是一種冬眠狀態。乃將內功心法改爲『冬眠大法』。綠薏深得姊姊所學，所以她才自稱『冬眠公子』。」

岳家宇道：「姊姊，白琬呢？我想見見她！」

谷中蘭道：「她在潭外療傷。你不必躭心，即使雙腿無法治癒，生命可保無虞。」

岳家宇站起來道：「蘭姊，妳我的百年大事，早在小弟依囑葬妳時已經承諾，只因小弟血仇未報，不可與妳馬上成親，所以小弟現在要暫時離開妳了……」

谷中蘭道：「妾身已是郎君之人，郎君今後去到那裏，妾身必定跟隨，至於郎君另有兩位未婚妻，因訂情較賤妾爲早，妾身自無異議，郎君自管放心。」

岳家宇肅然道：「蘭姊乃女中丈夫，容人之量，自非世俗女子可比，小弟萬分佩服。那麼咱們走吧！因爲尚有同伴之人在丹陽城內丹陽酒家等候，如今已過了一天，不知他們是否已經離去？」

谷中蘭離開石椅，姍姍走到岳家宇身邊，柔聲道：「岳郎，急欲離去，也不在一時，何況三位同伴在該處等候，過了約定時間，也必在附近，姊姊決定負責爲你找到他們，你既然來了，怎能空腹而回！」

她立即吩咐擺酒。攜著岳家宇的手進入另一間石屋。

這間石屋更加奇妙，由於四周有三面牆壁是以一丈見方的晶石板拼湊而成，幾乎像沒有牆壁一樣。也等於完全暴露在潭的深處。

因此屋外的水中景物，一覽無遺，屋中灯光極暗，加之外面的水草掩映，魚類游盪，屋中五顏六色，光彩奪目，令人目不暇給。

谷中蘭倚在岳家宇懷中，站在水晶牆壁邊，指著外面道：「岳郎，潭底景物與上面迥然不同，這裡萬籟俱寂，永無兇殺鬥勝之事。長住於此可以心如止水，若在此進修，更是事半功倍……」

岳家宇連連點頭道：「不錯！任何人在此住些日子之後，也會俗念滌蕩殆盡，心平氣和。蘭姊，妳眞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

谷中蘭將粉臉貼在她的面頰上，幽幽地道：「可是姊姊再了不起，總要綠葉襯配，設若沒有你，終有一天會寂寞而死，像一朵鮮花一樣，因缺乏陽光和水份，枯萎而死……」

「蘭姊，小弟對妳眞有這等重要麼？」

「是的，太重要了！你必須記住姊姊也是女人呀！女人總是需要慰藉和保護的……」

「蘭姊，我現在還不夠資格保護妳！」

「但在不久的將來，你就可以獨步天下，因爲『鶴形八掌』，堪稱天下一絕，而你的進境又快，不出一年，兩個左世保也非你的敵手！」

「蘭姊，令師有音訊麼？」

「沒有，姊姊急找他老人家，可是他老人家倘若像左世保一樣，改頭換面出現武林，要找他就十分困難了……」

酒席擺上，都是山珍海味，尤其是那不知名的佳釀，冷冽可口，涼徹心脾。谷中蘭頻頻勸酒，說道：「岳郎只管盡興！你的義妹柳夢絲，已由小婢照料，此刻也在進食，喏！你看……」

她一指水晶牆外，岳家宇不禁拍案叫絕，只見七八個穿著緊身水靠的少女，正以美妙的姿勢，像舞蹈一樣，在水中游著。

有時像一朵巨大的花朵，有時像一條蜿蜒而行的綠色巨蛇，因爲她們前後相連，操演各種陣法，既熟練又美妙，使岳家宇叫絕不迭。

漸漸地，他已被這種奇妙的景象所惑，隱隱看到那水中八個少女，都是赤裸著身子，一絲不掛。那雪白的肌膚，凸浮的身段，以及水草似的長髮，在水中翻飛曼舞，蕩人魂魄。加之那甘冽名酒的力量，使這一位鐵錚錚的漢子，竟有些意馬心猿起來。

酒酣耳熱，幻境漸生，原始慾念衝動，自所難免，他凝視著谷中蘭，只見她藍色美眸流盼，萬種風情，不由想起幽谷中抱著她的赤裸屍體那件事。

意念及此，再定睛望去，谷中蘭竟也全身赤裸著。她那晶瑩的肌膚，較外面的少女，更加動人心魄，由於她是荷蘭人，體形與中原少女原全不同。那怒聳的雙峯、纖腰、隆臀和那渾圓修長的玉腿，無處不勾人心魄，意亂情迷。（未完・十九）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天地譜——龍乘風著

一本簫譜，能藉譜曲者的內力發出抑制暴戾的曲韻；於是奸邪者欲將之毀滅…



每本港幣$13.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及萬寧有售。





上文提要：玄玄郡主救了三大法王性命，兪劍峯對雷法王等忍辱吞聲，忠義之心深爲敬佩，兪劍峯告別玄玄郡主在叢山峭嶺中遇見馬力騰道長，爲尋找寶物被毒蟒纏住不能脫身，臨死前把一角羊皮交給兪劍峯，羊皮上火烙八個字：月照白楊，影落南方。兪劍峯反覆思量着八字的含意，獨身隻影的來到西蜀一帶⋯⋯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先輩巧思安排　密洞神劍靈液

石洞密封也不知石壁到底有多厚，他運劍試了試，才一觸壁，驀然風聲激起，鐵筷子武功絕頂，當下身形暴起，整個身子貼在壁頂，只見寒光閃閃，數十支小箭疾射而來，觸壁反彈，勢子猶是不絕，反覆撞壁數次，這才落到地上。

鐵筷子飄然下地，拾起一支小箭，只見藍汪汪地餵有劇毒，心中不禁吃驚，這佈置石洞的人死了多年，猶能暗箭傷人，看來這石室中機關重重，如非得其樞鈕，那是再也別想進入的了。

他坐地沉思，只見四壁都是一樣厚的石壁，根本無特殊之處，心中暗暗忖道：「我窮多年研究此處之秘，想不到最後，只有一壁之隔，竟是可望而不可及，好歹要想出一個法兒，破壁而入才行。」

他盤膝而思，腦中流過一切關於此藏寶地的資料，却是頹然無法，心中一煩，又輕輕揮劍刺去，這次他有經驗，不再魯莽，劍一著壁，身子自然拔起，只見嗤嗤之聲重起，著劍之處，射出數股黑水，落在壁上，砰砰有聲，便如有物互擊一般，立刻一團濃烟，那堅厚石壁石底立時被腐蝕了一大塊。

鐵筷子大吃一驚忖道：「南方苗蠻之地苦溪水是天下劇毒之物，沾體之後半個時辰一直爛到心際，便是大羅神仙也救不得也，這噴出之水，又黑又重，分明便是苦溪水。」

一時之間，他沉吟無計，也不知石室中到底埋伏多少道機關，如果一一相試，便算僥倖逃過殺身之禍，但也不知要躭擱到何年何月，當下心中發燥，又見火燄愈燃愈弱，揚身而起，出了石洞，抬頭一看，明月已漸當頭，天際甚是清朗。

鐵筷子雙手倒背，緩緩踱著方步，驀然背後有人輕喚一聲道：「鐵筷子，你瞧是誰來了呢？」

鐵筷子大驚，飛快廻轉，只見倒下的諸人中，一個面生少年緩緩坐起，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心中忖道：「我那迷魂大法，中迷之人，三天之內如癡如呆，聽人擺佈，而且我事先又燃了一根催魂香，那眞是萬無一失，這小子內功難道已達百邪莫侵的地步，金剛不壞之身？」

他想著想著，眼神中又流露出一道異樣柔和的光芒來，他凝視著那面生少年，驀然一道清澈無比的目光直逼過來，當下只覺全身一震，胸前氣血翻騰。

鐵筷子長吸一口眞氣，但覺對方目光愈來愈是凌厲，自己全身眞氣竟若受對方目光所制，運氣困難起來。

鐵筷子知道遇上生平少見强敵，當下大喝一聲，蹌踉倒退十幾步，跌倒地上，口中叫道：「你……你……是……大禪宗的徒兒？」

那少年微微一笑，鐵筷子語聲未絕，哇哇吐出一口鮮血來，仰天倒下，那少年臉上露出一股高深莫測的笑容，沉吟半刻，飄然落下。

這少年正是兪劍峯，他自幼學習大禪宗佛門正宗降魔大法，專破邪門左道伎魎，他又身具千年雄黃珠，適才根本未曾受迷，他故意倒下，便是要瞧清楚這鐵筷子謀圖。

那鐵筷子取劍之際，他尾隨在後，看

到鐵筷子回轉，便又先回原地假裝昏倒，待鐵筷子出洞，他怕鐵筷子已得洞中之寶，這就出聲招呼。

俞劍峯站在洞底，心中忖道：「鐵筷子受『鎮魔天視』反震，那內傷定然不輕，我得了這個大便宜，倒是意想不到之事。」

他嘴角掛笑，心中又想到：「我算定鐵筷子一定要運用『攝魂大法』，是以一上來便用師父至上心法『天視大千』，這正是魔功剋星，一舉成功，那鐵筷子想收回也是不得了，不然此人功力極强，我能不能制服他倒是一個大問題。」

想到此處不禁對自已料事之準微露得色，但見洞中黯淡無光，忽然想起一事，心中忖道：「我先去取了寶劍，這鐵筷子既會魔功，不是苗疆來的，便是崆峒餘孽，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取自不義之人，倒也不是傷天害理之事。」

他正要拔身而起，忽然鼻端一股甜香之氣，他連忙凝息而立，取出懷中火摺子，只見脚底數寸之處水漬斑斑，那岩石腐蝕不平，他心中大驚忖道：「這是苦溪水，我如再前進半步，雖有雄黃珠，可是那麻煩可也大了。老天倒是幫忙。」

俞劍峯執著火摺又四下巡視一番，這一躭擱，改變了他一生的遇合，如果他適才跳出洞外，日後武林就改變了樣子。

俞劍峯看了一會，忽然眼前一道極亮光芒直射過來，光度之强，令人目眩不已，他心中一震，强自運功朝放光之處望去，剛瞧清楚位置，忽然强光歛滅，只覺目中發滯，好半天竟是不能睹物。

俞劍峯心中大異，那光來去之間不過一瞬，便如烈日忽然臨空，大放光明。

過了半晌，俞劍峯凝目舉火往放光位置石壁看去，只見上面嵌著一顆暗色寶石，不過一寸方圓，四周竟鑿出數百面來，俞劍峯恍然大悟，暗暗稱幸不已，心中忖道：「這寶石當月光射中正中一面，光線反覆反射，終於形成極亮之光，但不知當年這巧匠是何許人也，竟能在這小小寶石上鑿出這許多面來。」

當下又忖道：「當年佈置這個洞的人，裝嵌這顆寶石定然有用意的，難道這便是個樞鈕嗎？」

他沉思一會，才伸手輕輕一按那寶石，驀然卡察機簧之聲大起，久久不斷，石洞也似翻天覆地一般，上下左右搖晃不已，俞劍峯身子才一凌空，正想躍出洞外，忽見右側石壁打開一道門來，他心中狂喜，運氣下盤，疾落而下，這時那石洞又恢復平靜，機簧之聲也自停了。

俞劍峯緩緩走進石門，他提氣凝神，眞是步步爲營，以防發生驟然，走了十數步，只見前面地勢愈來愈亮，竟似天光透入一般。

俞劍峯邊走邊想道：「那鐵筷子如果再遲半刻出洞，定然參悟出此間奥妙機關，看來得失之間早有前定，該當我俞劍峯得到這寶藏。」

俞劍峯心思細密，疾步走出廊道，先將按鈕封死石門，飛身出洞，從鐵筷子身邊拿過北斗神兵，再次入洞開了石門，這秘寶當前，此人猶能分毫不斷思路，當眞是個人傑。

俞劍峯寶劍得手，又在石門內側找到一顆同樣形式寶石，他考慮半晌，用手輕輕一按，那石門果然緩緩開啓。

那都是厚逾丈餘的整塊巨石，合起來當眞是毫無痕跡，他將諸事處理妥善，這才安心邁步深入了。

走了半盞茶時光，只見前面一間大廳，裏面光亮若晝，俞劍峯抬頭一看，原來這走道和大廳頂上都是嵌着鴿卵大小夜明珠。

發出柔和的光芒，他一生之中，雖是見識不少，但這以明珠爲燈的大手筆，倒是聞所未聞的了。

俞劍峯走入大廳，更是吃驚，只見遍地珠光寶氣，明珠翡翠，珊瑚瑪瑙，到處堆的都是，便如石砂泥土佈於路旁，根本無人理會一般。

他順手拾起一串珠子，心中暗道：「這一串珍珠，只怕要値萬兩銀子，常人終生勞碌，也難積到萬兩，這等値錢之物，却埋在土中多年，眞是匪可思議之事。」

他愈走愈深，那大廳極大，倒沒有什麼佈置，但遍地珍寶，自然形成一種最豪華的佈置，他愈進入，那地上寶物愈是珍貴。

俞劍峯大開眼界，心中先是驚奇、欣喜，後來看多了，竟覺前面那些珠寶有若泥沙，不値多顧了。

那大廳盡頭是一廂房，房門敞開，俞劍峯小心進入，只見一具翠玉大床，床上錦被生光，他輕輕掀起被子，只覺輕若無物，一掀之下，竟是隨風飄起，再仔細一瞧，玉床之後有一小室，珠簾深垂。

俞劍峯高聲道：「晚輩俞劍峯求見。」

他連呼三聲，却是漫無回音，他明知此間主人物化多時，但他爲人精細，處處顧慮周到，先發聲求見，替自己留了餘地，以免變生不測。

他又等了半晌，掀開珠簾，只見室中一案一几，端坐着一個清癯老者，臉上不怒自威，好一副公侯相貌。

俞劍峯仔細巡視，那老者衣着錦袍，眉間重憂不展，更自顯得凝重無匹，雖是死去多時，但却栩栩若生。

俞劍峯輕步上前，心中默默祈道：「前輩請放心，小可絕不敢以此錢財作孽。」

他心中嘆道：「此人富可敵國，到頭來却守着這財寶一無用處，人生一世，財寶雖多，但却壽年有限，唉！」

一時之間，他似乎對這遍地珠寶都淡然了，他浪跡江湖，尋仇多年，確也深悟錢財之重要，但此刻財寶任取，無止無邊，反倒覺得沒有什麼可貴的了。

但他畢竟異於常人，當下馬上想道：「我一路上來，關中赤地千里，飢民倒斃日見數起，這些寶物取之於民，自當用之於民，我這便運出一部份去，大放賑災以濟生民。」

他想到此，心中一片坦然，那財寶引起的感慨全消，只覺靈台之間極是清明，沉吟一會，忽然想道：「林中人雖是嗜財愛寶，但瞧鐵筷子那神色之間，似乎這洞中還有什麼値得他發狂之物，喲，對了，這『月照白楊，影落南方』，不正是指那

『北斗神兵』？武林中人得此利器，自是威力大增了。」

他獨自揣推，隨即走到案旁，只見那書案是整塊青玉鑿成，那老者手撫之處，端端寫着八個篆字：「一入此門，脫胎換骨。」

兪劍峯心中一怔忖道：「脫胎換骨，分明是武學上術語，怎麼能夠脫胎換骨，這倒是值得研究。」

他細心察看小室四周，却不見一字片語，那周圍壁上也無什麼練武圖形，不由大是失望，移動之間，一不留神，觸着那老者右臂，他也未在意，正要退至大廳想瞭解其中道理，忽然間只見那老者衣袍內陷，一刻之間，只剩下一副骨架。

兪劍峯大驚，只見地上落下一堆白灰，過了半晌，那老者衣襟內飄出一張素紙來。

兪劍峯一看，只見上面寫着：「遇兪而啓，永樂四年天賜臨終絕筆。」

兪劍峯瞧見那短短一行字，心中眞是又驚又愕，這老者已死百餘年，竟能預知百餘年後之事？此人神通廣大，端的叫人吃驚。

他翻過那張素紙，只見後面斑斑點點全是血跡，他運神一瞧，原來都是蠅頭小楷：「王叔之叛，事不可爲矣！吾祖常遇春，輔佐太祖皇帝艱難建國，於今已矣，奉帝命携運宮中財珍，以爲他日再舉之資。此石室乃春秋魯先生所開，余無意來此，得晤大俠羅務農，傷心人把臂啼血，羅大俠既無生意，余亦不勸，埋其屍骨神劍，巧得此間秘室，口誦八言眞於余姪，明年財寶盡運來此，乃封洞自守，歲月悠悠，知生意已盡矣！余嘗夜觀星象，天意已成，燕賊自當成事。此寶至鉅，如付有人心，造福生民，永疆皇祚，如付賊子，干戈再起，又爲余之罪愆，並藏羅大俠靈液三滴，學武之人得之，脫胎換骨，只在指顧之間。

「余默運神，三六周天，乃視他日得此寶者爲兪姓少年英豪，餘者茫然，天道多詭，常人豈能窺知哉？

「余熱心人，終不能放心，再運神猜，氣血反湧，絕矣！絕兮！……」

字到此處，似乎當年寫書之人已是精疲力竭，再也無能爲力。

兪劍峯看完忖道：「常天賜自知命絕，他用針刺血寫下這素箋來，可惜不能指點我那靈液收藏之處。」當下又忖道：「這常天賜原來是虎將軍常遇春之後，他鼓着一息正氣，支持身體不化，如今被我這生人一碰，立刻化爲粉末，我無意間竟毀了先輩忠臣法體，終是我之罪過。」

當下也不多深想，走到前廳將一個較大珠寶箱子倒空，虔誠地走到那常天賜身旁，恭恭敬敬捧起遺骸放入。

忽然手中一緊，竟是抱之不起，兪劍峯低頭一瞧，原來那常天賜胯間套有鐵環，那鐵環與坐下玉凳相連，雖是只剩骨骸，但那鐵環仍在，是以棒他不動。

兪劍峯忖道：「常天賜自鎖於此，分明是怕自己忍耐不住又欲外出，看來這石室仍有對外通道。」

他想了想，正要把遺骸從環中直抱而起，忽然心中一動忖道：「常前輩此舉或有深意，我且不要魯莽從事。」

當下彎身而去，仔細察看，只見那玉凳連地，這小室原來是整塊青玉鑿空而成。

兪劍峯乃是千機百伶之人，這一察看，便發覺那凳座底接地之處，顏色略爲淺淡，他雙手扶座一轉，卡擦一聲，又露出一個深室來。

兪劍峯先將老者遺骸放在箱中，這才緩緩下地底石室，才一入室，鼻端全是清香，室中一方小案，端正放着一個玉瓶。

兪劍峯取得玉瓶，瓶中裝着小半瓶鮮紅液汁。

他打開瓶塞，只覺室中更是芳芬，才一沉吟，只見那液汁愈來愈少，當下連忙張口便飲，只堪堪飲到兩滴便盡了。

兪劍峯大是懊悔，心道：「這一沉吟，只怕便損失十年功力也，我見事每每多慮，不得當機立斷，這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缺點。」

其實他心思細密，全靠多謀善變，這才能保持到今日不受損傷，但這當兒他只怨自己太於過慮，把那細心思慮的諸般好處倒忘得光了。

液汁一飲下，只半晌功夫，只覺體內眞氣大是活躍，暖洋洋地到處亂竄，他連服靈藥，此時體內眞氣凝聚之强，只怕比大禪宗也不稍讓。

正要運功調氣歸竅，忽然上邊一個清晰的聲音道：「溫兄，你也來了！哈哈！眞是消息靈通得緊。」

另一個怪聲怪氣的聲音道：「哈哈，老怪，十年不見，依舊無恙，老溫好高興了。」

那先前的聲音道：「好說！好說！聽說溫兄『血河大陣』功力又加了幾分，西天除了百禽法王，便要數你爲首了。」

那『溫兄』道：「老怪口是心非，這十年來面壁苦修，小弟再也不是對手。」

那老怪哈哈一笑，不再多說，兪劍峯聽那聲音便在耳邊，心中大吃一驚，忖道：「我這離洞口少說也有半里，難道這兩人『千里傳音』已達到這高地步？隨意談笑之間，功力聚而不散，便是師父他老人家也是莫逮。」

他想到此處心內發寒，忖道：「這姓溫的口音便是昔日我瞧見從西藏來的怪物，他和雲龍翁過招却並未佔到便宜，這倒奇了？」

當下沉吟再聽，只聞那姓溫的道：「老怪，咱們恰好同時來此，這『瓊府仙液』正好均分，那洞金銀財寶只管由老兄取去便是。」

那老怪道：「誰稀罕那些金銀財寶，衝着你一張老臉，那『瓊府仙液』少不了你一份的。」

那姓溫的大喜道：「老怪夠朋友，我姓溫的終生不忘。」

那老怪哈哈大笑道：「你姓溫的出了名的口是心非，終生不忘便是過眼即忘，我擔心倒不是這個，只怕姓兪的也知道了，到時免不了一場好鬥。」

那姓溫的道：「小弟自當追隨老哥左右，姓兪的又能怎樣？」

那老怪一擊掌道：「我便是要這句話，老溫，你當我不知道你鬼鬼祟祟一路跟

我而來麼?」

那姓溫的乾笑幾句道:「老怪你多疑了,哈哈!」

俞劍峯愈聽只覺那老怪愈是耳熟,却想不起在何處聽過,心中只是沉吟老怪那句話:「只怕那姓俞也知道了!」

俞劍峯忖道:「難道老怪也知道我在洞中?這是萬萬不可能之事,那姓溫的功力我見過,他一個人之力,我便大大不是對手,老怪又何必怕我?」

過了一會,俞劍峯仍是想不通,那姓溫的道:「老怪,你看什麼,咱們該動手!那鐵筷子重傷倒地,這石頂又被人破去,難道你不怕有人捷足先登?」

老怪冷冷地道:「你知道什麼?這石壁牆上有七十二重機關,每套都足以致人死命,不得其中奧妙,任是羅大神仙也不能入。」

那姓溫的被搶白了一頓,絲毫不怒,笑道:「來人既然搶走鐵筷子北斗神兵,身手定然可觀,依小弟看不如早早動手,方為上着。」

老怪道:「這石室有入無出,你心急個什麼?」

俞劍峯登時一窒,心中忖道:「我原以為老怪和姓溫的從另一條路走來,接近所站石室,不然聲音怎得如此清晰,看來這兩人終究練成了驚天駭地的內功。」

老怪忽道:「月亮再一出來,咱們便動手。」

接着好久一陣沉寂,那姓溫的似乎忍耐不住道:「小弟有個不中聽之猜測,如果打傷那鐵筷子的是姓俞的,那又何說?」

俞劍峯心中又是一震,那老怪冷冷地道:「咱們等在此處,說不得只有用強了。」

那姓溫的道:「如果姓俞的服了『瓊府仙液』,那麼勝敗之數,却是難說得緊!」

老怪哦了一聲,似乎並未想到此層,俞劍峯心中暗暗忖道:「這姓溫的心計極細,看來老怪倒生性暴燥,城府不深了。」

那老怪忽然堅決地道:「天下知此奧秘的只有我一人,那姓俞的怎能知道?」

那姓溫的道:「老怪,但願如你所言。」

那老怪暴燥地道:「他娘的,月亮到那裏去了,偏偏在這時躲到雲中,老子眞恨不得抽他筋剝他的皮。」

姓溫的道:「老怪,你要整治誰呀?」

老怪道:「天老爺不賣賬,老子便要整他!」

他脫口而出,語意荒謬,實在笑掉別人大牙,但那姓溫的素知老怪之能,倒並未取笑,只道:「老怪,月亮出來這麼重要麼,小弟身上多的是火摺。」

那老怪嗤聲道:「老溫,你怎麼講出這等沒見識的話來,要火麼,何必要火摺,你瞧清楚了。」

俞劍峯只聽見一聲霹啪之聲,姓溫的尷尬地道:「老怪,你功力又長進了,這以三昧眞火逼燒樹枝,小弟萬難辦到!那姓俞的也是不成!」

老怪道:「那倒未必!好!月亮他娘的終算出來了。」

俞劍峯凝神竊聽,過了一刻,那老怪頹聲道:「老溫,咱們再等一個月了。」

那姓溫的一愕道:「什麼?」

老怪道:「此時已過午夜,月光照不到那樞鈕之處,他娘的,慢來一步,眞叫人掃興。」

那姓溫的千機百伶,當下立即恍然,也是大感失望地道:「只要咱們倆守在此地,老怪,天下還有人能越雷池半步?」

老怪不耐煩地道:「他娘的,只好如此了!」

俞劍峯暗暗稱幸地道:「眞是福星高照,在那一瞬間睹得月照樞鈕,服了這武林垂涎的至寶。」

那姓溫的搭訕道:「姓俞的要聯合你我,他氣候已成,原不用對我們再來示好,此擧定有深意。」

老怪不說道:「管他娘的甚麼深意,他答應助我恢復我教,如果到時混賴,老怪豈是好惹的?」

姓溫的道:「姓俞自不敢食言,但依小弟看來,他此擧不但意在中原武林,而且志在天下錦繡河山。」

那老怪哼了一聲不答。

俞劍峯怔道:「這姓俞的到底是誰?有這大野心?」

姓溫的道:「中原自趙鳳豪一怒鬥七奇後,高手凋零盡喪,姓俞的正好下手。」

老怪道:「姓俞的說他親眼目睹趙鳳奇功力全散,不久之前,他和七奇第二次死約會,竟派代表參加,可見姓俞的說得不假!」

老怪道:「趙鳳豪眞的死了?」

那姓溫的道:「姓俞的果眞有些手段,他又怎知趙鳳豪不克親自參加死約會?」

姓溫的道:「姓俞的混在七奇之中,那七奇中早有一人死了。」

老怪似乎吃了一驚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他語音未畢,忽然遠遠一個聲音道:「背後道人短長,算得甚麼好漢子?」

那老怪冷冷地道:「姓俞的,我知道有熱鬧便少不了你。」

那聲音道:「哈哈老怪,溫兄,難得雅興!對月清談,眞是方外高人。」

他再次發話,聲音已至近旁,俞劍峯眼前一亮,他幾乎要大叫起來,心目中不住地道:「就是他!原來他們說姓俞的,便是紅袍老者俞一棋!」

那老怪冷冷地道:「俞一棋,常言道:『先到先得』,你休想染指這『瓊府仙液』。」

那姓溫的道:「小弟同意老怪此說。」

那老怪隨口而說,「先到先得」這常言俞劍峯倒是未曾聽到過,心想老怪對俞一棋甚是忌憚,是以急不擇言,胡亂杜撰一番。

俞一棋哈哈笑道:「有道是『見者有份』,老怪以為如何?」

老怪冰冷的聲音道:「你這道上的規矩跟你徒子徒孫說去,老子可沒工夫聽。」

他處心積慮志在此寶,此時眼見有人來分,竟是口不擇言謾罵起來。

俞一棋道：「老怪放心，我姓俞的再沒出息，也不跟你老怪搶這勞什子仙液，功夫成的，不假仙草仙丹照成，哈哈！」

那老怪素知俞一棋雖是惡極通天，但說話倒還算數，當下心中一釋，又知俞一棋並未捷足先登入了石室，看來那打倒鐵筷子之人，似乎知難而退，得了北斗神兵躊躇滿志而去。

那老怪道：「咱們一言爲定，姓俞的說話可要算數！」

他一再發言，言中竟是大失身份，可見他對這寶物寄望之殷了。

俞一棋道：「老怪怎麼愈混愈沒出息了，你那『棋盤神魔』威名何在？」

那老怪一窒，他性子倒還直朗，當下自覺大失宗主身份，頗感不好意思，尷尬地道：「這個……管這個……俞兄何處而來？」

他言不由衷，俞一棋微微一笑道：「小弟路過於此，倒教老兄多疑，便此告退。」

那老怪更感不好意思道：「咱們談談再走！」

俞一棋道：「據小弟看來，棋盤老兄在此要枯坐一個月了。」

棋盤老怪心中一驚，冷然道：「只要俞兄不來作難，小弟想來天下雖大，也未必有人敢來騷擾。」

俞一棋道：「如果那岑少風來到，此事只怕有點痲煩。」

棋盤老怪問道：「甚麼岑少風？老怪可沒聽說過。」

俞一棋緩緩地道：「岑少風便是趙鳳豪的傳人，此人功力高强，更絕不在他師父之下。」

棋盤老怪道：「小弟自有禦敵之方，俞兄莫慮。」

俞一棋道：「中秋之約，小弟定來崑崙助拳，那時再見老怪重振威名，魔教大興，也替咱們幾個老傢伙出口悶氣。」

他語氣極爲誠懇，令人聽了只覺此人古道熱腸，是個急公好義好漢，那老怪心中感激道：「只要俞兄助拳，崑崙派瓦解只在指顧之間，天下四大門派掌門人都毀在老兄手中，餘子豈足道哉？」

俞一棋笑道：「過獎，小弟尚有要事，這便告辭。」

他說完走了，那姓溫的沉默良久，一句話也未說，這時俞一棋一走，他忽道：「老怪，你看俞一棋是這等慷慨之人麼？」

棋盤老怪道：「他有事利用我們，自不能不將就些。」

姓溫的道：「我看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棋盤老怪道：「老溫，你疑神疑鬼的脾氣老是不改，咱們竟年相識以來，只怕你就沒有一天信過老夫。」

姓溫的哈哈大笑，這次倒是笑得頗爲開朗，他道：「老怪，咱們五十多年交情不爲不老，總算將就廝混了這許多年，我老溫不信天下人則已，如是信一個，那便非老兄莫屬了。」

棋盤老怪也哈哈狂笑，這兩人雖都是邪惡之人，但交情倒是不錯，那姓溫的事事多疑，陰險機詐，但那棋盤老怪性子粗暴直爽，兩人性格大大不投，但却能相交數十年，那眞是緣份了。

棋盤老怪嘆口氣道：「你自小多疑，你只爲偷聽到一句可疑的話，便把你伯娘一家全害了，你這多年來可後悔過麼？」

姓溫的冷然道：「先下手爲强，伯娘要侵佔我一個孤兒財產，遲早終究要害我的，後悔個甚麼？」

棋盤老怪又嘆道：「那情景猶在眼前，咱哥倆一起看牛，日暮了回家去，當月兒還沒有昇上樹梢，你悄悄告訴我已殺了五個人，唉！時間也過得眞快啦。」

姓溫的道：「老怪你怎麼婆婆媽媽起來？眞令人不耐煩。」

棋盤老怪道：「你浪跡天涯，終算給你學到無上武功，但那多疑的性子，依舊像五十多年前小牧童時一般。」

姓溫的道：「我流浪江湖時，有誰給我半點恩惠了，又有誰眞心對待我了，要不是處處小心預防，還能活到今天麼？」

他聲音漸漸激昂，想是稚齡之年流浪江湖，那人情冷暖，世間炎涼都嘗了個遍。

俞劍峯聽得心中一動，暗自忖道：「這姓溫的和棋盤老怪，以兩個牧童而成就了今日之功力，實在令人欽佩。」

俞劍峯想了許多，總想不通爲甚麼這兩人說話聲音如此之近。

外面一陣寂靜良久，忽然呼呼括起風來，呼嘯之音彷若風自洞室中而出。

俞劍峯抬頭四望，只見室頂穿着許多小孔，那孔又小又在不當眼之處，是以一直未曾注意到，當下仔細觀看，那聲音都是從小孔之中傳來，他身形拔起，平貼屋頂，只見上面寫着四個小字：「傳音之孔。」

心中登時對于前輩經營佈置之妙大爲感慨，過了一刻，俞劍峯只覺體內眞氣翻騰，全身熱如火焚，他知藥性發作，當下立即盤膝坐下來，調息歸竅。

他調息一周天，身內眞氣愈來愈盛，幾欲裂體而出，那熱的程度也是愈來愈烈，俞劍峯知已到要緊關頭，連忙施出那大禪宗佛門坐定的功夫，這功夫原來是佛門至上心法，練武之人，如能得此心法，運功之際，諸魔幻象不侵，眞是事半功倍，許多難練的功夫也能練成。

他禪功一施，燥熱漸消，過了半晌，忽然體內透出一股寒氣來，那寒氣來得好快，不一刻直凍得全身發慄，肌膚發紫，俞劍峯到底是禪宗傳人，此際心中一片清明，他知道這酷熱寒凍，乃是藥力發揮，並非幻象所成，當下小心翼翼，運功支持。

待到寒盡暖來，已是多個時辰以後，石室中光明一片，也不知外面是何時刻，俞劍峯長吸一口眞氣，只覺體氣如水乳交融，說不出的受用，舉止之間，自然便覺身輕體健，他知適才體內陰陽眞氣交融，已是渾存一體，那剛中有柔，柔中有剛，練氣已是大成了。

俞劍峯緩緩站起來，心中尋思道：「這棋盤老怪和西藏姓溫的守在門口，我如要出去難免不和他們拚鬥，此刻左右別無善法，我却乘此機會練練武功才行。」

他已十多個時辰沒有滴水入口，但絲毫不感飢渴，反倒精神奕奕，但他胸中所

學上乘武學極多，一時之間，也難以決定到底先練那門功夫。

他想了想忖道：「林老爺子千手劍法第八招『觀音三現』，那眞是氣象萬千，虛招有眞，眞招又虛，便如大士金身現露，千手千脚一般，我總是施不好，對了，我先練練看。」

他舉起北斗神兵，思索之間，右手自然轉動，竟是極其完滿施了此招，待到招式施完，兪劍峯眞如夢中驚醒一般，呆呆地發癡了。

他心中却不斷思想道：「我從前練此招，都是想以巧炫人，以快惑敵，但愈想快想巧，反倒力有不逮，此時我照心中所思，劍招上自然流露出這招的精神來，如此看來，爲學之道，仍是順乎自然，矯揉做作，花招巧招，原都是下乘，那眞正高深之處，乃在簡樸二字而已。」

他登時只覺豁然開朗，腦中閃過許許多多自己所學過的武功來，有武當、點蒼、天山，各門各宗，一時之間，他似乎發覺每派上乘武功之中都是無懈可擊，原因是都沒有不實用的矯揉招式，他想到此處，心中不住地道：「「武當震天功，崑崙、點蒼……功夫學來原來如此簡單，唉！不對，這些都是前輩多年心血所創，豈是我一個小小後生所能窺其奧妙？我只不過知其皮毛罷了。」

但他又在深思，自己所學的武功招式都是蘊藏於胸，只覺各門派武功之間都有脈絡可通，那麼天下武功殊途同歸，練到了極處都是一般厲害。

他想想又練，練練又想，盡心竭智，也不遇了幾日，這天他練到「震天功」一招，反扭運氣，忽然眼前一黑，昏倒地上。

其實他連續竭智思索了三日三夜，如非他自幼受上乘內家功夫紮底，又連服絕世靈藥，不要說不能將天下至高武功都融合貫通，恐怕老早便嘔血而亡。

他昏了兩天兩夜，第三日醒轉過來，放目四望，只覺分外清楚，顧盼之間，心中更是沉着。

兪劍峯心道：「我入室以來，不知日子過了幾天，棋盤老怪鍥而不捨的性兒，此刻只怕還在苦等，看來如不衝出去，便得等他們進來，一場打鬥是難免的了。」

他想想心中實在漫無把握，只覺腹中微感飢餓，心知入室時間已是不短，正自沉吟無計，忽然想到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來：「這石室四周都是厚逾丈餘的青石，又在地底深處，爲何我在室內，絲毫不感氣悶，這空氣是從那裡而來？難道另有通道？」

他想到此處，立刻動身搜尋，用那北斗神兵敲敲打打，貼耳壁上聆聽，並無絲毫破綻，忽然彷若從遠遠石室另一頭，傳來一聲鐵器擊石之聲。

兪劍峯一震，速忙仔細聽去，那聲音斷斷續續，但似乎是向這石室方向移來，兪劍峯沉思半晌，心中却揣測不出是何道理。

那聲音繼續了一個時辰，極有規律，漸漸地近了，驀然脚底一聲大響，四周堅厚青石壁也自震動了。

兪劍峯凝神執劍而立，過了半晌，又是轟然一聲，那石室之底石屑紛飛，竟被炸了一個大洞。

那漫天石粉緩緩落下，兪劍峯眼中鼻中全是石灰，但他不敢一絲怠慢，靜以待變，過了好久，却是並無動靜。

兪劍峯正自奇怪，忽然一陣極輕脚步之聲從下面傳來，兪劍峯一聽那聲音，便知是蓋代高手所發，當下更是緊張，那脚步忽東忽西，好不飄忽，似乎東躲西藏，避敵仇踪而來。

忽然風聲一起，兪劍峯只見一朶紅雲自地竄出，身形之疾眞是不可思議，那人一上石室，忽見兪劍峯仗劍端立一旁，心中着實吃了一驚，他乃是江湖上人人談虎色變，大有來歷之人，一生之中如此這般受驚，倒是第一次了。

那紅衣人道：「小子，你却是如何進入？」

兪劍峯瞧着他，只覺雙眼冒着火光，全身血液都快要沸騰了，兪劍峯陰森森地道：「好哇，原來紅袍老祖便是百毒教主兪一棋，你害死天下各大門派掌門人，自以爲無人得知，想不到我却身歷其境，你扮神作鬼，哈哈！紅衣人、百毒教主，原來便是一人！你問我怎麼進入？『瓊府仙液』都給我吃了！」

那兪一棋似乎只聽到最後一句，當下目中神光暴射，凝注兪劍峯哈哈笑道：「小子，你本事也算不小啦，竟然騙過老夫，劍下偷生，老夫經營三年，挖掘地道，總算炸通那石室另一通道，又被你捷足先登了，小子，你叫甚麼？」

兪劍峯雖是悲憤無比，但他素知面前此人之能，當下壓抑憤怒之情，靜觀其變。

紅衣人兪一棋見他不答話，當下沉聲道：「你敢不理會老夫的話，實是近卅年僅見之人，你上次中了一劍，受傷不爲不重，居然被你療好，小子你師父是誰？」

兪劍峯道：「我師父是世外高人，不說也罷！」

紅衣人道：「小子，你壞了我大事，嘴上猶如此硬朗，這脾氣倒是難得，唉！眞像我一個老冤家也。」

兪劍峯道：「你害了武當、點蒼、崑崙、天山諸派掌門，自有人找你清算，本領再好，也未必能抵住衆派圍攻。」

紅衣人似若未聞，他兩目朝天，良久不發一語半句，忽然口中喃喃地道：「不是我，不是我！」

他目光一凜，注視兪劍峯道：「小子，你姓兪是不是？」

兪劍峯一驚，脫口道：「這個你可管不着！」

那紅衣人忽然大怒道：「我再問你一遍，如若你不好好答話，老夫立刻取你小命。」

兪劍峯道：「正要見識一下被江湖渲染成神鬼一般的百毒教主。」

百毒教主兪一棋厲聲道：「老夫可沒有什麼耐性，你……你可是兪一清，陸寒娟夫婦後人？」

兪劍峯最善應付這等緊張的局面，當下聲色不動，目光之間絲毫不示弱，瞪住百毒教主看着，只見他說到後來，竟是臉上發顫，似乎激動之極。

兪劍峯心道：「這老魔不知和爹娘結

了什麼奇冤大仇，瞧他那樣子，眞好像餘恨未消。」

當下朗應道：「在下姓朱，教主如無指教，在下這就告辭！」

那百毒教主道：「什麼，你不姓俞，不可能，不可能，你那脾氣便似她一模一樣，那相貌也有七分相似，你如胆敢騙老夫，百毒教的手段，你是看過的了。」

俞劍峯心中不住地道：「我是姓俞，我爹爹正是俞一青，我尋仇多年，這當兒敵人便在面前，我竟連爹爹也不敢承認了，我……」

想到激憤之處，鮮血都快吐出來了，但這老魔頭威名實在太大，俞劍峯天性沉着，決不作無把握之事，他强自忍耐着，但自己到底還能忍耐至何程度，實在沒有一點把握。

他心中又道：「只要這老魔頭一出言汚辱爹娘，我便致命一擊！」

當下冷冷地道：「不是便不是，老魔頭，你是看走了眼。」

那百毒教主暴笑一聲：「既非俞一青之子，小子，你知道得太多了，你便自作了斷吧！」

俞劍峯聽得一怔，馬上想道：「如果我是俞一青的兒子，老怪便會怎樣？」

他精細無比，這當兒猶能注意這小節，只見百毒教主目光凌厲，俞劍峯知道已到最後關頭，當下長吸一口眞氣，只聽到俞一棋道：「你既不肯自己了結，老夫可要你嘗嘗味道。」

俞劍峯身形紋風不動，那百毒教主掌式遞近，只離俞劍峯數寸，俞劍峯仍是不閒不動，那百毒教主俞一棋心中微驚，掌勁一吐，直擊俞劍峯前胸。

俞劍峯在千鈞一髮之際，自己也不知運了什麼身法，一閃而過，轟的一聲，掌勢擊至牆上，以百毒教主功力之强，此掌居然未能收回力道，可見俞劍峯當時閃身之際，是多麼的急切了。

俞劍峯一閃而過，心中才想道：「我用的是崑崙『雲龍八步』，這步法死中求活，實在妙到極巔。」

百毒教主右手緩緩舉起，輕輕一推，發出一股尖風，接着又連揚兩下，那掌風竟似有形之物，忽然緩緩盤旋，前進之勢大大緩慢，但每進一寸，聲勢便大了數分，竟在石室四周激起一股旋渦氣流，過了一刻，狂飈大起。

俞劍峯心中大震道：「這是絕學『六陽神掌』，我如脫不了這旋勁，這一身功力立刻全廢了。」

當下眞氣環佈胸中，對準那掌風圈正中十分瀟洒地揮了三掌，待到第三掌發出，對方旋勁已到，俞劍峯身子被一股大力所吸，幾乎不由自主旋轉了起來，但便在這一刹那之間，三聲淸脆響聲一起，俞劍峯只覺身子一輕的。

那百毒教主冷冷地道：「小子，武當震天功也學上了。原來是無爲牛鼻子的高足，哈哈，無爲老道就是老夫宰的，老夫索性作個好人，再成全你師徒相會吧！」

俞劍峯適才急切間發出震天功，只覺眞氣運轉均勻，那力道竟似長江大河，源源而來，竟和這失傳江湖多年之『六陽神掌』，來了個分庭抗禮，當下信心大增，昂然而立，不再畏懼。

百毒教主心內吃驚的程度是不用說的了，他斜眼打量着這深沉莫測的少年，一時之間，心中竟會生出一絲寒意來，但殺機愈來愈盛。

當下忖道：「再假以五年，此子功力還了得麼？今日不殺他，必成他日後患。」

百毒教主一言不發，驀的飛起一掌，這招起勢並無絲毫跡象，但飄忽之際，却是眞力傾出，實是俞一棋畢生功力所聚。

俞劍峯知這一掌非同小可，但對方掌影飄忽，實是難以捉摸，當下無奈，只想到一個最簡單的法子：「以硬碰硬！」

俞劍峯聚氣於胸，全掌左右互劃一圈，圈子劃完，已是力透全身，呼的推出。

兩股力道一接，俞劍峯倒退半步，那百毒教主强自支持，身形分毫無動，但再一運勁，胸中竟是微窒，當下心中更驚，忖道：「我恃强硬接着這小子力道，想不到這小子功力純到這個地步，要想取勝，實是渺茫。」

俞劍峯知此間再留下去，只怕難免和百毒教主生死大鬥一場，他兩次對掌，雖是信心大增，但說要擊倒這名滿天下的老魔頭，那是漫無把握。

俞劍峯忽的發出一掌，那百毒教主呼的還擊過來，俞劍峯乘著敵人力道，身子一飄一起，直往那石底破洞落去，那百毒教主怒喝一聲，雙袖齊抖，一股强勁力道直往洞中打來，這是他得意功夫『十步追魂掌』中最重的一式，生平從未失過手，但這次却如石沉大海，那俞劍峯到底有沒有受傷，卻是不得而知了。

百毒教主俞一棋呆呆地看着那地上破洞，想到這少年之深沉可怕，武學高强，心中眞有點發毛，他暗暗忖道：「我費了三年功夫，却替這小子打了一條出入自便的通路，這小子知道我之來歷，我却對他一無所知，他那武功是怎麼學的，實在叫人不解，難道那『瓊府仙液』當眞是功參造化麼？」

一時之間，他那稱霸天下的雄心冲淡了不少，他心中道：「這小子，遲早一定要收拾他。」

在鬥智鬥力兩方面，百毒教主這一生從未輸過給人，想不到竟在這石室，遭到了從未曾有的敗績，竟被俞劍峯逃去了。

俞劍峯身形尙在空中，立刻施開「龍行八步」的崑崙身法，在空中虛跨幾步，身子如箭一般疾進，只聽到背後風聲大起，但覺未曾擊到他身上。

俞劍峯疾奔一陣，只見前面兩條通道，兩條通道之間，石屑遍地散亂，想是適才百毒教主所炸。

他想了想選定原來石室通道，這地道開得極是寬敞平坦，直行其間坦然無阻，俞劍峯邊走邊想：「百毒教主定然不知這通路正確的位置，他估計大約方位，費了三年工夫，終算被他打通了。」

他身形絲毫不敢怠慢，只覺那甬道極長，竟似沒有一個盡頭一般，俞劍峯走了一個時辰，全是下坡，精神並不疲倦，他估計路程，約在百里以上。

又行了半個時辰，忽然地勢漸漸上昇，俞劍峯心知已快走出甬道，加緊脚步，

只見前面數十階石梯，他上了石梯，頭已接近地道頂，已再無路可走。

俞劍峯略一沉吟，驀地雙掌往頂間一塊平滑石塊托去，卡擦一聲，那石板應聲而起。

俞劍峯大喜，他腳下一用勁，身子直竄而起，才一露頭，驀然一縷尖風直襲面門而來，俞劍峯只覺來勢之疾，竟是生平未遇，當下無暇跳躍閃躲，順手一掏，只震得手臂發痛，頭一縮，身子又落在地道之中。

他心中吃驚，正要發話招呼，只聽見上面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何方小賊，竟敢藏在姑娘床下，快快滾出，姑娘挖掉你的一對狗眼珠子也便罷了。」

俞劍峯一怔，忖道：「原來這姑娘並不知道此地有地道，我便裝傻到底也好。」

俞劍峯這回輕輕推開石頭，口中壓粗嗓子高聲地道：「小人這便出來，請姑娘高抬貴手，饒了小人一條狗命罷。」

他一邊說一邊動作配合，實是天衣無縫，那姑娘哼聲道：「死罪雖免，活罪難……」

她話未說完，俞劍峯已知是誰，蓋好石蓋，身體滾地而出，只見竟是一間錦繡閨閣，佈置得極是氣派。

俞劍峯一抬頭，只見一雙愁戚的大眼睛，正遠望着前方，對於自己現身似乎根本並未看到。

那少女呆呆出了一會神，俞劍峯低聲叫道：「姑娘，妳瞧是誰來了？」

那少女一震，飛快廻身，她輕輕揉了眼睛，幾乎不相信這目前之景象，她凝視俞劍峯良久，一顆晶瑩眼淚流了下來。

俞劍峯這人最見不得女人落淚，一見了便是手足無措，他慌慌忙忙地道：「姑娘，妳有什麼事，受了什麼委曲，小人萬死不辭，一定替妳辦到，替妳出氣。」

那少女良久低聲道：「你又來幹嗎？你……你難道逼得我還不夠麼，你……你要我死給你看才罷手麼？」

俞劍峯奇道：「我逼妳什麼了，啊！是我逼妳，是我不對，妳……妳別哭成不成？」

他見那少女臉色愈來愈不善，連忙認錯不已，那少女見他誠惶誠恐，又見他俊秀面容上全是黑灰石屑，身上也是狼狽不堪，當下恨意大消，那柔情蜜意倏然湧到胸中，她性子爽朗，幾乎忍不住破涕為笑了。

那少女正是玄玄郡主，當下柔聲道：「你……你怎麼……怎麼弄成這個樣子？」

俞劍峯道：「我眞是一言難盡，唉，這些日子眞是千里奔波，但到底又爲了什麼啊？」

玄玄郡主道：「你也該好好休息了，你能在百忙中特意來瞧我，我心裡很是……很是感激，一定永遠記得。」

俞劍峯一怔，却是啞口無言，那玄玄郡主道：「我招呼婢女來，你先好好沐浴一番，我在廳中等你可好？」

俞劍峯一抬頭，一道溫柔無比的目光送過來，俞劍峯點點頭，玄玄郡主一拍手，召來兩名丫環去備水了。

她性子爽直，雖是未嫁雲英之身，但却親切地照顧起俞劍峯起居來，俞劍峯受寵若驚，他和這滿清金枝玉葉相處已久，那感情自然不薄，迷迷糊糊隨着婢女走進浴室，只覺鼻端全是淸香，那池水碧色，不知放了何種香料，令人心曠神怡。

俞劍峯想到上次玄玄郡主不告而別，心中更是歉咎，他暗暗地道：「我絕不再傷這姑娘之心便是！」

他浴罷一身輕快，只見衣衫污穢不已，心中正自羞慚，忽見身旁衣櫃放着從裡到外一套衣衫，俞劍峯心中好生感激，穿上身來，只覺那外衫裁剪得體，更如貼在身上一般，對鏡自顧，鏡中人洋洋自得，容光煥發，便如換了一個人般。

俞劍峯輕步走到大廳之上，只見玄玄郡主早已置酒相待，他忽然想到這多日未進食物，不禁飢意大起，脚步自然加快了。

那玄玄郡主只是瞧着他那身上衣服，臉上似喜似羞，紅雲時湧，半天竟無話可說，俞劍峯道：「小可多日未食，忽見美餚當前，不禁飢腸轆轆，姑娘莫笑。」

玄玄郡主掩口笑道：「信口開河，你多日未食，怎能如此容光煥發？這酒菜粗俗得緊，你愛吃儘管多吃。」

俞劍峯正要分辯，忽然想到一事，住口不再說下去，他坐下身來，舉筷進食，他服了「瓊府仙液」，雖是內功增進，眞氣大盛，但多日不食，仍是飢餓無比，因而如風捲殘雲般，吃得好不痛快。

玄玄郡主含笑不語，見俞劍峯吃得差不多了，笑著說道：「你食量大增，這幾日來當眞餓得慘了。」

俞劍峯道：「久餓之下，才能品嘗出天下美味。」

玄玄郡主道：「誰又說得過你這張嘴子？你別後這幾個月到底幹了些什麼事，做苦力麼？遊手好閒麼，你說給我聽可好？」

俞劍峯道：「我什麼也沒幹，仇人也沒找到，倒和百毒教結下了樑子。」

那玄玄郡主哦了一聲道：「百毒教，你可得當心了。」

俞劍峯低聲道：「妳放心，我可不大容易受人暗算的啦！」

玄玄郡主見他柔聲說話，心中大是喜悅，她倆人此時相遇，實是大出彼此所料，只因上次分手，是以玄玄郡主覺得俞劍峯生疏不少，這時見他溫柔地瞧著自己，脫口笑道：「還說哩！俞大哥，上次不是被人點了穴道還不知哩！」

俞劍峯微微一笑道：「唯女子與小人難養，只要疏遠這兩種人，自然不會有什麼災禍啦！」

玄玄郡主笑罵道：「只怕你看著別人家姑娘漂亮，連魂都沒有了，那還會注意提防暗算？」

俞劍峯嘻嘻地道：「是啊！是啊！妳說得一點不錯。」

玄玄郡主啐了一口道：「誰像你這樣厚臉？」

兩人笑語之間，芥蒂大消，那玄玄郡主道：「俞大哥，你知這幾月間天下發生了什麼大事？」

俞劍峯搖搖頭道：「我成天趕路山間，那裡有暇打聽？」

（未完・十三）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任明傑不知攔路的是鐵心孤客袁君達，不肯將袁驥交給他帶走，而鐵心孤客則誤認袁驥爲醫聖公羊翎，袁驥亦將錯就錯冒認公羊翎任由鐵心孤客盤問，若果暴露自己身份，怕袁君達一時難以接受過來，同時任明傑雖然受傷仍未死，亦怕被他和金衣武士等知道，傳出去會對生身父親袁君達和自己都不利，只有暗中將自己打聽到有關天心教就是金蜈天尊黎火颸做救主，以教派的名義行事，隱居幕後操縱，教徒亦不知教主是誰，以利行事。在言談間袁驥對父親的俠義行爲更加令人欽佩，對於家變而影响父親對母親的誤會、希望能够解決……

月夜追親兒　披星上峨嵋

那個年青伙計笑着拍了拍青驢，道：「歡迎歡迎　小的就巴不得老爺子您在這兒住上十年不走，讓小的好好侍候你。」

鐵心孤客袁君達哈哈笑道：「十年下來，不把你這家『再興老店』吃成『不興老店』才怪。」

那個年輕人哈哈大笑，道：「沒有關係，小的再費幾年工夫，還可以重新開張，不過到時還要換招牌了……」

袁君達愉快地接下去，道：「那時可叫『再再興老店』！」

袁驥也感染到他們那份赤子般的歡欣，湊上一句，道：「若是叫『再再興老店』，只怕沒人會相信這是家老店了。」

袁君達問道：「爲什麼？」

袁驥道：「十年下來，既然連房子也吃垮了，當然得另外重蓋新屋，怎能稱是老店？自然沒人相信。」

袁君達拍了袁驥背上一下，哈哈大笑道：「公羊先生，這些年來，你也變了不少，竟會開起玩笑了。」

他見到那個年青人含笑的望着袁驥，道：「成樑，這位是公羊翎先生，他乃是老夫的救命恩人！」

那個被喚作成樑的年青人恭敬的打揖道：「老爺子，你好。」

袁驥頷首道：「你好！」

袁君達道：「公羊先生，這位便是小弟方才所說的顧成樑店東。」

袁驥讚賞地道：「顧少東年紀輕輕，有此不凡成就，老夫非常欽佩！」

顧成樑搓着手道：「老爺子您太過誇獎了，小的實在……」

他受到誇獎，臉都紅了，不住地搓着手，連話都說不出來。

袁君達哈哈一笑，說道：「成樑，不要多客套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你讓我們站在這兒晒太陽做什麼？還不快請我們進去。」

顧成樑紅着臉道：「兩位老爺子請原諒小的失禮，房間已經準備好了，請進去坐坐，小的準備酒菜。」

袁君達揮手道：「廢話少說了，快把你拿手的好菜做幾樣出來，然後準備一罎高粱。」

他們邊說邊行，進了再興老店，已有兩個小伙計迎了上來，顧成樑吩咐他們帶路，然後說道：「兩位老爺子請先坐一會兒，小的把青兒照顧好了以後，立刻下厨做菜。」

袁君達等到顧成樑匆匆的走出客店後，側首道：「公羊先生，你看這孩子老實吧？」

袁驥頷首道：「像他這樣克勤克苦，將來一定能有一番大的作爲。」

袁君達苦笑了下，道：「所以我才羨慕他那賭鬼爸爸，有這麼一個好兒子。」

袁驥又聽到這種話，叫他眞不知說什麽才好，他也只好跟着苦笑。

在一陣苦笑之中，他們兩人走到了一個寬敞的房間。

就像許多客棧一樣，這家再興客棧的房間也是同樣的佈置，一榻，一桌，數張椅子，所不同的是屋角處擺着幾盆盆景，窗旁還掛着一個鳥籠，窗下多了一張長長的書桌。

這些擺設使得室內顯得雅緻得多了，雖不像書房那樣雅緻，倒也几明窗淨，另有一番清靜的格調。

進了室內，那個小伙計默然的退了出去，袁君達含笑道：「公羊先生，你看這兒如何？」

袁驥道：「像這種小鎭上的客棧，有如此雅淨的上房，倒也是少見。」

袁君達道：「這個房間平常都不租出去的，專門爲我一個人準備，每天都有人收拾得乾乾淨淨，是以小弟每年至少有個把月住在這兒，不過最近爲了練劍，已有兩年沒有來此，來到這兒不到三天，我便動身，成樑還難過了好久，所以我們回來，他顯得格外的高興。」

袁驥頷首道：「成樑的確是個性情中人，難怪你這麼喜歡他。」

袁君達笑了笑，道：「好了，我們閒話也少說兩句，現在就開始動手吧！」

他自懷中取出火石，點燃了擺在圓桌上的琉璃燈，然後端着燈，走到榻旁，說道：「公羊先生，請你解去上衣，躺在榻上。」

袁驥依言解去上衣，躺在榻上，道：「多勞你了。」

袁君達道：「比起先生你當年在雁蕩救了小弟一命之事，這又算得了什麽？」

他從懷中掏出一個用黃色布巾包着的物件，緩緩的打開了布巾，現出一塊灰黑色的石頭。

深深的吸了口氣，他伸出手按在袁驥的頭頂「命門穴」，然後用手中的那塊黑石輕輕的按在袁驥赤裸的背上。

那塊黑石似有吸力，隨着袁君達的緩緩移動，一根根金針黏在黑石上，殘留在袁驥那白皙結實的背上，只是一點點的血滴。

過了將近一盞茶的工夫，袁君達方始鬆了口氣，嚴肅的臉色放鬆了下來。

他把左手從袁驥的命門拿下，問道：「公羊先生，你現在覺得如何了？」

袁驥緩緩的坐了起來，只見榻旁擺着一根根長短不一的金針，他不禁暗吸一口涼氣，道：「若非是你，我眞不曉得該怎樣辦才好了。」

他連續換了幾口氣，等到呼吸平靜之後，暗暗提起丹田的眞氣，讓它慢慢的運行全身一周。

原先，他體內的要穴全被金針所封，眞氣一點都提不起來，這下金針一去，那股內力又回到他的身上，很快地他便覺得眞氣充沛，運行無阻，舒適無比。

他頷首道：「多謝了。」

袁君達默然望了袁驥一會，微微的頷了下頭，收起那塊黑色的石頭，重又揣回懷裏。

袁驥正在納悶於袁君達的突然沉默，他的咀唇一動，還未啓口，袁君達已沉聲道：「好了，鴛鴦演的戲已經演够了，該坦誠的說出你是誰了吧？」

袁驥一怔，道：「你……」

袁君達目中神光一射，道：「你還敢如此無禮？」

袁驥被袁君達那森冷寒冰的神光一逼，心中慌亂，他道：「你！你爲何說出這等話來？」

袁君達冷哼一聲，道：「你以爲自己的易容之術可以瞞過天下人的耳目，那便錯了，快說，你是何人？」

袁驥搖了搖頭，道：「你如何曉得在下是易容的？」

袁君達淡然一笑，道：「以老夫這等眼力，起先確實被你所瞞過，可見你易容之術眞正巧妙，但是你却忘了一點。」他話聲一頓，道：「不，至少你有兩個破綻露出來，這才被老夫所察覺。」

袁驥旣被揭穿眞面目，心中反而大定，笑了笑，道：「老前輩，你說在下有那兩點破綻被你識破？」

袁君達斂起眼中的神芒，道：「你旣要知道，老夫告訴你也無妨，反正你在老夫面前，無論如何是逃不了的。」

他深深的凝望着袁驥一眼，道：「雖然你的武功不錯，也可算得武林中一流高手，在你這種年齡來說的，的確不很容易，但是你旣然曉得老夫是誰，你也不用打算從此逃去了。」

袁驥穿好了衣裳，說道：「在下這點武功與當年的袁大俠比，當然是微不足道了。」

他這句話還未說完，只覺一股洶洶的氣勢直逼而來，使得他全身一窒，連忙運功護身，抗拒那股強烈的氣勢……

袁君達神芒如電，凝注着袁驥，沉聲道：「你是誰？誰告訴你，我是劍神？」

袁驥道：「請老前輩把……」

袁君達看到袁驥那種吃力的樣子，連忙斂起激飛的氣勁。

袁驥吁了一口氣，也收起全身勁道，說道：「晚輩是誰，說出來前輩你也不會相信，還是留待大宗師來告訴您老人家吧！」

袁君達詫異地道：「噢！是他告訴你的？」

他的眉梢一聚，道：「你的內力乃是正宗心法，又怎會是大宗師的門人？」

袁驥搖頭道：「晚輩並不是大宗師的人，晚輩是出身峨嵋！」

他曉得袁君達不會相信，雙膝一盤，伸出左手，說道：「老前輩，你可以試一試眞假。」

袁君達伸出右手，一搭袁驥的左手，立即便已覺察出袁驥運力，程序正是峨嵋內功心法。

他微微一怔，縮回右手，道：「看你的年紀，頂多不超過三十歲，你的內力却已似修爲了三十年之久，峨嵋何時出了這麽個高手？」

袁驥笑道：「晚輩這點成就比起前輩您，相差得太遠太遠了！」

袁君達問道：「你是何人弟子？」

袁驥說道：「晚輩是掌門人的嫡傳弟子。」

袁君達說道：「原來你是龍鉞的弟子，看你的成就，應該比他的兒子龍驥要勝上數分，怎麽這次峨嵋不派你參加比劍會呢？」

袁驥嘆了口氣，說道：「此事說來話長……」

袁君達微笑說道：「怎麽？龍鉞那厮竟是如此偏心，派他的兒子出來，而不派你？」

袁驥道：「晚輩正是龍驥。」

袁君達又是一怔，問道：「你既是龍驥，那麽參加劍會取得劍主一席的那個龍驥又是誰？」

袁驥道：「所以晚輩才說此事說來話長，一時也道不清楚，須等見到大宗師之後，才能說清楚。」

袁君達默然一會，道：「你既是龍鉞之子，便該稱呼我爲師叔祖，怎麽口口聲聲的說是晚輩？」

袁驥道：「晚輩在以前絕對應該稱呼您老人家爲師叔祖，可是現在却不能這麽做。」

袁君達臉色一沉道：「怎麽啦？老夫已被峨嵋逐出去？」

「不是這樣！」袁驥道：「因爲晚輩並非掌門人的兒子。」

袁君達道：「你縱然不是他的兒子，總是他的徒兒，論起輩份，老夫就應該是你的師叔祖，你……」

袁驥道：「他只是晚輩的傳藝人，晚輩應該尊重他，可是……」

袁君達叱聲道：「你吞吞吐吐的做什麽？」

袁驥囁嚅的道：「若是眞正的論起輩份，他應該只算是我的師兄，並非我的師父……」

「呃！」袁君達詫異地道：「有這等事情？」

他默然望着袁驥，沉吟了一下，道：「老夫雖然離開峨嵋有二十二年之久，却還記得當年的四個同門師兄，他們有的成就頗晚，可是他們的兒子算起來至少也有三十多歲，至於他們的徒兒，更沒有像你這麽小的……」他拊掌道：「哦，我想起來了，你該是我的四位師兄的一個所收的弟子，只不過由龍鉞代師傳授罷了。」

袁驥頷首，說道：「對，就是這種情形。」

袁君達道：「那麽你是那一位師兄的傳人？」

他把他的四個師兄的名字一一的說了出來，可是袁驥只是一味的搖頭。

袁君達皺眉道：「你倒底在弄什麽玄虛？何不老老實實的告訴老夫。」

袁驥苦笑道：「晚輩曾說過，若是我把我的身世說出來，老前輩絕對不會相信，說不定會把這間客店也拆了。」

袁君達深感興趣地道：「有這等事情，老夫更應該曉得了。」

袁驥輕輕嘆了一聲，：「時機沒有到，晚輩若是說將出來，前輩無論都不會相信的，何不等到大宗師親自告訴您老人家呢？」他的話聲稍稍一頓，道：「反正晚輩已經跟他約好了一月之內在洛陽城裏相見，到時再說也不遲。」

袁君達默然片刻，頷首道：「你既然不願意說，老夫也不勉強，不過老夫相信你的話，絕不是欺騙我的。」

袁驥抱抱拳說道：「多謝老前輩的信任，以及老前輩的救命之恩，晚輩感恩不盡。」

袁君達笑了笑道：「其實這也只是偶然的，誰叫那個替你易容的人把你扮成這個樣子？」

袁驥道：「這也是非常湊巧的事情，晚輩當時根本就沒想到他會把我易容成這個樣子，還以爲是他幻想所塑造的一個模樣而已，誰知竟會眞有這麽個人存在。」

袁君達輕嘆一聲說道：「公羊翎乃是老夫生平最欽佩的人，他和大宗師兩人是我此生唯一的好友，我受過他的救命之恩，無時無刻不在求報答，因此我一見到了你……」

他的話聲一頓，問道：「倒底那動手跟你易容的人是誰？」

袁驥道：「公羊羣，前輩可認識？」

「原來是他！」袁君達啊了一聲，說道：「他就是公羊翎先生的親弟弟，老夫雖然沒有見過，却曾聽公羊翎先生提起過他……」

袁驥臉色一凝道：「這麽說來，恐怕公羊翎先生已經去世了……」

袁君達驚問道：「你如何知道？」

袁驥道：「這個可以推想而知的，公羊翎老先生若是沒有去世，公羊羣如何會把晚輩易容這個模樣？」

袁君達道：「老夫若是查出是誰下的手，一定要使他好看，非要剝他的皮，割他的肉不可。」

袁驥道：「據晚輩的推斷，謀害公羊翎老先生的，可能便是公羊羣！」

袁君達臉色陰沉，忖思了一會，頷首道：「非常可能！」

他握緊了拳頭，沉聲說道：「老夫一定要找到他，把這件事弄個清楚，若眞是他所做的，老夫就得用他的心來祭奠公羊翎先生……」

袁驥從父親那悲慟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和公羊翎的感情濃厚到何種程度。

他默然望着袁君達那清癯的臉孔，緩緩道：「老前輩如果要找公羊羣非常容易，他與金蜈天尊是好友，現在已被天心敎所搜羅，只要到天心敎去，就可以找得到他。」

袁君達道：「當然以後要借重你了，不過，那公羊羣旣是神通各種易容之法，只怕他本人的面目……」

袁驥笑了笑道：「他本身固然精通易容之法，但是自己倒是一直都保持眞面目的。」

袁君達問道：「你如何曉得？」

袁驥笑了笑，道：「這就跟做裁縫的沒有衣服穿，賣藥的不吃自己藥是同樣的道理。」

袁君達拍掌道：「哈哈，你說的一點都不錯，這便是人性了。」

他凝望着袁驥，點了點頭，道：「老夫非常欣賞你，深深爲本門能夠有你這麽個傳人而高興。」

袁驥道：「晚輩的成就再大，終此一生也不會超過老前輩你了。」

他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本門的失去老前輩，眞是一大損失，但願老前輩您能重回峨嵋。」

袁君達喟然一嘆，道：「過去的事情也不必再去提他了，關於你，老夫倒有幾句話要說。」

他的臉色肅穆，說道：「武學之道，浩渺無邊，老夫目前這一點成就，實在算不了什麽，以你的天賦，只要肯下功夫，老夫認爲是將來一定可以超過我，要知老夫這點成就，也是歷盡不少的痛苦艱辛，才能獲得的，天下沒有什麽事情可以不勞而獲……」

袁驥肅然的聽着敎誨，只見袁君達話聲稍稍一頓，繼續說道：「只要你肯把你的精神、毅力，放在武學之上，時時鑽研，你便會一點一滴的有收穫，這一點一滴的獲得，到了終結便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了。」

袁驥垂首，說道：「敬領老前輩的訓示。」

袁君達笑了笑，道：「其實這都是老生常談了，你如此聰明，一定會了解的，老夫也不用說……」他吁了口氣，道：「哦！我問你，你可曉得我方才說的你露出了兩個破綻，是那兩個？」

袁驥略一沉吟，道：「晚輩若是說的不對，還請老前輩指正，據晚輩的揣測，第一是身上的皮膚與手脚，臉上皮膚的不同，第二則是晚輩在金針一去之後，立即運功，才會被您老人家察覺。」

袁君達拊掌道：「不錯，老夫的目光果然沒有看錯，你的智慧的確超越常人之上。」

袁驥臉上一紅，道：「您老人家誇獎了。」

他雖是這麽說，心中的那份高興，實在無可言喩！因爲他所受到的是父親的誇獎。

在他有生以來，雖然不少人曾這麽誇獎過他，可是從親生父的嘴裏說出來，這還是第一次。

袁君達長嘆一聲，道：「老夫這些年來一直在找傳人，找了二十年之久，都沒遇到一個能夠傳衣缽之人，所以才想出那個劍會的辦法出來，誰知却會無意中遇上你！」

他笑了笑道：「老夫最高興的還是你出身峨嵋，這使老夫非常的安慰。」

袁驥明白父親的意思，可是也却沒有立刻便把話接下去，立刻便拜倒地上認師，因爲他相信只要自己得到父親的欣賞，就算自己不提出來，袁君達自己也會說出來的。

到了那個時候，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世坦白的告訴父親時，他相信必會使得父親更加高興。

袁君達見到袁驥沒有作聲，問道：「老夫非常奇怪，天心敎用另一個人易容成你的樣子，參加劍會，如何會不被人發現，難道他們便能瞞得過天下的耳目，認爲可以騙得過老夫這雙眼睛？」

袁驥道：「他們的計劃確實非常荒唐，可是却也非常縝密，若非您老人家無意中救下了我，他們一定可以很成功的完成這個計劃。」

「哦——」袁君達說道：「這個你可以大概的告訴我吧？你認爲是不該讓我知道，你可以不必說，等到以後我再去問大宗師便是，老夫絕不會怪你的。」

袁驥猶疑了一下，頷首說道：「您老人家既然要曉得，晚輩就告訴您一個大概吧。」

袁驥於是把自己下了峨嵋之後，一直到武當之後的情形，大概的說了出來，當然，他把關於自己身世的那一段撇開了沒說。

袁君達聽得臉色變幻不已，顯然他也爲袁驥這幾天之內所發生的那麽多事情而動容。

袁驥在說着說着，心裏漸漸激動，當他講到金蜈使者被自己一劍劈死，後來陷身在任明傑和南宮北的包圍中時，他隨着事情的逐漸發生，而脫口說出了羅利夫人出來。

他的話一出口，立即便覺察到自己的失言，還沒等他改口，袁君達已激動地道：「什麽，她也到了武當？」

袁驥不敢隱瞞，只得頷首道：「她老人家不但到了武當，並且還救了晚輩的一命……」

他說到這裏，只見袁君達眼中射出煞厲的光芒，臉上肌肉抽搐，一副痛苦難禁的樣子。

袁驥連忙停住了話聲，不再說下去。

袁君達在這個刹那，幾乎像是變了個人似的，他原先的冷靜沉肅，如今已換成了激動氣盛的樣子，彷彿他要將人生生的呑進肚子去。

袁驥看到他這樣，在震駭之中，心中如同壓上一大塊冰樣的寒冷。

他暗暗忖道：「看爹爹這樣子，可見他對母親的憤恨依然沒有隨着時日的過去而減輕，這麽一來，要想使他們兩人重歸於好是太難太難了……」

心念未了，他只見袁君達倏然站了起來，大喝一聲，一掌往屋內的圓桌拍去，那張圓桌又是何等的脆弱，還沒等到他的手掌落在桌面上，整張圓桌已經四分五裂的碎開了。

袁驥的那顆心就像這突然碎裂的圓桌一樣，在這一刹也碎裂了。

他原先還想憑藉自己和大宗師兩人之力，解開當年父母之間的誤會，這下一看情形，他知道那個機會已經沒有了。

袁君達若是如此痛恨古雅莉，身爲人子的袁驥，又有什麽辦法可以彌補這個裂縫？

這一陣痛苦有如交疊而來的海浪，衝擊着他的內心，使他幾乎禁受不了。

他霍地從床上站了起來，躍下地上，緩緩的行到袁君達的身後，輕聲問道：「老前輩，你……」

袁君達搖了搖手，道：「老夫沒什麽！你不要過來。」

袁驥一愕，愕然站在袁君達的身後，望着他的背後，不知他此刻心中是何等情緒。

默然的等了一會，袁驥只聽袁君達長長的吁了口氣，然後緩緩的回過身來。

當他看到袁驥一臉的驚愕之情，苦笑了下，說道：「老夫並沒有怎樣，你爲何要現出這等神情？」

袁驥囁嚅道：「晚輩……」

袁君達輕嘆口氣，道：「唉！孩子，你如此重感情，總會有一天跟老夫一樣，遭受到無可磨滅的痛苦……」

袁驥一時之間，不曉得該要如何回答他的話才好。

袁君達揮了揮手，道：「你坐下，我們慢慢再談。」

袁驥看到父親的神色不對，問道：「老前輩，你……」

袁君達打斷了他的話，道：「老夫本來自信煉心十年，已經到了無懈的地步，再也沒有任何物件能夠傷害得了，那知聽到了你提起她來，又禁不住難過，想是老夫的修養還不够，以致會這樣。」

袁驥說道：「這並非是前輩您的修養不够，而是您太富於情感，不能忘情於過去……」

袁君達揮了揮手，制止他說下去，嘆了口氣，緩緩說道：「老夫自知這是我最大的一個弱點，爲此，我遭受到此生最大的打擊，造成難以彌補的遺憾，因此我見到你後，也爲你而担心，恐怕你會蹈我昔日的覆轍，影响你一生……」

袁驥想起被母親帶走的李若薇，不禁默然起來了。

室內於是有了一陣短暫的沉默，袁君達不知在沉思什麽，好一會，問道：「她，現在好嗎？」

袁驥微微一愕，隨即便想到了父親所問的是誰，他凝目望去，但父親的眼中有一種渴望的神色，他的心中馬上感到一陣安慰。

「她老人家很好！」袁驥回答道：「並且，她還在我的面前提起過您老人家啊……」

袁君達的神態好像有點意外，目光一爍，嘴唇啓動了一下，立即收斂起激動的情緒，故作輕鬆的問道：「她說了些什麽話？」

袁驥略爲沉吟一下，道：「她老人家說過當年之事並非是她之錯，當時她被紅雲道長囚禁起來了……」

他緩緩的把羅利夫人那天在武當對他所說的話，扼要的說了出來。

袁君達臉色沉肅地聽着他說話，沒有插一句嘴，等到袁驥說完了話後，他才開口道：「她所說的那些，完全是胡說。」

袁驥道：「不！她老人家說的完全是眞話。」

袁君達冷哼一聲，正待說話，門外傳來「卜卜」兩聲輕響。

袁君達一聽得門外傳來敲門之聲，側首道：「是成樑嗎？進來。」

顧成樑推開了門，含笑走了進來，在他的身後還跟着兩個伙計，提着食盒，捧着酒罎。

他笑着說道：「老爺子，害你們等得久了。」

袁君達說道：「成樑，你也不用客氣了……」

顧成樑說完話後，才看到室內擺着的圓桌已被拆成碎片，他不由得驚問道：「老爺子，這張桌子……」

袁君達道：「是我打破的，我負責賠償就是了。」

顧成樑連忙搖手道：「說那兒的話，您老人家這麽說不是見外了。」

他連忙吩咐伙計把破木片收拾好，很快地又從隔壁搬來一張圓桌。

袁君達等他們把酒菜擺好之後，道：「成樑，老夫與公羊先生有些話要說，不請你作陪了。」

顧成樑笑道：「兩位老爺子談吧！小的還有瑣事要忙。」

他跟袁驥打了個招呼，偕同兩個伙計一起退出室外！

袁君達等他們走了出去，把房門關上，走回桌旁，說道：「孩子，我們吃點東西再慢慢談吧。」

袁驥應了一聲，拍開酒罎的封泥，倒好了酒，然後舉起酒樽道：「老前輩，我敬您一杯。」

袁君達乾了樽中的酒，說道，「你這孩子畢竟年紀還輕，不曉得世道的險詭，人心的叵測，當年我也是跟你一樣，受盡了她的謊話之騙，以致……」

袁驥嘆了一聲道：「老前輩，你誤會了，她老人家所受的委屈，深如大海，沒有人能够了解，您若是這麽說她老人家，晚輩的心也都難安了。」

袁君達默然望了袁驥一下，道：「老夫非常奇怪，你身爲峨嵋弟子，又怎會認得她的？」

袁驥道：「這是一個秘密，晚輩若是說出來，您老人家一定不會相信。」

「哦！」袁君達問道：「這個秘密與你的身世有關？」

袁驥頷首，說道：「您老人家說的不錯。」

袁君達道：「這個秘密老夫能不能夠曉得？」

袁驥應道：「對，您老人家才應該曉得。」

袁君達訝道：「老夫應該曉得？」

他的眉宇立刻起了一些皺紋，想了一會，苦笑着說道：「你這麽一說，老夫更加不明白了。」

袁驥徐徐道：「所以晚輩還是不說的好。」

袁君達默默的飲着酒，然後放下酒樽，突然抬起頭來，問道：「難道這與老夫也有關係？」

袁驥心裏微微一震，道：「不錯，是與前輩有關係。」

袁君達恍然道：「這麽一說，老夫明白了。」

袁驥身形往前微傾，有點緊張的，道：「前輩請說。」

袁君達道：「她心中認爲有負峨嵋，是以想要彌補心頭的遺憾，這才特別照顧你，不願你受到天心教的陷害，孩子，你說是不是？」

袁驥道：「前輩所言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最主要的原因，您老人家根本就不會想到。」

袁君達訝道：「噢！還有更主要的原因？你說說看？」

袁驥說道：「這事如果由晚輩口裏說出來，您絕不會相信的，就如同晚輩在聽到這件事時，完全不相信它，是同樣的道理。」

袁君達道：「不論老夫相信與否，你說出來吧！」

袁驥沉吟一下，搖頭道：「晚輩認爲還是等大宗師之後親自告訴你的好！」

「不！」袁君達道：「老夫非要你親口告訴我。」

他的臉色一沉，道：「如果你承認老夫是你的尊長，那麼就老老實實的告訴我這件事。」

袁驥爲難的道：「請您老人家不要逼我。」

「老夫並非是逼你。」袁君達肅然道：「老夫認爲這件事情不單是你的秘密，並且還涉及到我的身上來，最低限度老夫有權知道，並且你的人在此地，另外又有一個龍驤在武當取得劍主之席，這甚而會影響到整個武林，老夫怎能不弄清楚？」

袁驥想了一下，沉聲道：「好，既然您老人家很想曉得，那麼晚輩就坦白的告訴您吧！」

他深吸口氣，鎮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緒，道：「因爲她老人家是我的親生母親，所以她才對我那麼好。」

袁君達全身一震，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愕然的望着袁驥好一會兒，方始說道：「你說什麼？她是你的母親？」

袁驥肅然道：「一點都不錯。」

袁君達瞪大了眼睛，道：「這麼說，你是黎火飈的兒子？」

袁驥眼中掠過痛苦之色，道：「爹爹，您……」

袁君達霍地跳了起來，把面前的酒樽都打翻了，酒水洒得半截袍子都濕了。

他也顧不得身上的酒，顫聲道：「你……你叫我什麼？」

袁驥的眼中湧出淚水，走到袁君達的面前，跪了下去，道：「爹，您可曉得孩兒便是你留下來的親骨肉？孩兒從來到世間之後，便沒有見到您老人家……」

袁君達驚震得呆了，縱然他煉心二年，他倒底還是一個有感情的人，像這種事情怎能不使他的情感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他的整個思緒在一刹那間幾乎完全停頓，緊隨着他的眼前好似一黯，二十多年來所發生的事情，一一的浮現腦海。

他喃喃道：「不，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袁驥眼中淚水汨汨流下，顫聲道：「爹，你，你可曉得娘爲你吃盡多少苦楚？她懷了身孕被紅雲道人囚禁在崆峒後山，使她無法告訴你老人家，等到以後，她趁着紅雲道人不在山上，找到機會逃下崆峒時，您却已遭受各派迫害，躍身金頂絕崖……」

袁君達胸中的熱血不住沸騰，思緒流轉，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與古雅莉相遇時的情形，那一幕幕的往事，如同跑馬燈似的在腦海裏映過。

他臉上的表情時而歡愉，時而痛苦，一直想到自己被四大劍派的掌門逼着飲下毒酒躍下金頂爲止，他的眼睛裏好似閃現電光，烱烱逼人，臉上的肌肉也不住的抽動着。

他猛然大喝一聲，道：「騙局，這都是騙局。」

袁驥愕然的望着袁君達，似是受到巨雷重重一擊，他顫聲道：「您……你說什麼？」

袁君達望着袁驥的臉，好似看到公羊翎當年替自己配藥解毒，那時若非公羊翎，他只怕憑着內功無法抑制毒性發作，而死於非命。

縱然如此，他的喉嚨也被那強烈的毒藥燒壞了，至此無法回復正常。

而這一切的一切，也都是起因於古雅莉，若非是她，他又怎會痛得差點命歸西天的慘狀。

想起當年被各派掌門逼得他在師父面前仰首喝下毒酒時的情形，他的心中便如刀割一般。

他的嘴角抽動了一下，冷酷地道：「我這一生沒有妻子，如何來的兒子？你弄錯了。」

袁驥心頭一陣劇痛，啞聲道：「我早就曉得你不會相信的，你……你又何必一定要我告訴你？」

袁君達的心情漸漸平靜下來，但是塵封心底的痛苦往事旣被揭開，便無法再如此輕易的掩上。

他撫着心底的創傷，冷冷道：「龍驤，老夫本來認爲你乃是智慧之人，那知此刻一見，發現你也跟常人沒有分，因爲你竟然相信了那個賤人的話，她的話還能够相信得了嗎？她只會以假面目對人……」

「不要再說了！」袁驥痛苦地道：「我想不到你竟會說出如此無情的話來，我……眞是難過得很……」

袁君達吁聲長笑道：「老夫確實無情，誰又能說老夫多情？你不曉得老夫是鐵心孤客？心硬如鐵，孤獨如龍，老夫不會有親人的，也不會相信任何人的話……」

袁驥緩緩的擦乾了眼淚，站了起來，道：「旣然您不相信我的話，就當我没說好了，無論如何我總是晚輩，我不會跟你辯駁什麼的……」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壓制住激動的心情，冷靜地說道：「多謝你救我一命，晚輩就此告辭了。」

袁君達揮手道：「你走吧！」

袁驥默然望了袁君達一眼，然後轉過身，向着門口行去。

他才行出兩步，身後又傳來袁君達那沙啞的聲音，道：「站住。」

袁驥站定了脚，轉過身去，問道：「您還有什麼吩咐嗎？」

袁君達沉着臉道：「這便是你對前輩應有的禮貌？是你師父教給你的？」

袁驥只覺心痛如絞，躬下身來，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道：「袁前輩，多謝您老人家的相救之恩，晚輩告辭了。」

袁君達沒有說話，只是從鼻孔嗯了一聲，便轉過臉去坐在椅上。

袁驥的淚水在眼眶裏不住滾動，幾乎就要掉落下來。

可是他只咬了咬牙，忍住了滿眶淚水的滾落，轉過身，洒開大步，便向門口邁去。

剛剛走到那兩扇合攏的門前，他還未把門閂取下，又聽得袁君達沉聲道：「站住。」

袁驥把手放在門閂上，回過頭來道：「前輩還有什麼吩咐？」

袁君達道：「你要到那裏去？」

袁驥道：「晚輩要趕回峨嵋。」

袁君達冷哼一聲，道：「回峨嵋去做什麼？」

袁君達道：「天心敎已遣派刑堂執法陳天翔易容爲我，晚輩若不趕回峨嵋，只怕他會冒我之名到峨嵋去，到時．．」

他想到了陳天翔冒着龍驥之名，到了峨嵋後的情形，禁不住吸了口涼氣，道：「那時後果如何，就難預料了，是以晚輩必需立刻趕回峨嵋。」

袁君達道：「你這副樣子回去，會有人相信你便是昔日的龍驥？」

袁驥冷冷地道：「我並不姓龍，而是姓袁！袁驥——」

袁君達臉上肌肉抽動一下，道：「老夫並沒有相信你是我的兒子。」

袁驥道：「您雖然不相信，可是掌門人却能相信，我的妻子也能相信……」

他的聲音轉爲激昂，道：「只因他們與我相處久了，曉得我的個性，習慣，這並非別人能够模仿得了的，就算是他模仿得再像，他永遠也不會成爲我，就如同你承認與否，我永遠都是你的兒子是同樣的道理，再怎樣都無法可以改變。」

袁君達默然不語，袁驥問道：「您再沒有話要說了吧？」

袁君達又搖了搖頭，喝聲道：「你走吧！」

他捧起酒罎，仰首以嘴對着罎口，大口大口的把罎裏的酒灌進肚中。

袁驥嘆了一聲，道：「您……您老人家保重了。」

袁君達放下酒罎，喝道：「叫你走，就快走。」

袁驥沉聲道：「您如果想要求得證明，可於二十七日趕去洛陽松鶴樓，到時便可以見到大宗師，他會跟您說清楚一切事情的。」他說完了這句話，也沒多言，啓開了門，走了出去。

袁驥在剛走出房門時，憑着眼角的餘光，看見了袁君達沉着臉，皺着眉，一手扶着桌子，在默默的忖想中……

他暗暗的嘆了口氣，眞想就此留下來，盡一切的力量來勸說父親，然而當一想到那在武當山戰勝其他四派高手的假龍驥時，他的人不禁抽搐了一下。

他旣已洞悉他們的陰謀，除非沒有力量，此刻他的功力已經回復，他豈能眼見陳天翔冒着自己的名字到峨嵋去做下足以使他遺恨終身的事？

袁驥在一剎之間想了很多，他的腳步略爲停頓了一下，終於毫不猶疑的向店外走去。

走過那條不很寬的通道時，他見到從兩側的房間裏探出了好幾個頭來，那些都是住宿的旅客。

他們懷着好奇的探首出來，一見到袁驥這張醜惡的臉孔，和那逼人的氣勢時，立刻又很快地縮了回去，唯恐會被袁驥那凌厲的眼裏吃掉一般。

袁驥抿緊了嘴唇，沒有理會他們，循着通道一直走到了櫃台邊。

顧成樑此時正坐在櫃台裏面拿着筆在記帳，他的右手擺在算盤上，五指如飛撥動，正在全神貫注於帳目上，沒有覺察到袁驥的過來。

袁驥到了櫃台邊，默默的望着顧成樑在全神貫注地工作着，突然想起父親剛才所告訴自己的那番話來。

他暗暗地忖思道：「像他這樣，自幼失去了父親，沒有什麼機會可以供他努力，他依然憑着自己的力量，苦心經營，把從他那賭鬼父親手裏輸出去的房產買了進來，最低限度，在他來說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尤其他那份精神，是最令人佩服，我的環境不知道要比他好了多少倍，雖然遭受一些折磨，雖然父親並不能諒解當年之事，可是我怎能够灰心？我不一定依靠父親的力量，我依然可以作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出來……」

他不知站了多久，他的思緒終被一陣話聲所打斷，只聽顧成樑道：「老爺子，您有什麼要吩咐嗎？」

袁驥停止了思緒，只見顧成樑掩好了帳簿，站了起來。

看到他那張誠樸的臉孔，袁驥心中突然起一陣衝動，脫口問道：「成樑，你還恨不恨你的父親？」

顧成樑沒料到袁驥會問出這種問題，他微微一愣，搖頭道：「沒有，小的從來沒有恨過他老人家……」

他的臉上浮起一絲淺笑，道：「雖然有人說他老人家不該把家產賭光，害得我們娘倆過苦日子，可是小的却不這麼想，如果他老人家把家產留下的話，也許小的這一生就這樣渾渾噩噩的過去，或許也會像他老人家一樣的把這份家產敗光，做一個浪蕩子，就不會有機會可以刻苦成家，也不會對自己沒有白白過去這一生而感的驕傲了。」

他的雙手一攤，道：「小的認爲活了一生，總該做一些事情的，老爺子，您認爲對嗎？」

袁驥頷首道：「不錯，人活了一輩子，總該做一些事情的。」

他心中非常感動，伸出手去，拍了拍顧成樑的肩膀，說道：「成樑，我很欽佩你。」

他撇下發楞的顧成樑，跨開大步向大門外走去。

顧成樑連忙從櫃台後追了出來，道：「老爺子，您要到那裏去？」

袁驥側首道：「我要回峨嵋去了。」

顧成樑訝道：「袁老爺子呢？他老人家……」

袁驥說道：「他在喝酒，你別去打擾

他。」

顧成樑惶恐地道：「老爺子，是不是小的服侍不周，所以你老人家才要如此匆忙的……」

袁驥笑了笑道：「沒這回事，今天是我最愉快的一天了，但願以後還有機會可以到你這兒來吃你親手做的菜，喝你釀的酒……」

他輕輕的呼了口氣，道：「今天我實在有事要趕去峨嵋，不能再逗留了，就此別過。」

顧成樑看到他的神情，曉得不能再勉強了，躬身道：「旣是如此，小的也不再挽留你老人家了，小的只希望你老人家不要跟袁老爺子發生什麽誤會，他是個很仁慈，很仁慈的人，你們……」

袁驥咧了下嘴却沒能笑出來，他輕嘆口氣，說道：「我與他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的深刻，深刻得永遠不會發生什麽糾葛，成樑，你放心好了。」

顧成樑道：「您這麽說，小的就可以放心了。」

話聲稍稍一頓，他好似想起了什麽，問道：「老爺子，你到峨嵋去，可要什麽脚力？小的這兒準備的有馬。」

袁驥本來想要叫他準備一匹馬，但是一想自己身上沒有留下半文錢，只好作罷了。

他仰首望了望漸往西斜的日影，說道：「不必了，我還是慢慢的走吧！」

顧成樑道：「老爺子，這兒離峨嵋足足有三百多里路，您慢慢走，至少得走七八天，還是……」

袁驥暗忖道：「三百多里路，我趁着月色趕它一晚夜路，不用到明天中午，就可以到峨嵋……」

他揮了揮手道：「成樑，不用煩心了，老夫就此上路。」

沒等顧成樑出言挽留，他跨大步往街上行去。

他記得了來時的方向，一走出街外，馬上便看好方向，循着小路奔行而去。

因爲他臉上的易容無法洗去，袁驥唯恐會被天心敎的敎徒發現，所以選揀小路而行。

大約走了不到一個時辰，他已來到一條山道的岔口，突然聽得身後傳來一陣急密的蹄聲。

從他走進山道之後，他便沒有遇見乘馬在山道奔馳的人了，這下突然一聽得蹄聲疾，如飛般的奔馳而來。

那匹青驢不愧是神驢，在這巔斜難行的山道上，依然健行如飛，跟一隻墨綠色的長箭似的飛射而上，那四隻蹄子更彷彿騰空而行。

袁驥一看到那匹青驢，不用思索也曉得那乘驢追來的是誰了。

他心中的高興，眞是難以形容，忖道：「倒底爹爹還是覺悟了。」

他臉上的笑容還未從嘴角逝去，青驢已經馳到他的面前。

袁君達飄然從驢背上躍了下來，站在袁驥的面前，沉聲叱道：「驥兒，你的脾氣怎會這麽大？」

袁驥心情激動地道：「爹，我……」

袁君達道：「不要叫我爹，這件事我還沒弄清楚，清楚之後我才許你這樣稱呼我。」

他從驢背取下兩個用繩索捆好的厚紙包，交給袁驥，道：「你氣匆匆的走了，連飯都沒吃，所以我帶來幾個肉包子，一包鹵菜，快點趁熱吃了。」

他的語聲雖然冰冷，看似沒有感情，可是袁驥却從那冰冷的話中聽出了熾熱的感情。

他默然的接過，那兩個紙包，果然覺得觸手溫熱，在經過這一段時間的奔馳，包子還沒有冷。

袁君達臉色沉肅地道：「老夫方才仔細想過你所說的話，認爲其中還有一些道理，可是不論對與錯，老夫也想弄清楚整個事情的始末……」

他取下頭上戴着的笠帽，道：「因此我追上你來，要跟你一起趕到峨嵋去問問龍鉞，你做了他十多年的兒子，他應該曉得你倒底是誰生的。」

袁驥道：「這些年來，他從來都沒有告訴過我，恐怕他不會……」

袁君達冷哼一聲，道：「老夫雖然已從峨嵋除名，龍鉞縱然已成爲峨嵋掌門，諒他見到了我，也不致有什麽隱瞞，他若是敢騙我半句話，哼……」

他說到這裏，見到龍驥低下頭去，冷煞沉肅的臉色稍稍一緩，道：「你快把東西吃完吧！我們還得趕路。」

他伸手自腰上解下一個水皮囊，拋給了袁驥，說道：「這兒是酒，是給你潤喉的。」

說完了這句話後，他便不再多言，背着雙手，轉過身去，眺望着山區的風景。

袁驥也沒有在意父親的冷漠，他彷彿已看穿了袁君達的內心似的，曉得他這種神態只是做作的，其實心裏還是很熱。

他默默的望着袁君達那瘦長的背影，只見父親那一身青衫：在山風的吹拂下，微微擺動。

這時西移的陽光斜斜的從山的對面照來，袁君達正好站在山岩，那千萬道金綫似的光芒映射在他的身上，使他好似變成了一尊　人。

袁驥的心中充滿了豪放的情愫，暗道：「無論我是否要依靠他老人家，或者他承不承認是我父親，我對他的這份虔敬之感是不會改變的。」

袁君達默立片刻，緩緩側過頭來，問道：「驥兒，你在想些什麽？」

袁驥接觸到他那肅穆的臉孔，微微一慌，好像是一個做錯事的孩子受到了父親的叱責一樣，連忙搖頭，說道：「沒！沒什麽。」

袁君達的臉色稍稍和緩，道：「不要再胡思亂想了，快把東西吃掉。」

袁驥點了點頭，想到回答袁君達的話，已見父親又轉過頭去，他也不再多言，打開了紙包，取出裏面的包子和酒菜，開始食用起來。

很快的，他把袁君達携來的食物，吃得乾乾淨淨，連皮囊裏的酒也被他喝去了一大半。

他吃完了東西，把紙包揉成一團，丟在草叢裏，只見袁君達依舊背負着雙手，極目遠眺。

袁驄緩緩走了過去，想要呼喚父親一聲，那知脚步才一踏出，袁君達已飛快地轉過身來。

他的目光冰寒，凝望了袁驄一下，方始把凌厲的眼神收斂起來，道：「你吃完了？」

袁驄頷首，躬身道：「是的，您老人家……」

袁君達沉聲道：「下次你不可以這樣無聲無息的向別人的背後走過去，免得被人誤會，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痲煩。」

袁驄這才恍然於父親在一轉身時眼中現出的那等冰寒凌厲的原因了。

他起先只是不悅，可是隨即便已深深的諒解父親說出這句話的意義。

一個練武的人，只要在江湖上行走，便會有仇人，因此，隨時隨地也要提防會遭到暗算的危險。

因此，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要養成一種警戒的心理，才能產生極度敏銳的反應，而保護自己不致遭到突然而來的襲擊。

袁驄認爲自己連續遭到失敗的原因，便是缺乏這份隨時警戒的心理，當然他也就曉得當一個人悄然的從身後掩來，所予給人的感覺了。

他帶着一點歉意的道：「是的，爹爹，下次我絕不……」

袁君達沉哼一聲，打斷了他的話，說道：「老夫說過到現在爲止，並沒有承認你是我的兒子，你也不必叫我爹爹……」

他似是覺得自己的語氣太過生硬，話聲稍緩，說道：「方才老夫考慮了許久，認爲你所說之事很有可能，不過這並不是可以由你一個人便可證明的，故此，我要跟你一起到峨嵋去，找到龍鉞再說，只要他能證明你是她……」

袁君達臉上的肌肉抽動了一下，繼續道：「只要他說你是古雅莉親手送到峨嵋去的，老夫便相信這一切都是眞實的，自然，我若有親生的兒子留在世上，我的這一身武功一定會傳給他……」

袁驄道：「晚輩並不是爲了您老人家傳授武功才說是你的兒子，在母親沒有告訴我之前，我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一點，我所要求的，只是親耳聽見親生父親叫喚我一聲罷了……」

他凄然一笑，道：「這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把別人當父親叫喚，到了現在，我不願再糊塗下去，我一定要弄清楚這一件事情，否則，你就算要傳我武功，我也不能接受，並且也學不好。」

袁君達道：「這件事當然非常重要，可是你學武功，更加重要，無論你是不是我的親生骨肉，我已決定得把一身武功傳授給你，等到除去了天心教之後，老夫還要把其他四派的心法秘訣還給他們……」

他的目光落在袁驄身後那兩座高聳有如屏風的山岩，沉肅地道：「老夫不但希望峨嵋能够因你而發揚光大，並且也衷心的願意其他四派也能恢復到昔日的崇高地位，唯有如此，武林中才能永遠安定，才不會任由那些小人橫行……」

袁驄有一點吃驚問道：「您……您老人家已經不恨他們了？」

「你是說其他的四派？」袁君達收回凝注在山岩上的目光，搖了搖頭，道：「這些年來我想得很多，固然他們害得我如此慘，可是我却不能把他們當作仇敵，擧手把他們一擧摧毀，因爲要維持一個安定的江湖，並不是靠某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老夫若是毀去其他四派，江湖上將不知是一種什麽混亂局面了……」

他深深的吁了口氣，道：「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年陷害我的那幾個人已經葬身死亡谷裏，他們若是地下有知，也會爲他們當年所做之事感到後悔，老夫又何必與死人計較，把仇恨延續下去？」

袁驄暗暗欽敬，忖道：「爹爹這份胸襟的確使人佩服，他只要不再記恨當年之事，他與母親之間感情的回復便不是不可能的事了，我一定要盡力彌補他們之間的誤會。」

袁驄只看到事情的一面，並不能深入袁君達的內心，他不曉得一個人，像袁君達那樣承受如此深刻的痛苦，延續三十多年下來，只有愈來愈痛恨世人，絕不可能如此快的便改變整個觀念。

使得他的觀念受到改變的最大原因並不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簡單，而是他曉得了自己有一個親生骨肉留在世上。

子女對於父母永遠是一種希望，一種生命的活力。

袁君達的表面上雖是顯得冷酷了點，但是他的內心却是很熱很熱的。

他的嘴裏是那麽說，其實他的內心何嘗不希望這一切都是眞實的？

袁君達看到袁驄那健壯的身軀，皺了皺眉，突然問道：「你臉上的易容有沒有辦法洗掉？」

袁驄道：「據公羊羣說除了他手邊有那份藥水外，只有金蜈天尊那兒有了，所以……」

袁君達噢了一聲，道：「不知爲什麽，老夫我看到你這張臉孔，便覺得有說不出的不舒服，只希望有機會在最短的時間裏，替你找到那種藥水，因爲我想看看你長得什麽樣子。」

袁驄頗爲他這句話而感到驚訝，因爲這句話就像一個缺口，把袁君達內心的情感透露出來了。

他搖頭道：「我自己也不曉得我長得什麽樣子，說也說不出來……」

袁君達眼中露出灼熱的光芒，問道：「她有沒有告訴你，你長得像那一個？」

袁驄搖頭道：「我並沒有看清母親的臉孔，因爲她老人家一直是用黑紗幪着臉的，不過大宗師在初次見到我時，曾說我跟你年輕時一模一樣……」

袁君達嘴角抽動了一下，自言自語，喃喃的說道：「跟我年輕時長得一模一樣……」

他揚起眉頭，道：「老夫眞想此刻就能見到你的眞面目。」

袁驄方才在再興客店裏所留下的那份沮喪，此刻已完全自心底拋開。

他笑了笑，道：「公羊羣在動手替陳天翔易容時，完全是依照着我的面容而施術，我們只要回到峨嵋，您老人家看到了陳天翔後，就可以曉得孩兒的模樣了。」

袁君達默然一下，戴上了笠帽，道：「好吧！我們說了半天，也該動身了。」

他輕輕的拍了拍青驢，道：「青兒，要勞累你了！」

袁驥道：「爹，你……」

「不要叫我爹！」袁君達臉色又是一沉，說道：「來吧，我們倆人偏勞一下青兒，趁着天還不黑，多趕一程路。」

袁驥見到父親又回復到冷肅的模樣，不再多言，跨上了青驢，袁君達也默然地上了驢背，輕輕叱喝一聲，青驢已載着他們飛馳而去。

鐵心孤客袁君達的那匹青驢果然不愧是異種神驢，脚程之快，較之一個輕功稱著於江湖的武林高手毫不遜色，尤其牠從一邁步開始，四蹄飛馳，一直保持同樣的速度，絕不因地勢的險峻難行而稍慢。

是以天還沒黑，他們已經越過了叢叢山嶺，來到了一條寬敞的官道。

袁君達遠望在暮色中閃望着點點燈火的鎮集，沉聲道：「驥兒，我們要不要在鎮上休憩一會？」

袁驥此刻功力已經全復，再加上吃飽了沒有多久，精神抖擻，一點都沒有感到疲倦。

依他的意思，就此急馳而去，在天色未明之前，便可趕到峨嵋，而不願中途休息，但是他在父親的面前，絕不能堅持自己的意思，是以恭然道：「老前輩，隨您老人家的意思。」

袁君達道：「老夫向來都是一趕路就讓青兒跑個兩頭見日，若是依我的意思，我們到峨嵋山後再休息吧。」

袁驥道：「孩兒的意思也是這樣。」

他們說這兩句話的工夫，青驢已經馳進那座小鎮，從鎮旁的官道很快地奔過。

鐵蹄飛馳着，夜暮很快地擋了下來，在漫漫的長夜裏，在急勁的晚風裏，袁君達一直都沒有說一句話，袁驥也默然的騎在驢背上，等待着長夜的逝去。

時間在靜寂中很快地過去，漫長的距離也在急馳的蹄影下縮短。

天色微明，袁驥可已望見峨嵋山那高聳天宇的山巔了。

他的心中昇起興奮的情緒，正想要回過頭來說兩句話，已聽得父親那沉鬱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峨嵋山到了。」

從這短短的一句話裏，袁驥可以聽出父親心中的感觸之深，他的心底暗暗嘆了口氣，想要說幾句安慰父親的話，只聽得袁君達又道：「二十多年來，我這是第一次回到峨嵋，可是這兩次的心情却幾乎完全相同，同樣激動，同樣的痛苦……」他的聲音變得更加低沉，嘆聲道：「峨嵋造就了我一生的功業，也毀了我一生的成就，不過我永遠不會怪怨它的，驥兒……」

袁君達話聲稍頓，問道：「你曉得我當年把五大劍派的劍訣秘笈刼去之事？」

袁驥道：「孩兒聽鄭師……師兄說過，此外大宗師也曾告訴過我。」

「鄭師兄？」

袁君達問道：「你說的是鄭公明？」

袁驥道：「不錯，就是他，可惜他已在武當遭到玄地雜毛暗殺了。」

「呃！他已經死了？」袁君達輕嘆一聲，道：「他的資稟雖然不高，但他很努力，每每在別人休息的時候，他還用心苦練劍法，記得當年我有時瞞着師兄指正過他的劍法，想不到他却先我而去了。」

袁驥道：「這份仇恨，孩兒一定親手替他報復的。」

袁君達道：「公道自在人心，玄地雜毛背叛了武當，自有他本門的門規懲治他，用不着你親手報復，以免使得五大劍派之間又起了爭端……」

這時青驢已經到達了峨嵋山脚之下，袁君達拍了拍驢頸，道：「青兒，你可以停下來了。」

青驢輕嘶一聲，急衝的勢子稍稍一緩，却沒有停了下來。

袁君達躍身下地，笑着伸出手去撫着青驢的頸毛，說道：「青兒，我曉得你並不累，還可以再跑幾百里，不過老夫不願你太累了，你還是休息休息吧！」

袁驥見到父親躍下驢背，也跟着躍下來，他只見青驢把一個驢頭緊緊挨在父親的手臂上不住地磨擦，但四蹄仍然不住踢騰，好像表示牠並不疲累的樣子，非常好玩。

袁君達笑了笑道：「不要頑皮了，快點找個地方休息吧，老夫要步行上山。」

他重重的拍了一下青驢的頸背，牠才在嘶叫聲中向旁邊的原野奔去。

袁君達望着青驢遠去的影子，微微一笑，道：「青兒跟我相處了兩年，親如父子，有時也不免在我面前撒點嬌什麽的，解去老夫不少寂寞。」

袁驥問道：「您老人家每次都是這樣放任牠，難道不怕別人把牠刼去？」

袁君達說道：「那是不可能的事，以牠的脚程，可說就算武林中絕頂高手也不見得追得上，何況牠警戒之心很強，除了老夫之外，任何人都近不了牠的身旁，所以老夫每次都是放任牠，隨牠如何，絕對放心。」他說完了這句話，仰首望着峨嵋那條蜿蜒而上的山道石階，道：「我們慢慢步行上山吧，老夫還有一些話要想告訴你。」

這時天色剛明，山裏瀰漫着薄薄的輕霧，他們一步入山道，稍遠的地方就看不到了，不像剛才身在遠處，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峨嵋的面貌。

袁君達沒有運起輕功，他儘量的放鬆自己，讓自己的脚步每一步都踏實在石階上，彷彿他要自己的脚印留在那每一級石階上。

袁驥默默的跟在他的身後，心中在忖思着父親在踏上石階時心裏的感覺。

山中非常靜寂，除了不時有猿啼鳥鳴的聲音傳來，甚而連一絲風的聲息都沒有，是以他們兩人的脚步聲都可以很清晰的聽見。

這是一種非常和諧的聲音，聽在耳裏能夠使人的心情感到格外的寧靜與安祥。

袁君達走了大約一盞茶工夫，緩聲問道：「驥兒，你可知道老夫爲何要到四大劍派去把他們的劍訣秘笈取了過來，甚而連峨嵋也不放過？」

袁驥道：「據孩兒的想法，您老人家是想要將天下的劍法融匯一起，另外新創一種舉世無敵的劍法。」

袁君達道：「嗯，這也是原因之一，不過就只有這麽一個原因嗎？」

（未完・卅）